

列传第六十五

艺术

陈训	戴洋	韩友	淳于智	步熊	杜不愆
严卿	隗炤	卜珣	鲍靓	吴猛	幸灵
佛图澄	单道开	黄泓	索紞	孟钦	王嘉
麻襦	僧涉	郭磨	鸠摩罗什	晁霍	台产

艺术之兴，由来尚矣。先王以是决犹豫，定吉凶，审存亡，省祸福。曰神与智，藏往知来；幽赞冥符，弼成人事；既兴利而除害，亦威众以立权，所谓神道设教，率由于此。然而诡托近于妖妄，迂诞难可根源，法术纷以多端，变态谅非一绪，真虽存矣，伪亦凭焉。圣人不语怪力乱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叙妖梦以垂文，子长继作，援龟策以立传，自兹厥后，史不绝书。汉武雅好神仙，世祖尤耽讖术，遂使文成、五利，逞诡诈而取宠荣，尹敏、桓谭，由忤时而婴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千虑之一失者乎！详观众术，抑惟小道，弃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经。载籍既务在博闻，笔削则理宜详备，晋谓之《乘》，义在于斯。今录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纪者，以为《艺术传》，式备前史云。

陈训，字道元，历阳人。少好秘学，天文、算历、阴阳、

占候无不毕综，尤善风角。孙皓以为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严酷，训知其必败而不敢言。时钱唐湖开，或言天下当太平，青盖入洛阳。皓以问训，训曰：“臣止能望气，不能达湖之开塞。”退而告其友曰：“青盖入洛，将有舆棹衔璧之事，非吉祥也。”寻而吴亡。训随例内徙，拜谏议大夫。俄而去职还乡。

及陈敏作乱，遣弟宏为历阳太守，训谓邑人曰：“陈家无王气，不久当灭。”宏闻，将斩之。训乡人秦琚为宏参军，乃说训曰：“训善风角，可试之。如不中，徐斩未晚也。”乃赦之。时宏攻征东参军衡彦于历阳，乃问训曰：“城中有几人？攻之可拔不？”训登牛渚山望气，曰：“不过五百人。然不可攻，攻之必败。”宏复大怒曰：“何有五千人攻五百人而有不得理？”命将士攻之，果为彦所败，方信训有道术，乃优遇之。

都水参军淮南周亢尝问训以官位，训曰：“君至卯年当剖符近郡，酉年当有曲盖。”亢曰：“脱如来言，当相荐拔。”训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后亢果为义兴太守、金紫将军。时刘聪、王弥寇洛阳，历阳太守武瑕问训曰：“国家人事如何？”训曰：“胡贼三逼，国家当败，天子野死。今尚未也。”其后怀愍二帝果有平阳之酷焉。或问其以明年吉凶者，训曰：“扬州刺史当死，武昌大火，上方节将亦当死。”至时，刘陶、周访皆卒，武昌大火，烧数千家。时甘卓为历阳太守，训私谓所亲曰：“甘侯头低而视仰，相法名为晒刀，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领兵则可以免。”卓果为王敦所害。丞相王导多病，每自忧虑，以问训。训曰：“公耳竖垂肩，必寿，亦大贵，子孙当兴于江东。”咸如其言。训年八十余卒。

戴洋，字国流，吴兴长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

苏。说死时天使其为酒藏吏，授符录，给吏从幡麾，将上蓬莱、昆仑、积石、太室、恆、庐、衡等诸山。既而遣归，逢一老父，谓之曰：“汝后当得道，为贵人所识。”及长，遂善风角。

为人短陋，无风望，然好道术，妙解占候卜数。吴末为台吏，知吴将亡，托病不仕。及吴平，还乡里。后行至濂乡，经老子祠，皆是洋昔死时所见使处，但不复见昔物耳。因问守藏应凤曰：“去二十余年，尝有人乘马东行，过老君而不下马，未达桥，坠马死者不？”凤言有之。所问之事，多与洋同。

扬州刺史尝问吉凶于洋，答曰：“荧惑入南斗，八月有暴水，九月当有客军西南来。”如期果大水，而石冰作乱。冰既据扬州，洋谓人曰：“视贼云气，四月当破。”果如其言。时陈敏为右将军，堂邑令孙混见而羨之。洋曰：“敏当作贼族灭，何足愿也！”未几，敏果反而诛焉。初，混欲迎其家累，洋曰：“此地当败，得腊不得正，岂可移家于贼中乎！”混便止。岁末，敏弟昶攻堂邑，混遂以单身走免。其后都水马武举洋为都水令史，洋请急还乡。将赴洛，梦神人谓之曰：“洛中当败，人尽南渡，后五年扬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既而皆如其梦。

庐江太守华谭问洋曰：“天下谁当复作贼者？”洋曰：“王机。”寻而机反。陈问洋曰：“人言江南当有贵人，顾彦先、周宣珮当是不？”洋曰：“顾不及腊，周不见来年八月。”荣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腊，以明年七月晦亡。王导遇病，召洋问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为土使之主，而于申上石头立冶，火光照天，此为金火相炼，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导即移居东府，病遂差。

镇东从事中郎张闾举洋为丞相令史。时司马颺为乌程令，将赴职，洋曰：“君宜深慎下吏。”扬后果坐吏免官。洋又谓

曰：“卿虽免官，十一月当作郡，加将军。”至期，为太山太守、镇武将军。颺卖宅将行，洋止之曰：“君不得至，当还，不可无宅。”颺果为徐龕所逼，不得之郡。元帝增颺众二千，使助祖逖。洋劝颺不行，颺乃称疾。收付廷尉，俄而因赦得出。

元帝将登阼，使洋择日，洋以为宜用三月二十四日丙午。太史令陈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三月反国，范蠡称在阳之前，当主尽出，上下尽空，德将出游，刑入中宫，今与此同。”洋曰：“越王为吴所囚，虽当时逊媚，实怀怨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归，留刑吴宫。今大王内无含咎，外无怨愤，当承天洪命，纳祚无穷，何为追越王去国留殃故事邪！”乃从之。

及祖约代兄镇谯，请洋为中典军，迁督护。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禹中时有大风，起自东南，折木。洋谓约曰：“十月必有贼到谯城东，至历阳，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为妖，白约收洋，付刺奸而绝其食五十日，言语如故。约知其有神术，乃赦之而让振。振后有罪被收，洋救之。约曰：“振往日相系，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识风角，非有宿嫌。振往时垂饿死，洋养活之，振犹尚遗忘。夫处富贵而不弃贫贱甚难。”约义之，即原振，赐洋米三十石。至十月三日，石勒骑果到谯城东。洋言于约曰：“贼必向城父，可遣骑水南追之，步军于水北断要路，贼必败。”约竟不追，贼乃掠城父妇女辎重而去。约将鲁延求追贼，洋曰：“不可。”约不从，使兄子智与延追之。贼伪弃妇女辎重走，智与延等争物，贼还掩之，智、延仅以身免，士卒皆死。约表洋为下邑长。时梁国人反，逐太守袁晏。梁城峻险，约欲讨之而未决，洋曰：“贼以八月辛酉日反，日辰俱王，辛德在南方，酉受自刑，梁在谯北，乘德伐刑，贼必破亡。又甲子日东风而雷西行，谯在东南，雷在军前，为军

驱除。昔吴伐关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贺。今与往同，故知必克。”约从之，果平梁城。

太宁三年正月，有大流星东南行，洋曰：“至秋，府当移寿阳。”及王敦作逆，约问其胜败，洋曰：“太白在东方，辰星不出。兵法先起为主，应者为客。辰星若出，太白为主，辰星为客。辰星不出，太白为客，先起兵者败。今有客无主，有前无后，宜传檄所部，应诏伐之。”约乃率众向合肥。俄而敦死众败，遂住寿阳。洋又曰：“江淮之间当有军事，谯城虚旷，宜还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约不从，豫士遂陷于贼。

咸和元年春，约南行佃，遇大雷雨西南来，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夏必失大将。”至夏，汝南人反，执约兄子济，送于石勒。约府内地忽赤如丹，洋曰：“案《河图征》云：‘地赤如丹血丸丸，当有下反上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马来饮淮水。”至时，石勒骑大至，攻城大战。其日西风，兵火俱发，约大惧。会风回，贼退。时传言勒遣骑向寿阳，约欲送其家还江东，洋曰：“必无此事。”寻而传言果妄。

咸和初，月晕左角，有赤白珥。约问洋，洋曰：“角为天门，开布阳道，官门当有大战。”俄而苏峻遣使招约俱反，洋谓约曰：“苏峻必败，然其初起，兵锋不可当，可外和内严，以待其变。”约不从，遂与峻反。至三年五月，大风雷雨西北来，城内晦螟，洋谓约曰：“雷鸣人上，明使君当远佞近直，爰下振贫。昔秦有此变，卒致乱亡。”约大怒，收洋系之。遣部将李概将兵到卢江，其众尽散。约召洋出，问之曰：“吾还东何如留寿阳？若留寿阳，何如入胡？”洋曰：“东入失半，入胡灭门，留寿阳尚可。”约欲东向历阳，其众不乐东下，皆叛约，劫约姊及嫂奔于石勒。约到历阳，祖焕问洋曰：“君昔

言平西在寿阳可得五年，果如君言。今在历阳，可得几时？”洋曰：“得六月耳。”约问洋：“台下及此气候何如？”洋曰：“此当复有反者。台下来年三月当太平，江州当大丧。后南方复有军事，去此千里。”寻而牵腾叛约，约率所亲将家属奔于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而温峤卒，郭默据湓口以叛。后勒诛约及亲属并尽，皆如洋言。

约既败，洋往寻阳。时刘胤镇寻阳，胤问洋曰：“我病当差不？”洋曰：“不忧使君不差，忧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阴谋》曰：‘六庚为白兽，在上为客星，在下为害气。’年与命并，必凶当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见客。”胤曰：“我当解职，将君还野中治病。”洋曰：“使君当作江州，不得解职。”胤曰：“温公不复还邪？”洋曰：“温公虽还，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九月甲寅申时，回风从东来，入胤儿船中，西过，状如匹练，长五六丈。洋曰：“风从咸池下来，摄提下去，咸池为刀兵，大杀为死丧。到甲子日申时，府内大聚骨理之。胤问在何处，洋曰：“不出州府门也。”胤架府东门。洋又曰：“东为天牢，牢下开门，忧天狱至。”十二月十七日，洋又曰：“腊近可闭门，以五十人备守，并以百人备东北寅上，以却害气。”胤不从。二十四日壬辰，胤遂为郭默所害。

南中郎将桓宣以洋为参军，将随宣往襄阳，太尉陶侃留之住武昌。时侃谋北伐，洋曰：“前年十一月荧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积五百余日。昴，赵之分野，石勒遂死。荧惑以七月退，从毕右顺行入黄道，未及天关，以八月二十二日复逆行还钩，绕毕向昴。昴毕为边兵，主胡夷，故置天弓以射之。荧惑逆行，司无德之国，石勒死是也。勒之余烬，以自残害。今年官与太岁、太阴三合癸巳，癸为北方，北方当受灾。岁镇二星

共合翼轸，从子及巳，徘徊六年。荆楚之分，岁镇所守，其下国昌，岂非功德之征也！今年六月，镇星前角亢。角亢，郑之分。岁星移入房，太白在心。心房，宋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石季龙若兴兵东南，此其死会也。官若应天伐刑，径据宋郑，则无敌矣。若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侃志在中原，闻而大喜。会病笃，不果行。

侃薨，征西将军庾亮代镇武昌，复引洋问气候。洋曰：“天有白气，丧必东行，不过数年必应。”寻有大鹿向西城门，洋曰：“野兽向城，主人将去。”城东家夜半望见城内有数炬火，从城上出，如大车状，白布幔覆，与火俱出城东北行，至江乃灭。洋闻而叹曰：“此与前白气同。”时亮欲西镇石城，或问洋：“此西足当欲东不？”洋曰：“不当也。”咸康三年，洋言于亮曰：“武昌土地有山无林，政可图始，不可居终。山作八字，数不及九。昔吴用壬寅来上；创立宫城，至己酉，还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数，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择吉处，武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宝屯邾城。九月，洋言于亮曰：“毛豫州今年受死问。昨朝大雾晏风，当有怨贼报仇，攻围诸侯，诚宜远侦逻。”宝问当在何时，答曰：“五十日内。”其夕，又曰：“九月建戌，硃雀飞惊，征军还归，乘戴火光，天示有信，灾发东房，叶落归本，虑有后患。”明日，又曰：“昨夜火殃，非国福，今年架屋，致使君病，可因烧屋，移家南渡，无嫌也。”宝即遣儿妇还武昌。寻传贼当来攻城，洋曰：“十月丁亥夜半时得贼问，干为君，支为臣，丁为征西府，亥为邾城，功曹为贼神，加子时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气合，贼必来。寅数七，子数九，贼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从魁为贵人加丁，下克上，有空亡之事，不敢进武昌也。”贼果陷邾城而去。亮问洋曰：“故当不失石城否？”

“洋曰：“贼从安陆向石城，逆太白，当伐身，无所虑。”亮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曰：“天符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气三合己亥，己为天下，亥为戎胡，季龙亦当受死。今乃不忧贼，但忧公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荆州受兵，江州受灾，公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当有解不？”洋曰：“恨晚，犹差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苏峻时，公于白石祠中祈福，许赛其牛，至今未解，故为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问洋曰：“庾公可得几时？”洋曰：“见明年。”时亮已不识人，咸以为妄，果至正月一日而薨。

庾翼代亮，洋复为占侯。少时卒，年八十有余。所占验者不可胜纪。

韩友，字景先，庐江舒人也。为书生，受《易》于会稽伍振，善占卜，能图宅相冢，亦行京费厌胜之术。龙舒长邓林妇病积年，垂死，医巫皆息意。友为筮之，使画作野猪著卧处屏风上，一宿觉佳，于是遂差。舒县廷掾王睦病死，已复魄。友为筮之，令以丹画版作日月置床头，又以豹皮马鞞泥卧上，立愈。刘世则女病魅积年，巫为攻禱，伐空冢故城间，得狸鼯数十，病犹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发时，张囊著窗牖间，友闭户作气，若有所驱。斯须之间，见囊大胀如吹，因决败之，女仍大发。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张之，施张如前，囊复胀满。因急缚囊口，悬著树二十许日，渐消，开视有二斤狐毛，女遂差。

宣城边洪以四月中就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祸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积于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烧之，咎可消也。不尔，其凶难言。”洪即聚柴。至日，大风，不敢发火。洪后为广阳领校，遭母丧归家，友来投之，时日已暮，

出告从者，速装束，吾当夜去。从者曰：“今日已暝，数十里草行，何急复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间血覆地，宁可复住！”苦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歎发狂，绞杀两子，并杀妇，又斫父妾二人，皆被创，因出亡走。明日，其宗族往收殓亡者，寻索洪，数日，于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经死。

宣城太守殷祐有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将有大罍鸟来集 事上，宜勤伺取，若获者为善，不获将成祸。”祐乃谨为其备。至日，果有大罍 垂尾九尺，来集 事上，掩捕得之，祐乃迁石头督护，后为吴郡太守。

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转祸，无不皆验。于宝问其故，友曰：“筮封用五行相生杀，如案方投药治病，以冷热相救。其差与不差，不可必也。”友以元康六年举贤良，元帝渡江，以为广武将军，永嘉未卒。

淳于智字叔平，济北卢人也。有思义，能《易》筮，善厌胜之术。高平刘柔夜卧，鼠啮其左手中指，以问智。智曰：“是欲杀君而不能，当为君使其反死。”乃以硃书手腕横文后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卧。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谯人夏侯藻母病困，诣智卜，忽有一狐当门向之噪。藻怖愕，驰见智。智曰：“其祸甚急，君速归，在狐噪处拊心啼哭，令家人惊怪，大小必出，一人不出，哭勿止，然后其祸可救也。”藻还，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间拉然而崩。护军张劭母病笃，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系母臂，令傍人捶拍，恆使作声，三日放去。劭从之。其猴出门即为犬所咋死，母病遂差。上党鲍瑗家多丧病贫苦，或谓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试就卜，知祸所在？”瑗性质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岂卜筮所移！”会智来，应詹谓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灵之思，可为一卦。”智乃为卦，卦

成，谓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东北有大桑树，君径至市，入门数十步，当有一人持荆马鞭者，便就买以悬此树，三年当暴得财。”瑗承言诣市，果得马鞭，悬之三年，浚井，得钱数十万，铜铁器复二十余万，于是致贍，疾者亦愈。其消灾转祸，不可胜纪，而卜筮所占，千百皆中。应詹少亦多病，智乃为符使詹佩之，诵其文，既而皆验，莫能学也。

性深沈，常自言短命，曰：“辛亥岁天下有事，当有巫医挟道术者死。吾守《易》义以行之，犹当不应此乎！”太康末，为司马督，有宠于杨骏，故见杀。

步熊，字叔黑，阳平发干人也。少好卜筮数术，门徒甚盛。熊学舍侧有一人烧死，吏持熊诸生，谓为失火。熊曰：“已为卿卜得其人矣。使从道南行，当有一人来问得火主未者，便缚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恶难耕，故烧之，忽风起延烧远近，实不知草中有人。又邻人儿远行，或告已死，其父母号哭制服，熊为之卜，克日当还，如期果至。赵王伦闻其名，召之。熊谓诸生曰：“伦死不久，不足应也。”伦怒，遣兵围之数重。熊乃使诸生著其裘南走，伦兵悉赴捉之，熊密从北出，得脱。后为成都王颖所辟，颖使熊射覆，物无所失。后颖奔关中，平昌公模镇鄴，以熊颖党，诛之。

杜不愆，庐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学《易》卜。屡有验。高平郗超年二十余，得重疾，试令筮之。不愆曰：“案卦言之，卿所苦寻除。然宜于东北三十里上宫姓家索其所养雄雉，笼盛置东檐下，却后九日丙午日午时，必当有雌雉飞来与交，既而双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应，年将八十，位极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时正羸笃，虑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余矣。一周病差，何足为淹！”然未之信。或劝依其言，索

雉果得。至丙午日，超卧南轩之下观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飞入笼，与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动。超叹曰：“虽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弥年乃起，至四十，卒于中书郎。不愆后占筮转疏，无复此类。后为桓嗣建威参军。

严卿，会稽人也。善卜筮。乡人魏序欲暂东行，荒年多抄盗，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慎不可东行，必遭暴害之气，而非劫也。”序不之信。卿曰：“既必不停，宜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独母家白雄狗系著船前。”求索止得驳狗，无白者。卿曰：“驳者亦足，然犹恨其色不纯，当余小毒，正及六畜辈耳，无所复忧。”序行半路，狗忽然作声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视，已死，吐黑血斗余。其夕，序墅上白鹅数头无故自死，而序家无恙。

隗炤，汝阴人也。善于《易》。临终，书版授其妻曰：“吾亡后当大荒穷，虽尔慎莫卖宅也。却后五年春，当有诏使来顿此亭，姓龚，此人负吾金，即以此版往责之，勿违言也。”炤亡后，其家大困乏，欲卖宅，忆夫言辄止。期日，有龚使者止亭中，妻遂赍版往责之。使者执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临亡，手书版见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沈吟良久而悟，谓曰：“贤夫何善？”妻曰：“夫善于《易》，而未会为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抚掌而叹曰：“妙哉隗生！含明隐迹，可谓镜穷达而洞吉凶者也。”于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负金也，贤夫自有金耳，知亡后当暂穷，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儿妇者，恐金尽而困无已也。知吾善《易》，故书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囊，覆以铜柈，埋在堂屋东头，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还掘之，皆如卜焉。

卜翊，字子玉，匈奴后部人也。少好读《易》郭璞见而叹曰：“吾所弗如也，柰何不免兵厄！”翊曰：“然。吾大厄在

四十一，位为卿将，当受祸耳。不尔者，亦为猛兽所害。吾亦未见子之令终也。”璞曰：“吾祸在江南，甚营之，未见免兆。虽然，在南犹可延期，住此不过时月。”翊曰：“子勿为公吏，可以免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犹子之不能免卿将也。”

“翊曰：“吾此虽当有帝王子，终不复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谨奉之，主晋记者必雌也。”翊遂隐于龙门山。刘元海僭号，征为大司农、侍中，固以疾辞。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翊不欲在吾朝，何异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后复征为光禄大夫，翊谓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刘聪嗣伪位，征为太常。时刘琨据并州，聪问何时可平，翊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兹克之必矣。”聪戏曰：“朕欲劳先生一行可乎？”翊曰：“臣所以来不及装者，正为是行也。”聪大悦，署翊使持节、平北将军。将行，谓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后慎勿纷纭。”及攻晋阳，为琨所败，翊卒先奔，为其元帥所杀。

鲍靓，字太玄，东海人也。年五岁，语父母云：“本是曲阳李家儿，九岁坠井死。”其父母寻访得李氏，推问皆符验。靓学兼内外，明天文河洛书，稍迁南阳中部都尉，为南海太守。尝行部入海，遇风，饥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济。王机时为广州刺史，入厕，忽见二人著乌衣，与机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似乌鸭。靓曰：“此物不祥。”机焚之，径飞上天，机寻诛死。靓尝见仙人阴君，授道诀，百余岁卒。

吴猛，豫章人也。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驱蚊，惧其去己而噬亲也。年四十，邑人丁义始授其神方。因还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画水而渡，观者异之。庾亮为江州刺史，尝遇疾，闻猛神异，乃迎之，问己疾何如。猛辞以算尽，请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状如生。未及大敛，遂失其尸。识者以为亮不祥之征。亮疾果不起。

幸灵者，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与小人群居，见侮辱而无愠色，邑里号之痴，虽其父母兄弟亦以为痴也。尝使守稻，群牛食之，灵见而不驱，待牛去乃往理其残乱者。其父母见而怒之，灵曰：“夫万物生天地之间，各欲得食。牛方食，柰何驱之！”其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复用理坏者何为？”灵曰：“此稻又欲得终其性，牛自犯之，灵可以不收乎！”

时顺阳樊长宾为建昌令，发百姓作官船于建城山中，吏令人各作箸一双。灵作而未输，或窃之焉。俄而窃者心痛欲死，灵谓之曰：“尔得无窃我箸乎？”窃者不应。有顷，愈急，灵曰：“若尔不以情告我者，今真死矣。”窃者急遽，乃首出之。灵于是饮之以水，病即立愈。行人由此敬畏之。船成，当下，吏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动，方请益人。灵曰：“此以过足，但部分未至耳。灵请自牵之。”乃手执箸，惟用百人，而船去如流。众大惊怪，咸称其神，于是知名。

有龚仲儒女病积年，气息财属，灵使以水含之，已而强起，应时大愈。又吕猗母皇氏得痿痹病，十有余年，灵疗之，去皇氏数尺而坐，冥目寂然，有顷，顾谓猗曰：“扶夫人令起。”猗曰：“老人得病累年，奈何可仓卒起邪？”灵曰：“但试扶起。”于是两人夹扶以立。少选，灵又令去扶，即能自行，由此遂愈。于是百姓奔趣，水陆辐辏，从之如云。皇氏自以病久，惧有发动，灵乃留水一器令食之，每取水，辄以新水补处，二十余年水清如新，尘垢不能加焉。

时高悝家有鬼怪，言语诃叱，投掷内外，不见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发火，巫祝厌劾而不能绝。适值灵，乃要之。灵于陌头望其屋，谓悝曰：“此君之家邪？”悝曰：“是也。”灵曰：“知之足矣。”悝固请之，灵不得已，至门，见符索甚多，谓悝曰：“当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恶得已乎！”并使

焚之，惟据轩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绝。

灵所救愈多此类，然不取报谢。行不骑乘，长不娶妻，性至恭，见人即先拜，言辄自名。凡草木之夭伤于山林者，必起理之，器物之倾覆于途路者，必举正之。周旋江州间，谓其士人曰：“天地之于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情性，奈何制服人以为奴婢乎！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命，可悉免遣之。”十余年间，赖其术以济者极多。后乃娶妻，畜车以奴婢，受货赂致遗，于是其术稍衰，所疗得失相半焉。

佛图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学道，妙通玄术。永嘉四年，来适洛阳，自云百有余岁，常服气自养，能积日不食。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读书，则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尝斋时，平旦至流水侧，从腹旁孔中引出五藏六腑洗之，讫，还内腹中。又能听铃音以言吉凶，莫不悬验。

及洛中寇乱，乃潜草野以观变。石勒屯兵葛陂，专行杀戮，沙门遇害者其众。澄投勒大将军郭黑略家，黑略每从勒征伐，辄豫克胜负，勒疑而问曰：“孤不觉卿有出众智谋，而每知军行吉凶何也？”黑略曰：“将军天挺神武，幽灵所助，有一沙门智术非常，云将军当略有区夏，已应为师。臣前后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试以道术。澄即取钵盛水，烧香咒之，须臾钵中生青莲花，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之。

勒自葛陂还河北，过枋头，枋头人夜欲斫营，澄谓黑略曰：“须臾贼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备，故不败。勒欲试澄，夜冠胄衣甲，执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来不知大将军何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问曰：“平居无寇，何故夜严？”勒益信之。勒后因忿，欲害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潜避至黑略舍，语弟子曰：“若将军信至，问吾所在者，

报云不知所之。”既而勒使至，觅澄不得。使还报勒，勒惊曰：“吾有恶意向澄，澄舍我去矣。”通夜不寝，思欲见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权避公。今改意，是以敢来。勒大笑曰：“道人谬矣。

襄国城堑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问澄何以致水。澄曰：“今当敕龙取水。”乃与弟子法首等数人至故泉源上，坐绳床，烧安息香，咒愿数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龙长五六寸许，随水而来，诸道士竞往观之。有顷，水大至，隍堑皆满。

鲜卑段末波攻勒，众甚盛。勒惧，问澄。澄曰：“昨日寺铃鸣云，明旦食时，当擒段末波。”勒登城望末波军，不见前后，失色曰：“末波如此，岂可获乎！”更遣夔安问澄。澄曰：“已获末波矣。”时城北伏兵出，遇末波，执之。澄劝勒宥末波，遣还本国，勒从之，卒获其用。

刘曜遣从弟岳攻勒，勒遣石季龙距之。岳败，退保石梁坞，季龙坚栅守之。澄在襄国，忽叹曰：“刘岳可悯！”弟子法祚问其故，澄曰：“昨日亥时，岳已败被执。”果如所言。

及曜自攻洛阳，勒将救之，其群下咸谏以为不可。勒以访澄，澄曰：“相轮铃音云：‘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此羯语也，秀支，军也。替戾冈，出也。仆谷，刘曜胡位也。劬秃当，捉也。此言军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洁斋七日，取麻油合胭脂，躬自研于掌中，举手示童子，粲然有辉。童子惊曰：“有军马甚众，见一人长大白皙，以殊丝缚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其悦，遂赴洛距曜，生擒之。

勒僭称赵天王，行皇帝事，敬澄弥笃。时石葱将叛，澄诫勒曰：“今年葱中有虫，食必害人，可令百姓无食葱也。”勒班告境内，慎无食葱。俄而石葱果走。勒益重之，事必谘而后

行，号曰大和尚。

勒爱子斌暴病死，将殓，勒叹曰：“朕闻虢太子死，扁鹊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杨枝沾水，洒而咒之。就执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苏，有顷，平复。自是勒诸子多在澄寺中养之。勒死之年，天静无风，而塔上一铃独鸣，澄谓众曰：“铃音云，国有大丧，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死。

及季龙僭位，迁都于鄴，倾心事澄，有重于勒。下书衣澄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农旦夕亲问，其太子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与为比。支道林在京师，闻澄与诸石游，乃曰：“澄公其以季龙为海鸥鸟也。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季龙下书料简，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龙以澄故，下书曰：“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

澄时止鄴城寺中，弟子遍于郡国。尝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国，弟子法佐从襄国还，相遇于梁基城下，对车夜谈，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始入，澄逆笑曰：“昨夜尔与法常交车共说汝师邪？”佐愕然愧忤。于是国人每相语：“莫起恶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者。

季龙太子邃有二字，在襄国，澄语邃曰：“小阿弥比当得疾，可往看之。”邃即驰信往视，果已得疾。太医殷腾及外国

道士自言能疗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圣人复出，不愈此疾，况此等乎！”后三日果死。遂将图为逆，谓内竖曰：“和尚神通，傥发吾谋。明日来者，当先除之。”澄月望将入觐季龙，谓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还勿过人。’我傥有所过，汝当止我。”澄常入，必过遂。遂知澄入，要侯甚苦。澄将上南台，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遂固留不住，所谋遂差。还寺，叹曰：“太子作乱，其形将成，欲言难言，欲忍难忍。”乃因事从容箴季龙，季龙终不能解。俄而事发，方悟澄言。

后郭黑略将兵征长安北山羌，堕羌伏中。时澄在堂上坐，惨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众僧祝愿。”澄又自祝愿。须臾，更曰：若东南出者活，余向者则困。”复更祝愿。有顷，曰：“脱矣。”后月余，黑略还，自说坠羌围中，东南走，马乏，正遇帐下人，推马与之曰：“公乘此马，小人乘公马，济与不济，命也。”略得其马，故获免。推检时日，正是澄祝愿时也。

时天旱，季龙遣其太子诣临漳西滏口祈雨，久而不降，乃令澄自行，即有白龙二头降于祠所，其日大雨方数千里。澄尝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余弟子曰：“掌中见买香弟子在某处被劫垂死。”因烧香祝愿，遥救护之。弟子后还，云某月某日某处为贼所劫，垂当见杀，忽闻香气，贼无故自惊曰：“救兵已至。”弃之而走。黄河中旧不生鼃，时有得者，以献季龙。澄见而之曰：“桓温入河，其不久乎！”温字元子，后果如其言也。季龙尝昼寝，梦见群羊负鱼从东北来，寤以访澄。澄曰：“不祥也，鲜卑其有中原乎！”后亦皆验。澄尝与季龙升中台，澄忽惊曰：“变，变，幽州当火灾。”乃取酒噉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龙遣验幽州，云尔日火从四门起，

西南有黑云来，骤雨灭之，雨亦颇有酒气。

石宣将杀石韬，宣先到寺与澄同坐，浮屠一铃独鸣，澄谓曰：“解铃音乎？铃云胡子洛度。”宣变色曰：“是何言欤？”澄谬曰：“老胡为道，不能山居无言，重茵美服，岂非洛度乎！”石韬后至，澄孰视良久。韬惧而问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视耳。”季龙梦龙飞西南，自天而落，旦而问澄，澄曰：“祸将作矣，宜父子慈和，深以慎之。”季龙引澄入东阁，与其后杜氏问讯之。澄曰：“胁下有贼，不出十日，自浮图以西，此殿以东，当有血流，慎勿东也。”杜后曰：“和尚耄邪！何处有贼？”澄即易语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贼。老自应耄，但使少者不昏即好耳。”遂便寓言，不复彰的。后二日，宣果遣人害韬于佛寺中，欲因季龙临丧杀之。季龙以澄先诫，故获免。及宣被收，澄谏季龙曰：“皆陛下之子也，何为重祸邪！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余岁。如必诛之，宣当为彗星下扫鄴宫。”季龙不从。后月余，有一妖马，髦尾皆有烧状，入中阳门，出显阳门，东首东宫，皆不得入，走向东北，俄尔不见。澄闻而叹曰：“灾其及矣！”季龙大享群臣于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将坏人衣。”季龙令发殿石下视之，有棘生焉。冉闵小字棘奴。

季龙造太武殿初成，图画自古贤圣、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皆变为胡状，旬余，头悉缩入肩中，惟冠{髟介}仿佛微出，季龙大恶之，秘而不言也。澄对之流涕，乃自启莹墓于鄴西紫陌，还寺，独语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无复言。谓弟子法祚曰：“戊申岁祸乱渐萌，己酉石氏当灭。吾及其未乱，先从化矣。”卒于鄴宫寺。后有沙门从雍州来，称见澄西入关，季龙掘而视之，惟有一石无尸。季龙恶之曰：

“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将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龙死，遂大乱。

麻襦者，不知何许人也，莫得其姓名。石季龙时，在魏县市中乞丐，恆着麻襦布裳，故时人谓之麻襦。言语卓越，状如狂者，乞得米谷不食，辄散置大路，云饴天马。赵兴太守籍状收送诣季龙。

先是，佛图澄谓季龙曰：“国东二百里某月日当送一非常人，勿杀之也。”如期果至。季龙与共语，了无异言，惟道：“陛下当终一柱殿下。”季龙不解，送以诣澄。麻襦谓澄曰：“昔在光和中会，奄至今日。西戎受玄命，绝历终有期。金离消于坏，边荒不能遵，驱除灵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叶繁，其来方积。休期于何期，永以叹之。”澄曰：“天回运极，否将不支，九木水为难，无可以术宁。玄哲虽存世，莫能基必莫能基必颓。久游阎浮利，扰扰多此患。行登陵云宇，会于虚游间。”其所言人莫能晓。季龙遣驿马送还本县，既出城，请步，云：“我当有所过，君至合口桥见待。”使人如言而驰，至桥，麻襦已先至。

后慕容俊投季龙尸于漳水，倚桥柱不流，时人以为“一柱殿下”即谓此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亦以为“天马”之应云。

单道开，敦煌人也。常衣粗褐，或赠以缯服，皆不著，不畏寒暑，昼夜不卧。恆服细石子，一吞数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树诸神见异形试之，初无惧色。石季龙时，从西平来，一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弥年十四，行亦及之。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龙令佛图澄与语，不能屈也。初止鄴城西沙门法琳祠中，后徙临漳昭德寺。于房内造重阁，高八九尺，于上编管为禅室，常坐其中。季龙资给甚厚，道开皆以施人。人或来谘问者，道开都不答。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

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疗目疾，就疗者颇验。视其行动，状若有神。佛图澄曰：“此道士观国兴衰，若去者，当有大乱。”及季龙末，道开南渡许昌，寻而鄴中大乱。

升平三年至京师，后至南海，入罗浮山，独处茅茨，萧然物外。年百余岁，卒于山舍，敕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陈郡袁宏为南海太守，与弟颖叔及沙门支法防共登罗浮山，至石室口，见道开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犹存。宏曰：“法师业行殊群，正当如蝉蜕耳。”乃为之赞云。

黄泓，字始长，魏郡斥丘人也。父沈，善天文秘术。泓从父受业，精妙逾深，兼博览经史，尤明《礼》《易》。性忠勤，非礼不动。永嘉之乱，与渤海高瞻避地幽州，说瞻曰：“王浚昏暴，终必无成，宜思去就以图久安。慕容魔法政修明，虚怀引纳，且讖言真人出东北，傥或是乎？宜相与归之，同建事业。”瞻不从。泓乃率宗族归廆，廆待以客礼，引为参军，军国之务动辄访之。泓指说成败，事皆如言。廆常曰：“黄参军，孤之仲翔也。”及皝嗣位，迁左常侍，领史官，甚重之。石季龙攻皝，皝将走辽东，泓曰：“贼有败气，无可忧也，不过二日，必当奔溃。宜严勒士马，为追击之备。”皝曰：“今寇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泓曰：“殿下言盛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时也，胡足为疑！”及期，季龙果退，皝益奇之。

及慕容俊即王位，迁从事中郎，彊闻冉闵乱，将图中原，访之于泓，泓劝行，彊从之。及僭号，署为进谋将军、太史令、关内侯，寻加奉车都尉、西海太守、领太史令、开阳亭侯，又封平舒县五等伯，常从左右，谘决大事，灵台令许敦害其宠，谄事慕容评，设异议以毁之，及以泓为太史灵台诸署统，加给事中。泓待敦弥厚，不以毁己易心。慕容 败，以老归家，叹

曰：“燕必中兴，其在吴王，恨吾年过不见耳。”年九十七卒。卒后三年，伪吴王慕容垂兴焉。

索紞，字叔彻，敦煌人也。少游京师，受业太学，博综经籍，遂为通儒。明阴阳天文，善术数占侯。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国将乱，避世而归。乡人从紞占问吉凶，门中如市，紞曰：“攻乎异端，戒在害己；无为多事，多事多患。”遂谗言虚说，无验乃止。惟以占梦为无悔吝，乃不逆问者。

孝廉令狐策梦立冰上，与冰下人语。紞曰：“冰上为阳，冰下为阴，阴阳事也。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与冰下人语，为阳语阴，媒介事也。君当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为媒也。”会太守田豹因策为子求乡人张公征女，仲春而成婚焉。郡主簿张宅梦走马上山，还绕舍三周，但见松柏，不知门处。紞曰：“马属离，离为火。火，祸也。人上山，为凶字。但见松柏，墓门象也。不知门处，为无门也。三周，三期也。后三年必有大祸。”宅果以谋反伏诛。索充初梦天上有二棺落充前，紞曰：“棺者，职也，当有京师贵人举君。二官者，频再迁。”俄而司徒王戎书属太守使举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举孝廉。充后梦见一虜，脱上衣来诣充。紞曰：“虜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阴类，君妇当生男。”终如其言。宋桷梦内中有一人著赤衣，桷手把两杖，极打之。紞曰：“内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两杖，箸象也。极打之，饱肉食也。”俄而亦验焉。黄平问紞曰：“我昨夜梦舍中马舞，数十人向马拍手，此何祥也？”紞曰：“马者，火也，舞为火起。向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归而火作。索绥梦东有二角书诣绥，大角朽败，小角有题韦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后。紞曰：“大角朽败，腐棺木。小角有题，题所诣。一在前，前紞凶也。一在后，后背也。当有凶背之问。”时绥父在东，

居三日而凶问至。郡功曹张邈尝奉使诣州，夜梦狼啖一脚。統曰：“脚肉被啖，为却字。”会东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验。

太守阴澹从求占书，統曰：“昔入太学，因一父老为主人，其人无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隐者，統因从父老问占梦之术，希申鄙艺，审测而说，实无书也。”澹命为西阁祭酒，統辞曰：“少无山林之操，游学京师，交结时贤，会中国不靖，欲养志终年。老亦至矣，不求闻达。又少不习勤，老无吏干，濛汜之年，弗敢闻命。”澹以束帛礼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孟钦，洛阳人也。有左慈、刘根之术，百姓惑而赴之。苻坚召诣长安，恶其惑众，命苻融诛之。俄而钦至，融留之，遂大宴郡僚，酒酣，目左右收钦。钦化为旋风，飞出第外。顷之，有告在城东者，融遣骑追之，垂及，忽然已远，或有兵众距战，或前有溪涧，骑不得过，遂不知所在。坚未，复见于青州。苻朗寻之，入于海岛。

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人也。轻举止，丑形貌，外若不足，而聪睿内明。滑稽好语笑，不食五谷，不衣美丽，清虚服气，不与世人交游。隐于东阳谷，凿崖穴居，弟子受业者数百人，亦皆穴处。石季龙之末，弃其徒众，至长安，潜隐于终南山，结庵庐而止。门人闻而复随之，乃迁于倒兽山。苻坚累征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参诣，好尚之士无不师宗之。问其当世事者，皆随问而对。好为譬喻，状如戏调；言未然之事，辞如讖记，当时鲜能晓之，事过皆验。

坚将南征，遣使者问之。嘉曰：“金刚火强。”乃乘使者马，正衣冠，徐徐东行数百步，而策马驰反，脱衣服，弃冠履而归，下马踞床，一无所言。使者还告，坚不语，复遣问之，

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为吉。明年癸未，败于淮南，所谓末年而有殃也。人侯之者，至心则见之，不至心则隐形不见。衣服在架，履杖犹存，或欲取其衣者，终不及，企而取之，衣架逾高，而屋亦不大，覆杖诸物亦如之。

姚萇之入长安，礼嘉如苻坚故事，逼以自随，每事谘之。萇既与苻登相持，问嘉曰：“吾得杀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当云得，何略之有！”遂斩之。先此，释道安谓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负债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谓“负债”者也。苻登闻嘉死，设坛哭之，赠太师，谥曰文。及萇死，萇子兴字子略方杀登，“略得”之谓也。嘉之死日，人有陇上见之。其所造《牵三歌讖》，事过皆验，累世犹传之。又著《拾遗录》十卷，其记事多诡怪，今行于世。

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为沙门，苻坚时入长安。虚静服气，不食五谷，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验若指掌。能以秘祝下神龙，每旱，坚常使之咒龙请雨。俄而龙下钵中，天辄大雨，坚及群臣亲就钵观之。卒于长安。后大旱移时，苻坚叹曰：“涉公若在，岂忧此乎！”

郭磨，西平人也。少明《老》《易》，仕郡主簿。张天锡末年，苻氏每有西伐之问，太守赵凝使磨筮之，磨曰：“若郡内二月十五日失囚者，东军当至，凉祚必终。”凝乃申约属县。至十五日，鲜卑折掘送马于凝，凝怒其非骏，幽之内厩，鲜卑惧而夜遁。凝以告磨，磨曰：“是也。国家将亡，不可复振。”

苻坚末，当阳门震，刺史梁熙问磨曰：“其祥安在？”磨曰：“为四夷之事也。当有外国二王来朝主上，一当反国，一死此城。”岁余而鄯善及前部王朝于苻坚，西归，鄯善王死于姑臧。

吕光之王河西也，西海太守王桢叛，麴劝光袭之。光之左丞吕宝曰：“千里袭人，自昔所难，况王者之师天下所闻，何可侥幸以邀成功！麴不可从，误人大事。”麴曰：“若其不捷，麴自伏鈇钺之诛。如其克也，左丞为无谋矣。”光从而克之。光比之京管，常参帷 屋密谋。

光将伐乞伏乾归，麴谏曰：“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师，往必无功，终当覆败。”太史令贾曜以为必有秦陇之地。及克金城，光使曜诘麴，麴密谓光曰：“昨有流星东堕，当有伏尸死将，虽得此城，忧在不守。正月上旬，河冰将解，若不早渡，恐有大变。”后二日而败问至，光引军渡河讫，冰泮。时人服其神验。光以麴为散骑常侍、太常。

麴后以光年老，知其将败，遂与光仆射王祥起兵作乱。百姓闻麴起兵，咸以圣人起事，事无不成，故相率从之如不及。麴以为代吕者王，乃推王乞基为主。后吕隆降姚兴，兴以王尚为凉州刺史，终如麴言。麴之与光相持也，逃人称吕统病死，麴曰：“未也，光、统之命尽在一时。”麴后统死三日而光死。麴尝曰：“凉州谦光殿后当有索头鲜卑居之。”终于秃发傉檀、沮渠蒙逊迭据姑臧。麴性褊酷，不为士庶所附。战败，奔乞伏乾归。乾归败，入姚兴。麴以灭姚者晋，遂将妻子南奔，为追兵所杀也。

鸠摩罗什，天竺人也。世为国相。父鸠摩罗炎，聪懿有大节，将嗣相位，乃辞避出家，东渡葱岭。龟兹王闻其名，郊迎之，请为国师。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诸国交聘，并不许，及见炎，心欲当之，王乃逼以妻焉。既而罗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岁，母遂与俱出家。

罗什从师受经，日诵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义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携到沙勒，国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

年。博览五明诸论及阴阳星算，莫不必尽，妙达吉凶，言若符契。为性率达，不拘小检，修行者颇共疑之。然罗什自得于心，未尝介意，专以大乘为化，诸学者皆共师焉。年二十，龟兹王迎之还国，广说诸经，四远学徒莫之能抗。

有顷，罗什母辞龟兹王往天竺，留罗什住，谓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议，传之东土，惟尔之力。但于汝无利，其可如何？”什曰：“必使大化流传，虽苦而无恨。”母至天竺，道成，进登第三果。西域诸国咸伏罗什神俊，每至讲说，诸王皆长跪坐侧，令罗什践而登焉。苻坚闻之，密有迎罗什之意。会太史奏云：“有星见外国分野，当有大智入辅中国。”坚曰：“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将非此邪？”乃遣骁骑将军吕光等率兵七万，西伐龟兹，谓光曰：“若获罗什，即驰驿送之。”光军未至，罗什谓龟兹王白纯曰：“国运衰矣，当有勍敌从日下来，宜恭承之，勿抗其锋。”纯不从，出兵距战，光遂破之，乃获罗什。光见其年齿尚少，以凡人戏之，强妻以龟兹王女，罗什距而不受，辞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逾先父，何所固辞？”乃饮以醇酒，同闭密室。罗什被逼，遂妻之。光还，中路置军于山下，将士已休，罗什曰：“在此必狼狈，宜徙军陇上。”光不纳。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数丈，死者数千人，光密异之。光欲留王西国，罗什谓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还至凉州，闻苻坚已为姚萇所害，于是窃号河右。属姑臧大风，罗什曰：“不祥之风当有奸叛，然不劳自定也。”俄而有叛者，寻皆殄灭。

沮渠蒙逊先推建康太守段业为主，光遣其子纂率众讨之。时论谓业等乌合，纂有威声，势必全克。光以访罗什，答曰：“此行未见其利。”既而纂败于合黎，俄又郭麴起兵，纂弃大军轻还，复为麴所败，仅以身免。

中书监张资病，光博营救疗。有外国道人罗叉，云能差资病。光喜，给赐甚重。罗什知叉诳诈，告资曰：“叉不能为益，徒烦费耳。冥运虽隐，可以事试也。”乃以五色丝作绳结之，烧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还成绳者，病不可愈。须臾，灰聚浮出，复为绳，叉疗果无效，少日资亡。

顷之，光死，篡立。有猪生子，一身三头。龙出东箱井中，于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篡以为美瑞，号其殿为龙翔殿。俄而有黑龙升于当阳九宫门，篡改九宫门为龙兴门。罗什曰：“比日潜龙出游，豕妖表异，龙者阴类，出入有时，而今屡见，则为灾眚，必有下人谋上之变。宜克己修德，以答天戒。”篡不纳，后果为吕超所杀。

罗什之在凉州积年，吕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蕴其深解，无所宣化。姚兴遣姚硕德西伐，破吕隆，乃迎罗什，待以国师之礼，仍使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罗什多所暗诵，无不究其义旨，既览旧经多有纰缪，于是兴使沙门僧睿、僧肇等八百余人传受其旨，更出经论，凡三百余卷。沙门慧睿才识高明，常随罗什传写，罗什每为慧睿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经入管弦为善。凡覲国王，必有赞德，经中偈颂，皆其式也。”罗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叹曰：“吾若著笔作大乘阿毗昙，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识者既寡，将何所论！”惟为姚兴著《实相论》二卷，兴奉之若神。

尝讲经于草堂寺，兴及朝臣、大德沙门千有余人肃容观听，罗什忽下高坐，谓兴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欲鄣须妇人。”兴乃召宫女进之，一交而生二子焉。兴尝谓罗什曰：“大师听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种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尔后不住僧坊，别立解舍。诸僧多效之。什乃聚针盈钵，引诸僧谓之曰：“若能见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举匕进

针，与常食不别，诸僧愧服乃止。

杯渡比丘在彭城，闻罗什在长安，乃叹曰：“吾与此子戏，别三百余年，相见杳然未期，迟有遇于来生耳。”罗什未终少日，觉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国弟子诵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转觉危殆，于是力疾与众僧告别曰：“因法相遇，殊未尽心，方复后世，恻怆可言。”死于长安。姚兴于逍遥园依外国法以火焚尸，薪灭形碎，惟舌不烂。

沙门昙霍者，不知何许人也。秃发偃檀时从河南来，持一锡杖，令人跪曰：“此是般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时人咸异之。或遗以衣服，受而投之于河，后日以还其本主，衣无所污。行步如风云，言人死生贵贱无毫厘之差。人或藏其锡杖，昙霍大哭数声，闭目须臾，起而取之，咸奇其神异，莫能测也。每谓偃檀曰：“若能安坐无为，则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穷兵好杀，祸将及己。”偃檀不能从。偃檀女病甚，请救疗，昙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圣人亦不能转祸为福，昙霍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偃檀固请之。时后宫门闭，昙霍曰：急开后门，及开门则生，不及则死。”偃檀命开之，不及而死。后兵乱，不知所在也。

台产，字国俊，上洛人，汉侍中崇之后也。少专京氏《易》，善图讖、秘纬、天文、洛书、风角、星算、六日七分之术，尤善望气、占候、推步之术。隐居商洛南山，兼善经学，泛情教授，不交当世。刘曜时，灾异特甚，命公卿各举博识直言之士一人。其大司空刘均举产。曜亲临东堂，遣中黄门策问之，产极言其故。曜览而嘉之，引见，访以政事。产流涕歔歔，具陈灾变之祸，政化之阙，辞甚恳至。曜改容礼之，署为博士祭酒、谏议大夫，领太史令。至明年而其言皆验，曜弥重之，转太中大夫，岁中三迁。历位尚书、光禄大夫、太子少师，位特进，

金章紫绶，爵关中侯。

史臣曰：陈戴等诸子并该洽坟典，研精数术，究推步之幽微，穷阴阳之秘奥，虽前代京管，何以加之！郭曆知有晋之亡姚，去姚以归晋，追兵奄及，致毙中途，斯则远见秋毫，不能近知目睫。澄什爰自遐裔，来游诸夏。什既兆见星象，澄乃驱役鬼神，并通幽洞冥，垂文阐教，谅见珍于道艺，非取贵于他山，姚石奉之若神，良有以也。鲍、吴、王、幸等或假灵道诀，或受教神方，遂能厌胜禳灾，隐文彰义，虽获讥于妖妄，颇有有益于世用者焉。然而硕学通人，未宜枉轡。

赞曰：《传》叙灾祥，《书》称龟筮。应如影响，叶若符契。怪力乱神，诡时惑世。崇尚弗已，必致流弊。

列传第六十六

列女

羊耽妻辛氏	杜有道妻严氏	王浑妻钟氏	郑袤妻
曹氏	愍怀太子妃王氏	郑休妻石氏	陶侃母湛氏
贾浑妻宗氏	梁纬妻辛氏	许延妻杜氏	虞潭母孙氏
周顓母李氏	张茂妻陆氏	尹虞二女	荀崧小女灌
王凝之妻谢氏	刘臻妻陈氏	皮京妻龙氏	孟昶妻周氏
何无忌母刘氏	刘聪妻刘氏	王广女	陕妇人
靳康女	韦逞母宋氏	张天锡妾阎氏	薛氏
苻坚妾张氏	窦滔妻苏氏	苻登妻毛氏	慕容垂妻段氏
段丰妻慕容氏	吕纂妻杨氏	李玄盛后尹氏	

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二族交叹，贞烈之风斯著。振高情而独秀，鲁册于是飞华；挺峻节而孤标，周篇于焉腾茂。徽烈兼劭，柔顺无愆，隔代相望，谅非一绪。然则虞兴妫汭，夏盛涂山，有娥、有{新女}广隆殷之业，大任、大姒衍昌姬之化，马邓恭俭，汉朝推德，宣昭懿淑，魏代扬芬，斯皆礼极中闱，义殊月室者矣。至若恭姜誓节，孟母求仁，华率傅而经齐，樊授规而霸楚，讥文伯于奉剑，让子发于分菽，少君之从约礼，孟光之符隐志，既昭妇则，且擅母仪。子政缉之于前，元凯编

之于后，具宣闺范，有裨阴训。故上从泰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称，一艺可纪，咸皆撰录，为之传云。或位极后妃，或事因夫子，各随本传，今所不录。在诸伪国，暂阻王猷，天下之善，足以惩劝，亦同搜次，附于篇末。

羊耽妻辛氏，字宪英，陇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聪朗有才鉴。初，魏文帝得立为太子，抱毗项谓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宪英，宪英叹曰：“太子，代君主宗庙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国不可以不惧，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弟敞为大将军曹爽参军，宣帝将诛爽，因其从魏帝出而闭城门，爽司马鲁芝率府兵斩关赴爽，呼敞同去。敞惧，问宪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闭城门，人云将不利国家，于事可得尔乎？”宪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尔。明皇帝临崩，把太傅臂，属以后事，此言犹在朝士之耳。且曹爽与太傅俱受寄托之任，而独专权势，于王室不忠，于人道不直，此举不过以诛爽耳。”敞曰：“然则敞无出乎？”宪英曰：“安可以不出！职守，人之大义也。凡人在难，犹或恤之；为人执鞭而弃其事，不祥也。且为人任，为人死，亲昵之职也，汝从众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诛爽。事定后，敞叹曰：“吾不谋于姊，几不获于义！”

其后钟会为镇西将军，宪英谓耽从子祐曰：“钟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将为灭蜀也。”宪英曰：“会在事纵恣，非持久处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会将行，请其子琇为参军，宪英忧曰：“他日吾为国忧，今日难至吾家矣。”琇固请于文帝，帝不听。宪英谓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则致孝于亲，出则致节于国；在职思其所司，在义思其所立，不遗父母忧患而已。军旅之间可以济者，其惟仁恕乎！”会至蜀

果反，琇竟以全归。祐尝送锦被，宪英嫌其华，反而覆之，其明鉴俭约如此。泰始五年卒，年七十九。

杜有道妻严氏，字宪，京兆人也。贞淑有识量。年十三，适于杜氏，十八而嫠居。子植、女鞞并孤藐，宪虽少，誓不改节，抚育二子，教以礼度，植遂显名于时，鞞亦有淑德，传玄求为继室，宪便许之。时玄与何晏、邓扬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时人莫肯共婚。及宪许玄，内外以为忧惧。或曰：“何、邓执权，必为玄害，亦由排山压卵，以汤沃雪耳，奈何与之亲？”宪曰：“尔知其一，不知其他。晏等骄移，必当自败，司马太傅兽睡耳，吾恐卵破雪销，行自有在。”遂与玄为婚。晏等寻亦为宣帝所诛。植后为南安太守。

植从兄预为秦州刺史，被诬，征还，宪与预书戒之曰：“谚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谓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预后果为仪同三司。玄前妻子咸年六岁，尝随其继母省宪，谓咸曰：“汝千里驹也，必当远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后亦有名于海内。其知人之鉴如此。年六十六卒。

王浑妻钟氏，字琰，颍川人，魏太傅繇曾孙也。父徽，黄门郎。琰数岁能属文，及长，聪慧弘雅，博览记籍。美容止，善啸咏，礼仪法度为中表所则。既适浑，生济。浑尝共琰坐，济趋庭而过，浑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子故不翅如此。”参军，谓浑中弟沦也。琰女亦有才淑，为求贤夫。时有兵家子甚俊，济欲妻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见之。”济令此兵与群小杂处，琰自帟中察之，既而谓济曰：“绯衣者非汝所拔乎？”济曰：“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寿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与婚。”遂止。其人数年果亡。琰明鉴远识，皆此类也。

浑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虽贵门，与郝雅相亲重，郝不

以贱下琰，琰不以贵陵郝，时人称钟夫人之礼，郝夫人之法云。

郑袤妻曹氏。鲁国薛人也。袤先娶孙氏，早亡，娉之为继室。事舅姑甚孝，躬纺织之勤，以充奉养，至于叔妹群娣之间，尽其礼节，咸得欢心。及袤为司空，其子默等又显朝列，时人称其荣贵。曹氏深惧盛满，每默等升进，辄忧之形于声色。然食无重味，服浣濯之衣，袤等所获禄秩，曹氏必班散亲姻，务令周给，家无余货。

初，孙氏瘞于黎阳，及袤薨，议者以久丧难举，欲不合葬。曹氏曰：“孙氏元妃，理当从葬，不可使孤魂无所依邪。”于是备吉凶导从之仪以迎之，具衣衾几筵，亲执雁行之礼，闻者莫不叹息，以为赵姬之下叔隗，不足称也。太康元年卒，年八十三。

愍怀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风。贞婉有志节。太子既废居于金墉，衍请绝婚，惠风号哭而归，行路为之流涕。及刘曜陷洛阳，以惠风赐其将乔属，属将妻之。惠风拔剑距属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妃，义不为逆胡所辱。”属遂害之。

郑休妻石氏，不知何许人也。少有德操，年十余岁，乡邑称之。既归郑氏，为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临终，有庶子沈生，命弃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胤不存乎！”遂养沈及前妻女。力不兼举，九年之中，三不举子。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娉为妾，生侃，而陶氏贫贱，湛氏每纺绩资给之，使交结胜己。侃少为寻阳县吏，尝监鱼梁，以一坩鲈遗母。湛氏封鲈及书，责侃曰：“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鄱阳孝廉范逵寓宿于侃，时大雪，湛氏乃彻所卧亲荐，自铍给其马，又密截发卖与邻人，供肴饌。逵闻之，叹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显。

贾浑妻宗氏，不知何许人也。浑为介休令，被刘元海将乔晞攻破，死之。宗氏有姿色，晞欲纳之。宗氏骂曰：“屠各奴！岂有害人之夫而欲加无礼，于尔安乎？何不促杀我！”因仰天大哭。晞遂害之，时年二十余。

梁纬妻辛氏，陇西狄道人也。纬为散骑常侍，西都陷没，为刘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将妻之。辛氏据地大哭，仰谓曜曰：“妾闻男以义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无独全。且妇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逐号哭不止。曜曰：“贞妇也，任之。”自缢而死曜以礼葬之。

许延妻杜氏，不知何许人也。延为益州别驾，为李骧所害。骧欲纳杜氏为妻，杜氏号哭守夫尸，骂骧曰：“汝辈逆贼无道，死有先后，宁当久活！我杜家女，岂为贼妻也！”骧怒，遂害之。

虞潭母孙氏，吴郡富春人，孙权族孙女也。初适潭父忠，恭顺贞和，甚有妇德。及忠亡，遗孤藐尔，孙氏虽少，誓不改节，躬自抚养，劬劳备至。性聪敏，识鉴过人。潭始自幼童，便训以忠义，故得声望允洽，为朝廷所称。永嘉末，潭为南康太守，值杜弢构逆，率众讨之。孙氏勉潭以必死之义，俱倾其资产以馈战士，潭遂克捷。及苏峻作乱，潭时守吴兴，又假节征峻。孙氏戒之曰：“吾闻忠臣出孝子之门，汝当舍生取义，勿以吾老为累也。”仍尽发其家僮，令随潭助战，贸其所服环珮以为军资。于时会稽内史王舒遣子允之为督护，孙氏又谓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为独不？”潭即以子楚为督护，与舒允之合势。其忧国之诚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绶。潭立养堂于家，王导以下皆就拜谒。咸和未卒，所九十五。成帝遣使吊祭，谥曰定夫人。

周顓母李氏，字络秀，汝南人也。少时在室，顓父浚为安

东将军，时尝出猎，遇雨，过止络秀之家。会其家父兄不在，络秀闻浚至，与一婢于内宰猪羊，具数十人之馔，甚精办而不闻人声。浚怪使覘之，独见一女子甚美，浚因求为妾。其父兄不许，络秀曰：“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连姻贵族，将来庶有大益矣。”父兄许之。遂生顗及嵩、谟。而顗等既长，络秀谓之曰：“我屈节为汝家作妾，门户计耳。汝不与我家为亲亲者，吾亦何惜余年！”顗等从命，由此李氏遂得为方雅之族。

中兴时，顗等并列显位。尝冬至置酒，络秀举觞赐三子曰：“吾本渡江，托足无所，不谓尔等并贵，列吾目前，吾复何忧！”高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识暗，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于世。唯阿奴碌碌，当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谟小字也。后果如其言。

张茂妻陆氏，吴郡人也。茂为吴郡太守，被沈充所害，陆氏倾家产，率茂部曲为先登以讨充。充败，陆诣阙上书，为茂谢不克之责。诏曰：“茂夫妻忠诚，举门义烈，宜追赠茂太仆。

尹虞二女，长沙人也。虞前任始兴太守，起兵讨杜弢，战败，二女为弢所获，并有国色，弢将妻之。女曰：“我父二千石，终不能为贼妇，有死而已！”弢并害之。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节。崧为襄城太守，为杜曾所围，力弱食尽，欲求救于故吏平南将军石览，计无从出。灌时年十三，乃率勇士数千人，逾城突围夜出。贼追甚急，灌督厉将士，且战且前，得入鲁阳山获免。自诣览乞师，又为崧书与南中郎将周访请援，仍结为兄弟，访即遣子抚率三千人会石览俱救崧。贼闻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五凝之妻谢氏，字道韞，安西将军奕之女也。聪识有才辩。叔父安尝问：“《毛诗》何句最佳？”道韞称：“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安谓有雅人深致。又尝

内集，俄而雪骤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盐空中差可拟。”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安大悦。

初适凝之，还，甚不乐。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恶，汝何恨也？”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复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谓谢韶，胡谓谢朗，羯谓谢玄，末谓谢川，皆其小字也。又尝讥玄学植不进，曰：“为尘务经心，为天分有限邪？”凝之弟献之尝与宾客谈议，词理将屈，道韞遣婢白献之曰：“欲为小郎解围。”乃施青绶步鄣自蔽，申献之前议，客不能屈。

及遭孙恩之难，举厝自若，既闻夫及诸子已为贼所害，方命婢肩舆抽刃出门。乱兵稍至，手杀数人，乃被虏。其外孙刘涛时年数岁，贼又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门，何关他族！必其如此，宁先见杀。”恩虽毒虐，为之改容，乃不害涛。自尔嫠居会稽，家中莫不严肃。太守刘柳闻其名，请与谈议。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于帐中，柳束脩整带造于别榻。道韞风韵高迈，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涟，徐酬问旨，词理无滞。柳退而叹曰：“实顷所未见，瞻察言气，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亲从凋亡，始遇此士，听其所问，殊开人胸府。”

初，同郡张玄妹亦有才质，适于顾氏，玄每称之，以敌道韞。有济尼者，游于二家，或问之，济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道韞所著诗赋诔颂并传于世。

刘臻妻陈氏者，亦聪辩能属文。尝正旦献《椒花颂》，其词曰：“旋穹周回，三朝肇建。青阳散辉，澄景载焕。标美灵葩，爰采爰献。圣容映之，永寿于万。”又撰元日及冬至进见之仪，行于世。

皮京妻龙氏，字怜，西道县人也。年十三适京，未逾年而京卒，京二弟亦相次而陨，既无胤嗣，又无期功之亲。怜货其嫁时资装，躬自纺织，数年间三丧俱举，葬敛既毕，每时享祭无阙。州里闻其贤，屡有娉者，怜誓不改醮，守节穷居五十余载而卒。

孟昶妻周氏，昶弟顓妻又其从妹也。二家并丰财产。初，桓玄雅重昶而刘迈毁之，昶知，深自惋失。及刘裕将建义，与昶定谋，昶欲尽散财物以供军粮，其妻非常妇人，可语以大事，乃谓之曰：“刘迈毁我于桓公，便是一生沦陷，决当作贼。卿幸可早尔离绝，脱得富贵，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谋，岂妇人所谏！事之不成，当于奚官中奉养大家，义无归志也。”昶怆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观君举厝，非谋及妇人者，不过欲得财物耳。”时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卖，亦当不惜，况资财乎！”遂倾资产以给之，而托以他用。及事之将举，周氏谓顓妻云：“一昨梦殊不好，门内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当悉取作七日藏厌。”顓妻信之，所有绛色者悉敛以付焉。乃置帐中，潜自剔绵，以绛与昶，遂得数十人被服赫然，悉周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何无忌母刘氏，征虏将军建之女也。少有志节。弟牢之为桓玄所害，刘氏每衔之，常思报复。及无忌与刘裕定谋，而刘氏察其举厝有异，喜而不言。会无忌夜于屏风裹制檄文，刘氏潜以器覆烛，徐登橙于屏风上窥之，既知，泣而抚之曰：“我不如东海吕母明矣！既孤其诚，常恐寿促，汝能如此，吾仇耻雪矣。”因问其同谋，知事在裕，弥喜，乃说桓玄必败、义师必成之理以劝勉之。后果如其言。

刘聪妻刘氏，名娥，字丽华，伪太保殷女也。幼而聪慧，

昼营女工，夜诵书籍，傅母恆止之，娥敦习弥厉。每与诸兄论经义，理趣超远，诸兄深以叹伏。性孝友，善风仪进止。聪既僭位，召为右贵嫔，甚宠之。俄拜为后，将起皇仪殿以居之，其廷尉陈元达切谏，聪大怒，将斩之。娥时在后堂，私敕左右停刑，手疏启曰：“伏闻将为妾营殿，今昭德足居，皇仪非急。四海未一，祸难犹繁，动须人力资财，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国家大政。夫忠臣之谏，岂为身哉？帝王距之，亦非顾身也。妾仰谓陛下上寻明君纳谏之昌，下忿暗主距谏之祸，宜赏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纳，而反欲诛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祸由妾而招，人怨国疲，咎归于妾，距谏害忠，亦妾之由。自古败国丧家，未始不由妇人者也。妾每览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为之！后人之观妾，亦犹妾之视前人也，复何面目仰侍巾栉，请归死此堂，以塞陛下迷惑之过。”聪览之色变，谓其群下曰：“朕比得风疾，喜怒过常。元达，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达曰：“外辅如公，内辅如此后，朕无忧矣。”及娥死，伪谥武宣皇后。

其姊英，字丽芳，亦聪敏涉学，而文词机辩，晓达政事，过于娥。初与娥同召拜左贵嫔，寻卒，伪追谥武德皇后。

王广女者，不知何许人也。容质甚美，慷慨有丈夫之节。广仕刘聪，为西扬州刺史。蛮帅梅芳攻陷扬州，而广被杀。王时年十五，芳纳之。俄于暗室击芳，不中，芳惊起曰：“何故反邪？”王骂曰：“蛮畜！我欲诛反贼，何谓反乎？吾闻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叛逆无状，害人父母，而复以无礼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诛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杀，但恨不得梟汝首于通逵，以塞大耻。”辞气猛厉，言终乃自杀，芳止之不可。

陕妇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刘曜时嫠居陕县，事叔姑甚

谨，其家欲嫁之，此妇毁面自誓。后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从此妇乞假不得，因而诬杀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诛之。时有群鸟悲鸣尸上，其声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为虫兽所败，其境乃经岁不雨。曜遣呼延谟为太守，既知其冤，乃斩此女，设少牢以祭其墓，谥曰孝烈贞妇，其日大雨。

靳康女者，不知何许人也。美姿容，有志操。刘曜之诛靳氏，将纳靳女为妾，靳曰：“陛下既灭其父母兄弟，复何用妾为！妾闻逆人之诛也，尚污宫伐树，而况其子女乎！”因号泣请死，曜哀之，免康一子。

韦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学称。宋氏幼丧母，其父躬自养之。及长，授以《周官》音义，谓之曰：“吾家世学《周官》，传业相继，此又周以所制，经典礼诰，百官品物，备于此矣。吾今无男可传，汝可受之，勿令经世。”属天下丧乱，宋氏讽诵不辍。其后为石季龙徙之于山东，宋氏与夫在徙中，推鹿车，背负父所授书，到冀州，依胶东富人程安寿，寿养护之。逞时年小，宋氏昼则樵采，夜则教逞，然纺绩无废。寿每叹曰：“学家多士大夫，得无是乎！”逞遂学成名立，仕苻坚为太常。坚尝幸其太学，问博士经典，乃悯礼乐遗阙。时博士卢壶对曰：“废学既久，书传零落，此年缀撰，正经粗集，唯周官礼注未有其师。窥见太常韦逞母宋氏世学家女，传其父业，得周官音义，今年八十，视听无阙，自非此母无可以传授后生。”于是就宋氏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幔而受业，号宋氏为宣文君，赐侍婢十人。周官学复行于世，时称韦氏宋母焉。

张天锡妾阎氏、薛氏，并不知何许人也，咸有宠于天锡。天锡寝疾，谓之曰：“汝二人将何以报我？吾死后，岂可为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讳，妾请效死，供洒扫地下，誓无他

志。”及其疾笃，二姬皆自刎。天锡疾瘳，追悼之，以夫人礼葬焉。

苻坚妾张氏，不知何许人，明辩有才识。坚将入寇江左，群臣切谏不从。张氏进曰：“妾闻天地之生万物，圣王之驭天下，莫不顺其性而畅之，故黄帝服牛乘马，因其性也；禹凿龙门，决洪河，因水之势也；后稷之播殖百谷，因地之气也；汤武之灭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无因败。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复何所因也？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犹若此，况于人主乎！妾闻人君有伐国之志者，必上观乾象，下采众祥。天道崇远，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见其可。谚言：“鸡夜鸣者不利行师，犬群吠者宫室必空，兵动马惊，军败不归。”秋冬已来，每夜群犬大噪，众鸡夜鸣，伏闻厩马惊逸，武库兵器有声，吉凶之理，诚非微妾所论，愿陛下详而思之。”坚曰：“军旅之事非妇人所豫也。”遂兴兵。张氏请从。坚是大败于寿春，张氏乃自杀。

窦滔妻苏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兰，善属文。滔苻坚时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录。

苻登妻毛氏，不知何许人，壮勇善骑射。登为姚萇所袭，营垒既陷，毛氏犹弯弓跨马，率壮士数百人，与萇交战，杀伤甚众。众寡不敌，为萇所执。萇欲纳之，毛氏骂曰：“吾天子后，岂为贼羌所辱，何不速杀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无道，前害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宁不鉴照！”萇怒，杀之。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伪右光禄大夫仪之女也。少而婉慧，有志操，常谓妹季妃曰：“我终不作凡人妻。”季妃亦曰：“妹亦不为庸夫妇。”邻人闻而笑之。垂之称燕王，纳元妃

为继室，遂有殊宠。伪范阳王德亦娉季妃焉。姊妹俱为垂、德之妻，卒如其志。垂既僭位，拜为皇后。

垂立其子宝为太子也，元妃谓垂曰：“太子姿质雍容，柔而不断，承平则为仁明之主，处难则非济世之雄，陛下托之以大业，妾未见克昌之美。辽西、高阳二王，陛下兒之贤者，宜择一以树之。赵王麟奸诈负气，常有轻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讳，必有难作。此陛下之家事，宜深图之。”垂不纳。宝及麟闻之，深以为恨。其后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我为晋献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群下所知，而主上比吾为弥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后，太子必亡社稷。范阳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终，其在王乎！”

垂死，宝嗣伪位，遣麟逼元妃曰：“后常谓主上不能嗣守大统，今竟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汝兄弟尚逼杀母，安能保守社稷！吾岂惜死，念国灭不久耳。”遂自杀。宝议以元妃谋废嫡统，无母后之道，不宜成丧，群下咸以为然。伪中书令眭邃大言于朝曰：“子无废母之义，汉之安思阎后亲废顺帝，犹配飨安皇，先后言虚实尚未可知，宜依阎后故事。”宝从之。其后麟果作乱，宝亦被杀，德后僭称尊号，终如元妃之言。

段丰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书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为平原公主。年十四，适于丰。丰为人所谮，被杀，慕容氏寡归，将改适伪寿光公余炽。慕容氏谓侍婢曰：“我闻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无辜，己不能同死，岂复有心于重行哉！今主上不顾礼义嫁我，若不从，则违严君之命矣。”于是克日交礼。慕容氏姿容婉丽，服饰光华，炽睹之甚喜。经再宿，慕容氏伪辞以疾，炽亦不之逼。三日还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书其裙带云：“死后当埋我于

段氏墓侧，若魂魄有知，当归彼矣。”遂于浴室自缢而死。及葬，男女观者数万人，莫不叹息曰：“贞哉公主！”路经余炽宅前，炽闻挽歌之声，恸绝良久。

吕纂妻杨氏，弘农人也。美艳有义烈。纂被吕超所杀，杨氏与侍婢十数人殡纂于城西。将出宫，超虑赍珍物出外，使人搜之。杨氏厉声责超曰：“尔兄弟不能和睦，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何用金宝！”超惭而退。又问杨氏玉玺所在，杨氏怒曰：“尽毁之矣。”超将妻之，谓其父桓曰：“后若自杀，祸及卿宗。”桓以告杨氏，杨氏曰：“大人本卖女与氏以图富贵，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乃自杀。

时吕绍妻张氏亦有操行，年十四，绍死，便请为尼。吕隆见而悦之，欲秽其行，张氏曰：“钦乐至道，誓不受辱。”遂升楼自投于地，二脛俱折，口诵佛经，俄然而死。

凉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天水冀人也。幼好学，清辩有志节。初适扶风马元正，元正卒，为玄盛继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抚前妻子逾于己生。玄盛之创业也，谟谋经略多所毗赞，故西州谚曰：“李、尹王敦煌。”

及玄盛薨，子士业嗣位，尊为太后。士业将攻沮渠蒙逊，尹氏谓士业曰：“汝新造之国，地狭人稀，靖以守之犹惧其失，云何轻举，窥冀非望！蒙逊骁武，善用兵，汝非其敌。吾观其数年已来有并兼之志，且天时人事似欲归之。今国虽小，足以为政。知足不辱，道家明诫也。且先王临薨，遗令殷勤，志令汝曹深慎兵战，俟时而动。言犹在耳，柰何忘之！不如勉修德政，蓄力以观之。彼若淫暴，人将归汝；汝苟德之不建，事之无日矣。汝此行也，非唯师败，国亦将亡。”士业不从，果为蒙逊所灭。

尹氏至姑臧，蒙逊引见劳之，对曰：“李氏为胡所灭，知

复何言！”或谏之曰：“母子命悬人手，柰何倨傲！且国败子孙屠灭，何独无悲？”尹氏曰：“兴灭死生，理之大分，何为同凡人之事，起儿女之悲！吾一妇人，不能死亡，岂惮斧钺之祸，求为臣妾乎！若杀我者，吾之愿矣。”蒙逊嘉之，不诛，为子茂虔娉其女为妻。及魏氏以武威公主妻茂虔，尹氏及女迁居酒泉。既而女卒，抚之不哭，曰：“汝死晚矣！”沮渠无讳时镇酒泉，每谓尹氏曰：“后诸孙在伊吾，后能去不？”尹氏未测其言，答曰：“子孙流漂，托身丑虏，老年余命，当死于此，不能作氈裘鬼也。”俄而潜奔伊吾，无讳遣骑追及之。尹氏谓使者曰：“沮渠酒泉许我归北，何故来追？汝可斩吾首归，终不回矣。”使者不敢逼而还。年七十五，卒于伊吾。

史臣曰：夫繁霜降节，彰劲心于后凋；横流在辰，表贞期于上德，匪伊尹子，抑亦妇人焉。自晋政陵夷，罕树风检，亏闲爽操，相趋成俗，荐之以刘石，汨之以苻姚。三月歌胡，唯见争新之饰；一朝辞汉，曾微恋旧之情。驰骛风埃，脱落名教，颓纵忘反，于兹为极。至若惠风之数乔属，道韞之对孙恩，荀女释急于重围，张妻报怨于强寇，僭登之后，蹈死不回，伪篡之妃，捐生匪吝，宗辛抗情而致夭，王靳守节而就终，斯皆冥践义途，匪因教至。耸清汉之乔叶，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贞蕤，无惭雅引，比夫悬梁靡顾，齿剑如归，异日齐风，可以激扬千载矣。

赞曰：从容阴礼，婉婉柔则。载循六行，爰昭四德。操洁风霜，誉流邦国。彤管贻训，清芬靡忒。

列传第六十七

四夷

东夷 夫余国 马韩 辰韩 肃慎氏 倭人 裨离等十国

西戎 吐谷浑 焉耆国 龟兹国 大宛国 康居国 大秦国

南蛮 林邑 扶南 北狄匈奴

夫恢恢乾德，万类之所资始；荡荡坤仪，九区之所均载。考羲轩于往统，肇承天而理物；讯炎昊于前辟，爰制地而疏疆。袭冠带以辨诸华，限要荒以殊遐裔，区分中外，其来尚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亘玄方；七戎六蛮，绵西宇而横南极。繁种落，异君长，遇有道则时遵声教，钟无妄则争肆虔刘，趋扇风尘，盖其常性也。详求遐议，历选深谟，莫不待以羁縻，防其猾夏。

武帝受终衰魏，廓境全吴，威略既申，招携斯广，迷乱华之议，矜来远之名，抚旧怀新，岁时无怠，凡四夷入贡者，有二十三国。既而惠皇失德，中宗迁播，凶徒分据，天邑倾沦，朝化所覃，江外而已，睽贡之礼，于兹殆绝，殊风异俗，所未

能详。故采其可知者，为之传云。北狄窃号中壤，备于载记；在其诸部种类，今略书之。

东夷，夫余国、马韩、辰韩、肃慎氏、倭人、裨离等十国。

夫余国，在玄菟北千余里，南接鲜卑，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户八万，有城邑宫室，地宜五谷。其人强勇，会同揖让之仪有似中国。其出使，乃衣锦罽，以金银饰腰。其法，杀人者死，没入其家；盗者一责十二；男女淫，妇人妒，皆杀之。若有军事，杀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为凶，合者为吉。死者以生人殉葬，有椁无棺。其居丧，男女皆衣纯白，妇人著布面衣，去玉佩。出善马及貂貉、美珠，珠大如酸枣。其国殷富，自先世以来，未尝被破。其王印文称“秽王之印”。国中有古秽城，本秽貉之城也。

武帝时，频来朝贡，至太康六年，为慕容廆所袭破，其王依虑自杀，子弟走保沃沮。帝为下诏曰：“夫余王世守忠孝，为恶虏所灭，其愍念之。若其遗类足以复国者，当为之方计，使得存立。”有司奏护东夷校尉鲜于婴不救夫余，失于机略。诏免婴，以何龁代之。明年，夫余后王依罗遣诣龁，求率见人还复旧国。仍请援。龁上列，遣督邮贾沈以兵送之。廆又要之于路，沈与战，大败之，廆众退，罗得复国。尔后每为廆掠其种人，卖于中国。帝愍之，又发诏以官物赎还，下司、冀二州，禁市夫余之口。

韩种有三：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辰韩在带方南，东西以海为限。

马韩居山海之间，无城郭，凡有小国五十六所，大者万户，小者数千家，各有渠帅。俗少纲纪，无跪拜之礼。居处作土室，形如冢，其户向上，举家共在其中，无长幼男女之别。不知乘牛马，畜者但以送葬。俗不重金银锦罽，而贵瓔珠，用以缀衣

或饰发垂耳。其男子科头露紒，衣布袍，履草屨，性勇悍。国中有所调役，及起筑城隍，年少勇健者皆凿其背皮，贯以大绳，以杖摇绳，终日欢呼力作，不以为痛。善用弓楯矛櫓，虽有斗争攻战，而贵相屈服。俗信鬼神，常以五月耕种毕，群聚歌舞以祭神；至十月农事毕，亦如之。国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谓为天君。又置别邑，名曰苏涂，立大木，悬铃鼓。其苏涂之义，有似西域浮屠也，而所行善恶有异。

武帝太康元年、二年，其主频遣使入贡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频至。太熙元年，诣东夷校尉何龕上献。咸宁三年复来，明年又请内附。

辰韩在马韩之东，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韩，韩割东界以居之，立城栅，言语有类秦人，由是或谓之为秦韩。初有六国，后稍分为十二，又有弁辰，亦十二国，合四五万户，各有渠帅，皆属于辰韩。辰韩常用马韩人作主，虽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明其流移之人，故为马韩所制也。地宜五谷，俗饶蚕桑，善作缣布，服牛乘马。其风俗可类马韩，兵器亦与之同。初生子，便以石押其头使扁。喜舞，善弹瑟，瑟形似筑。

武帝太康元年，其王遣使献方物。二年复来朝贡，七年又来。

肃慎氏一名挹娄，在不咸山北，去夫余可六十日行。东滨大海，西接寇漫汗国，北极弱水。其土界广袤数千里，居深山穷谷，其路险阻，车马不通。夏则巢居，冬则穴处。父子世为君长。无文墨，以言语为约。有马不乘，但以为财产而已。无牛羊，多畜猪，食其肉，衣其皮，绩毛以为布。有树名柶常，若中国有圣帝代立，则其木生皮可衣。无井灶，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则箕踞，以足挟肉而啖之，得冻肉，坐其上令暖。土无盐铁，烧木作灰，灌取汁而食之。俗皆编发，以布作衾，

径尺余，以蔽前后。将嫁娶，男以毛羽插女头，女和则持归，然后致礼娉之。妇贞而女淫，贵壮而贱老，死者其日即葬之于野，交木作小椁，杀猪积其上，以为死者之粮。性凶悍，以无忧哀相尚。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谓之不壮。相盗窃，无多少皆杀之，故虽野处而不相犯。有石弩，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长尺有咫。其国东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铁，将取之，必先祈神。

周武王时，献其楛矢、石弩。逮于周公辅成王，复遣使入贺，尔后千余年，虽秦汉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来贡楛矢、石弩、弓甲、貂皮之属。魏帝诏归于相府，赐其王僮鸡锦罽、绵帛。至武帝元康初，复来贡献。元帝中兴，又诣江左贡其石弩。至成帝时，通贡于石季龙，四年方达。季龙问之，答曰：“每候牛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国所在，故来一云。”

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地多山林，无良田，食海物。旧有百余小国相接，至魏时，有三十国通好。户有七万。男子无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谓太伯之后，又言上古使诣中国，皆自称大夫。昔夏少康之子封于会稽，继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人好沈没取鱼，亦文身以厌水禽。计其道里，当会稽东冶之东。其男子衣以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缀。妇人衣如单被，穿其中央以贯头，而皆被发徒跣。其地温暖，俗种禾稻纡宁麻而蚕桑织绩。土无牛马，有刀楯弓箭，以铁为镞。有屋宇，父母兄弟卧息异处。食饮用俎豆。嫁娶不持钱帛，以衣迎之。死有棺无椁，封土为冢。初丧，哭泣，不食肉。已葬，举家入水澡浴自洁，以除不祥。其举大事，辄灼骨以占吉凶。不知正岁四节，但计秋收之时以为年纪。人多寿百年，或八九十。国多妇女，不淫不妒。无争讼，犯轻罪者没其妻孥，重者

族灭其家。旧以男子为主。汉末，倭人乱，攻伐不定，乃立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

宣帝之平公孙氏也，其女王遣使至带方朝见，其后贡聘不绝。及文帝作相，又数至。泰始初，遣使重译入贡。

裨离国在肃慎西北，马行可二百日，领户二万。养云国去裨离马行又五十日，领户二万。寇莫汗国去养云国又百日行，领户五万余。一群国去莫汗又百五十日，计去肃慎五万余里。其风俗土壤并未详。

泰始三年，各遣小部献其方物。至太熙初，复有牟奴国帅逸芝惟离、模卢国帅沙支臣芝、于离末利国帅加牟臣芝、蒲都国帅因末、绳全国帅马路、沙楼国帅钐加，各遣正副使诣东夷校尉何龕归化。

西戎，吐谷浑、焉耆国、龟兹国、大宛国、康居国、大秦国、吐谷浑、吐延、叶延、辟奚、视连、视黑、树洛干。

吐谷浑，慕容廆之庶长兄也，其父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及涉归卒，廆嗣位，而二部马斗，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别，奈何不相远离，而令马斗！”吐谷浑曰：“马为畜耳，斗其常性，何怒于人！乖别甚易，当去汝于万里之外矣。”于是遂行。廆悔之，遣其长史史那婆冯及父时耆旧追还之。吐谷浑曰：“先公称卜筮之言，当有二子克昌，祚流后裔。我卑庶也、理无并大，今因马而别，殆天所启乎！诸君试驱马令东，马若还东，我当相随去矣。”楼冯遣从者二千骑，拥马东出数百步，辄悲鸣西走。如是者十余辈，楼冯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鲜卑谓兄为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岁暮穷思，常歌之。

吐谷浑谓其部落曰：“我兄弟俱当享国，廆及曾玄才百余年耳。我玄孙已后，庶其昌乎！”于是乃西附阴山。属永嘉之

乱，始度陇而西，其后子孙据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极乎白兰数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以肉酪为粮。其官置长史、司马、将军，颇识文字。其男子通服长裙，帽或戴幕。妇人以金花为首饰，辮发萦后，缀以珠贝。其婚姻，富家厚出娉财，窃女而去。父卒，妻其群母；兄亡，妻其诸嫂。丧服制，葬讫而除。国无常税，调用不给，辄敛富室商人，取足而止。杀人及盗马者罪至死，他犯则征物以赎。地宜大麦，而多蔓菁，颇有菽粟。出蜀马、牦牛。西北杂种谓之阿柴虏，或号为野虏焉。吐谷浑年七十二卒，有子六十人，长曰吐延，嗣。

吐延身长七尺八寸，雄姿魁杰，羌虏惮之，号曰项羽。性倨傲不群，尝慷慨谓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国，当高光之世，与韩、彭、吴、邓并驱中原，定天下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潜窜穷山，隔在殊俗，不闻礼教于上京，不得策名于天府，生与麋鹿同群，死作氐裘之鬼，虽偷观日月，独不愧于心乎！”性酷忍，而负其智，不能恤下，为羌酋姜聪所刺。剑犹在其身，谓其将纥拔泥曰：“竖子刺吾，吾之过也，上负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诸羌者，以吾故也。吾死之后，善相叶延，速保白兰。”言终而卒。在位十三年，有子十二人，长子叶延嗣。

叶延年十岁，其父为羌酋姜聪所害，每旦缚草为姜聪之象，哭而射之，中之则号泣，不中则瞋目大呼。其母谓曰：“姜聪，诸将已屠鲙之矣，汝何为如此？”叶延泣曰：“诚知射草人不益于先仇，以申罔极之志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叶延亦不食。长而沈毅，好问天地造化、帝王年历。司马薄洛郢曰：“臣等不学，实未审三皇何父之子，五帝谁母所生。”延曰：“自羲皇以来，符命玄象昭言著见，而卿等面墙，何其鄙

哉！语曰‘夏虫不知冬冰’，良不虚也。”又曰：“《礼》云公孙之子得以王父字为氏，吾祖始自昌黎光宅于此，今以吐谷浑为氏，尊祖之义也。”在位二十三年卒，年三十三。有子四人，长子辟奚嗣。

辟奚性仁厚慈惠。初闻苻坚之盛，遣使献马五十匹，金银五百斤。坚大悦，拜为安远将军。时辟奚三弟皆专恣，长史钟恶地恐为国害，谓司马乞宿云曰：“昔郑庄公、秦昭王以一弟之宠，宗祀几倾，况今三孽并骄，必为社稷之患。吾与公忝当元辅，若获保首领以没于地，先君有问，其将何辞！吾今诛之矣。”宿云请白辟奚，恶地曰：“吾王无断，不可以告。”于是因群下入觐，遂执三弟而诛之。辟奚自投于床，恶地等奔而扶之，曰：“臣昨梦先王告臣云：‘三弟将为逆乱，汝速除之。’臣谨奉先王之命矣。”辟奚素友爱，因恍惚成疾，谓世子视连曰：“吾祸灭同生，何以见之于地下！国事大小，汝宜摄之，吾余年残命，寄食而已。”遂以忧卒。在位二十五年，时年四十二。有子六人，视连嗣。

视连既立，通娉于乞伏乾归，拜为白兰王。视连幼廉慎有志性，以父忧卒，不知政事，不饮酒游田七年矣。钟恶地进曰：“夫人君者，以德御世，以威齐众，养以五味，娱以声色。此四者，圣帝明王之所先也，而公皆略之。昔昭公俭嗇而丧，偃王仁义而亡，然则仁义所以存身，亦所以亡己。经国者，德礼也；济世者，刑法也。二者或差，则纲维失绪。明公奕叶重光，恩结西夏，虽仁孝发于天然，犹宜宪章周孔，不可独追徐偃之仁，使刑德委而不建。”视连泣曰：“先王追友于之痛，悲愤升遐，孤虽纂业，尸存而已。声色游娱，岂所安也！纲维刑礼，付之将来。”临终，谓其子视黑曰：“我高祖吐谷浑公常言子孙必有兴者，永为中国之西藩，庆流百世。吾已不及，

汝亦不见，当在汝之子孙辈耳。”在位十五年而卒。有二子，长曰视黑，少曰乌纥堤。

视黑性英果，有雄略，尝从容谓博士金城骞苞曰：“《易》云：‘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先王以仁宰世，不任威刑，所以刚柔靡断，取轻邻敌。当仁不让，岂宜拱默者乎！今将秣马厉兵，争衡中国，先生以为何如？”苞曰：“大王之言，高世之略，秦陇英豪所愿闻也。”于是虚襟抚纳，众赴如归。乞伏乾归遣使拜为使持节、都督龙涸已西诸军事、沙州牧、白兰王。视黑不受，谓使者曰：“自晋道不纲，奸雄竞逐，刘、石虐乱，秦、燕跋扈，河南王处形胜之地，宜当纠合义兵，以惩不顺，奈何私相假署，拟僭群凶！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万，方欲扫氛秦陇，清彼沙凉，然后饮马泾渭，戮问鼎之竖，以一丸泥封东关，闭燕赵之路，迎天子于西京，以尽遐籓之节，终不能如季孟、子阳妄自尊大。为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勋帝室，策名王府，建当年之功，流芳来叶邪！”乾归大怒，然惮其强，初犹结好，后竟遣众击之。视黑大败，退保白兰。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三卒。子树洛干年少，传位于乌纥堤。

乌纥堤一名大孩，性软弱，耽酒淫色，不恤国事。乞伏乾归之入长安也，乌纥堤屡抄其境。乾归怒，率骑讨之。乌纥堤大败，亡失万余口，保于南凉，遂卒于胡国。在位八年，时年三十五。视黑之子树洛干立。

树洛干九岁而孤，其母念氏聪惠有姿色，乌纥堤妻之，有宠，遂专国事。洛干十岁便自称世子，年十六嗣立，率所部数千家奔归莫何川，自称大都督、车骑大将军、大单于、吐谷浑王。化行所部，众庶乐业，号为戊寅可汗，沙疆杂种莫不归附。乃宣言曰：“孤先祖避地于此，暨孤七世，思与群贤共康休绪。今士马桓桓，控弦数万，孤将振威梁益，称霸西戎，观兵三秦，

远朝天子，诸君以为何如？”众咸曰：“此盛德之事也，愿大王自勉！”乞伏乾归甚忌之，率骑二万，攻之于赤水。树洛干大败，遂降乾归，乾归拜为平狄将军、赤水都护，又以其弟吐护真为捕虏将军、层城都尉。其后屡为乞伏炽磐所破，又保白兰，惭愤发病而卒。在位九年，时年二十四。炽磐闻其死，喜曰：“此虏矫矫，所谓有豕白蹄也。”有子四人，世子拾虔嗣。其后世嗣不绝。

焉耆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里，其地南至尉犁，北与乌孙接，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险隘，百人守之，千人不过。其俗丈夫翦发，妇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华夏。好货利，任奸诡。王有侍卫数十人，皆倨慢无尊卑之礼。

武帝太康中，其王龙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猗胡之女，妊身十二月，剖胁生子，曰会，立之为世子。会少而勇杰，安病笃，谓会曰：“我尝为龟兹王白山所辱，不忘于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会立，袭灭白山，遂据其国，遣子熙归本国为王。会有胆气筹略，遂霸西胡，葱岭以东莫不服。然恃勇轻率，尝出宿于外，为龟兹国人罗云所杀。

其后张骏遣沙州刺史杨宣率众疆理西域，宣以部将张植为前锋，所向风靡。军次其国，熙距战于贲仑城，为植所败。植时屯铁门，未至十余里，熙又率众先要之于遮留谷。植将至，或曰：“汉祖畏于柏人，岑彭死于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将有伏？”植单骑尝之，果有伏发。植驰击败之，进据尉犁，熙率群下四万人肉袒降于宣。吕光讨西域，复降于光。及光僭位，熙又遣子入侍。

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人以田种畜牧为业，男女皆翦发垂项。王宫壮丽，焕若神居。

武帝太康中，其王遣子入侍。惠怀末，以中国乱，遣使贡方物于张重华。苻坚时，坚遣其将吕光率众七万伐之，其王白纯距境不降，光进军讨平之。

大宛国去洛阳万三千三百五十里，南至大月氏，北接康居，大小七十余城。土宜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人皆深目多须。其俗娶妇先以金同心指钗为聘，又以三婢试之。不男者绝婚。奸淫有子，皆卑其母。与人马乘不调坠死者，马主出敛具。善市贾，争分铢之利，得中国金银，辄为器物，不用为币也。

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杨顛拜其王蓝庾为大宛王。蓝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贡汗血马，

康居国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与粟弋、伊列邻接。其王居苏薤城。风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饶桐柳蒲陶，多牛羊，出好马。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献善马。

大秦国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其地东西南北各数千里。有城邑，其城周回百余里。屋宇皆以珊瑚为桷桷，琉璃为墙壁，水精为柱礎。其王有五宫，其宫相去各十里，每旦于一宫听事，终而复始。若国有灾异，辄更立贤人，放其旧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官曹簿领，而文字习胡，亦有白盖小车、旌旗之属，及邮驿制置，一如中州。其人长大，貌类中国人而胡服。其土多出金玉宝物、明珠、大贝，有夜光璧、骇鸡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缕绣及积锦缕罽。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之一。安息、天竺人与之交市于海中，其利百倍。邻国使到者，辄廩以金钱。途经大海，海水咸苦不可食，商客往来皆赍三岁粮，是以至者稀少。

汉时都护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国，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

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贡献。

南蛮，林邑、扶南。

林邑国本汉时象林县，则马援铸柱之处也，去南海三千里。后汉末，县功曹姓区，有子曰连，杀令自立为王，子孙相承。其后王无嗣，外孙范熊代立。熊死，子逸立。其俗皆开北户以向日，至于居止，或东西无定。人性凶悍，果于战斗，便山习水，不闲平地。四时暄暖，无霜无雪，人皆裸露徒跣，以黑色为美。贵女贱男，同姓为婚，妇先娉婿。女嫁之时，著迦盘衣，横幅合缝如井栏，首戴宝花。居丧翦鬓谓之孝，燔尸中野谓之葬。其王服天冠，被纓络，每听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

自孙权以来，不朝中国。至武帝太康中，始来贡献。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篡位。文，日南西卷县夷帅范椎奴也。尝牧牛涧中，获二鲤鱼，化成铁，用以为刀。刀成，乃对大石嶂而咒之曰：“鲤鱼变化，冶成双刀，石嶂破者，是有神灵。”进斫之，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怀之。随商贾往来，见上国制度，至林邑，遂教逸作宫室、城邑及器械。逸甚爱信之，使为将。文乃谮逸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无嗣，文遂自立为王。以逸妻妾悉置之高楼，从己者纳之，不从者绝其食。于是乃攻大岐界、小岐界、式仆、徐狼、屈都、乾鲁、扶单等诸国，并之，有众四五万人。遣使通表入贡于帝，其书皆胡字。至永和三年，文率其众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览，杀五六千人，余奔九真，以览尸祭天，铲平西卷县城，遂据日南。告交州刺史硃蕃，求以日南北鄙横山为界。

初，徼外诸国尝赍宝物自海路来贸货，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刺史姜壮时，使韩戡领日南太守，戡估较太半，又伐船调枹，声云征伐，由是诸国恚愤。且林邑少田，贪日南之地，戡死绝，继以谢擢，侵刻如初。及览

至郡，又耽荒于酒，政教愈乱，故被破灭。

既而文还林邑。是岁，硃蕃使督护刘雄戍于日南，文复攻陷之。四年，文又袭九真，害士庶十八九。明年，征西督护滕峻率交广之兵伐文于卢容，为文所败，退次九真。其年，文死，子佛嗣。

升平末，广州刺史胜含率众伐之，佛惧，请降，含与盟而还。至孝武帝宁康中，遣使贡献。至义熙中，每岁又来寇日南、九真、九德等诸郡，杀伤甚众，交州遂致虚弱，而林邑亦用疲弊。

佛死，子胡达立，上疏贡金盘碗及金钲等物。

扶南西去林邑三千余里，在海大湾中，其境广袤三千里，有城邑宫室。人皆丑黑拳发，裸身跣行。性质直，不为寇盗，以耕种为务，一岁种，三岁获。又好雕文刻镂，食器多以银为之，贡赋以金银珠香。亦有书记府库，文字有类于胡。丧葬婚姻略同林邑。

其王本是女子，字叶柳。时有外国人混溃者，先事神，梦神赐之弓，又教载舶入海。混溃旦诣神祠，得弓，遂随贾人泛海至扶南外邑。叶柳率众御之，混溃举弓，叶柳惧，遂降之。于是混溃纳以为妻，而据其国。后胤衰微，子孙不绍，其将范寻复世王扶南矣。

武帝泰始初，遣使贡献。太康中，又频来。穆帝升平初，复有竺旃檀称王，遣使贡驯象。帝以殊方异兽，恐为人患，诏还之。

北狄，匈奴。

匈奴之类，总谓之北狄。匈奴地南接燕赵，北暨沙漠，东连九夷，西距六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禀中国正朔。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汉曰匈奴。其强弱盛衰、风俗好尚

区域所在，皆列于前史。

前汉末，匈奴大乱，五单于争立，而呼韩邪单于失其国，携率部落，入臣于汉。汉嘉其意，割并州并界以安之。于是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呼韩邪感汉恩，来朝，汉因留之，赐其邸舍，犹因本号，听称单于，岁给绵绢钱谷，有如列侯。子孙传袭，历代不绝。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多历年所，户口渐滋，弥漫北朔，转难禁制。后汉末，天下骚动，群臣竞言胡人猥多，惧必为寇，宜先为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

武帝践阼后，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单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娄侯何桢持节讨之。桢素有志略，以猛众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潜诱猛左部督李恪杀猛，于是匈奴震服，积年不敢复反。其后稍因忿恨，杀害长史，渐为边患。侍御史西河郭钦上疏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帝不纳。至太康五年，复有匈奴胡太阿厚率

其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归化。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种类大小凡十万余口，诣雍州刺史扶风王骏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复率种落大小万一千五百口，牛二万二千头，羊十万五千口，车庐什物不可胜纪，来降，并贡其方物，帝并抚纳之。

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种、鲜支种、寇头种、乌谭种、赤勒种、捍蛭种、黑狼种、赤沙种、郁鞞种、萎莎种、秃童种、勃蔑种、羌渠种、贺赖种、钟歧种、大楼种、雍屈种、真树种、力羯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其国号有左贤王、右贤王、左奕蠡王、右奕蠡王、左于陆王、右于陆王、左渐尚王、右渐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独鹿王、右独鹿王、左显禄王、右显禄王、左安乐王、右安乐王、凡十六等，皆用单于亲子弟也。其左贤王最贵，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兰氏、乔氏。而呼延氏最贵，则有左日逐、右日逐，世为辅相；卜氏则有左沮渠、右沮渠；兰氏则有左当户、右当户；乔氏则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车阳、沮渠、余地诸杂号，犹中国百官也。其国人有关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武帝时，有骑督关氏伐吴有功，迁赤沙都尉。

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党，杀长吏，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冯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已后，北狄渐盛，中原乱矣。

史臣曰：夫宵形稟气，是称万物之灵，系土随方，乃有群分之异。蹈仁义者为中寓，肆凶犷者为外夷，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绝，窥边侯隙，自古为患，稽诸前史，凭陵匪一。轩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东戡，周王西狩，皆所以御其侵乱也。嬴刘之际，匈奴最强；元成之间，呼韩委质，

汉嘉其节，处之中壤。历年斯永，种类逾繁，舛号殊名，不可胜载。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广辟塞垣，更招种落，纳菱莎之后附，开育鞠之新降，接帐连鞬，充郊掩甸。既而沸膺成俗，鸣镝为群，振鸱响而挺灾，恣狼心而逞暴。何桢纵策，弗沮于奸萌；郭钦驰疏，无救于妖渐。未环星纪，坐倾都邑，黎元涂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皇之失也。吐谷浑分绪伪燕，远辞正嫡，率东胡之余众，掩西羌之旧宇，纲疏政暇，地广兵全，廓万里之基，贻一匡之训，弗忘忠义，良可嘉焉。吐延夙标宏伟，见方于项籍，始遵朝化，遽夭于姜聪，高节不群，亦殊籓之秀也。叶延至孝，寄新哀于射草；辟奚深友，迈古烈于分荆；视连蒸蒸，光奉先之义；视黑矫矫，蕴经时之略；洛干童幼，早擅英规，未骋雄心，先摧凶手，奉顺者必败，岂天亡晋乎！且浑廆连枝，生自边极，各谋孙而翼子，咸革裔而希华。廆胤奸凶，假凤图而窃号，浑嗣忠谨，距龙涸而归诚。怀奸者数世而亡，资忠者累叶弥劭，积善余庆，斯言信矣。

赞曰：邈矣前王，区别群方。叛由德弛，朝因化昌。武后升图，智昧迁胡。遽沦家国，多谢明谟。谷浑英奋，思矫黷运；克昌其绪，实资忠训。

列传第六十八

王敦 桓温

王敦，字处仲，司徒导之从父兄也。父基，治书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驸马都尉，除太子舍人。时王恺、石崇以奢侈相尚，恺尝置酒，敦与导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声韵，恺便驱杀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恺，恺使美人行酒，以客饮不尽，辄杀之。酒至敦、导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惧失色，而敦傲然不视。导素不能饮，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强尽觞。导还，叹曰：“处仲若当世，心怀刚忍，非令终也。”洗马潘滔见敦而目之曰：“处仲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若不噬人，亦当为人所噬。”及太子迁许昌，诏东宫官属不得送。敦及洗马江统、潘滔，舍人杜蕤、鲁瑶等，冒禁于路侧望拜流涕，时论称之。迁给事黄门侍郎。

赵王伦篡位，敦叔父彦为兖州刺史，伦遣敦慰劳之。会诸王起义兵；彦被齐王冏檄，惧伦兵强，不敢应命，敦劝彦起兵应诸王，故彦遂立勋绩。惠帝反正，敦迁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大鸿胪、侍中，出除广武将军、青州刺史。永嘉初，征为中书监。于时天下大乱，敦悉以公主时侍婢百余人配给将士，金银宝物散之于众，单车还洛。东海王越自荥阳来朝，敦谓所亲曰：“今威权悉在太傅，而选用表情，尚书犹以旧制裁之，太傅

今至，必有诛罚。”俄而越收中书令缪播等十余人杀之。越以敦为扬州刺史，潘滔说越曰：“今树处仲于江外，使其肆豪强之心，是见贼也。”越不从。其后征拜尚书，不就。元帝召为安东军谘祭酒。会扬州刺史刘陶卒，帝复以敦为扬州刺史，加广武将军。寻进左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假节。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寻与甘卓等讨江州刺史华轶，斩之。

蜀贼杜弢作乱，荆州刺史周顗退走，敦遣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访等讨弢，而敦进住豫章，为诸军继援。及侃破弢，敦上侃为荆州刺史。既而侃为弢将杜曾所败，敦以处分失所，自贬为广武将军，帝不许。侃之灭弢也，敦以元帅进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封汉安侯。敦始自选置，兼统州郡焉。顷之，杜弢将杜弘南走广州，求讨桂林贼自效，敦许之。陶侃距弘不得进，乃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与敦，敦以为将，遂见宠待。南康人何钦所居险固，聚党数千人，敦就加四品将军，于是专擅之迹渐彰矣。

建武初，又迁征南大将军，开府如故。中兴建，拜侍中、大将军、江州牧。遣部将硃轨、赵诱伐杜曾，为曾所杀，敦自贬，免侍中，并辞牧不拜。寻加荆州牧，敦上疏曰：

昔汉祖以神武革命，开建帝业，继以文帝之贤，纂承洪绪，清虚玄默，拟迹成康。贾谊叹息，以为天下倒悬，虽言有抑扬，不失事体。今圣朝肇建，渐振宏纲，往段匹磾遣使求效忠节，尚未有劳，便以方州与之。今靳明等为国雪耻，欲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飞。虽功大宜报，亦宜有以裁之，当杜渐防萌，慎之在始。中间不逞，互生事变，皆非忠义，率以一朝之荣。天下渐弊，实由于此。春秋之时，天子微弱，诸侯奢侈，

晋文思崇周室，至有求隧之请，襄王让之以礼，闻义而服，自尔诸侯莫敢越度。臣谓前者贼寇未殄，苟以济事，朝廷诸所加授，颇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宜皆除之，且以塞群小矜功之望，夷狄无恠之求。若复迁延，顾望流俗，使奸狡生心，遂相怨谤，指摘朝廷，谗谀蜂起，臣有以知陛下无以正之。此安危之机，天下之望。

臣门户特受荣任，备兼权重，渥恩偏隆，宠过公族。行路厮贱犹谓不可，臣独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误陛下，倾覆亦将寻至；虽复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将何所及！伏愿谅臣至款，及今际会，小解散之，并授贤俊，少慰有识，各得尽其所怀，则人思竞劝矣。州牧之号，所不敢当，辄送所假侍中貂蝉。又宜并官省职，以塞群小觊觎之望。

帝优诏不许。又固辞州牧，听为刺史。时刘隗用事，颇疏间王氏，导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

导昔蒙殊宠，委以事机，虚己求贤，竭诚奉国，遂藉恩私，居辅政之重。帝王体远，事义不同，虽皇极初建，道教方阐，惟新之美，犹有所阙。臣每慷慨于遐远，愧愤于门宗，是以前后表疏，何尝不寄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顾眄，暢臣微怀，云导顷见疏外，所陈如昨，而其萌已著，其为咎责，岂惟导身而已。群从所蒙，并过才分。导诚不能自量，陛下亦爱忘其短。常人近情，恃恩昧进，独犯龙鳞，迷不自了。臣窃所自忧虑，未详所由，惶愧踧踖，情如灰土。天下事大，尽理实难，导虽凡近，未有秽浊之累；既往之勋，畴昔之顾，情好绸缪，足以历薄俗，明君臣，合德义，同古贤。昔臣亲受嘉命，云：“吾与卿及茂弘当管鲍之交。”臣忝外任，渐冉十载，训诱之诲，日有所忘；至于斯命，铭之于心，窃犹眷眷，谓前恩不得一朝而尽。

伏惟陛下圣哲日新，广延俊义，临之以政，齐之以礼。顷者令导内综机密，出录尚书，杖节京都，并统六军，既为刺史，兼居重号，殊非人臣之体。流俗好评，必有讥谤，宜省录尚书、杖节及都督。且王佐之器，当得宏达远识、高正明断、道德优备者，以臣暗识，未见其才。然于见人，未逾于导；加辅翼积年，实尽心力。霸王之主，何尝不任贤使能，共相终始！管仲有三归反玷之识，子犯有临河要君之责，萧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终为良佐。以导之才，何能无失，！当令任不过分，役其所长，以功补过，要之将来。导性慎密，尤能忍事，善于斟酌，有文章才义，动静顾问，起予圣怀，外无过宠，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风；圣恩不终，则遐迩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动；物听一移，将致疑惑。臣非敢苟私亲亲，惟欲忠于社稷。

表至，导封以还敦，敦复遣奏之。

初，敦务自矫厉，雅尚清谈，口不言财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专任阃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帝畏而恶之，遂引刘隗、刁协等以为心膂。敦益不能平，于是嫌隙始构矣。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及湘州刺史甘卓迁梁州，敦欲以从事中郎陈颁代卓，帝不从，更以譙王承镇湘州。敦复上表陈古今忠臣见疑于君，而苍蝇之人交构其间，欲以感动天子。帝愈忌惮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从事中郎、掾属、舍人各二人。帝以刘隗为镇北将军，戴若思为征西将军，悉发扬州奴为兵，外以讨胡，实御敦也。永昌元年，敦率众内向，以诛隗为名，上疏曰：

刘隗前在门下，邪佞谄媚，譖毁忠良，疑惑圣听，遂居权

宠，挠乱天机，威福自由，有识杜口。大起事役，劳扰士庶，外托举义，内自封植；奢僭过制，乃以黄散为参军，晋魏已来，未有此比。倾尽帑藏，以自资奉；赋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为惠泽。自可使其大田以充仓廩，今便割配，皆充隗军。臣前求迎诸将妻息，圣恩听许，而隗绝之，使三军之士莫不怨愤。又徐州流人辛苦经载，家计始立，隗悉驱逼，以实己府。当陛下践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庆使豫蒙荣分。而更充征役，复依旧名，普取出客，从来久远，经涉年载，或死亡灭绝，或自赎得免，或见放遣，或父兄时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辄罪本主，百姓哀愤，怨声盈路。身欲北渡，以远朝廷为名，而密知机要，潜行险慝，进入退士，高下任心，奸狡饕餮，未有隗比，虽无忌、宰嚭、弘恭、石显未足为喻。是以遐迩愤慨，群后失望。

臣备位宰辅，与国存亡，诚乏平勃济时之略，然自忘驽骀，志存社稷，岂忍坐视成败，以亏圣美。事不获已，今辄进军，同讨奸孽，愿陛下深垂省察，速斩隗首，则众望厌服，皇祚复隆。隗首朝悬，诸军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汤典，颠覆厥度，幸纳伊尹之勋，殷道复昌。汉武雄略，亦惑江充谗佞邪说，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终能克悟，不失大纲。今日之事，有逾于此，愿陛下深垂三思，谘询善道，则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

又曰：

陛下昔镇扬州，虚心下士，优贤任能，宽以得众，故君子尽心，小人毕力。臣以暗蔽，豫奉徽猷，是以遐迩望风，有识自竭，王业遂隆，惟新克建，四海延颈，咸望太平。

自从信隗已来，刑罚不中，街谈巷议，皆云如吴之将亡。闻之惶惑，精魂飞散，不觉胸臆摧破，泣血横流。陛下当全祖

宗之业，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后所启，奈何弃忽忠言，遂信奸佞，谁不痛心！愿出臣表，谏之朝臣，介石之几，不俟终日，令诸军早还，不至虚扰。

敦党吴兴人沈充起兵应敦。敦至芜湖，又上表罪状刁协。帝大怒，下诏曰：“王敦凭恃宠灵，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见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亲率六军，以诛大逆，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召戴若思、刘隗并会京师。敦兄含时为光禄勋，叛奔于敦。

敦至石头，欲攻刘隗，其将杜弘曰：“刘隗死士众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头。周札少恩，兵不为用，攻之必败。札败，则隗自走。”敦从之。札果开城门纳弘。诸将与敦战，王师败绩。既入石头，拥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内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脱戎衣，著朝服，顾而言曰：“欲得我处，但当早道，我自还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顓、戴若思害之。以敦为丞相、江州牧，进爵武昌郡公，邑万户，使太常荀崧就拜，又加羽葆鼓吹，并伪让不受。还屯武昌，多害忠良，宠树亲戚，以兄含为卫将军、都督沔南军事、领南蛮校尉、荆州刺史，以义阳太守任愷督河北诸军事、南中郎将，敦又自督宁、益二州。

及帝崩，太宁元年，敦讽朝廷征己，明帝乃手诏征之，语在《明帝纪》。又使兼太常应詹拜授加黄牛钺，班剑武贲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覆上殿。敦移镇姑孰，帝使侍中阮孚赍牛酒犒劳，敦称疾不见，使主簿受诏。以王导为司徒，敦自为扬州牧。

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贡献多入己府，将相岳牧悉出其门。徙含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从弟舒为荆州，彬为江州，遂为徐州。含字处弘，凶顽刚暴，时所不齿，以敦

贵重，故历显位。敦以沈充、钱凤为谋主，诸葛瑶、邓岳、周抚、李恆、谢雍为爪牙。充等并凶险骄恣，共相驱扇，杀戮自己；又大起营府，侵人田宅，发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体，咸知其祸败焉。敦从弟豫章太守棱日夜切谏，敦怒，阴杀之。敦无子，养含子应。及敦病甚，拜应为武卫将军以自副。钱凤谓敦曰：“脱其不讳，便当以后事付应。”敦曰：“非常之事，岂常人所能！且应年少，安可当大事。我死之后，莫若解众放兵，归身朝廷，保全门户，此计之上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亦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计之下也。”凤谓其党曰：“公之下计，乃上策也。”遂与沈充定谋，须敦死后作难。

敦又忌周札，杀之而尽灭其族。常从督冉曾、公乘雄等为元帝腹心，敦又害之。以宿卫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及敦病笃，诏遣侍中陈晷、散骑常侍虞斐问疾。时帝将讨敦，微服至芜湖，察其营垒，又屡遣大臣讯问其起居。迁含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含子瑜散骑常侍。

敦以温峤为丹阳尹，欲使覘伺朝廷。峤至，具言敦逆谋。帝欲讨之，知其为物情所畏服，乃伪言敦死，于是下诏曰：

先帝以圣德应运，创业江东，司徒导首居心膂，以道翼讷赞。故大将军敦参处股肱，或内或外，夹辅之勋，与有力焉。阶缘际会，遂据上宰，杖节专征，委以五州。刁协、刘隗立朝不允，敦抗义致讨，情希鬻拳，兵虽犯顺，犹嘉乃诚，礼秩优崇，人臣无贰。事解之后，劫掠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宫省；背违赦信，诛戮大臣；纵凶极逆，不朝而退。六合阻心，人情同愤。先帝含垢忍耻，容而不责，委任如旧，礼秩有加。朕以不天，寻丁酷罚，茕茕在疚，哀悼靡寄。而敦曾无臣子追远之诚，又无辅孤同奖之操，缮甲聚兵，盛夏来至，辄以天官假授

私属，将以威胁朝廷，倾危宗社。朕愍其狂戾，冀其觉悟，故且含隐以观其终。而敦矜其不义之强，有侮弱朝廷之志，弃亲用羈，背贤任恶。钱凤竖子，专为谋主，逞其凶慝，诬罔忠良。周嵩亮直，说言致祸；周札、周莛累世忠义，听受谗构，残夷其宗。秦人之酷，刑不过五。敦之诛戮，傍滥无辜，灭人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骇心，道路以目。神怒人怨，笃疾所婴，昏荒悖逆，日以滋其，辄立兄息以自承代，多树私党，莫非同恶，未有宰相继体而不由王命者也。顽凶相奖，无所顾忌，擅录冶工，辄割运漕，志骋凶丑，以窥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则旦。天下长奸，敦以隳毙。凤承凶宄，弥复煽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今遣司徒导，镇南将军、丹阳尹峤，建威将军赵胤武旅三万，十道并进；平西将军邃率兖州刺史遐、奋武将军峻、奋威将军贍精锐三万，水陆齐势；朕亲御六军，左卫将军亮，右卫将军胤，护军将军詹，领军将军瞻，中军将军壶，骁骑将军艾，骠骑将军、南顿王宗，镇军将军、汝南王祐，太宰、西阳王羨被练三千，组甲三万，总统诸军，讨凤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滥刑。有能杀凤送首，封五千户侯，赏布五千匹。

冠军将军邓岳志气平厚，识经邪正；前将军周抚质性详简，义诚素著；功臣之胄，情义兼常，往年从敦，情节不展，畏逼首领，不得相违，论其乃心，无贰王室，朕嘉其诚，方任之以事。其余文武，诸为敦所授用者，一无所问，刺史二千石不得辄离所职。书到奉承，自求多福，无或猜嫌，以取诛灭。敦之将士，从敦弥所，怨旷日久，或父母陨没，或妻子丧亡，不得奔赴，衔哀从役，朕甚愍之，希不悻妻怆。其单丁在军无有兼重者，皆遣归家，终身不调，其余皆与假三年，休讫还台，当与宿卫同例三番。明承诏书，朕不负信。

又诏曰：“敢有舍王敦姓名而称大将军者，军法从事。”敦病转笃，不能御众，使钱凤、邓岳、周抚等率众三万向京师。含谓敦曰：“此家事，吾便当行。”于是以含为元帅。凤等问敦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称天子！便尽卿兵势，保护东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状温峤，以诛奸臣为名。

含至江宁，司徒导遗含书曰：

近承大将军困笃绵绵，或云已有不讳，悲怛之情，不能自胜。寻知钱凤大严，欲肆奸逆，朝士忿愤，莫不扼腕。去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刘遐、陶瞻、苏峻等深怀忧虑，不谋同辞。都邑大小及二宫宿卫咸惧有往年之掠，不复保其妻孥，是以圣主发赫斯之命，具如檄旨。近有嘉诏，崇兄八命，望兄奖群贤忠义之心，抑奸细不逞之计，当还武昌，尽力藩任。卒奉来告，乃承与犬羊俱下，虽当逼近，犹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见信明于门宗，年逾耳顺，位极人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来门户，良可惜也！

兄之此举，谓可得如大将军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乱朝，人怀不宁，如导之徒，心思外济。今则不然。大将军来屯于湖，渐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劳弊。将终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断乳未几日，又乏时望，便可袭宰相之迹邪？自开辟以来，颇有宰相孺子者不？诸有耳者皆是将禅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兴，遗爱在人。圣主聪明，德洽朝野，思与贤哲弘济艰难。不北面而执臣节，乃私相树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谁不愤叹！此直钱凤不良之心闻于远近，自知无地，遂唱奸逆。至如邓伯山、周道和恆有好情，往来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与共戮力，非徒无虑而已也。

导门户小大受国厚恩，兄弟显宠，可谓隆矣。导虽不武，

情在宁国。今日之事，明目张胆为六军之首，宁忠臣而死，不无赖而生矣。但恨大将军桓文之勋不遂，而兄一旦为逆节之臣，负先人平素之志，既没之日，何颜见诸父于黄泉，谒先帝于地下邪？执省来告，为兄羞之，且悲且惭。愿速建大计，惟取钱凤一人，使天下获安，家国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祸而已。

夫福如反手，用之即是。导所统六军，石头万五千人，宫内后苑二万人，护军屯金城六千人，刘遐已至，征北昨已济江万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毕力，岂可当乎！事犹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夺，导以为灼烂也。

含不答。帝遣中军司马曹浑等击含于越城，含军败，敦闻，怒曰：“我兄老婢耳，门户衰矣！兄弟才兼文武者，世将、处季皆早死，今世事去矣。”语参军吕宝曰：“我当力行。”因作势而起，困乏复卧。

凤等至京师，屯于水南。帝亲率六军以御凤，频战破之。敦谓羊鉴及子应曰：“我亡后，应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后乃营葬事。”初，敦始病，梦白犬自天而下啣之，又见刁协乘轺车导从，瞋目令左右执之。俄而敦死，时年五十九。应秘不发丧，裹尸以席，蜡涂其外，埋于事中，与诸葛瑶等恆纵酒淫乐。

沈充自吴率众万余人至，与含等合。充司马顾扬说充曰：“今举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离众沮，锋摧势挫，持疑犹豫，必致祸败。今若决破栅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楫之势，极水军之用，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策也。籍初至之锐，并东南众军之力，十道俱进，众寡过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召钱凤计事，因斩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扬逃归于吴。含复率众渡淮，苏峻等逆击，大败之，

充亦烧营而退。

既而周光斩钱凤，吴儒斩沈充，并传首京师。有司议曰：“王敦滔天作逆，有无君之心，宜依崔杼、王浚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恶。”于是发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悬于南桁，观者莫不称庆。敦首既悬，莫敢收葬者。尚书令郗鉴言于帝曰：“昔王莽漆头以輓车，董卓然腹以照市，王凌髡土，徐馥焚首。前朝诛杨骏等，皆先极官刑，后听私殡。然《春秋》许齐襄之葬纪侯，魏武义王修之哭袁谭。由斯言之，王诛加于上，私义行于下。臣以为可听私葬，于义为弘。”昭许之，于是敦家收葬焉。含父子乘单船奔荆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沈之于江，余党悉平。

敦眉目疏朗，性简脱，有鉴裁，学通《左氏》，口不言财利，尤好清谈，时人莫知，惟族兄戎异之。经略指麾，千里之外肃然，而麾下扰而不能整。武帝尝召时贤共言伎艺之事，人人皆有所说，惟敦都无所关，意色殊恶。自言知击鼓，因振袖扬枹，音节谐韵，神气自得，傍若无人，举坐叹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厕上常有十余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沈香汁，有如厕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脱衣，而敦脱故著新，意色无忤。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作贼。”又尝荒恣于色，体为之弊，左右谏之，敦曰：“此甚易耳。”乃开后阁，驱诸婢妾数十人并放之，时人叹异焉。

沈充，字士居。少好兵书，颇以雄豪闻于乡里。敦引为参军，充因荐同郡钱凤。凤字世仪，敦以为铠曹参军，数得进见。知敦有不臣之心，因进邪说，遂相朋构，专弄威权，言成祸福。遭父丧，外托还葬，而密为敦使，与充交构。

初，敦参军熊甫见敦委任钱凤，将有异图，因酒酣谓敦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佞幸在位，鲜不败业。”敦作色曰：

“小人阿谁？”甫无惧容，因此告归。临与敦别，因歌曰：“徂风飙起盖山陵，氛雾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长叹，念别惆怅复会难。”敦知其讽己而不纳。

明帝将伐敦，遣其乡人沈祜谕充，许以为司空。充谓祜曰：“三司具瞻之重，岂吾所任！币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终始当同，宁可中道改易，人谁容我！”祜曰：“不然。舍忠与顺，未有不亡者也。大将军阻兵不朝，爵赏自己，五尺之童知其异志。今此之举，将行篡弑耳，岂同于往年乎？是以疆场诸将莫不归赴本朝，内外之士咸愿致死，正以移国易主，义不北面以事之也，奈何协同逆图，当不义之责乎！朝廷坦诚，祜所知也。贼之党类，犹宥其罪，与之更始，况见机而作邪！”充不纳。率兵临发，谓其妻子曰：“男儿不竖豹尾，终不还也。”及败归吴兴，亡失道，误入其故将吴儒家。儒诱充内重壁中，因笑谓充曰：“三千户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贪也。尔以大义存我，我宗族必厚报汝。若必杀我，汝族灭矣。”儒遂杀之。充子劭竟灭吴氏。劭见《忠义传》。

史臣曰：琅邪之初镇建鄴，龙德犹潜，虽当壁膺图预定于冥兆，丰功厚利未被于黎氓。王敦历官中朝，威名夙著，作牧淮海，望实逾隆，遂能托鱼水之深期，定金兰之密契，弼成王度，光佐中兴，卜世延百二之期，论都创三分之业，此功固不细也。既而负勋高而图非望，恃势逼而肆骄陵。衅隙起自刁刘，祸难成于钱沈。兴晋阳之甲，缠象魏之兵。蜂目既露，豺声又发，擅窃国命，杀害忠良，遂欲篡盗乘輿，逼迁龟鼎。赖嗣君英略，晋祚灵长，诸侯释位，股肱戮力，用能运兹庙算，殄彼凶徒，克固鸿图，载清天步者矣。

桓温，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期而太原温峤见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试使啼。”及闻其声，曰：“真英

物也！”以峽所赏，故遂名之曰温。峽笑曰：“果尔，后将易吾姓也。”彝为韩晃所害，泾令江播豫焉。温时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复仇。至年十八，会播已终，子彪兄弟三人居丧，置刃杖中，以为温备。温诡称吊宾，得进，刃彪于庐中，并追二弟杀之，时人称焉。

温豪爽有风概，姿貌甚伟，面有七星。少与沛国刘惔善，惔尝称之曰：“温眼如紫石棱，须作猥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选尚南康长公主，拜驸马都尉，袭爵万宁男，除琅邪太守，累迁徐州刺史。

温与庾翼友善，恆相期以宁济之事。翼尝荐温于明帝曰：“桓温少有雄略，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媵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托其弘济艰难之勋。”翼卒，以温为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假节。

时李势微弱，温志在立勋于蜀，永和二年，率众西伐。时康献太后临朝，温将发，上疏而行。朝廷以蜀险远，而温兵寡少，深入敌场，甚以为忧。初，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见之，谓“此常山蛇势也。”文武皆莫能识之。及军次彭模，乃命参军周楚、孙盛守辎重，自将步卒直指成都。势使其叔父福及从兄权等攻彭模，楚等御之，福退走。温又击权等，三战三捷，贼众散，自间道归成都。势于是悉众与温战于笮桥，参军龚护战没，众惧欲退，而鼓吏误鸣进鼓，于是攻之，势众大溃。温乘胜直进，焚其小城，势遂夜遁九十里，至晋寿葭萌城，其将邓嵩、咎坚劝势降，乃面缚舆亲请命。温解缚焚亲，送于京师。温停蜀三旬，举贤旌善，伪尚书仆射王誓、中书监王瑜、镇东将军邓定、散骑常侍常璩等，皆蜀之良也，并以为参军，百姓咸悦。军未旋而王誓、邓定、隗文等反，温复讨平之。振旅还江陵，进位征西大

将军、开府，封临贺郡公。

及石季龙死，温欲率众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议水陆之宜，久不报。时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己，温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惮也。以国无他衅，遂得相持弥年，虽有君臣之迹，亦相羁縻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声言北伐，拜表便行，顺流而下，行达武昌，众四五万。殷浩虑为温所废，将谋避之，又欲以驺虞幡住温军，内外噂沓，人情震骇。简文帝时为抚军，与温书明社稷大计，疑惑所由。温即回军还镇，上疏曰：

臣近亲率所统，欲北扫赵魏，军次武昌，获抚军大将军、会稽王昱书，说风尘纷纭，妄生疑惑，辞旨危急，忧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顾，陨越无地。臣以暗蔽，忝荷重任，虽才非其人，职在静乱。寇仇不灭，国耻未雪，幸因开泰之期，遇可乘之会，匹夫有志，犹怀愤慨，臣亦何心，坐观其弊！故荷戈驱驰，不遑宁处，前后表陈，于今历年矣。丹诚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纤介，容此嫌忌？岂丑正之徒心怀怵惕，操弄虚说，以惑朝听？

昔乐毅竭诚，垂涕流奔，霍光尽忠，上官告变。谗说殄行，奸邪乱德，及历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于阳秋，陛下以圣淑临朝，恭己委任，责成群下，方寄会通于群才，布德信于遐荒。况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羁旅之宾，迹无韩彭之衅，而反间起于胸心，交乱过于四国，此古贤所以叹息于既往，而臣亦大惧于当年也。今横议妄生，成此贝锦，使垂灭之贼复获苏息，所以痛心绝气，悲慨弥深。臣虽所存者公，所务者国；然外难未弭，而内弊交兴，则臣本心陈力之志也。

进位太尉，固让不拜。时殷浩至洛阳修复园陵，经涉数年，屡战屡败，器械都尽。温复进督司州，因朝野之怨，乃奏废浩，自此内外大权一归温矣。温遂统步骑四万发江陵，水军自襄阳

入均口。至南乡，步自淅川以征关中，命梁州刺史司马勋出子午道。别军攻上洛，获苻健荆州刺史郭敬，进击青泥，破之。健又遣子生、弟雄众数万屯峽柳、愁思埏以距温，遂大战，生亲自陷阵，杀温将应庭、刘泓，死伤千数。温军力战，生众乃散。雄又与将军桓冲战白鹿原，又为冲所破。雄遂驰袭司马勋，勋退次女娲堡。温进至霸上，健以五千人深沟自固，居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初，温恃麦熟，取以为军资。而健芟苗清野，军粮不属，收三千余口而还。帝使侍中黄门劳温于襄阳。

初，温自以雄姿风气是宣帝、刘琨之俦，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还，于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访之，乃琨伎女也，一见温，便潜然而泣。温问其故，答曰：“公甚似刘司空。”温大悦，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问。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温于是褫冠解带，昏然而睡，不怡者数日。

母孔氏卒，上疏解职，欲送葬宛陵，诏不许。赠临贺太夫人印绶，谥曰敬，遣侍中吊祭，谒者监护丧事，旬月之中，使者八至，輶轩相望于道。温葬毕视事，欲修复园陵，移都洛阳，表疏十余上，不许。进温征讨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诸军事，委以专征之任。

温遣督护高武据鲁阳，辅国将军戴施屯河上，勒舟师以逼许洛，以谯梁水道既通，请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温自江陵北伐，行经金城，见少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于是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宏曰：“运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温作色谓四座曰：“颇闻刘景升有千斤大牛，

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犍，魏武入荆州，以享军士。”意以况宏，坐中皆失色。师次伊水，姚襄屯水北，距水而战。温结阵而前，亲被甲督弟冲及诸将奋击，襄大败，自相杀死者数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及，遂奔平阳。温屯故太极殿前，徙入金墉城，谒先帝诸陵，陵被侵毁者皆缮复之，兼置陵令。遂旋军，执降贼周成以归，迁降人三千余家于江汉之间。遣西阳太守滕峻出黄城，讨蛮贼文卢等，又遣江夏相刘劭、义阳太守胡骥讨妖贼李弘，皆破之，传首京都。温还军之后，司、豫、青、兖复陷于贼。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降临贺为县公，以封其次子济。

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军将军陈祐告急，温使竟陵太守邓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还都洛阳，上疏曰：

巴蜀既平，逆胡消灭，时来之会既至，休泰之庆显著。而人事乖违，屡丧王略，复使二贼双起，海内崩裂，河洛萧条，山陵危逼，所以遐迩悲惶，痛心于既往者也。伏惟陛下禀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朗之德，凤妻外藩，龙飞皇极，时务陵替，备彻天听，人之情伪，尽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伫云罗，混网四裔。诚宜远图庙算，大存经略，光复旧京，疆理华夏，使惠风阳泽洽被八表，霜威寒飙陵振无外，岂不允应灵休，天人齐契！今江河悠阔，风马殊邈，故向义之徒履亡相寻，而建节之士犹继踵无悔。况辰极既回，众星斯仰，本源既运，枝派自迁；则晋之余黎欣皇德之攸凭，群凶妖逆知灭亡之无日，骋思顺之心，鼓雷霆之势，则二竖之命不诛而自绝矣。故员通贵于无滞，明哲尚于应机，矧如石焉，所以成务。若乃海运既徒，而鹏翼不举，永结根于南垂，废神州于龙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叹息。

夫先王经始，玄圣宅心，画为九州，制为九服，贵中区而

内诸夏，诚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万国，朝宗四海故也。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狽失据，权幸扬越，螻屈以待龙伸之会，潜蟠之俟风云之期，盖屯圯所钟，非理胜而然也。而丧乱缅邈，五十余载，先旧徂没，后来童幼，班荆辍音，积习成俗，遂望绝于本邦，宴安于所托。眷言悼之，不觉悲叹！臣虽庸劣，才不周务，然摄官承乏，属当重任，愿竭筋骨，宣力先锋，翦除荆棘，驱诸豺狼。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以实河南，资其旧业，反其土宇，劝农桑之务，尽三时之利，导之以义，齐之以礼，使文武兼宣，信顺交暢，井邑既修，纲维粗举。然后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锡鞶，朝服济江，则宇宙之内谁不幸甚！

夫人情昧安，难与图始；非常之事，众人所疑。伏愿陛下决玄照之明，断常均之外，责臣以兴复之效，委臣以终济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则陛下盛勋比隆前代，周宣之咏复兴当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镬，其甘如荠。

诏曰：“在昔丧乱，忽涉五纪，戎狄肆暴，继袭凶迹，眷言西顾，慨叹盈怀！知欲躬率三军，荡涤氛秽，廓清中畿，光复旧京，非夫外身殉国，孰能若此者哉！诸所处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营者广，经始之勤，致劳怀也。”于是改授并司、冀三州，以交广辽远，罢都督，温表辞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温以既总督内外，不宜在远，又上疏陈便宜七事：其一，朋党雷同，私议沸腾，宜抑杜浮竞，莫使能植。其二，户口凋寡，不当汉之一郡，宜并官省职，令久于其事。其三，机务不可停废，常行文案宜为限日。其四，宜明长幼之礼，奖忠公之吏。其五，褒贬赏罚，宜允其实。其六，宜述遵前典，敦明学业。其七，宜选建史官，以成晋书。有司皆奏行之。寻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长史、司马、从

事中郎四人。受鼓吹，余皆辞。复率舟军进合肥。加扬州牧、录尚书事，使侍中颜旄宣旨，召温入参朝政。温上疏曰：

方攘除群凶，扫平祸乱，当竭天下智力，与众共济，而朝议咸疑，圣诏弥固，事异本图，岂敢执遂！至于入参朝政，非所敢闻。臣违离宫省二十余载，鞞奉戎务，役勤思苦，若得解带逍遥，鸣玉阙廷，参赞无为之契，豫闻曲成之化，虽实不敏，岂不是愿！但顾以江汉艰难，不同曩日，而益梁新平，宁州始服，悬兵汉川，戎御弥广，加强蛮盘牙，势处上流，江湖悠远，当制命侯伯，自非望实重威，无以镇御遐外。臣知舍此之艰危，敢背之而无怨，愿奋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实耻帝道皇居仄陋于东南，痛神华桑梓遂埋于戎狄。若凭宗庙之灵，则云彻席卷，呼吸荡清。如当假息游魂，则臣据河洛，亲临二寇，广宣皇灵，襟带秦赵，远不五载，大事必定。

今臣昱以亲贤赞国，光辅二世，即无烦以臣疏钝，并是机务。且不有行者，谁捍牧圉？表里相济，实深实重。伏愿陛下察臣所陈，兼访内外，乞时还屯，抚宁方隅。

诏不许，复征温。温至赭圻，诏又使尚书车灌止之，温遂城赭圻，固让内录，遥领扬州牧。属鲜卑攻洛阳，陈祐出奔，简文帝时辅政，会温于洌洲，议征讨事，温移镇姑孰。会哀帝崩，事遂寢。

温性俭，每燕惟下七奠样茶果而已。然以雄武专朝，窥觎非望，或卧对亲僚曰：“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众莫敢对。既而抚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尝行经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时有远方比丘尼名有道术，于别室浴，温窃窥之。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断两足。浴竟出，温问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当如是。”

太和四年，又上疏悉众北伐。平北将军郗愔以疾解职，又以温领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冲、西中郎袁真步骑五万北伐。百官皆于南州祖道，都邑尽倾。军次湖陆，攻慕容 将慕容忠，获之，进次金乡。时亢旱，水道不通，乃凿钜野三百余里以通舟运，自清水入河。 将慕容垂、傅末波等率众八万距温，战于林渚。温击破之，遂至枋头。先使袁真伐谯梁，开石门以通运。真讨谯梁皆平之，而不能开石门，军粮竭尽。温焚舟步退，自东燕出仓垣，经陈留，凿井而饮，行七百余里。垂以八千骑追之，战于襄邑，温军败绩，死者三万人。温甚耻之，归罪于真，表废为庶人。真怨温诬己，据寿阳以自固，潜通苻坚、慕容 。

帝遣侍中罗含以牛酒犒温于山阳，使会稽王昱会温于途中，诏以温世子给事熙为征虏将军、豫州刺史、假节。及南康公主薨，诏赙布千匹，钱百万，温辞不受。又陈息熙三年之孤，且年少未宜使居偏任，诏不许。发州人筑广陵城，移镇之。时温行役既久，又兼疾病，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

袁真病死，其将硃辅立其子瑾以嗣事。慕容 、苻坚并遣军授瑾，温使督护竺瑶、矫阳之等与水军击之。时 军已至，瑶等与战于武丘，破之。温率二万人自广陵又至，瑾婴城固守，温筑长围守之。苻坚乃使其将王鉴、张蚝等率兵以救瑾，屯洛涧，先遣精骑五千次于肥水北。温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击，大破之，瑾众遂溃，生擒之，并其宗族数十人及硃辅送于京都而斩之，所侍养乞活数百人悉坑之，以妻子为赏。温以功，诏加班剑十人，犒军于路次，文武论功赏赐各有差。

温既负其才力，久怀异志，欲先立功河朔，还受九锡。既逢覆败，名实顿减，于是参军郗超进废立之计，温乃废帝而立简文帝。诏温依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赐钱五千万，绢

二万匹，布十万匹。温多所废徙，诛庾倩、殷涓、曹秀等。是时温威势翕赫，侍中谢安见而遥拜，温惊曰：“安石，卿何事乃尔！”安曰：“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后。”时温有脚疾，诏乘舆入朝，既见，欲陈废立本意，帝便泣下数十行，温兢惧，不得一言而出。

初，元明世，郭璞为讖曰：“君非无嗣，兄弟代禅。”谓成帝有子，而以国祚传弟。又曰：“有人姓李，兒专征战。譬如车轴，脱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车去轴为巨，合成“桓”字也。又曰：“尔来，尔来，河内大县。”尔来谓自尔已来为元始，温字元子也；故河内大县，温也。成康既崩，桓氏始大，故连言之。又曰：“赖子之薨，延我国祚。痛子之陨，皇运其暮。”二子者，元子、道子也。温志在篡夺，事未成而死，幸之也。会稽王道子虽首乱晋国，而其死亦晋衰之由也，故云痛也。

温复还白石，上疏求归姑孰。诏曰：“夫乾坤体合，而化成万物；二人同心，则不言所利。古之哲王咸赖元辅，姬旦光于四表，而周道以隆；伊尹格于皇天，而殷化以洽。大司马明德应期，光大深远，上合天心，含章时发，用集大命，在予一人，功美博陆，道固万世。今进公丞相，其大司马本官皆如故，留公京都，以镇社稷。”温固辞，仍请还镇。遣侍中王坦之征温入相，增邑为万户，又辞。诏以西府经袁真事故，军用不足，给世子熙布三万匹，米六万斛，又以熙弟济为给事中。

及帝不豫，诏温曰：“吾遂委笃，足下便入，冀得相见。便来，便来！”于是一日一夜频有四诏。温上疏曰：“圣体不和，以经积日，愚心惶恐，无所寄情。夫盛衰常理，过备无害，故汉高枕疾，吕后问相，孝武不豫，霍光启嗣。呜噫以问身后，盖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贤时誉惟谢安、王坦之才识

智皆简在圣鉴。内辅幼君，外御强寇，实群情之大惧，然理尽于此。陛下便宜崇授，使群下知所寄，而安等奉命陈力，公私为宜。至如臣温位兼将相，加陛下垂布衣之顾，但朽迈疾病，惧不支久，无所复堪托以后事。”疏未及奏而帝崩，遗诏家国之事一禀之于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温初望简文临终禅位于己，不尔便为周公居摄。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愤怨，与弟冲书曰：“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谢处大事之际，日愤愤少怀。

及孝武即位，诏曰：“先帝遗敕云：‘事大司马如事吾。’令答表便可尽敬。”又诏：“大司马社稷所寄，先帝托以家国，内外众事便就关公施行。”复遣谢安征温入辅，加前部羽葆鼓吹，武贲六十人，温让不受。及温入朝，赴山陵，诏曰：“公勋德尊重，师保朕躬，兼有风患，其无敬。”又敕尚书安等于新亭奉迎，百僚皆拜于道侧。当时豫有位望者咸战惧失色，或云因此杀王、谢，内外怀惧。温既至，以卢悚入宫，乃收尚书陆始付廷尉，责替慢罪也。于是拜高平陵，左右觉其有异，既登车，谓从者曰：“先帝向遂灵见。”既不述帝所言，故众莫之知，但见将拜时频言“臣不敢”而已。又问左右殷涓形状，答者言肥短，温云：“向亦见在帝侧。”初，殷浩既为温所废死，涓颇有气尚，遂不诣温，而与武陵王晞游，故温疑而害之，竟不识也。及是，亦见涓为祟，因而遇疾。凡停京师十有四日，归于姑孰，遂寝疾不起。讽朝廷加己九锡，累相催促。谢安、王坦之闻其病笃，密缓其事。锡文未及成而薨，时年六十二。皇太后与帝临于朝堂三日，诏赐九命衮冕之服，又朝服一具，衣一袭，东园秘器，钱二百万，布二千匹，腊五百斤，以供丧事。及葬，一依太宰安平献王、汉大将军霍光故事，赐九旒鸾辂，黄屋左纛，辚车，挽歌二部，羽葆鼓吹，武贲班剑百人，

优册即前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户，进地方三百里，赐钱五千万，绢二万匹，布十万匹，追赠丞相。

初，冲问温以谢安、王坦之所任，温曰：“伊等不为汝所处分。”温知己存彼不敢异，害之无益于冲，更失时望，所以息谋。

温六子：熙、济、歆、祗、伟、玄。熙字伯道，初为世子，后以才弱，使冲领其众。及温病，熙与叔秘谋杀冲，冲知之，徙于长沙。济字仲道，与熙同谋，俱徙长沙。歆字叔道，赐爵临贺公。祗最愚，不辨菽麦。伟字幼道，平厚笃实，居籓为士庶所怀。历使持节、督荆益宁秦梁五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南蛮校尉、荆州刺史、西昌侯，赠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玄嗣爵，别有传。

孟嘉字万年，江夏鄢人，吴司空宗曾孙也。嘉少知名，太尉庾亮领江州，辟部庐陵从事。嘉还都，亮引问风俗得失，对曰：“还传当问吏。”亮举麈尾掩口而笑，谓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转劝学从事。褚裒时为豫章太守，正旦朝亮，裒有器识，亮大会州府人士，嘉坐次甚远。裒问亮：“闻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觅。”裒历观，指嘉谓亮曰：“此君小异，将无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为裒所得，乃益器焉。

后为征西桓温参军，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燕龙山，僚佐毕集。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堕落，嘉不之觉。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叹。

嘉好酣饮，愈多不乱。温问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

不如肉，何谓也？”嘉答曰：“渐近使之然。”一坐咨嗟。转从事中郎，迁长史。年五十三卒于家。

史臣曰：桓温挺雄豪之逸气，韞文武之奇才，见赏通人，夙标令誉。时既豺狼孔炽，疆场多虞，受寄捍城，用恢威略，乃逾越险阻，戡定岷峨，独克之功，有可称矣。及观兵洛汭，修复五陵，引旆秦郊，威怀三辅，虽未能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灵。既而总戎马之权，居形胜之地，自谓英猷不世，勋绩冠时。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处仲而思齐，睥睨汉廷，窥觐周鼎。复欲立奇功于赵魏，允归望于天人；然后步骤前王，宪章虞夏。逮乎石门路阻，襄邑兵摧，怱谋略之乖违，耻师徒之挠败，迁怒于朝廷，委罪于偏裨，废主以立威，杀人以逞欲，曾弗知宝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岂不悖哉！岂不悖哉！斯宝斧钺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弃。然犹存极光宠，没享哀荣，是知朝政之无章，主威之不立也。

赞曰：播越江濱，政弱权分。元子悖力，处仲矜勋。迹既陵上，志亦无君。罪浮泥，心窥舜禹。树威外略，称兵内侮。惟身与嗣，竟罹齐斧。

列传第六十九

桓玄 卞范之 段仲文

桓玄，字敬道，一名灵宝，大司马温之孽子也。其母马氏尝与同辈夜坐，于月下见流星坠铜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罔然明净，竟以瓢接取，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灵宝。妳媪每抱诣温，辄易人而后至，云其重兼常儿，温甚爱异之。临终，命以为嗣，袭爵南郡公。年七岁，温服终，府州文武辞其叔父冲，冲抚玄头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泪覆面，众并异之。及长，形貌瑰奇，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善属文。常负其才地，以雄豪自处，众咸惮之，朝廷亦疑而未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马，时议谓温有不臣之迹，故折玄兄弟而为素官。

太元末，出补义兴太守，郁郁不得志。尝登高望震泽，叹曰：“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弃官归国。自以元勋之门而负谤于世，乃上疏曰：

臣闻周公大圣而四国流言，乐毅王佐而被谤骑劫，《巷伯》有豺兽之慨，苏公兴飘风之刺，恶直丑正，何代无之！先臣蒙国殊遇，姻娅皇极，常欲以身报德，投袂乘机，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窃号之寇系颈北阙，园陵修复，大耻载雪，饮马灞浞，悬旌赵魏，勤王之师，功非一捷。太和之末，皇基有潜移之

惧，遂乃奉顺天人，翼登圣朝，明离既朗，四凶兼澄。向使此功不建，此事不成，宗庙之事岂可孰念！昔太甲虽迷，商祚无忧；昌邑虽昏，弊无三孽。因兹而言，晋室之机危于殷汉，先臣之功高于伊霍矣。而负重既往，蒙谤清时，圣世明王黜陟之道，不闻废忽显明之功，探射冥冥之心，启嫌谤之涂，开邪枉之路者也。先臣勤王艰难之劳，匡复克平之勋，朝廷若其遗之，臣亦不复计也。至于先帝龙飞九五，陛下之所以继明南面，请问谈者，谁之由邪？谁之德邪？岂惟晋室永安，祖宗血食，于陛下一门，实奇功也。

自顷权门日盛，丑政实繁，咸称述时旨，互相扇附，以臣之兄弟皆晋之罪人，臣等复何理可以苟存圣世？何颜可以尸飨封禄？若陛下忘先臣大造之功，信贝锦萋菲之说，臣等自当奉还三封，受戮市朝，然后下从先臣，归先帝于玄宫耳。若陛下述遵先旨，追录旧勋，窃望少垂恺悌覆盖之恩。

疏寝不报。

玄在荆楚积年，优游无事，荆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惮之。及中书令王国宝用事，谋削弱方镇，内外骚动，知王恭有忧国之言，玄潜有意于功业，乃说仲堪曰：“国宝与君诸人素已为对，唯患相弊之不速耳。今既执权要，与王绪相为表里，其所回易，罔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正情为朝野所重，必未便动之，唯当以君为事首。君为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未以为允，咸谓君虽有思致，非方伯人。若发诏征君为中书令，用殷顗为荆州，君何处以之？”仲堪曰：“忧之久矣，君谓计将安出？”玄曰：“国宝奸凶，天下所知，孝伯疾恶之情每至而当，今日之会，以理推之，必当过人。君若密遣一人，信说王恭，宜兴晋阳之师，以内匡朝廷，已当悉荆楚之众顺流而下，推王为盟主，仆等亦皆投袂，当此无不响应。此事既行，桓文之举也。

“仲堪持疑未决。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国宝既死，于是兵罢。玄乃求为广州，会稽王道子亦惮之，不欲使在荆楚，故顺其意。

隆安初，诏以玄督交广二州、建威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假节，玄受命不行。其年，王恭又与庾楷起兵讨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玄、仲堪谓恭事必克捷，一时响应。仲堪给玄五千人，与杨佺期俱为前锋。军至湓口，王愉奔于临川，玄遣偏将军追获之。玄、佺期至石头，仲堪至芜湖。恭将刘牢之背恭归顺。恭既死，庾楷战败，奔于玄军。既而诏以玄为江州，仲堪等皆被换易，乃各回舟西还，屯于寻阳，共相结约，推玄为盟主。玄始得志，乃连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诛尚之、牢之等。朝廷深惮之，乃免桓脩、复仲堪以相和解。

初，玄在荆州豪纵，士庶惮之，甚于州牧。仲堪亲党劝杀之，仲堪不听。及还寻阳，资其声地，故推为盟主，玄逾自矜重。佺期为人骄悍，常自谓承藉华胄，江表莫比，而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即欲于坛所袭玄，仲堪恶佺期兄弟虓勇，恐克玄之后复为己害，苦禁之。于是各奉诏还镇。玄亦知佺期有异谋，潜有吞并之计，于是屯于夏口。

隆安中，诏加玄都督荆州四郡，以兄伟为辅国将军、南蛮校尉。仲堪虑玄跋扈，遂与佺期结婚为援。初，玄既与仲堪、佺期有隙，恆臣掩袭，求广其所统。朝廷亦欲成其衅隙，故分佺斯所督四郡与玄，佺期甚忿惧。会姚兴侵洛阳，佺期乃建牙，声云援洛，密欲与仲堪共袭玄。仲堪虽外结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许，犹虑弗能禁，复遣从弟暹屯于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独举，且不测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蛮校尉杨广，佺期之兄也，欲距桓伟，仲堪不听，乃出广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加征虏将军。佺期弟孜敬先为江夏相，玄以兵袭而召之。既至，

以为谏议参军。玄于是兴军西征，亦声云救洛，与仲堪书，说佺期受国恩而弃山陵，宜共罪之。今亲率戎旅，迳造金墉，使仲堪收杨广，如其不尔，无以相信。仲堪本计欲两全之，既得玄书，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沔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玄乃止。

后荆州大水，仲堪振恤饥者，仓廩空竭。玄乘其虚而伐之，先遣军袭巴陵。梁州刺史郭铨当之所镇，路经夏口，玄声云朝廷遣铨为己前锋，乃授以江夏之众，使督诸军并进，密报兄伟令为内应。伟遽不知所为，乃自赍疏示仲堪。仲堪执伟为质，令与玄书，辞甚苦至。玄曰：“仲堪为人不得专决，常怀成败之计，为儿子作虑，我兄必无忧矣。”

玄既至巴陵，仲堪遣众距之，为玄所败。玄进至杨口，又败仲堪弟子道护，乘胜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军数道距之。佺期自襄阳来赴，与兄广共击玄，玄惧其锐，乃退军马头。佺期等方复追玄苦战，佺期败，走还襄阳，仲堪出奔鄢城，玄遣将军冯该蹶佺期，获之。广为人所缚，送玄，并杀之。仲堪闻佺期死，乃将数百人奔姚兴，至冠军城，为该所得，玄令害之。

于是遂平荆雍，乃表求领江、荆二州。诏以玄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七州、后将军、荆州刺史、假节，以桓脩为江州刺史。玄上疏固争江州，于是进督八州及杨豫八郡，复领江州刺史。玄又辄以伟为冠军将军、雍州刺史。时寇贼未平，朝廷难违其意，许之。玄于是树用腹心，兵马日盛，屡上疏求讨孙恩，诏辄不许。其后恩逼京都，玄建牙聚众，外托勤王，实欲观衅而进，复上疏请讨之。会恩已走，玄又奉诏解严。以伟为江州，镇夏口；司马刁暢为辅国将军，督八郡，镇襄阳；遣桓振、皇甫敷、冯该等戍湓口。移沮漳蛮二千户于江南，立武宁郡；更

招集流人，立绥安郡。又置诸郡丞。诏征广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自谓三分有二，知势运所归，屡上禎祥以为己瑞。

初。庾楷既奔于玄，玄之求讨孙恩也，以为右将军。玄既解严，楷亦去职。楷以玄方与朝廷构怨，恐事不克，祸及于己，乃密结于后将军元显，许为内应。元兴初，元显称诏伐玄，玄从兄石生时为太傅长史，密书报玄。玄本谓扬土饥馑，孙恩未灭，必未遑讨己，可得蓄力养众，观衅而动。既闻元显将伐之，甚惧，欲保江陵。长史卞范之说玄曰：“公英略威名振于天下，元显口尚乳臭，刘牢之大失物情，若兵临近畿，示以威赏，则土崩之势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敌入境自取蹙弱者乎！”玄大悦，乃留其兄伟守江陵，抗表率众，下至寻阳，移檄京邑，罪状元显。檄至。元显大惧，下船而不克发。玄既失人情，而兴师犯顺，虑众不为用，恆有回旆之计。既过寻阳，不见王师，意甚悦，其将吏亦振。庾楷谋泄，收繫之。至姑孰，使其将冯该、苻宏、皇甫敷、索元等先攻谯王尚之。尚之败。刘牢之遣子敬宣诣玄降。

玄至新亭，元显自溃。玄入京师，矫诏曰：“义旗云集，罪在元显。太傅已别有教，其解严息甲，以副义心。”又矫诏加己总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州刺史，又加假黄钺、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甲杖二百人上殿。玄表列太傅道子及元显之恶，徙道子于安成郡，害元显于市。于是玄入居太傅府，害太傅中郎毛泰、泰弟游击将军邃，太傅参军荀逊、前豫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郎袁遵、谯王尚之等，流尚之弟丹阳尹恢之、广晋伯允之、骠骑长史王诞、太傅主簿毛遁等于交广诸郡，寻追害恢之、允之于道。以兄伟为安西将军、荆州刺

史，领南蛮校尉，从兄谦为左仆射、加中军将军、领选，脩为右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石生为前将军、江州刺史，长史为卞范之为建武将军、丹阳尹、王谧为中书令、领军将军。大赦，改元为大亨。玄让丞相，自署太尉、领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又加袞冕之服，绿纁戾绶，增班剑为六十人，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奏不名。

玄将出居姑孰，访之于众，王谧对曰：“《公羊》有言，周公何以不之鲁？欲天下一乎周也。愿静根本，以公旦为心。“玄善其对而不能从。遂大筑城府，台馆山池莫不壮丽，乃出镇焉。既至姑孰，固辞录尚书事，诏许之，而大政皆谘焉，小事则决于桓谦、卞范之。

自祸难屡构，干戈不戢，百姓厌之。思归一统。及玄初至也，黜凡佞，擢俊贤，君子之道粗备，京师欣然。后乃陵侮朝廷，幽摈宰辅，豪奢纵欲，众务繁兴，于是朝野失望，人不安业。时会稽饥荒，玄令赈贷之。百姓散在江湖采稻，内史王愉悉召之还。请米，米既不多，吏不时给，顿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玄又害吴兴太守高素、辅国将军竺谦之、谦之从兄高平相朗之、辅国将军刘袭、袭弟彭城内史季武、冠军将军孙无终等，皆牢之之党，北府旧将也。袭兄冀州刺史轨及宁朔将军高雅之、牢之子敬宣并奔慕容德。玄讽朝廷以己平元显功，封豫章公，食安成郡地方二百二十五里，邑七千五百户；平仲堪、佺期功，封桂阳郡公，地方七十五里，邑二千五百户；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改封息升，桂阳郡公赐兄子浚，降为西道县公。又发诏为桓温讳，有姓名同者一皆改之，赠其母马氏豫章公太夫人。元兴二年，玄诈表请平姚兴，又讽朝廷作诏，不许。玄本无资力，而好为大言，既不克行，乃云奉诏故止。初欲饰装，无他处分，先使作轻舸，载服玩及书画等物。或谏之，玄曰：“书

画服玩既宜恆在左右，且兵凶战危，脱有不意，当使轻而易运。
“众咸笑之。

是岁，玄兄伟卒，赠开府、骠骑将军，以桓脩代之。从事中郎曹靖之说玄以桓脩兄弟职居内外，恐权倾天下，玄纳之，乃以南郡相桓石康为西中郎将、荆州刺史。伟服始以公除，玄便作乐。初奏，玄抚节恸哭，既而收泪尽欢，玄所亲仗唯伟，伟既死，玄乃孤危。而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满天下，欲速定篡逆，殷仲文、卞范之等又共催促之，于是先改授群司，解琅邪王司徒，迁太宰，加殊礼，以桓谦为侍中、卫将军、开府、录尚书事，王谧散骑常侍、中书监，领司徒，桓胤中书令，加桓脩散骑常侍、抚军大将军。置学官，教授二品子弟数百人。又矫诏加其相国，总百揆，封南郡、南平、宜都、天门、零陵、营阳、桂阳、衡阳、义阳、建平十郡为楚王，扬州牧，领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如故，加九锡备物，楚国置丞相已下，一遵旧典。又讽天子御前殿而策授焉。玄屡伪让，诏遣百僚敦劝，又云：“当亲降銮舆乃受命。”矫诏赠父温为楚王，南康公主为楚王后。以平西长史刘瑾为尚书，刁逵为中领军，王嘏为太常，殷叔文为左卫，皇甫敷为右卫，凡众官合六十余人，为楚官属。玄解平西、豫州，以平西文武配相国府。

新野人庾仄闻玄受九锡，乃起义兵，袭冯该于襄阳，走之。仄有众七千，于城南设坛，祭祖宗七庙。南蛮参军庾彬、安西参军杨道护、江安令邓襄子谋为内应。仄本仲堪党，桓伟既死，石康未至，故乘间而发，江陵震动。桓济之子亮起兵于罗县，自号平南将军、湘州刺史，以讨仄为名。南蛮校尉羊僧寿与石康共攻襄阳，仄众散，奔姚兴，彬等皆遇害。长沙相陶延寿以亮乘乱起兵，遣收之。玄徙亮于衡阳，诛其同谋桓舆等。

玄伪上表求归藩，又自作诏留之，遣使宣旨，玄又上表固

请，又讽天子作手诏固留焉。玄好逞伪辞，尘秽简牒，皆此类也。谓代谢之际宜有祲祥，乃密令所在上临平湖开除清朗，使众官集贺。矫诏曰：“灵瑞之事非所敢闻也。斯诚相国至德，故事为之应。太平之化，于是乎始，六合同悦，情何可言！”又诈云江州甘露降王成基家竹上。玄以历代咸有肥遁之士，而已世独无，乃征皇甫谧六世孙希之为著作，并给其资用，皆令让而不受，号曰高士，时人名为“充隐”。议复肉刑，断钱货，回复改异，造革纷纭，志无一定，条制森然，动害政理。性贪鄙，好奇异，尤爱宝物，珠玉不离于手。人士有法书好画及佳园宅者，悉欲归己，犹难逼夺之，皆蒲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远数千里，百姓佳果美竹无复遗余。信悦谄誉，逆忤谏言，或夺其所憎与其所爱。

十一月，玄矫制加其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僂八佾，设钟虡宫县，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其女及孙爵命之号皆如旧制。玄乃多斥朝臣为太宰僚佐，又矫诏使王谧兼太保，领司徒，奉皇帝玺禅位于己。又讽帝以禅位告庙，出居永安宫，移晋神主于琅邪庙。

初，玄恐帝不肯为手诏，又虑玺不可得，逼临川王宝请帝自为手诏，因夺取玺。比临轩，玺已久出，玄甚喜。百官到姑孰劝玄僭伪位，玄伪让，朝臣固请，玄乃于城南七里立郊，登坛篡位，以玄牡告天，百僚陪列，而仪注不备，忘称万岁，又不易帝讳。榜为文告天皇后帝云：“晋帝钦若景运，敬顺明命，以命于玄。夫天工人代，帝王所以兴，匪君莫治，惟德司其元，故承天理物，必由一统。并圣不可以二君，非贤不可以无主，故世换五帝，鼎迁三代。爰暨汉魏，咸归勋烈。晋自中叶，仍世多故，海西之乱，皇祚殆移，九代廓宁之功，升明黜陟之勋，

微禹之德，左衽将及。太元之末，君子道消，积衅基乱。钟于隆安，祸延士庶，理绝人伦。玄虽身在草泽，见弃时班，义情理感，胡能无慨！投袂克清之劳，阿衡拨乱之绩，皆仰凭先德遗爱之利，玄何功焉！属当理运之会，猥集乐推之数，以寡昧之身踵下武之重，膺革泰之始，托王公之上，诚仰藉洪基，德渐有由。夕惕祗怀，罔知攸厝。君位不可以久虚，人神不可以乏飨，是用敢不奉以钦恭大礼，敬简良辰，升坛受禅，告类上帝，以永绥众望，式孚万邦，惟明灵是飨。”乃下书曰：“夫三才相资，天人所以成功，理由一统，贞夫所以司契，帝王之兴，其源深矣。自三五已降，世代参差，虽所由或殊，其归一也。朕皇考宣武王圣德高邈，诞启洪基，景命攸归，理贯自昔。中间屯险，弗克负荷，仰瞻宏业，殆若缀旒。藉否终之运，遇时来之会，用获除奸救溺，拯拔人伦。晋氏以多难荐臻，历数唯既，典章唐虞之准，述遵汉魏之则，用集天禄于朕躬。惟德不敏，辞不获命，稽若令典，遂升坛燎于南郊，受终于文祖。思覃斯庆，愿与亿兆聿兹更始。”于是大赦，改元永始，赐天下爵二级，孝悌力田人三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谷人五斛。其赏赐之制，徒设空文，无其实也。初出伪诏，改年为建始，右丞王悠之曰：“建始，赵王伦伪号也。”又改为永始，复是王莽始执权之岁，其兆号不祥，冥符僭逆如此。又下书曰：“夫三恪作宾，有自来矣。爰暨汉魏，咸建疆宇。晋氏钦若历数，禅位于朕躬，宜则是古训，授兹茅土。以南康之平固县奉晋帝为平固王，车旗正朔一如旧典。”迁帝居寻阳，即陈留王处鄴宫故事。降永安皇后为零陵君，琅邪王为石阳县公，武陵王遵为彭泽县侯。追尊其父温宣武皇帝，庙称太庙，南康公主为宣皇后。封子升为豫章郡王，叔父云孙放之为宁都县王，豁孙稚玉为临沅县王，豁次子石康为右将军、武陵郡王，秘子蔚为醴

陵县王，赠冲太傅、宣城郡王，加殊礼，依晋安平王故事，以孙胤袭爵，为吏部尚书，冲次子谦为扬州刺史、新安郡王，谦弟脩为抚军大将军、安成郡王，兄歆临贺县王，祜富阳县王，赠伟侍中、大将军、义兴郡王，以子浚袭爵，为辅国将军，浚弟邈西昌县王。封王谧为武昌公，班剑二十人，卞范之为临汝公，殷仲文为东兴公，冯该为鱼复侯。又降始安郡公为县公，长沙为临湘县公，卢陵为巴丘县公，各千户。其康乐、武昌、南昌、望蔡、建兴、永脩、观阳皆降封百户，公侯之号如故。又普进诸征镇军号各有差。以相国左长史王绥为中书令。崇桓谦母庾氏为宣城太妃，加殊礼，给以辇乘。号温墓曰永崇陵，置守卫四十人。

玄入建康宫，逆风迅激，旂旗仪饰皆倾偃。及小会于西堂，设妓乐，殿上施绛绫帐，缕黄金为颜，四角作金龙，头衔五色羽葆旒苏，群臣窃相谓曰：“此颇似轸车，亦王莽仙盖之流也。龙角，所谓亢龙有悔者也。”又造金根车，驾六马。是月，玄临听讼观阅囚徒，罪无轻重，多被原放。有干舆乞者，时或恤之。其好行小惠如此。自以水德，壬辰，腊于祖。改尚书都官郎为贼曹，又增置五校、三将及强弩、积射武卫官。元兴三年，玄之永始二年也，尚书答“春蒐”字误为“春蒐”，凡所关署皆被降黜。玄大纲不理，而纠摘纤微，皆此类也。以其妻刘氏为皇后，将修殿宇，乃移入东宫。又开东掖、平昌、广莫及宫殿诸门，皆为三道。更造大辇，容三千人坐，以二百人舁之。性好畋游，以体大不堪乘马，又作徘徊舆，施转关，令回动无滞。既不追尊祖曾，疑其礼义，问于群臣。散骑常侍徐广据晋典宜追立七庙，又敬其父则子悦，位弥高者情理得申，道愈广者纳敬必普也。玄曰：“《礼》云三昭、三穆，与太祖为七，然则太祖必居庙之主也，昭穆皆自下之称，则非逆数可知也。

礼，太祖东向，左昭右穆。如晋室之庙，则宣帝在昭穆之列，不得在太祖之位。昭穆既错，太祖无寄，失之远矣。”玄曾祖以上名位不显，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庙见讥于前史，遂以一庙矫之，郊庙斋二日而已。秘书监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长也。”又毁晋小庙以广台榭。其庶母蒸尝，靡有定所，忌日见宾客游宴，唯至亡时一哭而已。期服之内，不废音乐。玄出游水门，飘风飞其仪盖。夜，涛水入石头，大桁流坏，杀人甚多。大风吹硃雀门楼，上层坠地。

玄自篡盗之后，骄奢荒侈，游猎无度，以夜继昼。兄伟葬日，旦哭晚游，或一日之中屡出驰骋。性又急暴，呼召严速，直官咸系马省前，禁内哗杂，无复朝廷之体。于是百姓疲苦，朝野劳瘁，怨怒思乱者十室八九焉。于是刘裕、刘毅、何无忌等共谋兴复。裕等斩桓脩于京口，斩桓弘于广陵，河内太守辛扈兴、弘农太守王元德、振威将军童厚之、竟陵太守刘迈谋为内应。至期，裕遣周安穆报之，而迈惶遽，遂以告玄。玄震骇，即杀扈兴等，安穆驰去得免。封迈重安侯，一宿又杀之。

裕率义军至竹里，玄移还上宫，百僚步从，召侍官皆入止省中。赦扬、豫、徐、兖、青、冀六州，加桓谦征讨都督、假节，以殷仲文代桓脩，遣顿丘太守皇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北距义军。裕等于江乘与战，临阵斩甫之，进至罗落桥，与敷战，复枭其首。玄闻之大惧，乃召诸道术人推算数为厌胜之法，乃问众曰：“朕其败乎？”曹靖之对曰：“神怒人怨，臣实惧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为怒？”对曰：“移晋宗庙，飘泊失所，大楚之祭，不及于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谏？”对曰：“攀上诸君子皆以为尧舜之世，臣何敢言！”玄愈忿惧，使桓谦、何澹之屯东陵，卞范之屯覆舟山西，众合二万，以距义军。裕至蒋山，使羸弱贯油帔登山，分张旗帜，

数道并前。玄侯还云：“裕军四塞，不知多少。”玄益忧惶，遣武卫将军庾颐之配以精卒，副援诸军。于时东北风急，义军放火，烟尘张天，鼓噪之音震惊京邑。刘裕执钺麾而进，谦等诸军一时奔溃。玄率亲信数千人声言赴战，遂将其子升、兄子浚出南掖门，西至石头，使殷仲文具船，相与南奔。

初，玄在姑孰，将相星屡有变；篡位之夕，月及太白，又入羽林，玄甚恶之。及败走，腹心劝其战，玄不暇答，直以策指天。而经日不得食，左右进以粗饭，咽不能下。升时年数岁，抱玄胸而抚之，玄悲不自胜。

刘裕以武陵王遵摄万机，立行台，总百官。遣刘毅、刘道规蹙玄，诛玄诸兄子及石康兄权、振兄洪等。

玄至寻阳，江州刺史郭昶之给其器用兵力。殷仲文自后至，望见玄舟，旌旗舆服备帝者之仪，叹息曰：“败中复振，故可也。”玄于是逼乘舆西上。桓歆聚党向历阳，宣城内史诸葛长民击破之。玄于道作起居注，叙其距义军之事，自谓经略指授，算无遗策，诸将违节度，以致亏丧，非战之罪。于是不遑与群下谋议，唯耽思诵读，宣示远近。玄至江陵，石康纳之，张幔屋于城南，署置百官，以卞范之为尚书仆射，其余职多用轻资。于是大修舟师，曾未三旬，众且二万，楼船器械甚盛。谓其群党曰：“卿等并清涂翼从朕躬，都下窃位者方应谢罪军门，其观卿等入石头，无异云霄中人也。”

玄以奔败之后，惧法令不肃，遂轻怒妄杀，人多离怨。殷仲文谏曰：“陛下少播英誉，远近所服，遂扫平荆雍，一匡京室，声被八荒矣。既据有极位，而遇此圯运，非为威不足也。百姓喁喁，想望皇泽，宜弘仁风，以收物情。”玄怒曰：“汉高、魏武几遇败，但诸将失利耳！以天文恶，故还都旧楚，而群小愚惑，妄生是非，方当纠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玄

左右称玄为“桓诏”，桓胤谏曰：“诏者，施于辞令，不以为称谓也。汉魏之主皆无此言，唯闻北虏以苻坚为‘苻诏’耳。愿陛下稽古帝则，令万世可法。”玄曰：“此事已行，今宣敕罢之，更为不祥。必其宜革，可待事平也。”荆州郡守以玄播越，或遣使通表，有匪宁之辞，玄悉不受，仍乃更令所在表贺迁都。

玄遣游击将军何澹之、武卫将军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就郭铨以数千人守湓口。又遣辅国将军桓振往义阳聚众，至弋阳，为龙骧将军胡譚所破，振单骑走还。何无忌、刘道规等破郭铨、何澹之、郭昶之于桑落洲，进师寻阳。玄率舟舰二百发江陵，使苻宏、羊僧寿为前锋。以鄱阳太守徐放为散骑常侍，欲遣说解义军，谓放曰：“诸人不识天命，致此妄作，遂惧祸屯结，不能自反。卿三州所信，可明示朕心，若退军散甲，当与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江水在此，朕不食言。”放对曰：“刘裕为唱端之主，刘毅兄为陛下所诛，并不可说也。辄当申圣旨于何无忌。”玄曰：“卿使若有功，当以吴兴相叙。”放遂受使，入无忌军。

魏咏之破桓歆于历阳，诸葛长民又败歆于芍陂，歆单马渡淮。毅率道规及下邳太守孟怀玉与玄战于峥嵘洲。于时义军数千，玄兵甚盛，而玄惧有败衄，常漾轻舸于舫侧，故其众莫有斗心。义军乘风纵火，尽锐争先，玄众大溃，烧辎重夜遁，郭铨归降。玄故将刘统、冯稚等聚党四百人，袭破寻阳城，毅遣建威将军刘怀肃讨平之。玄留永安皇后及皇后于巴陵。殷仲文时在玄舰，求出别船收集散军，因叛玄，奉二后奔于夏口。玄入江陵城，冯该劝使更下战，玄不从，欲出汉川，投梁州刺史桓希，而人情乖阻，制令不行。玄乘马出城，至门，左右于暗中斫之，不中，前后相杀交横，玄仅得至船。于是荆州别驾王

康产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腾之率文武营卫。

时益州刺史毛璩使其从孙祐之、参军费恬送弟璠丧葬江陵，有众二百，璩弟子脩之为玄屯骑校尉，诱玄以入蜀，玄从之。达枚回洲，恬与祐之迎击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万盖等以身蔽玄，并中数十箭而死。玄被箭，其子升辄拔去之。益州督护冯迁抽刀而前，玄拔头上玉导与之，仍曰：“是何人邪？敢杀天子！”迁曰：“欲杀天子之贼耳。”遂斩之，时年三十六。又斩石康及浚等五级，庾颐之战死。升云：“我是豫章王，诸君勿见杀。”送至江陵市斩之。

初，玄在宫中，恆觉不安，若为鬼神所扰，语其所亲云：“恐已当死，故与时竞。”元兴中，衡阳有雌鸡化为雄，八十日而冠萎。及玄建国于楚，衡阳属焉，自篡盗至败，时凡八旬矣。其时有童谣云：“长干巷，巷长干，今年杀郎君，后年斩诸桓。”其凶兆符合如此。郎君，谓元显也。

是月，王腾之奉帝入居太府。桓谦亦聚众沮中，为玄举哀，立丧庭，伪谥为武悼皇帝。毅等传送玄首，梟于大桁，百姓观者莫不欣幸。

何无忌等攻桓谦于马头，桓蔚于龙洲，皆破之。义军乘胜竞进，振、该等距战于灵溪，道规等败绩，死没者千余人。义军退次寻阳，更缮舟甲。毛璩自领梁州，遣将攻汉中，杀桓希。江夏相张暢之、高平太守刘怀肃攻何澹之于西塞矶，破之。振遣桓蔚代王旷守襄阳。道规进讨武昌，破伪太守王昱。魏咏之、刘藩破桓石绥于白茅。义军发寻阳。桓亮自号江州刺史，侵豫章，江州刺史刘敬宣讨走之。义军进次夏口。伪镇东将军冯该等守夏口，扬武将军孟山图据鲁城，辅国将军桓山客守偃月垒。刘毅攻鲁城，道规攻偃月垒，无忌与檀祗列舰中流，以防越逸。义军腾赴，叫声动山谷，自辰及午，二城俱溃，冯该散走，生

擒山客。毅等平巴陵。毛璩遣涪陵太守文处茂东下，振遣桓放之为益州，屯夷陵，处茂距战，放之败走，还江陵。

义熙元年正月，南阳太守鲁宗之起义兵袭襄阳，破伪雍州刺史桓蔚。无忌诸军次江陵之马头，振拥帝出营江津。鲁宗之率众于柞溪，破伪武贲中郎温楷，进至纪南。振自击宗之，宗之失利。时蜀军据灵溪，毅率无忌、道规等破冯该军，推锋而前，即平江陵。振见火起，知城已陷，乃与谦等北走。是日，安帝反正。大赦天下，唯逆党就戮，诏特免桓胤一人。桓亮自豫章，自号镇南将军、湘州刺史。苻宏寇安成、庐陵，刘敬宣遣将讨之，宏走入湘中。二月，桓谦、何澹之、温楷等奔于姚兴。桓振与宏出自涪城，袭破江陵，刘怀肃自云杜伐振等，破之。广武将军唐兴斩振及伪辅国将军桓珍，毅于临鄣斩伪零陵太守刘叔祖。桓亮、苻宏复出冠湘中，害郡守长吏，檀祗讨宏于湘东，斩之，广武将军郭弥斩亮于益阳，其余拥众假号皆讨平之。诏徙桓胤及诸党与于新安诸郡。

三年，东阳太守殷仲文与永嘉太守骆球谋反，欲建桓胤为嗣，曹靖之、桓石松、卞承之、刘延祖等潜相交结，刘裕以次收斩之，并诛其家属。后桓谦走入蜀，蜀贼譙纵以谦为荆州刺史，使率兵而下，荆楚之众多应之。谦至枝江，荆州刺史刘道规斩之，梁州刺史傅歆又斩桓石绥，桓氏遂灭。

卞范之字敬祖，济阴宛句人也，识悟聪敏，见美于当世。太元中，自丹阳丞为始安太守。桓玄少与之游，及玄为江州，引为长史，委以心膂之任，潜谋密计，莫不决之。后玄将为篡乱，以范之为丹阳尹。范之与殷仲文阴撰策命，进范之为征虏将军、散骑常侍。玄僭位，以范之为侍中，班剑二十人，进号后将军，封临汝县公。其禅诏，即范之文也。

玄既奢侈无度，范之亦盛营馆第。自以佐命元勋，深怀矜

伐，以富贵骄人，子弟傲慢，众咸畏嫉之。义军起，范之屯兵于覆舟山西，为刘毅所败，随玄西走，玄又以范之为尚书仆射。玄为刘毅等所败，左右分散，唯范之在侧。玄平，斩于江陵。

殷仲文，南蛮校尉凯之弟也。少有才藻，美容貌。从兄仲堪荐之于会稽王道子，即引为骠骑参军，甚相赏待。俄转谘议参军，后为元显征虏长史。会桓玄与朝廷有隙，玄之姊，仲文之妻，疑而间之，左迁新安太守。仲文于玄虽为姻亲，而素不交密，及闻玄平京师，便弃郡投焉。玄甚悦之，以为谘议参军。时王谧见礼而不亲，卞范之被亲而少礼，而宠遇隆重，兼于王、卞矣。玄将为乱，使总领诏命，以为侍中，领左卫将军。玄九锡，仲文之辞也。

初，玄篡位入宫，其床忽陷，群下失色，仲文曰：“将由圣德深厚，地不能载。”玄大悦。”以佐命亲贵，厚自封崇，舆马器服，穷极绮丽，后房伎妾数十，丝竹不绝音。性贪吝，多纳货贿，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为刘裕所败，随玄西走，其珍宝玩好悉藏地中，皆变为土。至巴陵，因奉二后投义军，而为镇军长史，转尚书。

帝初反正，抗表自解曰：“臣闻洪波振壑，川无恬鳞；惊飏拂野，林无静柯。何者？势弱则受制于巨力，质微则无以自保。于理虽可得而言，于臣实非所敢譬。昔桓玄之代，诚复驱逼者众。至如微臣，罪实深矣，进不能见危授命，亡身殉国；退不能辞粟首阳，拂衣高谢。遂乃宴安昏宠，叨昧伪封，锡文篡事，曾无独固。名义以之俱沦，情节自兹兼挠，宜其极法，以判忠邪。会镇军将军刘裕匡复社稷，大弘善贷，伫一戮于微命，申三驱于大信，既惠之以首领，又申之以縶维。于时皇舆否隔，天人未泰，用忘进退，是以僂俯从事，自同令人。今宸极反正，唯新告始，宪章既明，品物思旧，臣亦胡颜之厚，可

以显居荣次！乞解所职，待罪私门。违离阙庭，乃心慕恋。”诏不许。

仲文因月朔与众至大司马府，府中有老槐树，顾之良久而叹曰：“此树婆娑，无复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谓必当朝政，又谢混之徒畴昔所轻者，并皆比肩，常快快不得志。忽迁为东阳太守，意弥不平。刘毅爱才好士，深相礼接，临当之郡，游宴弥日。行至富阳，慨然叹曰：“看此山川形势，当复出一伯符。”何无忌甚慕之。东阳，无忌所统，仲文许当便道修谒，无忌故益饮迟之，令府中命文人殷阐、孔宁子之徒撰义构文，以俟其至。仲文失志恍惚，遂不过府。无忌疑其薄己，大怒，思中伤之。时属慕容超南侵，无忌言于刘裕曰：“桓胤、殷仲文并乃腹心之疾，北虏不足为忧。”义熙三年，又以仲文与骆球等谋反，及其弟南蛮校尉叔文伏诛。仲文时照镜不见其面，数日而遇祸。

仲文善属文，为世所重，谢灵运尝云：“若殷仲文读书半袁豹，则文才不减班固。”言其文多而见书少也。

史臣曰：桓玄篡凶，父之余基。挟奸回之本性，含怒于失职；苞藏其豕心，抗表以称冤。登高以发愤，观衅而动，窃图非望。始则假宠于仲堪，俄而戮殷以逞欲，遂得据全楚之地，驱劲勇之兵，因晋政之陵迟，乘会稽之醜蓄，纵其狙诈之计，扇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称兵内侮。天长丧乱，凶力实繁，逾年之间，奄倾晋祚，自谓法尧禅舜，改物君临，鼎业方隆，卜年惟永。俄而义旗电发，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廓清，逾月而凶渠即戮，更延坠历，复振颓纲。是知神器不可以暗干，天禄不可以妄处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内，道济含灵，龙宫凤历表其祥，彤云玄石呈其瑞，然后光临大宝，克享鸿名，允彳奚后之心，副乐推之望。若桓玄之么麽，岂足数哉！适所以干

纪乱常，倾宗绝嗣，肇金行之祸难，成宋氏之驱除者乎！

赞曰：灵宝隐贼，世载凶德。信顺未孚，奸回是则。肆逆迁鼎，凭威纵慝。违天虐人，覆宗殄国。

列传第七十

王弥 张昌 陈敏 王如 杜曾

杜弢 王机 祖约 苏峻孙恩 卢循谯纵

载记序

王弥，东莱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颀，魏玄菟太守，武帝时，至汝南太守。弥有才干，博涉书记。少游侠京都，隐者董仲道见而谓之曰：“君豺声豹视，好乱乐祸，若天下骚扰，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贼刘柏根起于东莱之弦县，弥率家僮从之，柏根以为长史。柏根死，聚徒海渚，为苟纯所败，亡入长广山为群贼。弥多权略，凡有所掠，必豫图成败，举无遗策，弓马迅捷，膂力过人，青士号为“飞豹”。后引兵入寇青徐，兖州刺史苟晞逆击，大破之。弥退集亡散，众复大振，晞与之连战，不能克。弥进兵寇泰山、鲁国、谯、梁、陈、汝南、颍川、襄城诸郡，入许昌，开府库，取器械，所在陷没，多杀守令，有众数万，朝廷不能制。

会天下大乱，进逼洛阳，京邑大震，宫城门昼闭。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弥屯七里涧，王师进击，大破之。弥谓其党刘灵曰：“晋兵尚强，归无所厝。刘元海昔为质子，我与之周旋京师，深有分契，今称汉王，将归之，可乎？”灵然之。乃

渡河归元海。元海闻而大悦，遣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书于弥曰：“以将军有不世之功，超时之德，故有此迎耳。迟望将军之至，孤今亲行将军之馆，辄拂席洗爵，敬待将军。”及弥见元海，劝称尊号，元海谓弥曰：“孤本谓将军如窋周公耳，今真吾孔明、仲华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将军，如鱼之有水。’”于是署弥司隶校尉，加侍中、特进，弥固辞。使随刘曜寇河内，又与石勒攻临漳。

永嘉初，寇上党，围壶关，东海王越遣淮南内史王旷、安丰太守卫乾等讨之，及弥战于高都、长平间，大败之，死者十六七。元海进弥征东大将军，封东莱公。与刘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顿丘，陷五十余壁，皆调为军士。又与勒攻鄴，安北将军和郁弃城而走。怀帝遣北中郎将裴宪次白马讨弥，车骑将军王堪次东燕讨勒，平北将军曹武次大阳讨元海。武部将军彭默为刘聪所败，见害，众军皆退。聪渡黄河，帝遣司隶校尉刘暉、将军宋抽等距之，皆不能抗。弥、聪以万骑至京城，焚二学。东海王越距战于西明门，弥等败走。弥复以二千骑寇襄城诸县，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流人之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者数万家，为旧居人所不礼，皆焚烧城邑，杀二千石长吏以应弥。弥又以二万人会石勒寇陈郡、颍川，屯阳曜，遣弟璋与石勒共寇徐兖，因破越军。

弥后与曜寇襄城，遂逼京师。时京邑大饥，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阴。曜、弥等遂陷宫城，至太极前殿，纵兵大掠。幽帝于端门，逼辱羊皇后，杀皇太子诠，发掘陵墓，焚烧宫庙，城府荡尽，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万余人，遂迁帝于平阳。

弥之掠也，曜禁之，弥不从。曜斩其牙门王延以徇，弥怒，与曜阻兵相攻，死者千余人。弥长史张嵩谏曰：“明公与国家共兴大事，事业甫耳，便相攻讨，何面见主上乎！平洛之功诚

在将军，然刘曜皇族，宜小下之。晋二王平吴之鉴，其则不远，愿明将军以为虑。纵将军阻兵不还，其若子弟宗族何！”弥曰：“善，微子，吾不闻此过也。”于是诣曜谢，结分如初。弥曰：“下官闻过，乃是张长史之功。”曜谓嵩曰：“君为殊建矣，岂况范生乎！”各赐嵩金百斤。弥谓曜曰：“洛阳天下之中，山河四险之固，城池宫室无假营造，可徙平阳都之。”曜不从，焚烧而去。弥怒曰：“屠各子，岂有帝王之意乎！汝柰天下何！”遂引众东屯项关。

初，曜以弥先入洛，不待己，怨之，至是嫌隙遂构。刘暉说弥还据青州，弥然之，乃以左长史曹嶷为镇东将军，给兵五千，多赍宝物还乡里，招诱亡命，且迎其室。弥将徐邈、高梁辄率部曲数千人随嶷去，弥益衰弱。

初，石勒恶弥骁勇，常密为之备。弥之破洛阳也，多遗勒美女宝货以结之。时勒擒苟晞，以为左司马，弥谓勒曰：“公获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为公左，弥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弥，阴图之。刘暉又劝弥征曹嶷，藉其众以诛勒。于是弥使暉诣青州，令曹嶷引兵会己，而诈要勒共向青州。暉至东阿，为勒游骑所获。勒见弥与嶷书，大怒，乃杀暉。弥未之知，勒伏兵袭弥，杀之，并其众。

张昌，本义阳蛮也。少为平氏县吏，武力过人，每自占卜，言应当富贵。好论攻战，侪类咸共笑之。及李流寇蜀，昌潜遁半年，聚党数千人，盗得幢麾，诈言台遣其募人讨流。会《壬午诏书》发武勇以赴益土，号曰“壬午兵”。自天下多难，数术者云当有帝王兴于江左，及此调发，人咸不乐西征，昌党因之诳惑，百姓各不肯去。而诏书催遣严速，所经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由是郡县官长皆躬出驱逐，展转不远，屯聚而为劫掠。是岁江夏大稔，流人就食者数千口。

太安二年，昌于安陆县石岩山屯聚，去郡八十里，诸流人及避戎役者多往从之。昌乃易姓名为李辰。太守弓钦遣军就讨，辄为所破。昌徒众日多，遂来攻郡。钦出战，大败，乃将家南奔沔口。镇南大将军、新野王歆遣骑督靳满讨昌于随郡西，大战，满败走，昌得其器械，据有江夏，即其府库。造妖言云：“当有圣人出。”山都县吏丘沈遇于江夏，昌名之为圣人，盛车服出迎之，立为天子，置百官。沈易姓名为刘尼，称汉后，以昌为相国，昌兄味为车骑将军，弟放广武将军，各领兵。于石岩中作宫殿，又于岩上织竹为鸟形，衣以五彩，聚肉于其傍，众鸟群集，诈云凤皇降，又言珠袍、玉玺、铁券、金鼓自然而至。乃下赦书，建元神凤，郊祀、服色依汉故事。其有不应其募者，族诛。又流讹言云：“江淮已南当图反逆，官军大起，悉诛讨之。”群小互相扇动，人情惶惧，江沔间一时姦起，竖牙旗，鸣鼓角，以应昌，旬月之间，众至三万，皆以绛科头，以替之以毛。江夏、义阳士庶莫不从之，惟江夏旧姓江安令王伧、秀才吕蕤不从。昌以三公位征之，伧、蕤密将宗室并奔汝南，投豫州刺史刘乔。乡人期思令李权、常安令吴凤、孝廉吴暢纠合善士，得五百余家，追随伧等，不豫妖逆。

新野王歆上言：“妖贼张昌、刘尼妄称神圣，犬羊万计，绛头毛面，挑刀走戟，其锋不可当。请台敕诸军，三道救助。”于是刘乔率诸军据汝南以御贼，前将军赵骧领精卒八千据宛，助平南将军羊伊距守。昌遣其将军黄林为大都督，率二万人向豫州，前驱李宫欲掠取汝水居人，乔遣将军李杨逆击，大破之。林等东攻弋阳，太守梁桓婴城固守。又遣其将马武破武昌，害太守，昌自领其众。西攻宛，破赵骧，害羊伊。进攻襄阳，害新野王歆。昌别率石冰东破江、扬二州，伪置守长。当时五州之境皆畏逼从逆。又遣其将陈贞、陈兰、张甫等攻长沙、湘东、

零陵诸郡。昌虽跨带五州，树立牧守，皆桀盗小人而无禁制，但以劫掠为务，人情渐离。

是岁，诏以宁朔将军、领南蛮校尉刘弘镇宛，弘遣司马陶侃、参军蒯桓、皮初等率众讨昌于竟陵，刘乔又遣将军李杨、督护尹奉总兵向江夏。侃等与昌苦战累日，大破之，纳降万计，昌乃沈窜于下俊山。明年秋，乃擒之，传首京师，同党并夷三族。

陈敏，字令通，庐江人也。少有干能，以郡廉吏补尚书仓部令史。及赵王篡逆，三王起义兵，久屯不散，京师仓廩空虚，敏建议曰：“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时将欲腐败，而不漕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从之，以敏为合肥度支，迁广陵度支。

张昌之乱，遣其将石冰等趣寿春，都督刘准忧惶计无所出。时敏统大军在寿春，谓准曰：“此等本不乐远戍，故逼迫成贼。乌合之众，其势易离。敏请合率运兵，公分配众力，破之必矣。”准乃益敏兵击之，破吴弘、石冰等，敏遂乘胜逐北，战数十合。时冰众十倍，敏以少击众，每战皆克，遂至扬州。回讨徐州贼封云，云将张统斩云降。敏以功为广陵相。时惠帝幸长安，四方交争，敏遂有割据江东之志。其父闻之，怒曰：“灭我门者，必此儿也！”父亡，去职。东海王越当西迎大驾，承制起敏为右将军、假节、前锋都督，致书于敏曰：

将军建谋富国，则有大漕之勋。及遭冰昌之乱，则首率义徒，以寡敌众。外无强兵之援，内无运筹之侣，只身挺立，雄略从横，擢奇谋于马首，夺灵计于临危，金声振于江外，精光赫于扬楚。攻坚陷险，三十余战，师徒无亏，勅敌自灭。五州复全，苞茅入贡，岂非将军之功力哉！

今羯贼屯结，游魂河济，鼠伏雉窟，藏匿陈留，始欲奸盗，

终图不轨。将军孙吴之术既明，已试之功先著，孤与将军情分特隆，想割草土之哀，抑难居之思，舍经执戈，来恤国难。天子远巡，銮舆未反，引领东眷，有怀山陵。当凭将军戮力，王辂有旋。将军率将所领，承书风发，米布军资，惟将军所运。

时越讨豫州刺史刘乔，敏引兵会之，与越俱败于萧。敏因中国大乱，遂请东归，收兵据历阳。会吴王常侍甘卓自洛至，教卓假称皇太弟命，拜敏为扬州刺史，并假江东首望顾荣等四十余人将军、郡守，荣并伪从之。敏为息娶卓女，遂相为表里。扬州刺史刘机、丹阳太守王广等皆弃官奔走。敏弟昶知顾荣等有贰心，劝敏杀之，敏不从。昶将精兵数万据乌江，弟恢率钱端等南寇江州，刺史应邈奔走，弟斌东略诸郡，遂据有吴越之地。敏命寮佐以己为都督江东军事、大司马、楚公，封十郡，加九锡，列上尚书，称自江入河，奉迎銮驾。

东海王军谘祭酒华谭闻敏自相署置，而顾荣等并江东首望，悉受敏官爵，乃遗荣等书曰：

石冰之乱，朝廷录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礼，授以上将之任，庶有韩卢一噬之效。而本性凶狡，素无识达，贪荣干运，逆天而动，阻兵作威，盗据吴会，内用凶弟，外委军吏，上负朝廷宠授之荣，下孤宰辅过礼之惠。天道伐恶，人神所不祐。虽阻长江，命危朝露。忠节令图，君子高行，屈节附逆，义士所耻。王蜀匹夫，志不可屈；于期慕义，陨首燕庭。况吴会仁人并受国宠，或剖符名郡，或列为近臣，而便辱身奸人之朝，降节逆叛之党，稽颡屈膝，不亦羞乎！昔龚胜绝粒，不食莽朝；鲁连赴海，耻为秦臣。君子义行，同符千载，遥度雅量，岂独是安！

昔吴之武烈，称美一代，虽奋奇宛叶，亦受折襄阳。讨逆雄气，志存中夏，临江发怒，命讫丹徒。赖先主承运，雄谋天

挺，尚内倚慈母仁明之教，外杖子布廷争之忠，又有诸葛、顾步、张、硃、陆、全之族，故能鞭笞百越，称制南州。然兵家之兴，不出三世，运未盈百，归命入臣。今以陈敏仓部令史，七第顽冗，六品下才，欲躐桓王之高踪，蹈大皇之绝轨，远度诸贤，犹当未许也。诸君垂头，不能建翟义之谋；而顾生俯眉，已受羁縻之辱。皇舆东轩，行即紫馆，百僚垂缨，云翔凤阙，庙胜之谟，潜运帷幄。然后发荆州武旅，顺流东下，徐州锐锋，南据堂邑；征东劲卒，耀威历阳；飞桥越横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阳，擒寇建鄴，而诸贤何颜见中州之士邪！

小寇隔津，音符道阔，引领南望，情存旧怀。忠义之人，何世蔑有！夫危而不能安，亡而不能存，将何贵乎！永长宿德，情所素重；彦先垂发，分著金石；公胄早交，恩纪特隆；令伯义声，亲好密结。上欲与诸贤效冀紫宸，建功帝籍。如其不尔，亦可泛舟河渭，击楫清歌。何为辱身小寇之手，以蹈逆乱之祸乎！昔为同志，今已殊域；往为一体，今成异身。瞻江长叹，非子谁思！愿图良策，以存嘉谋也。

敏凡才无远略，一旦据有江东，刑政无章，不为英俊所服，且子弟凶暴，所在为患。周、顾荣之徒常惧祸败，又得谭书，皆有惭色。、荣遣使密报征东大将军刘准遣兵临江，己为内应。准遣扬州刺史刘机、宁远将军衡彦等出历阳，敏使弟昶及将军钱广次乌江以距之，又遣弟闾为历阳太守，戍牛渚。钱广家在长城，乡人也，潜使图昶。广遣其属何康、钱象投募送白事于昶，昶俯头视书，康挥刀斩之，称州下已杀敏，敢有动者诛三族，吹角为内应。广先勒兵在硃雀桥，陈兵水南、荣又说甘卓，卓遂背敏。敏率万余人将与卓战，未获济，荣以白羽扇麾之，敏众溃散。敏单骑东奔至江乘，为义兵所斩，母及妻子皆伏诛，于是会稽诸郡并杀敏诸弟无遗焉。

王如，京兆新丰人也。初为州武吏，遇乱流移至宛。时诸流人有诏并遣还乡里，如以关中荒残，不愿归。征南将军山简、南中郎将杜蕤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发。如遂潜结诸无赖少年，夜袭二军，破之。杜蕤悉众击如，战于涅阳，蕤军大败。山简不能御，移屯夏口，如又破襄城。于是南安庞实、冯翊严寔、长安侯脱等各帅其党攻诸城镇，多杀令长以应之。未几，众至四五万，自号大将军，领司、雍二州牧。

如惧石勒之攻己也，乃厚贿于勒，结为兄弟，勒亦假其强而纳之。时侯脱据宛，与如不协，如说勒曰：“侯脱虽名汉臣，其实汉贼。如常恐其来袭，兄宜备之。”勒素怒脱贰己，惮如膺齿，故不攻之。及闻如言，甚悦，遂夜令三军蓐食待命，鸡鸣而驾，后出者斩，晨压宛门攻之，旬有二日而克之，勒遂斩脱。如于是大掠沔汉，进逼襄阳。征南山简使将赵同帅师击之，经年不能克，智力并屈，遂婴城自守。王澄帅军赴京都，如邀击破之。

如连年种谷皆化为莠，军中大饥，其党互相攻劫，官军进讨，各相率来降。如计无所出，归于王敦。敦从弟棱爱如骁武，请敦配己麾下。敦曰：“此辈虓险难蓄，汝性忌急，不能容养，更成祸端。”棱固请，与之。棱置诸左右，甚加宠遇。如数与敦诸将角射，屡斗争为过失，棱果不容而杖之，如甚以为耻。初，敦有不臣之迹，棱每谏之，敦常怒其异己。及敦闻如为棱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劝令杀棱。如诣棱，因闲宴，请剑舞为欢，棱从之。如于是舞刀为戏，渐渐来前。棱恶而呵之不止，叱左右使牵去，如直前害棱。敦闻而阳惊，亦捕如诛之。

杜曾，新野人，南中郎将蕤之从祖弟也。少骁勇绝人，能被甲游于水中。始为新野王歆镇南参军，历华容令，至南蛮司马。凡有战阵，勇冠三军。会永嘉之乱，荆州荒梗，故牙门将

胡亢聚众于竟陵，自号楚公，假曾竟陵太守。亢后与其党自相猜贰，诛其骁将数十人，曾心不自安，潜谋图之，乃卑身屈节以事于亢，亢弗之觉，甚信任之。会荆州贼王冲自号荆州刺史，部众亦盛，屡遣兵抄亢所统，亢患之，问计于曾，曾劝令击之，亢以为然。曾白亢取帐下刀戟付工磨之，因潜引王冲之兵。亢遣精骑出距冲，城中空虚，曾因斩亢而并其众，自号南中郎将、领竟陵太守。曾求南郡太守刘务女不得，尽灭其家。会愍帝遣第五猗为安南将军、荆州刺史，曾迎猗于襄阳，为兄子娶猗女，遂分据沔汉。

时陶侃新破杜弢，乘胜击曾，有轻曾之色。侃司马鲁恬言于侃曰：“古人争战，先料其将，今使君诸将无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从，进军围之于石城。时曾军多骑，而侃兵无马，曾密开门，突侃阵，出其后，反击其背，侃师遂败，投水死者数百人。曾将趋顺阳，下马拜侃，告辞而去。既而致笺于平南将军荀崧，求讨丹水贼以自效，崧纳之。侃遗崧书曰：“杜曾凶狡，所将之卒皆豺狼也，可谓氏 泉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宁，足下当识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曾为外援，不从侃言。曾复率流亡二千余人围襄阳，数日不下而还。

及王嵩为荆州刺史，曾距之，嵩使将未轨、赵诱击曾，皆为曾所杀。王敦遣周访讨之，屡战不能克，访潜遣人缘山开道，出曾不意以袭之，曾众溃，其将马俊、苏温等执曾诣访降。访欲生致武昌，而硃轨息昌、赵诱息胤皆乞曾以复冤，于是斩曾，而昌、胤啖其肉而啖之。

杜弢，字景文，蜀郡成都人也。祖植，有名蜀土，武帝时为符节令。父 ，略阳护军。弢初以才学著称，州举秀才。遭李庠之乱，避地南平，太守应詹爱其才而礼之。后为醴陵令。时巴蜀流人汝班、蹇硕等数万家，布在荆湘间，而为旧百姓之

所侵苦，并怀怨恨。会属贼李骧杀县令，屯聚乐乡，众数百人，弋与应詹击骧，破之。蜀人杜畴、蹇抚等复扰湘州，参军冯素与汝班不协，言于刺史荀眺曰：“流人皆欲反。”眺以为然，欲尽诛流人。班等惧死，聚众以应畴。时弋在湘中，贼众共推弋为主，弋自称梁益二州牧、平难将军、湘州刺史，攻破郡县，眺委城走广州。广州刺史郭讷遣始兴太守严佐率众攻弋，弋逆击破之。荆州刺史王澄复遣王机击弋，败于巴陵。弋遂纵兵肆暴，伪降于山简，简以为广汉太守。

眺之走也，州人推安成太守郭察领州事，因率众讨弋，反为所败，察死之。弋遂南破零陵，东侵武昌，害长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鉴、邵陵太守郑融等。元帝命征南将军王敦、荆州刺史陶侃等讨之，前后数十战，弋将士多物故，于是请降。帝不许。弋乃遗应詹书曰：

天步艰难，始自吾州；州党流移，在于荆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遗，顿伏死亡者略复过平，备尝荼毒，足下之所鉴也。客主难久，嫌隙易构，不谓乐乡起变出于不意，时与足下思散疑结，求擒其党帅，惟患算不经远，力不陷坚耳。及在湘中，惧死求生，遂相结聚，欲守善自卫，天下小定，然后输诚盟府。寻山公镇夏口，即具陈之。此公鉴开塞之会，察穷通之运，纳吾于众疑之中，非高识玄睹，孰能若此！西州人士得沐浴于清流，岂惟涤荡瑕秽，乃骨肉之施。此公薨逝，斯事中废，贤愚痛毒，窃心自悼。欲遣滕永文、张休豫诣大府备列起事以来本末，但恐贪功殉名之徒将谗间于圣主之听，戮吾使于市朝以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而甘陶卒至，水陆十万，旌旗曜于山泽，舟舰有盈于三江，威则威矣，然吾众窃未以为惧。晋文伐原，以全信为本，故能使诸侯归之。陶侃宣赦书而继之以进讨，岂所以崇奉明诏，示轨宪于四海！逼向义之夫以为叛逆之虏，

蹶思善之众以极不赦之责，非不战而屈人之算也。驱略乌合，欲与必死者求一战，未见争衡之机权也。吾之赤心，贯于神明，西州人士，卿粗悉之耳。宁当令抱枉于时，不证于大府邪！

昔虞卿不荣大国之相，与魏齐同其安危；司马迁明言于李陵，虽刑残而无慨。足下抗威千里，声播汶衡，进宜为国思静难之略，退与旧交措枉直之正，不亦绰然有余裕乎！望卿腾吾笺令，时达盟府，遣大使光临，使吾得披露肝胆，没身何恨哉！伏想盟府必结纽于纪纲，为一匡于圣世，使吾厕列义徒，负戈前驱，迎皇舆于闾阖，扫长蛇于荒裔，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若然，先清方夏，却定中原，吾得一所之粮，使彗斥流西归，夷李雄之逋寇，修《禹贡》之旧献，展微劳以补往愆，复州邦以谢邻国，亦其志也，惟所裁处耳。

吾远州寒士，与足下出处殊伦，诚不足感神交而济其倾危。但显吾忠诚，则汶岳荷忠顺之恕，衡湘无伐叛之虞，隆足下宏纳之望，拯吾徒陷溺之艰，焉可金玉其音哉！然颡颡十余万口，亦劳瘁于警备，思放逸于南亩矣。衡狱、江、湘列吾左右，若往言有贰，血诚不亮，益梁受殃，不惟鄙门而已。

詹甚哀之，乃启呈弋书，并上言曰：“弋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优，干事兼美。往因使流寓，居詹郡界，其贞心坚白：詹所委究。李骧为变乐乡，劫略良善，弋时出家财，招募忠勇，登坛歃血，义诚慷慨。会骧攻烧南平，弋遂东下巴汉，与湘中乡人相遇，推其素望，遂相凭结。论弋本情，非首作乱阶者也。然破湘川，实弋之罪，亦由兵交其间，遂使滋蔓。按弋今书，血诚亦至矣。昔硃鲋自疑于洛阳，光武指河水以明心，鲋感义归诚，终展力报施，受封侯之宠，由恕过以录功也。詹窃谓今者当圯运之会，思弘远猷，故齐赦射钩之诛，晋赏斩祛之戮，用能济冀戴之高勋，隆一匡之美誉，况弋等素无斯愆而

稽顙投命邪！以为可遣大使宣扬圣旨，云泽沾之于上，百姓沐浴于下，则上下交泰，江左无风尘之虞矣。”帝乃使前南海太守王运受弢降，宣诏书大赦，凡诸反逆一皆除之，加韬巴东监军。

弢受命后，诸将殉功者攻击之不已，弢不胜愤怒，遂杀运而使其将王真领精卒三千为奇兵，出江南，向武陵，断官军运路。陶侃使伏波将军郑攀邀击，大破之，真步走湘城。于是侃等诸军齐进，真遂降侃，众党散溃。弢乃逃遁，不知所在。

王机，字令明，长沙人也。父毅，广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机美姿仪，少周侗有度量。陈恢之乱，机年十七，率众击破之。尝慕王澄为人，澄亦雅知之，以为己亚，遂与友善，内综心膂，外为牙爪。寻用为成都内史。机终日醉酒，不存政事，由是百姓怨之，人情骚动。

会澄遇害，机惧祸及，又属杜弢所在发墓，而独为机守冢，机益自疑。就王敦求广州，敦不许。会广州人背刺史郭纳，迎机为刺史，机遂将奴客门生千余人入广州，州部将温邵率众迎机。郭遣参军葛幽追之，及于庐陵，机叱幽曰：“何以敢来？欲取死邪？”幽不敢逼而归。郭纳闻邵之纳机也，乃遣兵击邵，反为所破。纳又遣机父兄时吏距之，咸倒戈迎机，纳众皆散，乃握节而避机。机遂入城就纳求节，纳叹曰：“昔苏武不失其节，前史以为美谈。此节天朝所假，义不相与，自可遣兵来取之。”机惭而止。

机自以篡州，惧为王敦所讨，乃更来交州。时杜弢余党杜弘奔临贺，送金数千两与机，求讨桂林贼以自效。机为列上，朝廷许之。王敦以机难制，又欲因机讨梁硕，故以降杜弘之勋转为交州刺史。硕闻而遣子侯侯机于郁林，机怒其迎迟，责云：“须至州当相收拷。”硕子驰使报硕，硕曰：“王郎已坏广州，

何可复来破交州也！”乃禁州人不许迎之。府司马杜赞以硕不迎机，率兵讨硕，为硕所败。硕恐诸侨人为机，于是悉杀其良者，乃自领交址太守。机既为硕所距，遂住郁林。时杜弘大破桂林贼还，遇机于道，机劝弘取交州。弘素有意，乃执机节曰：“当相与迭持，何可独捉！”机遂以节与之。于是机与弘及温邵、刘沈等并反。

寻而陶侃为广州，到始兴，州人皆谏不可轻进，侃不听。及至州，诸郡县皆已迎机矣。侃先讨温邵、刘沈，皆杀之。机遣牙门屈蓝还州，诈言增粮，密招诱所部，欲以距侃。侃即收蓝斩之，遣督护许高讨机走之，病死于道。高掘出其尸斩首，并杀其二子焉。

机兄矩，字令式。美姿容，每出游，观者盈路。初为南平太守，豫讨陈恢有功，迁广州刺史。将赴职，忽见一人持奏谒矩，自云京兆杜灵之。矩问之，答称：“天上京兆，被使召君为主簿。”矩意甚恶之。至州月余卒。

祖约，字士少，豫州刺史逖之弟也。初以孝廉为成皋令，与逖甚相友爱。永嘉末，随逖过江。元帝称制，引为掾属，与陈留阮孚齐名。后转从事中郎，典选举。

约妻无男而性妒，约亦不敢违忤。尝夜寝于外，忽为人所伤，疑其妻所为，约求去职，帝不听，约便从右司马营东门私出。司直刘隗劾之曰：“约幸荷殊宠，显位选曹，铨衡人物，众所具瞻。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杜渐防萌，式遏寇害。而乃变起萧墙，患生婢妾，身被刑伤，亏其肤发。群小噂沓，嚣声远被，尘秽清化，垢累明时。天恩含垢，犹复慰喻，而约违命轻出，既无明智以保其身，又孤恩废命，宜加贬黜，以塞众谤。”帝不之罪。隗重加执据，终不许。

及逖有功于谯沛，约渐见任遇。逖卒，自侍中代逖为平西

将军、豫州刺史，领逖之众。约异母兄光禄大夫纳密言于帝曰：“约内怀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也。今显侍左右，假其权势，将为乱阶矣。”帝不纳。时人亦谓纳与约异生，忌其宠贵，故有此言。而约竟无绥驭之才，不为士卒所附。

及王敦举兵，约归卫京都，率众次寿阳，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以功封五等侯，进号镇西将军，使屯寿阳，为北境藩捍。自以名辈不后郗、卞，而不豫明帝顾命，又望开府，及诸所表请多不见许，遂怀怨望。石聪尝以众逼之，约屡表请救，而官军不至。聪既退，朝议又欲作涂塘以遏胡寇，约谓为弃己，弥怀愤恚。先是，太后使蔡谟劳之，约见谟，瞋目攘袂，非毁朝政。及苏峻举兵，遂推崇约而罪执政，约闻而大喜。从子智及衍并倾险好乱，又赞成其事，于是命逖子沛内史涣，女婿淮南太守许柳以兵会峻。逖妻，柳之姊也，固谏不从。及峻克京都，矫诏以约为侍中、太尉、尚书令。颖川人陈光率其属攻之，约左右阎秃貌类约，光谓为约而擒之，约逾垣护免。光奔于石勒，而约之诸将复阴结于勒，请为内应。勒遣石聪来攻之，约众溃，奔历阳。遣兄子涣攻桓宣于皖城，会毛宝援宣，击涣，败之。赵胤复遣将军甘苗从三焦上历阳，约惧而夜遁，其将牵腾率众出降。

约以左右数百人奔于石勒，勒薄其为人，不见者久之。勒将程遐说勒曰：“天下粗定，当显明逆顺，此汉高祖所以斩丁公也。今忠于事君者莫不显擢，背叛不臣者无不夷戮，此天下所以归伏大王也。祖约犹存，臣切惑之。且约大引宾客，又占夺乡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怨。”于是勒乃诈约曰：“祖侯远来，未得喜欢，可集子弟一时俱会。”至日，勒辞之以疾，令遐请约及其宗室。约知祸及，大饮致醉。既至于市，抱其外孙而泣。遂杀之，并其亲属中外百余人悉灭之，妇女伎妾班赐诸胡。

初，逖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勒是汝种类，吾亦不在尔一人。”乃厚资遣之，遂为勒将。祖氏之诛也，安多将从人于市观省，潜取逖庶子道重，藏之为沙门，时年十岁。石氏灭后来归。

苏峻，字子高，长广掖人也。父模，安乐相。峻少为书生，有才学，仕郡主簿。年十八，举孝廉。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遣长史徐玮宣檄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远近感其恩义，推峻为主。遂射猎于海边青山中。元帝闻之，假峻安集将军。时曹嶷领青州刺史，表峻为掖令，峻辞疾不受。嶷恶其得众，恐必为患，将讨之。峻惧，率其所部数百家泛海南渡。既到广陵，朝廷嘉其远至，转鹰扬将军。会周坚反于彭城，峻助讨之，有功，除淮陵内史，迁兰陵相。

王敦作逆，诏峻讨敦。卜之不吉，退回不进。及王师败绩，峻退保盱眙。淮陵故吏徐深、艾毅重请峻为内史，诏听之，加奋威将军。太宁初，更除临淮内史。王敦复肆逆，尚书令郗鉴议召峻及刘遐援京都，敦遣峻兄说峻曰：“富贵可坐取，何为自来送死？”峻不从，遂率众赴京师，顿于司徒故府。道远行速，军人疲困。沈充、钱凤谋曰：“北军新到，未堪攻战，击之必克。若复犹豫，后难犯也。”贼于其夜度竹格渚，拔栅将战，峻率其将韩晃于南塘横截，大破之。又随庾亮追破沈充。进使持节、冠军将军、历阳内史，加散骑常侍，封邵陵公，食邑一千八百户。

峻本以单家聚众于扰攘之际，归顺之后，志在立功，既有功于国，威望渐著。至是有锐卒万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颇怀骄溢，自负其众，潜有异志，抚纳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辄蔽匿之。众力日多，皆仰食县官，运漕者

相属，稍有不如意，便肆忿言。

时明帝初崩，委政宰辅，护军庾亮欲征之。峻闻将征，遣司马何仍诣亮曰：“讨贼外任，远近从命，至于内辅，实非所堪。”不从，遂下优诏征峻为大司农，加散骑常侍，位特进，以弟逸代领部曲。峻素疑帝欲害己，表曰：“昔明皇帝亲执臣手，使臣北讨胡寇。今中原未靖，无用家为，乞补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鹰犬之用。”复不许。峻严装将赴召，而犹豫未决，参军任让谓峻曰：“将军求处荒郡而不见许，事势如此，恐无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从之，遂不应命。朝廷遣使讽谕之，峻曰：“台下云我欲反，岂得活邪！我宁山头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头。往者国危累卵，非我不济，狡兔既死，猎犬理自应烹，但当死报造谋者耳。”于是遣参军徐会结祖约，谋为乱，而以讨亮为名。约遣祖涣、许柳率众助峻，峻遣将韩晃、张健等袭姑孰，进逼慈湖，杀于湖令陶馥及振威将军司马流。峻自率涣、柳众万人，乘风济自横江，次于陵口，与王师战，频捷，遂据蒋陵覆舟山，率众因风放火，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遂陷宫城，纵兵大掠，侵逼六宫，穷凶极暴，残酷无道。驱役百官，光禄勋王彬等皆被捶挞，逼令担负登蒋山。裸剥士女，皆以坏席苦草自鄣，无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号之声震动内外。时官有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匹，他物称是，峻尽费之。矫诏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自为骠骑领军将军、录尚书事，许柳丹阳尹，加前将军马雄左卫将军，祖涣骁骑将军，复弋阳王羲为西阳王、太宰、录尚书事，羲息播亦复本官。于是改易官司，置其亲党，朝廷政事一皆由之。又遣韩晃入义兴，张健、管商、弘徽等入晋陵。

时温峤、陶侃已唱义于武昌，峻闻兵起，用参军贾宁计，还据石头，更分兵距诸义军，所过无不残灭。峤等将至，峻遂

迁天子于石头，逼迫居人，尽聚之后苑，使怀德令匡术守苑城。峤等既到，乃筑垒于白石，峻率众攻之，几至陷没。东西抄掠，多所擒虏，兵威日盛，战无不克，由是义众沮衄，人怀异计。朝士之奔义军者，皆云：“峻狡黠有智力，其徒党骁勇，所向无敌。惟当以天讨有罪，诛灭不久；若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温峤怒曰：“诸君怯懦，乃是誉贼。”及后累战不捷，峤亦深惮之。管商等进攻吴郡，焚吴县、海盐、嘉兴，败诸义军。韩晃又攻宣城，害太守桓彝。商等又焚余杭，而大败于武康，退还义兴。峤与赵胤率步兵万人，从白石南上，欲以临之。峻与匡孝将八千人逆战，峻遣子硕与孝以数十骑先薄赵胤，败之。峻望见胤走，曰：“孝能破贼，我更不如乎！”因舍其众，与数骑北下突阵，不得入，将回趋白木陂，牙门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坠马，斩首鬻割之，焚其骨，三军皆称万岁。峻司马任让等共立峻弟逸为主。求峻尸不获，硕乃发庾亮父母墓，剖棺焚尸。逸闭城自守。韩晃闻峻死，引兵赴石头。管商及弘徽进攻虔亭垒，督护李闳及轻车长史滕含击破之，斩首千级。商率众走延陵，李闳与虔亭诸军追之，斩获数千级。商诣庾亮降，匡术举苑城降。韩晃与苏逸等并力攻术，不能陷。温峤等选精锐将攻贼营，硕率骁勇数百渡淮而战，于阵斩硕。晃等震惧，以其众奔张健于曲阿，门厄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万数。逸为李汤所执，斩于车骑府。

管商之降也，余众并归张健。健又疑弘徽等不与己同，尽杀之，更以舟军自延陵向长塘，小大二万余口，金银宝物不可胜数。扬烈将军王允之与吴兴诸军击健，大破之，获男女万余口。健复与马雄、韩晃等轻军俱走，闳率锐兵追之，及于岩山，攻之甚急。健等不敢下山，惟晃独出，带两步鞞箭，却据胡床，弯弓射之，伤杀甚众。箭尽，乃斩之。健等遂降，并梟其首。

孙恩，字灵秀，琅邪人，孙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字敬远，师事钱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秘术，尝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当即相还耳。”既而刀主行至嘉兴，有鱼跃入船中，破鱼得瓜刀。其为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传其术。然浮狡有小才，诳诱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王珣言于会稽王道子，流之于广州。广州刺史王怀之以泰行郁林太守，南越亦归之。太子少傅王雅先与泰善，言于孝武帝，以泰知养性之方，因召还。道子以为徐州主簿，犹以道术眩惑士庶。稍迁辅国将军、新安太守。王恭之役，泰私合义兵，得数千人，为国讨恭。黄门郎孔道、鄱阳太守桓放之、骠骑谘议周勰等皆敬事之，会稽世子元显亦数诣泰求其秘术。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于时朝士皆惧泰为乱，以其与元显交厚，咸莫敢言。会稽内史谢輶发其谋，道子诛之。恩逃于海。众闻泰死，惑之，皆谓蝉蜕登仙，故就海中资给。恩聚合亡命得百余人，志欲复仇。

及元显纵暴吴会，百姓不安，恩因其骚动，自海攻上虞，杀县令，因袭会稽，害内史王凝之，有众数万。于是会稽谢轍、吴郡陆瑰、吴兴丘尅、义兴许允之、临海周胄、永嘉张永及东阳、新安等凡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史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于是吴兴太守谢邕，永嘉太守谢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慧，黄门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乌程令夏侯惛等皆遇害。吴国内史桓谦，义兴太守魏儒，临海太守、新蔡王崇等并出奔。于是恩据会稽，自号征东将军，号其党曰“长生人”，宣语令诛杀异己，有不同者戮及婴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内诸县处处蜂起，朝廷震惧，内外戒严。遣卫将军谢琰、镇北将军刘牢之讨之，并转斗而前。吴会承平

日久，人不习战，又无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诸贼皆烧仓廩，焚邑屋，刊木堙井，虏掠财货，相率聚于会稽。其妇女有婴累不能去者，囊箠盛婴儿投于水，而告之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

初，恩闻八郡响应，告其属曰：“天下无复事矣，当与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闻牢之临江，复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句践也。”寻知牢之已济江，乃曰：“孤不羞走矣。”乃虏男女二十余万口，一时逃入海。惧官军之蹙，乃缘道多弃宝物子女。时东土殷实，莫不粲丽盈目，牢之等遽于收敛，故恩复得逃海。朝廷以谢琰为会稽，率徐州文武戍海浦。

隆安四年，恩复入余姚，破上虞，进至荆浦。琰遣参军刘宣之距破之，恩退缩。少日，复寇荆浦，害谢琰。朝廷大震，遣冠军将军桓不才、辅国将军孙无终、宁朔将军高雅之击之，恩复还于海。于是复遣牢之东屯会稽，吴国内史袁山松筑扈渚垒，缘海备恩。明年，恩复入浹口，雅之败绩。牢之进击，恩复还于海。转寇扈渚，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牢之率众西击，未达，而恩已至，刘裕乃总兵缘海距之。及战，恩众大败，狼狈赴船。寻又集众，欲向京都，朝廷骇惧，陈兵以待之。恩至新州，不敢进而退，北寇广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刘裕与刘敬宣并军蹙之于郁洲，累战，恩复大败，由是渐衰弱，复沿海还南。裕亦寻海要截，复大破恩于扈渚，恩遂远进海中。

及桓玄用事，恩复寇临海，临海太守辛景讨破之。恩穷戚，乃赴海自沈，妖党及妓妾谓之水仙，投水从死者百数。余众复推恩妹夫卢循为主。自恩初入海，所虏男女之口，其后战死及自溺并流离被传卖者，至恩死时裁数千人存，而恩攻没谢琰、袁山松，陷广陵，前后数十战，亦杀百姓数万人。

卢循，字于先，小名元龙，司空从事中郎谡之曾孙也。双

眸罔彻，瞳子四转，善草隶弈棋之艺。沙门慧远有鉴裁，见而谓之曰：“君虽体涉风素，而志存不轨。”循娶孙恩妹。及恩作乱，与循通谋。恩性酷忍，循每谏止之，人士多赖以济免。恩亡，余众推循为主。元兴二年正月，寇东阳，八月，攻永嘉。刘裕讨循至晋安，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广州，逐刺史吴隐之，自摄州事，号平南将军，遣使献贡。时朝廷新诛桓氏，中外多虞，乃权假循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

义熙中，刘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兴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劝循乘虚而出，循不从。道覆乃至番禺，说循曰：“朝廷恆以君为腹心之疾，刘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机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齐之后，刘公自率众至豫章，遣锐师过岭，虽复君之神武，必不能当也。今日之机，万不可失。既克都邑，刘裕虽还，无能为也。君若不同，便当率始兴之众直指寻阳。”循甚不乐此举，无以夺其计，乃从之。

初，道覆密欲装舟舰，乃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伪云将下都货之。后称力少不能得致，即于郡贱卖之，价减数倍，居人贪贱，卖衣物而市之。赣石水急，出船甚难，皆储之。如是者数四，故船版大积，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举兵，案卖券而取之，无得隐匿者，乃并力装之，旬日而办。遂举众寇南康、庐陵、豫章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镇南将军何无忌率众距之，兵败被害。

循遣道覆寇江陵，未至，为官军所败，驰走告循曰：“请并力攻京都，若克之，江陵非所忧也。”乃连旗而下，戎卒十万，舳舻千计，败卫将军刘毅于桑落洲，迳至江宁。道覆素有胆决，知刘裕已还，欲乾没一战，请于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数道攻之。循多谋少决，欲以万全之计，固不听。道覆以循无断，乃叹曰：“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使我得为英雄驱

驰，天下不足定也！”裕惧其侵轶，乃栅石头，断柎浦，以距之。循攻栅不利，船舰为暴风所倾，人有死者。列阵南岸，战又败绩。乃进攻京口，寇掠诸县，无所得。循谓道覆曰：“师老矣！弗能复振。可据寻阳，并力取荆州，徐更与都下争衡，犹可以济。”因自蔡洲南走，复据寻阳。裕先遣群率追讨，自统大众继进，又败循于雷池。循欲遁还豫章，乃悉力栅断左里。裕命众攻栅，循众虽死战，犹不能抗。裕乘胜击之，循单舸而走，收散卒得千余人，还保广州。裕先遣孙处从海道据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保始兴，因险自固。循乃袭合浦，克之，进攻交州。至龙编，刺史杜慧度谄而败之。

循势屈，知不免，先鸩妻子十余人，又召妓妾问曰：“我今将自杀，谁能同者？”多云：“雀鼠贪生，就死实人情所难。”有云：“官尚当死，某岂愿生！”于是悉鸩诸辞死者，因自投于水。慧度取其尸斩之，及其父嘏；同党尽获，传首京都。

谯纵，巴西南充人也。祖献之，有重名于西土。纵少而谨慎，蜀人爱之。为安西府参军。义熙元年，刺史遣纵及侯晖等领诸县氏进兵东下。晖有贰志，因梁州人不乐东也，将图益州刺史毛璩，与巴西阳昧结谋于五城水口，共逼纵为主。纵惧而不当，走投于水，晖引出而请之，至于再三，遂以兵逼纵于舆上。攻璩弟西夷校尉瑾于涪城，城陷，瑾死之，纵乃自号梁、秦二州刺史。璩闻纵反，自略城步还成都，遣参军王琮率三千人讨纵，又遣弟瑗领四千兵继琮后进。纵遣弟明子及晖距琮于广汉，琮击破晖等，追至绵竹。明子设二伏以待之，大败琮众，死者十八九。益州营户李腾开城以纳纵。

毛璩既死，纵以从弟洪为益州刺史，明子为镇东将军、巴州刺史，率其众五千人屯白帝，自称成都王。明年，遣使称藩于姚兴，将顺流东寇，以讨车骑将军刘裕为名，乞师于姚兴，

且请桓谦为助，兴遣之。

九年，刘裕以西阳太守硃龄石为益州刺史，宁朔将军臧喜、下邳太守刘钟，兰陵太守蒯恩等率众二万，自江陵讨纵。初谋元率，金难其人，龄石资名素浅，裕违众拔之，授以麾下之半。藏喜，裕妻弟也，位出其右，又隶焉。龄石次于白帝，纵遣谯道福重兵守涪。龄石师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纵遣其大将军侯晖、尚书仆射谯洗屯平模，夹岸连城，层楼重栅，众未能攻。龄石谓刘钟曰：“天方暑热，贼今固险，攻之难拔，只困我师。吾欲蓄锐息兵，伺隙而进，卿以为何如？”钟曰：“不然。前扬声言大将由内水，故道福不敢舍涪，今重军逼之，出其不意，侯晖之徒已破胆矣。正可因其凶而攻之，势当必克。克平模之后，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缓兵相持，虚实相见，涪军复来，难为敌也。进不能战，退无所资，二万余人因为蜀子虏耳。”从之。翌日，进攻皆克，斩侯晖等，于是遂进。纵之城守者相次瓦解，纵乃出奔。其尚书令马耽封仓库以待王师。及龄石入成都，诛纵同祖之亲，余皆安堵，使复其业。

纵之走也，先如其墓，纵女谓纵曰：“走必不免，只取辱焉。等死，死于先人之墓可也。”纵不从，投道福于涪。道福怒谓纵曰：“大丈夫居如斯功业，安可弃哉！今欲为降虏，岂可而得！人谁不死，何惧之甚！”因投纵以剑，中其马鞍。纵去之，乃自缢。道福谓其徒曰：“吾养尔等，正为今日。蜀之存亡，实系在我，不在谯王。我尚在，犹足一战。”士咸许诺。乃散金帛以赐其众，众受之而走。道福独奔广汉，广汉人杜瑾执之。硃龄石徙马耽于越巂，追杀之。耽之徒也，谓其徒曰：“硃侯不送我京师，灭众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卧，引绳而死。须臾，龄石师至，遂戮尸焉。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难起萧墙，毒痛函夏，九

州波骇，五岳尘飞，干戈日寻，戎车竞逐。王弥好乱乐祸，挟诈怀奸，命侑啸侣，伺间侯隙，助悖逆于平阳，肆残忍于都邑，遂使生灵涂炭，神器流离，邦国轸《麦秀》之哀，宫庙兴《黍离》之痛，岂天意乎？岂人事乎？何丑虏之猖狂而乱离之斯瘼者也！张昌等或氏 张淮浦，或蚁聚荆衡，招乌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贪暴，凭陵险隘，倔强江湖，未淹岁稔，咸至诛戮，实自取之，非为不幸。峻约同恶相济，生此乱阶，孙卢同类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扫地，灾沴滔天，虽樊谢之毒被含灵，李郭之祸延宫阙，方凶比暴，弗是加也。譙纵乘兹衅隙，肆彼奸谋，旋踵而亡，无足论矣。

赞曰：中朝隳政，王弥肇乱。神器流离，生灵涂炭。群妖伺隙，构兹多难。荐食荆衡，陵虐江汉。孙卢奸慝，约峻残贼。穷凶极暴，为鬼为蜮。纵窃岷峨，旋至颠踣。

&

载记序

古者帝王，乃生奇类、淳维，伯禹之苗裔，岂异类哉？反首衣皮，餐膾饮彘重，而震惊中域，其来自远。天未悔祸，种落弥繁。其风俗险谲，性灵驰突，前史载之，亦以详备。轩帝患其干纪，所以徂征；武王窜以荒服，同乎禽兽。而于露寒之野，候月觐风，睹隙扬埃，乘间骋暴，边城不得缓带，百姓靡有室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此言能教训卒伍，整齐车甲，边埒既伏，境内以安。然则燕筑造阳之郊，秦堑临洮之险，登天山，绝地脉，苞玄菟，款黄河，所以防夷狄之乱中华，其备豫如此。

汉宣帝初纳呼韩，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宽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数万徙入西河，后亦转至五原，连延七郡。董卓之乱，则汾晋之郊萧然矣。郭钦腾笈于武帝，江统献策于惠皇，皆以为魏处戎夷，绣居都鄙，请移沙塞之表，定一般周之服。统则忧诸并部，钦则虑在盟津。言犹自口，元海已至。语曰“失以豪厘”，晋卿大夫之辱也。聪之誓兵，东兼齐地；曜之驰旆，西逾陇山，覆没两京，蒸徒百万。天子陵江御物，分据地险，回首中原，力不能救，划长淮以北，大抵弃之。胡人利我艰虞，分镳起乱；晋臣或阻兵遐远，接武效尤。

大凡刘元海以惠帝永兴元年据离石称汉。后九年，石勒据襄国称赵。张氏先据河西，是岁，自石勒后三十六年也，重华自称凉王。后一年，冉闵据鄴称魏。后一年，苻健据长安称秦。慕容氏先据辽东称燕，是岁，自苻健后一年也，俊始僭号。后

三十一年，后燕慕容垂据鄴。后二年，西燕慕容冲据阿房。是岁也，乞伏国仁据枹罕称秦。后一年，慕容永据上党。是岁也，吕光据姑臧称凉。后十二年，慕容德据滑台称南燕。是岁也，秃发乌孤据廉川称南凉，段业据张掖称北凉。后三年，李玄盛据敦煌称西凉。后一年，沮渠蒙逊杀段业，自称凉。后四年，谯纵据蜀称成都王。后二年，赫连勃勃据朔方称大夏。后二年，冯跋杀离班，据和龙称北燕。提封天下，十丧其八，莫不龙旌帝服，建社开祊，华夷咸暨，人物斯在。或篡通都之乡，或拥数州之地，雄图内卷，师旅外并，穷兵凶于胜负，尽人命于锋镝，其为战国者一百三十六载，抑元海为之祸首云。

载记第一

刘元海（子和 刘宣）

刘元海，新兴匈奴人，冒顿之后也。名犯高祖庙讳，故称其字焉。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建武初，乌珠留若鞮单于子右奥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入居西河美稷，今离石左国城即单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单于羌渠使子於扶罗将兵助汉，讨平黄巾。会羌渠为国人所杀，於扶罗以其众留汉，自立为单于。属董卓之乱，寇掠太原、河东，屯于河内。於扶罗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罗子豹为左贤王，即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众为五部，以豹为左部帅，其余部帅皆以刘氏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兹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兴，中部居大陵。刘氏虽分居五部，然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

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于龙门，俄而有一大鱼，顶有二角，轩鬣跃鳞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异之，曰：“此嘉祥也。”其夜梦旦所见鱼变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鸡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贵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征也。吾昔从邯郸张罔母司徒氏相，云吾当有贵子孙，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韶龔英慧，七岁遭母忧，擗踊号叫，

哀感旁邻，宗族部落咸共叹赏。时司空太原王昶闻而嘉之，并遣吊赙。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尝谓同门生硃纪、范隆曰：“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降灌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业，两公属太宗而不能开庠序之美，惜哉！”于是遂学武事，妙绝于众，猿臂善射，膂力过人。姿仪魁伟，身長八尺四寸，须长三尺余，当心有赤毫毛三根，长三尺六寸。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师彘等，皆善相人，及见元海，惊而相谓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见也。”于是深相崇敬，推分结恩。太原王浑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

咸熙中，为任子在洛阳，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后，浑又屡言之于武帝。帝召与语，大悦之，谓王济曰：“刘元海容仪机鉴，虽由余、日磾无以加也。”济对曰：“元海仪容机鉴，实如圣旨，然其文武才干贤于二子远矣。陛下若任之以东南之事，吴会不足平也。”帝称善。孔恂、杨珧进曰：“臣观元海之才，当今惧无其比，陛下若轻其众，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权，平吴之后，恐其不复北渡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任之以本部，臣窃为陛下寒心。若举天阻之固以资之，无乃不可乎！”帝默然。

后秦凉覆没，帝畴咨将帅，上党李熹曰：“陛下诚能发匈奴五部之众，假元海一将军之号，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尽殄患之理也。”熹勃然曰：“以匈奴之劲悍，元海之晓兵，奉宣圣威，何不尽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凉州，斩树机能，恐凉州方有难耳。蛟龙得云雨，非复池中物也。”帝乃止。后王弥从洛阳东归，元海饯弥于九

曲之滨。泣谓弥曰：“王浑、李熹以乡曲见知，每相称达，谗间因之而进，深非吾愿，适足为害。吾本无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阳，永与子别。”因慷慨歔歔，纵酒长啸，声调亮然，坐者为之流涕。齐王攸时在九曲，比闻而驰遣视之，见元海在焉，言于帝曰：“陛下不除刘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宁。”王浑进曰：“元海长者，浑为君王保明之。且大晋方表信殊俗，怀远以德，如之何以无萌之疑杀人侍子，以示晋德不弘。”帝曰：“浑言是也。”

会豹卒，以元海代为左部帅。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杨骏辅政，以元海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颖镇鄴，表元海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

惠帝失驭，寇盗蜂起，元海从祖故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等窃议曰：“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左贤王元海姿器绝人，干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于是密共推元海为大单于。乃使其党呼延攸诣鄴，以谋告之。元海请归会葬，颖弗许。乃令攸先归，告宣等招集五部，引会宜阳诸胡，声言应颖，实背之也。

颖为皇太弟，以元海为太弟屯骑校尉。惠帝伐颖，次于荡阴，颖假元海辅国将军、督北城守事。及六军败绩，颖以元海为冠军将军，封卢奴伯。并州刺史东嬴公腾、安北将军王浚，起兵伐颖，元海说颖曰：“今二镇跋扈，众余十万，恐非宿卫及近都土庶所能御之，请为殿下还说五部，以赴国难。”颖曰：“五部之众可保发已不？纵能发之，鲜卑、乌丸劲速如风云，

何易可当邪？吾欲奉乘舆还洛阳，避其锋锐，徐传檄天下，以逆顺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勋于王室，威恩光洽，四海钦风，孰不思为殿下没命投躯者哉，何难发之有乎！王浚竖子，东嬴疏属，岂能与殿下争衡邪！殿下一发鄴宫，示弱于人，洛阳可复至乎？纵达洛阳，威权不复在殿下也。纸檄尺书，谁为人奉之！且东胡之悍不逾五部，愿殿下勉抚士众，靖以镇之，当为殿下以二部摧东嬴，三部梟王浚，二竖之首可指日而悬矣。”颖悦，拜元海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元海至左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众已五万，都于离石。

王浚使将军祁弘率鲜卑攻鄴，颖败，挟天子南奔洛阳。元海曰：“颖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然吾与其有言矣，不可不救。”于是命右於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等率步骑二万，将讨鲜卑。刘宣等固谏曰：“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属晋纲未弛，大事不遂，右贤涂地，单于之耻也。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单于积德在躬，为晋人所服，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鲜卑、乌丸可以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敌！今天假手于我，不可违也。违天不祥，逆众不济；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愿单于勿疑。”元海曰：“善。当为崇冈峻阜，何能为培塿乎！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虽然，晋人未必同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乃迁于左国城，远人归附者数万。

永兴元年，元海乃为坛于南郊，僭即汉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应期，廓开大业。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汉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过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扬俊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迈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于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贼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诞资圣武，恢复鸿基，祀汉配天，不失旧物，俾三光晦而复明，神器幽而复显。显宗孝明皇帝、肃宗孝章皇帝累叶重晖，炎光再阐。自和安已后，皇纲渐颓，天步艰难，国统频绝。黄巾海沸于九州，群阉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寻。故孝愍委弃万国，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终有泰，旋轸旧京。何图天未悔祸，后帝窘辱。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使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灭。黎庶涂炭，靡所控告。孤今猥为群公所推，绍修三祖之业。顾兹炆暗，战惶靡厝。但以大耻未雪，社稷无主，衔胆栖冰，勉从群议。”乃赦其境内，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置百官，以刘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刘宏为太尉，其余拜授各有差。

东嬴公腾使将军聂玄讨之，战于大陵，玄师败绩，腾惧，率并州二万余户下山东，遂所在为寇。元海遣其建武将军刘曜寇太原、兹氏、屯留、长子、中都，皆陷之。二年，腾又遣司马瑜、周良、石鲜等讨之，次于离石汾城。元海遣其武牙将军刘钦等六军距瑜等，四战，瑜皆败，钦振旅而归。是岁，离石大饥，迁于黎亭，以就邸阁谷，留其太尉刘宏、护军马景守离石，使大司农卜豫运粮以给之。以其前将军刘景为使持节、征讨大都督、大将军，要击并州刺史刘琨于版桥，为琨所败，琨遂据晋阳。其侍中刘殷、王育进谏元海曰：“殿下自起兵以来，

渐已一周，而颍守偏方，王威未震。诚能命将四出，决机一掷，梟刘琨，定河东，建帝号，鼓行而南，克长安而都之，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创启鸿基，克殄强楚者也。”元海悦曰：“此孤心也。”遂进据河东，攻寇蒲坂、平阳，皆陷之。元海遂入都蒲子，河东、平阳属县垒壁尽降。时汲桑起兵赵魏，上郡四部鲜卑陆逐延、氏酋大单于征、东莱王弥及石勒等并相次降之，元海悉署其官爵。

永嘉二年，元海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永凤。以其大将军刘和为大司马，封梁王，尚书令刘欢乐为大司徒，封陈留王，御史大夫呼延翼为大司空，封雁州郡公，宗室以亲疏为等，悉封郡县王，异姓以勋谋为差，皆封郡县公侯。太史令宣于修之言于元海曰：“陛下虽龙兴凤翔。奄受大命，然遗晋未殄，皇居仄陋，紫宫之变，犹钟晋氏，不出三年，必克洛阳。薄子崎岖，非可久安。平阳势有紫气，兼陶唐旧都，愿陛下上迎乾象，下协坤祥。”于是迁都平阳。汾水中得玉玺，文曰“有新保之”，盖王莽时玺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以为己瑞，大赦境内，改年河瑞。封子裕为齐王，隆为鲁王。

于是命其子聪与王弥进寇洛阳，刘曜与赵固等为之后继。东海王越遣平北将军曹武、将军宋抽、彭默等距之，王师败绩。聪等长驱至宜阳，平昌公模遣将军淳于定、吕毅等自长安讨之，战于宜阳，定等败绩。聪恃连胜，不设备，弘农太守垣延诈降。夜袭，聪军大败而还，元海素服迎师。

是冬，复大发卒，遣聪、弥与刘曜、刘景等率精骑五万寇洛阳，使呼延翼率步卒继之，败王师于河南。聪进屯于西明门，护军贾胤夜薄之，战于大夏门，斩聪将呼延颢，其众遂溃。聪回军而南。壁于洛水，寻进屯宣阳门，曜屯上东门，弥屯广阳门，景攻大夏门，聪亲祈嵩岳，令其将刘厉、呼延朗等督留军。

东海王越命参军孙询、将军丘光、楼裒等率帐下劲卒三千，自宣阳门击朗，斩之。聪闻而驰还。厉惧聪之罪己也，赴水而死。王弥谓聪曰：“今既失利，洛阳犹固，殿下不如还师，徐为后举。下官当于袞豫之间收兵积谷，伏听严期。”宣于修之又言于元海曰：“岁在辛未，当得洛阳。今晋气犹盛，大军不归，必败。”元海驰遣黄门郎傅询召聪等还师。王弥出自轘辕，越遣薄盛等追击弥，战于新汲，弥师败绩。于是摄薄阪之戍，还于平阳。

以刘欢乐为太傅，刘聪为大司徒，刘延年为大司空，刘洋为大司马，赦其境内。立其妻单氏为皇后，子和为皇太子，封子义为北海王。

元海寝疾，将为顾托之计，以欢乐为太宰，洋为太傅，延年为太保，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置单于台于平阳西，以其子裕为大司徒。元海疾笃，召欢乐及洋等人禁中受遗诏辅政。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伪谥光文皇帝，庙号高祖，墓号永光陵。子和立。

和字玄泰。身長八尺，雄毅美姿仪，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及为储贰，内多猜忌，馭下无恩。元海死，和嗣伪位。其卫尉西昌王刘锐、宗正呼延攸恨不参顾命也，说和曰：“先帝不惟轻重之计，而使三王总强兵于内，大司马握十万劲卒居于近郊，陛下今便为寄坐耳。此之祸难，未可测也，顾陛下早为之所。”和即攸之甥也，深然之，召其领军刘盛及刘钦、马景等告之。盛曰：“先帝尚在殡宫，四王未有逆节，今忽一旦自相鱼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余。四海未定，大业甫尔，愿陛下以上成先帝鸿基为志，且塞耳勿听此狂简之言也。《诗》云：‘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既不信诸弟，复谁可信哉！”锐、攸怒曰：“今日之议，理无有二。”于是

命左右刃之。景惧曰：“惟陛下诏，臣等以死奉之，蔑不济矣。”乃相与盟于东堂，使锐、景攻聪，攸率刘安国攻裕，使侍中刘乘、武卫刘钦攻鲁王隆，尚书田密、武卫刘璿攻北海王义。密、璿等使人斩关奔于聪，聪命贯甲以待之。锐知聪之有备也，驰还，与攸、乘等会攻隆、裕。攸、乘惧安国、钦之有异志也，斩之。是日，斩裕及隆。聪攻西明门，克之。锐等奔入南宫，前锋随之，斩和于光极西室。锐、攸梟首通衢。

刘宣，字士则。朴钝少言，好学修洁。师事乐安孙炎，沈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炎每叹之曰：“宣若遇汉武，当逾于金日磾也。”学成而返，不出门闾盖数年。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曾不反覆咏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终不令二公独擅美于前矣。”并州刺史王广言之于武帝，帝召见，嘉其占对，因曰：“吾未见宣，谓广言虚耳。今见其进止风仪，真所谓如圭如璋，观其性质，足能抚集本部。”乃以宣为右部都督，特给赤幘曲盖。莅官清恪，所部怀之。元海即王位，宣之谋也，故特荷尊重，勋戚莫二，军国内外靡不专之。

载记第二

刘聪

刘聪，字玄明，一名载，元海第四子也。母曰张夫人。初，聪之在孕也，张氏梦日入怀，寤而以告，元海曰：“此吉征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聪焉，夜有白光之异。形体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长二尺余，甚光泽。幼而聪悟好学，博士硃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十五习击刺，猿臂善射，弯弓三百斤，膂力骁捷，冠绝一时。太原王浑见而悦之，谓元海曰：“此儿吾所不能测也。”

弱冠游于京师，名士莫不交结，乐广、张华尤异之也。新兴太守郭颐辟为主簿，举良将，入为骁骑别部司马，累迁右部都尉，善于抚接，五部豪右无不归之。河间王颙表为赤沙中郎将。聪以元海在鄴，惧为成都王颖所害，乃亡奔成都王，拜右积弩将军，参前锋战事。元海为北单于，立为右贤王，随还右部。及即大单于位，更拜鹿蠡王。既杀其兄和，群臣劝即尊位。聪初让其弟北海王义，义与公卿泣涕固请，聪久而许之，曰：“义及群公正以四海未定，祸难尚殷，贪孤年长故耳。此国家之事，孤敢不祇从。今便欲远遵鲁隐，待义年长，复子明辟。”于是以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光兴。尊元海

妻单氏曰皇太后，其母张氏为帝太后，义为皇太弟，领大单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为皇后，封其子粲为河内王，署使持节、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易河间王，翼彭城王，悝高平王。遣粲及其征东王弥、龙骧刘曜等率众四万，长驱入洛川，遂出轘辕，周旋梁、陈、汝、颍之间，陷垒壁百余。以其司空刘景为大司马，左光禄刘殷为大司徒，右光禄王育为大司空。伪太后单氏姿色绝丽，聪蒸焉。单即义之母也，义屡以为言，单氏惭恚而死，聪悲悼无已。后知其故，义之宠因此渐衰，然犹追念单氏，未便黜废。又尊母为皇太后。

署其卫尉呼延晏为使持节、前锋大都督、前军大将军。配禁兵二万七千，自宜阳入洛川，命王弥、刘曜及镇军石勒进师会之。晏比及河南，王师前后十二败，死者三万余人。弥等未至，晏留辎重于张方故垒，遂寇洛阳，攻陷平昌门，焚东阳、宣阳诸门及诸府寺。怀帝遣河南尹刘默距之，王师败于社门。晏以外继不至，出自东阳门，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余人而去。时帝将济河东遁，具船于洛水，晏尽焚之，还于张方故垒。王弥、刘曜至，复与晏会围洛阳。时城内饥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宣阳门陷，弥、晏入于南宫，升太极前殿，纵兵大掠，悉收宫人、珍宝。曜于是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于洛水北筑为京观。迁帝及惠帝羊后、传国六玺于平阳。聪大赦，改年嘉平，以帝为特进、左光禄大夫、平阿公。

遣其平西赵染、安西刘雅率骑二万攻南阳王模于长安，粲、曜率大众继之。染败王师于潼关，将军吕毅死之。军至于下邳，模乃降染。染送模于粲，粲害模及其子范阳王黎，送卫将军梁芬、模长史鲁繇、兼散骑常侍杜骛、辛谧及北宫纯等于平阳。聪以粲之害模也，大怒。粲曰：“臣杀模本不以其晚识天命之故，但以其晋氏肺腑，洛阳之难不能死节，天下之恶一也，故

诛之。”聪曰：“虽然，吾恐汝不免诛降之殃也。夫天道至神，理无不报。”

署刘曜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牧，改封中山王，镇长安，王弥为大将军，封齐公。寻而石勒等杀弥于己吾而并其众，表弥叛状。聪大怒，遣使让勒专害公辅，有无上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以弥部众配之。刘曜既据长安，安定太守贾疋及诸氏羌皆送质任，唯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护军麴允、频阳令梁肃自京兆南山将奔安定，遇疋任子于阴密，拥还临泾，推疋为平南将军，率众五万，攻曜于长安，扶风太守梁综及麴特、竺恢等亦率众十万会之。曜遣刘雅、赵染来距，败绩而还。曜又尽长安锐卒与诸军战于黄丘，曜众大败，中流矢，退保甘渠。杜人王秃、纪特等攻刘粲于新丰，粲还平阳。曜攻陷池阳，掠万余人归于长安。时间鼎等奉秦王为皇太子，入于雍城，关中戎晋莫不响应。

聪后呼延氏死，将纳其太保刘殷女，其弟义固谏。聪更访之于太宰刘延年、大傅刘景，景等皆曰：“臣常闻太保自云周刘康公之后，与圣氏本源既殊，纳之为允。”聪大悦，使其兼大鸿胪李弘拜殷二女为左右贵嫔，位在昭仪上。又纳殷女孙四人为贵人，位次贵嫔。谓弘曰：“此女辈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时，且太保于朕实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与圣源实别，陛下正以姓同为恨耳。且魏司空东莱王基当世大儒，岂不达礼乎！为子纳司空太原王沈女，以其姓同而源异故也。”聪大悦，赐弘黄金六十斤，曰：“卿当以此意谕吾子弟辈。”于是六刘之宠倾于后宫，聪稀复出外，事皆中黄门纳奏，左贵嫔决之。

聪假怀帝仪同三司，封会稽郡公，庾珉等以次加秩。聪引帝入宴，谓帝曰：“卿为豫章王时，朕尝与王武子相造，武子

示朕于卿，卿言闻其名久矣。以卿所制乐府歌示朕，谓朕曰：‘闻君善为辞赋，试为看之。’朕时与武子俱为《盛德颂》，卿称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筹，卿与武子俱得九筹，卿赠朕柘弓、银研，卿颇忆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尔日不早识龙颜。”聪曰：“卿家骨肉相残，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汉将应乾受历，故为陛下自相驱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业，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出，以小刘贵人赐帝，谓帝曰：“此名公之孙，今特以相妻，卿宜善遇之。”拜刘为会稽国夫人。

遣其镇北靳冲寇太原，平北卜瑒率众继之。冲攻太原不克，而归罪于瑒，辄斩之。聪闻之，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其御史中丞浩衍持节斩冲。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鱼蟹不供，将作大匠望都公靳陵坐温明、徽光二殿不成，皆斩于东市。聪游猎无度，常晨出暮归，观渔于汾水，以烛继昼。中军王彰谏曰：“今大难未夷，余晋假息，陛下不惧白龙鱼服之祸，而昏夜忘归。陛下当思先帝创业之艰难，嗣承之不易，鸿业已尔，四海属情，何可坠之于垂成，隳之于将就！比窃观陛下所为，臣实痛心疾首有日矣。且愚人系汉之心未专，而思晋之怀犹盛，刘琨去此咫尺之间，狂狷刺客息顷而至。帝王轻出，一夫敌耳。愿陛下改往修来，则忆兆幸甚。”聪大怒，命斩之。上夫人王氏叩头乞哀，乃囚之诏狱。聪母以聪刑怒过差，三日不食，弟义、子粲并与切谏。聪怒曰：“吾岂桀、纣、幽、厉乎，而汝等生来哭人！”其太宰刘延年及诸公卿列侯百有余人，皆免冠涕泣固谏曰：“光文皇帝以圣武膺期，创建鸿祚，而六合未一，夙世升遐。陛下睿德自天，龙飞绍统，东平洛邑，南定长安，真可谓功高周成，德超夏启。往也唐虞，今则陛下，历观书记，未有此比。而顷频以小务不供而斩王公，

直言忤旨，便囚大将，游猎无度，机管不修，臣等窃所未解，臣等所以破肝糜胃忘寝与食者也。”聪乃赦彰。

麹特等围长安，刘曜连战败绩，乃驱掠士女八万余口退还平阳，因攻司徒傅祗于三渚，使其右将军刘参攻郭默于怀城。祗病卒，城陷，迁祗孙纯、粹并二万余户于平阳县。聪赠祗太保，纯、粹皆给事中，谓祗子暢曰：“尊公虽不达天命，然各忠其主，吾亦有以亮之。但晋主已降，天命非人所支，而虔刘南鄙，沮乱边萌，此其罪也。以元恶之种而赠同勋旧，逆臣之孙荷荣禁闼，卿知皇汉之德弘旷以不？”暢曰：“陛下每嘉先臣，不以小臣之故而亏其忠节，及是恩也，自是明主伐国吊人之义，臣辄同万物，未敢谢生于自然。”

聪遣刘粲、刘曜等攻刘琨于晋阳，琨使张乔距之，战于武灌，乔败绩，死之，晋阳危惧。太原太守高乔、琨别驾郝聿以晋阳降粲。琨与左右数十骑，携其妻子奔于赵郡之亭头，遂如常山。粲、曜入于晋阳。先是，琨与代王猗卢结为兄弟，乃告败于猗卢，且乞师。猗卢遣子日利孙、宾六须及将军卫雄、姬澹等率众数万攻晋阳，琨收散卒千余为之乡导，猗卢率众六万至于狼猛。曜及宾六须战于汾东，曜坠马，中流矢，身被七创。讨虏傅武以马授曜，曜曰：“当今危亡之极，人各思免。吾创已重，自分死此矣。”武泣曰：“武小人，蒙大王识拔，以于是，常思效命，今其时矣。且皇室始基，大难未弭，天下何可一日无大王也。”于是扶曜乘马，驱令渡汾，回而战死。曜入晋阳，夜与刘粲等掠百姓，逾蒙山遁归。猗卢率骑追之，战于蓝谷，粲败绩，斩其征虏邢延，获其镇北刘丰。琨收合离散，保于阳曲，猗卢戍之而还。

正旦，聪宴于光极前殿，逼帝行酒，光禄大夫庾珉、王俊等起而大哭，聪恶之。会有告珉等谋以平阳应刘琨者，聪遂鸩

帝而诛珉、俊，复以赐帝刘夫人为贵人，大赦境内殊死已下。立左贵嫔刘氏为皇后。聪将为刘氏起皇仪殿于后庭，廷尉陈元达谏曰：“臣闻古之圣王爱国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蒸民而树之君者，使为之父母以刑赏之，不欲使殿屎黎元而荡逸一人。晋氏暗虐，视百姓如草芥，故上天剿绝其祚。乃眷皇汉，苍生引领息肩，怀更苏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文皇帝靖言惟兹，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皇后嫔服无绮彩。重逆群臣之请，故建南北宫焉。今光极之前足以朝群后，飨万国矣，昭德、温明已后足可以容六宫，列十二等矣。陛下龙兴已来，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内兴殿观四十余所，重之以饥馑疾疫，死亡相属，兵疲于外，人怨于内，为之父母固若是乎！伏闻诏旨，将营皇仪，中宫新立，诚臣等乐为子来者也。窃以大难未夷，宫宇粗给，今之所营，尤实非宜。臣闻太宗承高祖之业，惠吕息役之后，以四海之富，天下之殷，尚以百金之费而辍露台，历代垂美，为不朽之迹。故能断狱四百，拟于成康。陛下之所有，不过太宗二郡地耳，战守之备者，岂仅匈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广，思费如彼；陛下之狭，欲损如此。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颜色，冒不测之祸者也。”聪大怒曰：“吾为万机主，将营一殿，岂问汝鼠子乎！不杀此奴，沮乱朕心，朕殿何当得成邪！将出斩之，并其妻子同泉东市，使群鼠共穴。”时在逍遥园李中堂，元达抱堂下树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计也，而陛下杀臣。若死者有知，臣要当上诉陛下于天，下诉陛下于先帝。硃云有云：‘臣得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审陛下何如主耳！”元达先锁腰而入，及至，即以锁绕树，左右曳之不能动。聪怒甚。刘氏时在后堂，闻之，密遣中常侍私敕左右停刑，于是手疏切谏，聪乃解，引元达而谢之，易逍遥园为纳贤园，李中堂为愧贤堂。

时愍帝即位于长安，聪遣刘曜及司隶乔智明、武牙李景年等寇长安，命赵染率众赴之。时大都督鞠允据黄白城，累为曜、染所败。染谓曜曰：“鞠允率大众在外，长安可袭而取之。得长安，黄白城自服。愿大王以重众守此，染请轻骑袭之。”曜乃承制加染前锋大都督、安南大将军，以精骑五千配之而进。王师败于渭阳，将军王广死之。染夜入长安外城，帝奔射雁楼，染焚烧龙尾及诸军营，杀掠千余人，旦退屯逍遥园。鞠允率众袭曜，连战败之。曜入粟邑，遂归平阳。

时流星起于牵牛，入紫微，龙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阳北十里。视之，则有肉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臭闻于平阳，肉旁常有哭声，昼夜不止。聪甚恶之，延公卿已下问曰：“朕之不德，致有斯异，其各极言，勿有所讳。”陈元达及博士张师等进对曰：“星变之异，其祸行及，臣恐后庭有三后之事，亡国丧家，靡不由此，愿陛下慎之。”聪曰：“此阴阳之理，何关人事！”既而刘氏产一蛇一猛兽，各害人而走，寻之不得，顷之，见在陨肉之旁。俄而刘氏死，乃失此肉，哭声亦止。自是后宫乱宠，进御无序矣。

聪以刘易为太尉。初置相国，官上公，有殊勋德者死乃赠之。于是大定百官，置太师、丞相，自大司马以上七公，位皆上公，绿綬绶，远游冠。置辅汉，都护，中军，上军，辅军，镇、卫京，前、后、左、右、上、下军，辅国，冠军，龙骧，武牙大将军，营各配兵二千，皆以诸子为之。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选曹尚书。自司隶以下六官，皆位次仆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亚公。以其子粲为丞相、领大将军、录尚书事，进封晋王，食五都。刘延年录尚书六条事，刘景为太师，王育为太傅，任顗为太保，

马景为大司徒，硃纪为大司空，刘曜为大司马。

曜复次渭汭，赵染次新丰。索綝自长安东讨染，染狃于累捷，有轻綝之色。长史鲁徽曰：“今司马鄴君臣自以逼僭王畿，雄劣不同，必致死距我，将军宜整阵案兵以击之，弗可轻也。困兽犹斗，况于国乎！”染曰：“以司马模之强，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竖，岂能污吾马蹄刀刃邪！要擒之而后食。”晨率精骑数百，驰出逆之，战于城西，败绩而归，悔曰：“吾不用鲁徽之言，以至于此，何面见之！”于是斩徽。徽临刑谓染曰：“将军悞谏违谋，戇而取败，而复忌前害胜，诛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颜面瞬息世间哉！袁绍为之于前，将军踵之于后，覆亡败丧，亦当相寻，所恨不得一见大司马而死。死者无知则已；若其有知，下见田丰为徒，要当诉将军于黄泉，使将军不得服床枕而死。”叱刑者曰：“令吾面东向。”大司马曜闻之曰：“蹄涔不容尺鲤，染之谓也。”

曜还师攻郭默于怀城，收其米粟八十万斛，列三屯以守之。聪遣使谓曜曰：“今长安假息，刘琨游魂，此国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丑，何足以劳公神略，可留征虏将军贝丘王翼光守之，公其还也。”于是曜归薄坂。俄而征曜辅政。

赵染寇北地，梦鲁徽大怒，引弓射之，染惊悸而寤。旦将攻城，中弩而死。

聪以粲为相国，总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国。平阳地震，烈风拔树发屋。光义人羊充妻产子二头，其兄窃而食之，三日而死。聪以其太庙新成，大赦境内，改年建元。雨血于其东宫延明殿，彻瓦在地者深五寸。刘义恶之，以访其太师卢志、太傅崔玮、太保许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为太弟者，盖以安众望也，志在晋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归之。相国之位，自魏武已来，非复人臣之官，主上本发明诏，置之为赠官，今

忽以晋王居之，羽仪威尊逾于东宫，万机之事无不由之，置太宰、大将军及诸王之营以为羽翼，此事势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测之危厄在于旦夕，宜早为之所。四卫精兵不减五千，余营诸王皆年齿尚幼，可夺而取之。相国轻佻，正可烦一刺客耳。大将军无日不出，其营可袭而得也。殿下但当有意，二万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云龙门，宿卫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马不虑为异也。”又弗从，乃止。

聪如中护军靳准第，纳其二女为左右贵嫔，大曰月光，小曰月华，皆国色也。数月，立月光为皇后。

东宫舍人荀裕告卢志等劝又谋反，又不从之状。聪于是收志、玮、遐于诏狱，假以他事杀之。使冠威卜抽监守东宫，禁又朝贺。又忧惧不知所为，乃上表自陈，乞为黔首，并免诸子之封，褒美晋王粲宜登储副，抽又抑而弗通。

其青州刺史曹嶷攻汶阳关、公丘，陷之，害齐郡太守徐浮，执建威刘宣，齐鲁之间郡县垒壁降者四十余所。嶷遂略地，西下祝阿、平阴，众十余万，临河置戍，而归于临淄。嶷于是遂雄据全齐之志。石勒以嶷之怀二也，请讨之。聪又惮勒之并齐，乃寝而弗许。

刘曜济自盟津，将攻河南，将军魏该奔于一泉坞。曜进攻李矩于荥阳，矩遣将军李平师于成皋，曜覆而灭之。矩恐，送质请降。

时聪以其皇后靳氏为上皇后，立贵妃刘氏为左皇后，右贵嫔靳氏为右皇后。左司隶陈元达以三后之立也，极谏，聪不纳，乃以元达为右光禄大夫，外示优贤，内实夺其权也。于是太尉范隆、大司马刘丹、大司空呼延晏、尚书令王鉴等皆抗表逊位，以让元达。聪乃以元达为御史大夫、仪同三司。

刘曜寇长安，频为王师所败。曜曰：“彼犹强盛，弗可图

矣。”引师而归。

聪宫中鬼夜哭，三日而声向右司隶寺，乃止。其上皇后靳氏有淫秽之行，陈元达奏之。聪废靳，靳惭恚自杀。靳有殊宠，聪迫于元达之势，故废之。既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达。

刘曜进师上党，将攻阳曲，聪遣使谓曜曰：“长安擅命，国家之深耻也。公宜以长安为先，阳曲一委骠骑。天时人事，其应至矣，公其亟还。”曜回灭郭迈，朝于聪，遂如蒲阪。

平阳地震，雨血于东宫，广袤顷余。

刘曜又进军，屯于粟邑。麹允饥甚，去黄白而军于灵武。曜进攻上郡，太守张禹与冯翊太守梁肃奔于允吾。于是关右翕然，所在应曜。曜进据黄阜。

聪武库陷入地一丈五尺。时聪中常侍王沈、宣怀、俞容，中宫仆射郭猗，中黄门陵修等皆宠幸用事。聪游宴后宫，或百日不出，群臣皆因沈等言事，多不呈聪，率以其意爱憎而决之，故或有勋旧功臣而弗见叙录，奸佞小人数日而便至二千石者。军旅无岁不兴，而将士无钱帛之赏，后宫之家赐赉及于僮仆，动至数千万。沈等车服宅宇皆逾于诸王，子弟、中表布衣为内史令长者三十余人，皆奢僭贪残，贼害良善。靳准合宗内外谄以事之。

郭猗有憾于刘义，谓刘粲曰：“太弟于主上之世犹怀不逞之志，此则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苍生之重怨也。而主上过垂宽仁，犹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风尘之变，臣窃为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孙，主上之嫡统，凡在含齿，孰不系仰。万机事大，何可与人！臣昨闻太弟与大将军相见，极有言矣，若事成，许以主上为在太上皇，大将军为皇太子。义又许卫军为大单于，二王已许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并握重兵，以此举事，事何不成！臣谓二王兹举，禽兽之不若也。背父亲人，人岂亲

之！今又苟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后，主上岂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东宫、相国、单于在武陵兄弟，何肯与人！许以三月上巳因宴作难，事淹变生，宜早为之所。《春秋传》曰：‘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臣屡启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谓臣言不实。刑臣刀锯之余，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虑逆鳞之诛，每所闻必言，冀垂采纳。臣当入言之。愿殿下不泄，密表其状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将军从事中郎王皮、卫军司马刘惔，假之恩顾，通其归善之路以问之，必可知也。

“粲深然之。猗密谓皮、惔曰：“二王逆状，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惊曰：“无之。”猗曰：“此事必无疑，吾怜卿亲旧并见族耳。”于是歔歔流涕。皮、惔大惧，叩头求哀。猗曰：“吾为卿作计，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谨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国必问卿，卿但云有之。若责卿何不先启，卿即答云：‘臣诚负死罪，然仰惟主上圣性宽慈，殿下笃于骨肉，恐言成诬伪故也。’”皮、惔许诺。粲俄而召问二人，至不同时，而辞若画一，粲以为信然。

初，靳准从妹为义孺子，淫于侍人，义怒杀之，而屡以嘲准。准深惭恚，说粲曰：“东宫万机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领相国，使天下知早有所系望也。”至是，准又说粲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准曰：“然，诚如圣旨。下官亟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亲非皇宗，恐忠言暂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准曰：“闻风尘之言，谓大将军、卫将军及左右辅皆谋奉太弟，克季春构变，殿下宜为之备。不然，恐有商臣之祸。”粲曰：“为之奈何？”准曰：“主上爱信于太弟，恐卒闻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缓东宫之禁固，勿绝太弟宾客，使轻薄之徒得与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

轻薄小人不能无逆意以劝太弟之心。小人有始无终，不能如贯高之流也。然后下官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与太宰拘太弟所与交通者考问之，穷其事原，主上必以无将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归太弟，主上一旦晏驾，恐殿下不得立矣。”于是祭命卜抽引兵去东宫。

聪自去冬至是，遂不复受朝贺，军国之事一决于粲，唯发中旨杀生除授，王沈、郭猗等意所欲皆从之。又立市于后庭，与宫人宴戏，或三日不醒。聪临上秋阁，诛其特进綦毋达，太中大夫公师彘，尚书王琰、田歆，少府陈休，左卫卜崇，大司农硃诞等，皆群阉所忌也。侍中卜干泣谏聪曰：“陛下方隆武宣之化，欲使幽谷无考槃，奈何一旦先诛忠良，将何以垂之于后！昔秦爱三良而杀之，君子知其不霸。以晋厉之无道，尸三卿之后，犹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右爱憎之言，欲一日尸七卿！诏尚在臣间，犹未宣露，乞垂昊天之泽，回雷霆之威。且陛下直欲诛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此岂是帝王三讯之法邪！”因叩头流血。王沈叱干曰：“卜侍中欲距诏乎？”聪拂衣而入，免干为庶人。

太宰刘易及大将军刘敷、御史大夫陈元达、金紫光禄大夫王延等诣阙谏曰：“臣闻善人者，乾坤之纪，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螣，王化之蠹贼也。故文王以多士基周，桓灵以群阉亡汉，国之兴亡，未有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尝有宦者与政，武、元、安、顺岂足为故事乎！今王沈等乃处常伯之位，握生死与夺于中，势倾海内，爱憎任之，矫弄诏旨，欺诬日月，内谄陛下，外佞相国，威权之重，侔于人主矣。王公见之骇目，卿宰望坐下车，铨衡迫之，选举不复以实，士以属举，政以贿成，多树奸徒，残毒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尽节于陛下，惧其奸萌发露，陷之极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诛

戮，怨感穹苍，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贤愚伤惧。沈等皆刀锯之余，背恩忘义之类，岂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泽也。陛下何故亲近之？何故贵任之？昔齐桓公任易牙而乱，孝怀委黄皓而灭，此皆覆车于前，殷鉴不远。比年地震日蚀，雨血火灾，皆沈等之由。愿陛下割翦凶丑与政之流，引尚书、御史朝省万机，相国与公卿五日一入，会议政事，使大臣得极其言，忠臣得逞其意，则众灾自弭，和气呈祥。今遗晋未殄，巴蜀未宾，石勒潜有跨赵魏之志，曹疑密有王全齐之心，而复以沈等助乱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处无患！复诛巫咸，戮扁鹊，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后虽欲疗之，其如病何！请免沈等官，付有司定罪。”聪以表示沈等，笑曰：“是兒等为元达所引，遂成痴也。”寝之。沈等顿首泣曰：“臣等小人，过蒙陛下识拔，幸得备洒扫宫阁，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讎，又深恨陛下。愿收大造之恩，以臣等膏之鼎镬，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聪曰：“此等狂言恆然，卿复何足恨乎！”更以访粲，粲盛称沈等忠清，乃心王室。聪大悦，封沈为列侯。太宰刘易诣阙，又上疏固谏。聪大怒，手坏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达哭之悲恸，曰：“人之云亡，邦国殄悴。吾既不复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归而自杀。

北地饥甚，人相食啖，羌酋大军须运粮以给魏昌，刘雅击败之。鞠允与刘曜战于礪石谷，王师败绩，允奔灵武。平阳大饥，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遣石越率骑二万，屯于并州，以怀抚叛者。聪使黄门侍郎乔诗让勒，勒不奉命，潜结曹疑，规为鼎峙之势。

聪立上皇后樊氏，即张氏之侍婢也。时四后之外，佩皇后玺绶者七人，朝廷内外无复纲纪，阿谀日进，货贿公行，军旅在外，饥疫相仍，后宫赏赐动至千万。刘敷屡泣言之，聪不纳，

怒曰：“尔欲得使汝公死乎？朝朝夕夕生来哭人！”敷忧忿发病而死。

河东大蝗，唯不食黍豆。靳准率部人收而埋之，哭声闻于十余里，后乃钻土飞出，复食黍豆。平阳饥甚，司隶部人奔于冀州二十万户，石越招之故也。犬与豕交于相国府门，又交于宫门，又交司隶、御史门。有豕著进贤冠，升聪坐。犬冠武冠，带绶，与豕并升。俄而斗死殿上。宿卫莫有见其入者。而聪昏虐愈甚，无诚惧之心。宴群臣于光极前殿，引见其太弟义，容貌毁悴，鬓发苍然，涕泣陈谢。聪亦对之悲恻，纵酒极欢，待之如初。

刘曜陷长安外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笏于曜，帝肉袒牵羊，輿棕衔璧出降。及至平阳，聪以帝为光禄大夫、怀安侯，使祭告于太庙，大赦境内，改年麟嘉。鞠允自杀。

聪东宫四门无故自坏，后内史女人化为丈夫。时聪子约死，一指犹暖，遂不殓殓。及苏，言见元海于不周山，经五日，遂复从至昆仑山，三日而复返于不周，见诸王公卿将相死者悉在，宫室甚壮丽，号曰蒙珠离国。元海谓约曰：“东北有遮须夷国，无主久，待汝父为之。汝父后三年当来，来后国中大乱相杀害，吾家死亡略尽，但可永明辈十数人在耳。汝且还，后年当来，见汝不久。”约拜辞而归，道遇一国曰猗尼渠余国，引约入宫，与约皮囊一枚，曰：“为吾遗汉皇帝。”约辞而归，谓约曰：“刘郎后年来必见过，当以小女相妻。”约归，置皮囊于机上。俄而苏，使左右机上取皮囊开之，有一方白玉，题文曰：“猗尼渠余国天王敬信遮须夷国天王，岁在摄提，当相见也。”驰使呈聪，聪曰：“若审如此，吾不惧死也。”及聪死，与此玉并葬焉。

时东宫鬼哭；赤虹经天，南有一歧；三日并照，各有两珥，

五色甚鲜；客星历紫宫入于天狱而灭。太史令康相言于聪曰：“蛇虹见弥天，一歧南彻；三日并照；客星入紫宫。此皆大异，其征不远也。今虹达东西者，许洛以南不可图也。一歧南彻者，李氏当仍跨巴蜀，司马睿终据全吴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为胡王，皇汉虽苞括二京，龙腾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阴之变其在汉域乎！汉既据中原，历命所属，紫宫之异，亦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尽言。石勒鸱视赵魏，曹窳狼顾东齐，鲜卑之众星布燕代，齐、代、燕、赵皆有将大之气。愿陛下以东夏为虑，勿顾西南。吴蜀之不能北侵，犹大汉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师寡弱，勒众精盛，若尽赵魏之锐，燕之突骑自上党而来，曹窳率三齐之众以继之，陛下将何以抗之？紫宫之变何必不在此乎！愿陛下早为之所，无使兆人生心。陛下诚能发诏，外以远追秦皇、汉武循海之事，内为高帝图楚之计，无不克矣。”聪览之不悦。

刘粲使王平谓刘乂曰：“适奉中诏，云京师将有变，敕裹甲以备之。”乂以为信然，令命宫臣裹甲以居。粲驰遣告靳准、王沈等曰：“向也王平告云东宫阴备非常，将若之何？”准白之，聪大惊曰：“岂有此乎！”王沈等同声曰：“臣等久闻，但恐言之陛下弗信。”于是使粲围东宫。粲遣沈、准收氏羌酋长十余人，穷问之，皆悬首高格，烧铁灼目，乃自诬与乂同造逆谋。聪谓沈等言曰：“而今而后，吾知卿等忠于朕也。当念为知无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于是诛乂素所亲厚大臣及东宫官属数十人，皆靳准及阉竖所怨也。废乂为北部王，粲使准贼杀之。坑士众万五千余人，平阳街巷为之空。氏羌叛者十余万落，以靳准行车骑大将军以讨之。时聪境内大蝗，平阳、冀、雍尤甚。靳准讨之，震其二子而死。河汾大溢，漂没千余家。东宫灾异，门阁宫殿荡然。立粲为皇太子，大赦殊死已下。

以粲领相国、大单于，总摄朝政如前。

聪校猎上林，以帝行车骑将军，戎服执戟前导，行三驱之礼。粲言于聪曰：“今司马氏跨据江东，赵固、李矩同逆相济，兴兵聚众者皆以子鄴为名，不如除之，以绝其望。”聪然之。

赵固郭默攻其河东，至于绛邑，右司隶部人盗牧马负妻子奔之者三万余骑。骑兵将军刘劭追讨之，杀万余人，固、默引归。刘颡遮邀击之，为固所败。使粲及刘雅等伐赵固，次于小平津，固扬言曰：“要当生缚刘粲以赎天子。”聪闻而恶之。

李矩使郭默、郭诵救赵固，屯于洛汭，遣耿稚、张皮潜济，袭粲。贝丘王翼光自厘城覘之，以告粲。粲曰：“征北南渡，赵固望声逃窜，彼方忧自固，何暇来邪！且闻上身在此，自当不敢北视，况敢济乎！不须惊动将士也。”是夜，稚等袭败粲军，粲奔据阳乡，稚馆谷粲垒。雅闻而驰还，栅于垒外，与稚相持。聪闻粲败，使太尉范隆率骑赴之，稚等惧，率众五千，突围趋北山而南。刘劭追之，战于河阳，稚师大败，死者三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余人。

聪所居蠡斯则百堂灾，焚其子会稽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聪闻之，自投于床，哀塞气绝，良久乃苏。平阳西明门牡自亡，霍山崩。

署其骠骑大将军、济南王刘骥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卫大将军、齐王刘劭为大司徒。

中常侍王沈养女年十四，有妙色，聪立为左皇后。尚书令王鉴、中书监崔懿之、中书令曹恂等谏曰：“臣闻王者之立后也，将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仪敷育之义，生承宗庙，母临天下，亡配后土，执馈皇姑，必择世德名宗，幽闲淑令，副四海之望，称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舟，妣氏以兴，《关雎》之化飨，则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纵欲，以婢为后，使皇统亡绝，社稷

沦倾。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汉之祸又如此矣。从麟嘉以来，乱淫于色，纵沈之弟女，刑余小丑犹不可坐琼寝，污清庙，况其家婢邪！六宫妃嫔皆公子公孙，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异象橐玉箠而对腐木朽楹哉！臣恐无福于国家也。”聪览之大怒，使宣怀谓粲曰：“鉴等小子，慢侮国家，狂言自口，无复君臣上下之礼，其速考竟。”于是收鉴等送市。金紫光禄大夫王延驰将入谏，门者弗通。鉴等临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复能为恶乎？乃公何与汝事！”鉴瞋目叱之曰：“竖子！使皇汉灭者，坐汝鼠辈与靳准耳，要当诉汝于先帝，取汝等于地下。”懿之曰：“靳准泉声镜形，必为国患。汝既食人，人亦当食汝。”皆斩之。聪又立其中常侍宣怀养女为中皇后。

鬼哭于光极殿，又哭于建始殿。雨血平阳，广袤十里。时聪子约已死，至是昼见。聪甚恶之，谓粲曰：“吾寝疾憊顿，怪异特甚。往以约之言为妖，比累日见之，此儿必来迎吾也。何图人死定有神灵，如是，吾不悲死也。今世难未夷，非谅暗之日，朝终夕殓，旬日而葬。”征刘曜为丞相、录尚书，辅政，固辞乃止。仍以刘景为太宰，刘骥为大司马，刘顗为太师，硃纪为太傅，呼延晏为太保，并录尚书事；范隆守尚书令、仪同三司，靳准为大司空、领司隶校尉，皆迭决尚书奏事。

太兴元年，聪死，在位九年，伪谥曰昭武皇帝，庙号烈宗。

粲字士光。少而俊杰，才兼文武。自为宰相，威福任情，疏远忠贤，昵近奸佞，任性严刻无恩惠，距谏饰非。好兴造宫室，相国之府仿像紫宫，在位无几，作兼昼夜，饥困穷叛，死亡相继，粲弗之恤也。既嗣伪位，尊聪后靳氏为皇太后，樊氏号弘道皇后，宣氏号弘德皇后，王氏号弘孝皇后。靳等年皆未及二十，并国色也，粲晨夜蒸淫于内，志不在哀。立其妻靳氏为皇后，子元公为太子，大赦境内，改元汉昌。雨血于平阳。

靳准将有异谋，私于粲曰：“如闻诸公将欲行伊尹、霍光之事，谋先诛太保及臣，以大司马统万机。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祸之来也不晨则夕。”粲弗纳。准惧其言之不从，谓聪二靳氏曰：“今诸公侯欲废帝，立济南王，恐吾家无复种矣。盍言之于帝。”二靳承间言之。粲诛其太宰、上洛王刘景，太师、昌国公刘顗，大司马、济南王刘骥，大司徒、齐王刘劭等。太傅硃纪、太尉范隆出奔长安。又诛其车骑大将军、吴王刘暹，骥母弟也。粲大阅上林，谋讨石勒。以靳准为大将军、录尚书事。粲荒耽酒色，游宴后庭，军国之事一决于准。准矫粲命，以从弟明为车骑将军，康为卫将军。

准将作乱，以金紫光禄大夫王延耆德时望，谋之于延。延弗从，驰将告之，遇靳康，劫延以归。准勒兵入宫，升其光极前殿，下使甲士执粲，数而杀之。刘氏男女无少长皆斩于东市。发掘元海、聪墓，焚烧其宗庙。鬼大哭，声闻百里。

准自号大将军、汉天王，置百官，遣使称籓于晋。左光禄刘雅出奔西平。尚书北宫纯、胡崧等招集晋人，保于东宫，靳康攻灭之。准将以王延为左光禄，延骂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杀我，以吾左目置西阳门，观相国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门，观大将军之入也。”准怒，杀之。

陈元达，字长宏，后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陈。少面孤贫，常躬耕兼诵书，乐道行咏，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与人交通。元海之为左贤王，闻而招之，元达不答。及元海僭号，人谓元达曰：“往刘公相屈，君蔑而不顾，今称号龙飞，君其惧乎？”元达笑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笼罗宇宙之志，吾固知之久矣。然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运未至，不能无事喧喧，彼自有以亮吾矣。卿但识之，吾恐不过二三日，驿书必至。”其暮，元海果征元达为黄门郎。人曰：

“君殆圣乎！”既至，引见，元海曰：“卿若早来，岂为郎官而已。”元达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颠。臣若早叩天门者，恐大王赐处于九卿、纳言之间，此则非臣之分，臣将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盘桓，待分而至，大王无过授之谤，小臣免招寇之祸，不亦可乎！”元海大悦。在位忠讷，屡进说言，退而削草，虽子弟莫得而知也。聪每谓元达曰：“卿当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达叩头谢曰：“臣闻师臣者王，友臣者霸。臣诚愚暗无可采也，幸邀陛下垂齐桓纳九九之义，故使微臣得尽愚忠。昔世宗遥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汉道；桀纣诛谏，幽厉弭谤，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圣应期，挺不世之量，能远捐商周覆国之弊，近模孝武光汉之美，则天下幸甚，群臣知免。”及其死也，人尽冤之。

载记第三

刘曜

刘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也。少孤，见养于元海。幼而聪慧，有奇度。年八岁，从元海猎于西山，遇雨，止树下，迅雷震树，旁人莫不颠仆，曜神色自若。元海异之曰：“此吾家千里驹也，从兄为不亡矣！”身长九尺三寸，垂手过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须髯不过百余根，而皆长五尺。性拓落高亮，与众不同。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雄武过人，铁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时号为神射。尤好兵书，略皆暗诵。常轻侮吴、邓，而自比乐毅、萧、曹，时人莫之许也，惟聪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数公足道哉！”

弱冠游于洛阳，坐事当诛，亡匿朝鲜，遇赦而归。自以形质异众，恐不容于世，隐迹管涔山，以琴书为事。尝夜闲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谒赵皇帝，献剑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烛视之，剑长二尺，光泽非常，赤玉为室，背上有铭曰：“神剑御，除众毒。”曜遂服之。剑随四时而变为五色。

元海世频历显职，后拜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镇长安。靳准之难，自长安赴之。至于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阳奔之，与太傅硃纪、太尉范隆等上尊号。曜以太兴元年僭即皇帝位，

大赦境内，惟准一门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硃纪领司徒，呼延晏领司空，范隆以下悉复本位。使征北刘雅、镇北刘策次于汾阴，与石勒为犄角之势。

靳准遣侍中卜泰降于勒，勒囚泰，送之曜。谓泰曰：“先帝末年，实乱大伦，群阉挠政，诛灭忠良，诚是义士匡讨之秋。司空执心忠烈，行伊霍之权，拯济涂炭，使朕及此，勋高古人，德格天地。朕方宁济大艰，终不以非命及君子贤人。司空若执忠诚，早迎大驾者，政由靳氏，祭则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还平阳，具宣曜旨。准自以杀曜母兄，沈吟未从。寻而乔泰、王腾、靳康、马忠等杀准，推尚书令靳明为盟主，遣卜泰奉传国六玺降于曜。曜大悦，谓泰曰：“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闻之，怒甚，增兵攻之。明战累败，遣使求救于曜，曜使刘雅、刘策等迎之。明率平阳士女万五千归于曜，曜命诛明，靳氏男女无少长皆杀之。使刘雅迎母胡氏丧于平阳，还葬粟邑，墓号阳陵，伪谥宣明皇太后。僭尊高祖父亮为景皇帝，曾祖父广为献皇帝，祖防懿皇帝，考曰宣成皇帝。徙都长安，起光世殿于前，紫光殿于后。立其妻羊氏为皇后，子熙为皇太子，封子袭为长乐王，阐太原王，冲淮南王，敞齐王，高鲁王，徽楚王，征诸宗室皆进封郡王。缮宗庙、社稷、南北郊。以水承晋金行，国号曰赵。牲牡尚黑，旗帜尚玄，冒顿配天，元海配上帝，大赦境内殊死已下。

黄石屠各路松多起兵于新平、扶风，聚众数千，附于南阳王保。保以其将杨曼为雍州刺史，王连为扶风太守，据陈仓；张顗为新平太守，周庸为安定太守，据阴密。松多下草壁，秦陇氏羌多归之。曜遣其军骑刘雅、平西刘厚攻杨曼于陈仓，二旬不克。曜率中外精锐以赴之，行次雍城，太史令弁广明言于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师不宜行。”乃止。敕刘雅等撮围固

垒，以待大军。

地震，长安尤甚。时曜妻羊氏有殊宠，颇与政事，阴有余之征也。

三年，曜发雍，攻陈仓，曼、连谋曰：“谍者适还，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来，其锋恐不可当也。吾粮廩既少，无以支久，若顿军城下，围人百日，不待兵刃而吾自灭，不如率见众以一战。如其胜也，关中不待檄而至；如其败也，一等死，早晚无在。”遂尽众背城而阵，为曜所败，王连死之，杨曼奔于南氏。曜进攻草壁，又陷之，松多奔陇城，进陷安定。保惧，迁于桑城。氏羌悉从之。曜振旅归于长安，署刘雅为大司徒。

晋将李矩袭金墉，克之。曜左中郎将宋始、振威宋恕降于石勒。署其大将军、广平王岳为征东大将军，镇洛阳。会三军疫甚，岳遂屯浞池。石勒遣石生驰应宋始等，军势甚盛。曜将尹安、赵慎等以洛阳降生，岳乃班师，镇于陕城。

西明门内大树风吹折，经一宿，树拨变为人形，发长一尺，须眉长三寸，皆黄白色，有敛手之状，亦有两脚著裙之形，惟无目鼻，每夜有声，十日而生柯条，遂成大树，枝叶甚茂。

长水校尉尹车谋反，潜结巴酋徐库彭，曜乃诛车，囚库彭等五十余人于阿房，将杀之。光禄大夫游子远固谏，曜不从。子远叩头流血，曜大怒，幽子远而尽杀库彭等，尸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之于水。于是巴氏尽叛，推巴归善王句渠知为主，四山羌、氏、巴、羯应之者三十余万，关中大乱，城门昼闭。子远又从狱表谏，曜怒甚，毁其表曰：“大荔奴不忧命在须臾，犹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杀之。刘雅、硃纪、呼延晏等谏曰：“子远幽而尚谏者，所谓忠于社稷，不知死之将至。陛下纵弗能用，奈何杀之！若子远朝诛，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过差之咎。天下之人皆当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复与谁

居乎！”曜意解，乃赦之。于是敕内外戒严，将亲讨渠知。子远进曰：“陛下诚能纳愚臣之计者，不劳大驾亲动，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试言之。”子远曰：“彼匪有大志，希窃非望也，但逼于陛下峻纲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诸逆人之家老弱没奚官者，使迭相抚育，听其复业，大赦与之更始。彼生路既开，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即下者，愿假臣弱兵五千，以为陛下梟之，不敢劳陛下之将帅也。不尔者，今贼党既众，弥川被谷，虽以天威临之，恐非年岁可除。”曜大悦，以子远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讨诸军事。大赦境内。子远次于雍城，降者十余万，进军安定，氐羌悉下，惟句氐宗党五千余家保存于阴密，进攻平之，遂振旅循陇右，陈安郊迎。

先是，上郡氐羌十余万落保险不降，酋大虚除权渠自号秦王。子远进师至其壁下，权渠率众来距，五战败之。权渠恐，将降，其子伊余大言于众曰：“往刘曜自来，犹无若我何，况此偏师而欲降之！”率劲卒五万，晨压垒门。左右劝战，子远曰：“吾闻伊余之勇，当今无敌，士马之强，复非其匹；又其父新败，怒气甚盛；且西戎剽劲，锋锐不可拟也。不如缓之，使气竭而击之。”乃坚壁不战。伊余有骄色。子远候其无备，夜，誓众蓐食，晨，大风雾，子远曰：“天赞我也！”躬先士卒，扫壁而出，迟明覆之，生擒伊余，悉俘其众。权渠大惧，被发割面而降。子远启曜以权渠为征西将军、西戎公，分徙伊余兄弟及其部落二十余万口于长安。西戎之中，权渠部最强，皆禀其命而为寇暴，权渠既降，莫不归附。

曜大悦，宴群臣于东堂，语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书曰：“盖褒德惟旧，圣后之所先；念惠录孤，明王之恆典。是以世祖草创河北，而致封于严尤之孙；魏武勒兵梁宋，追恟于桥

公之墓。前新赠大司徒、烈愍公崔岳，中书令曹恂，晋阳太守王忠，太子洗马刘绶等，或识朕于童龀之中，或济朕于艰窘之极，言念君子，实伤我心。《诗》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汉昌之初虽有褒赠，属否运之际，礼章莫备，今可赠岳使持节、侍中、大司徒、辽东公，恂大司空、南郡公，绶左光禄大夫、平昌公，忠镇军将军、安平侯，并加散骑常侍。但皆丘墓夷灭，申哀莫由，有司其速班访岳等子孙，授以茅土，称朕意焉。”初，曜之亡，与曹恂奔于刘绶，绶匿之于旧匱，载送于忠，忠送之朝鲜。岁余，饥窘，变姓名，客为县卒。岳为朝鲜令，见而异之，推问所由。曜叩头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谓崔元嵩不如孙宾硕乎，何惧之甚也！今诏捕卿甚峻，百姓间不可保也。此县幽僻，势能相济，纵有大急，不过解印绶与卿俱去耳。吾既门衰，无兄弟之累，身又薄祜，未有儿子，卿犹吾子弟也，勿为过忧。大丈夫处身立世，鸟兽投人，要欲济之，而况君子乎！”给以衣服，资供书传。曜遂从岳，质通疑滞，恩顾甚厚。岳从容谓曜曰：“刘生姿宇神调，命世之才也！四海脱有微风摇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曹恂虽于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礼，故皆德之。

曜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国子。散骑侍郎董景道以明经擢为崇文祭酒。以游子远为大司徒。

曜命起酆明观，立西宫，建陵霄台于瀉池，又将于霸陵西南营寿陵。侍中乔豫、和苞上疏谏曰：“臣闻人主之兴作也，必仰准乾象，俯顺人时，是以卫文承乱亡之后，宗庙社稷流漂无所，而犹上候营室以构楚宫。彼其急也犹尚若兹，故能兴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庆也。奉诏书将营酆明观，市道当

堯咸以非之，曰一观之功可以平凉州矣。又奉敕旨复欲拟阿房而建西宫，模琼台而起陵霄，此则费万酆明，功亿前役也。以此功费，亦可以吞吴蜀，翦齐魏矣。陛下何为于中兴之日而踪亡国之事！自古圣王，人谁无过！陛下此役，实为过举。过贵在能改，终之实难。又伏闻敕旨将营建寿陵，周回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铜为棺郭，黄金饰之，恐此功费非国内所能办也。且臣闻尧葬谷林，市不改肆；颡项葬广阳，下不及泉。圣王之于终也如是。秦皇下锢三泉，周轮七里，身亡之后，毁不旋踵，暗主之于终也如此。向魑石椁，孔子以为不如速朽；王孙僂葬，识者嘉其矫世。自古无有不亡之国，不掘之墓，故圣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为之。臣子之于君父，陵墓岂不欲高广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终，安固万世为优耳。兴亡奢俭，罔然于前，惟陛下览之。”曜大悦，下书曰：“二侍中恳恳有古人之风烈矣，可谓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闻此言乎！以孝明于承平之世，四海无虞之日，尚纳钟离一言而罢北宫之役，况朕之暗眇，当今极弊，而可不敬从明诲乎！今敕悉停寿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诗》不云乎：‘无言不酬，无德不报。’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舆子，并领谏议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区区之朝思闻过也。自今政法有不便于时，不利社稷者，其诣阙极言，勿有所讳。”省酆水圉以与贫户。

终南山崩，长安人刘终于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败赵昌。井水竭，构五梁，号西小衰困器丧。呜呼！呜呼！赤牛奋鞞其尽乎！”时群臣咸贺，以为勒灭之征。曜大悦，斋七日而后受之于太庙，大赦境内，以终为奉瑞大夫。中书监刘均进曰：“臣闻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终南，京师之镇，国之所瞻，无故而崩，其凶焉可极言！昔三代之季，其灾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独言非，诚上忤圣

旨，下违众议，然臣不达大理，窃所未同。何则？玉之于山石也，犹君之于臣下。山崩石坏，象国倾人乱。‘皇亡，皇亡，败赵昌者’，此言皇室将为赵所败，赵因之而昌。今大赵都于秦雍，而勒跨全赵之地，赵昌之应，当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构五梁’者，井谓东井，秦之分也；‘五谓五车’，梁谓大梁，五车、大梁，赵之分也，此言秦将竭灭，以构成赵也。‘罅’者，岁之次名作罅也，言岁馀作罅西之年，当有败军杀将之事。‘困’谓困敦，岁在子之年名，玄器亦在天之次，言岁馀于子，国当丧亡。‘赤牛奋鞞’谓赤奋若，在丑之岁名也。‘牛’谓牵牛，东北维之宿，丑之分也，言岁在丑当灭亡，尽无复遗也。此其诚悟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纵为嘉祥，尚愿陛下夕惕以答之。《书》曰：‘虽休勿休。’愿陛下追踪周旦盟津之美，捐鄙虢公梦庙之凶，谨归沐浴以待妖言之诛。曜恍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警说，诬罔祥瑞，请依大不敬论。曜曰：“此之灾瑞，诚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

曜亲征氐羌，仇池杨难敌率众来距，前锋击败之，难敌退保仇池，仇池诸氐羌多降于曜。曜后复西讨杨韬于南安，韬惧，与陇西太守梁勋等降于曜，皆封列侯。使侍中乔豫率甲士五千，迁韬等及陇右万余户于长安。曜又进攻仇池。时曜寝疾，兼疴疫甚，议欲班师，恐难敌蹑其后，乃以其尚书郎王犷为光国中郎将，使于仇池，以说难敌，难敌于是遣使称藩。曜大悦，署难敌为使持节、侍中、假黄钺、都督益宁南秦凉梁巴六州陇上西域诸军事、上大将军、益宁南秦三州牧、领护南氏校尉、宁羌中郎将、武都王，子弟为公侯列将二千石者十五人。

陈安请朝，曜以疾笃不许。安怒，且以曜为死也，遂大掠而归。曜疾甚笃，马舆而还，使其将呼延实监辎重于后。陈安

率精骑要之于道。实奋战无路，与长史鲁凭俱没于安。安囚实而谓之曰：“刘曜已死，子谁辅哉？孤当舆足下终定大业。”实叱安曰：“狗辈！汝荷人荣宠，处不疑之地，前背司马保，今复如此。汝自视何如主上？忧汝不久枭首上邽通衢，何谓大业！可速杀我，悬我首于上邽东门，观大军之入城也。”安怒，遂杀之。以鲁凭为参军，又遣其弟集及将军张明等率骑二万追曜，曜卫军呼延瑜逆战，击斩之，悉俘其众。安惧，驰还上邽。曜至自南安。陈安使其将刘烈、赵罕袭汧城，拔之，西州氐羌悉从安。安士马雄盛，众十余万，自称使持节、大都督、假黄钺、大将军、雍凉秦梁四州牧、凉王，以赵募为相国，领左长史。鲁凭对安大哭曰：“吾不忍见陈安之死也。”安怒，命斩之。凭曰：“死自吾分，悬吾头于秦州通衢，观赵之斩陈安也。”遂杀之。曜闻凭死，悲恸曰：“贤人者，天下之望也。害贤人，是塞天下之情，夫承平之君犹不敢乖臣妾之心，况于四海乎！陈安今于招贤采哲之秋，而害君子，绝当时之望，吾知其无能为也。”

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曜大悦，署武为使持节、都督秦州陇上杂夷诸军事、平西大将军、秦州刺史，封酒泉王。

曜后羊氏死，伪谥献文皇后。羊氏内有特宠，外参朝政，生曜三子熙、袭、阐。

曜始禁无官者不听乘马，禄八百石已上妇女乃得衣锦绣，自季秋农功毕，乃听饮酒，非宗庙社稷之祭不得杀牛，犯者皆死。曜临太学，引试学生之上第者拜郎中。

武功男子苏抚、陕男子伍长平并化为女子。石言于陕，若言勿东者。

曜将葬其父及妻，亲如粟邑以规度之。负土为坟，其下周回二里，作者继以脂烛，怨呼之声盈于道路。游子远谏曰：

“臣闻圣主明王、忠臣孝子之于终葬也，棺足周身，槨足周棺，藏足周槨而已，不封不树，为无穷这计。伏惟陛下圣慈幽被，神鉴洞远，每以清俭恤下为先。社稷资储为本。今二陵之费至以亿计，计六万夫百日作，所用六百万功。二陵皆下锢三泉，上崇百尺，积石为山，增土为阜，发掘古冢以千百数，役夫呼嗟，气塞天地，暴骸原野，哭声盈衢，臣窃谓无益于先皇先后，而徒丧国之储力。陛下脱仰寻尧舜之轨者，则功不盈百万，费亦不过千计，下无怨骨，上无怨人，先帝先后有太山之安，陛下殄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曜不纳，乃使其将刘岳等帅骑一万，迎父及弟暉丧于太原。疫气大行，死者十三四。上洛男子张卢死二十七日，有盗发其冢者，卢得苏。曜葬其父，墓号永垣陵，葬妻羊氏，墓号显平陵。大赦境内殊死已下，赐人爵二级，孤老贫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

太宁元年，陈安攻曜征西刘贡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将攻上邽，以解南安之围。安闻之惧，驰归上邽，遇于瓜田。武以众寡不敌，奔保张春故垒。安引军追武曰：“叛逆胡奴！要当生缚此奴，然后斩刘贡。”武闭垒距之。贡败安后军，俘斩万余。安驰还赴救，贡逆击败之。俄而武骑大至，安众大溃，收骑八千，奔于陇城。贡乃留武督后众，躬先士卒，战辄败之，遂围安于陇城。

大雨霖，震曜父墓门屋，大风飘发其父寝堂于垣外五十余步。曜避正殿，素服哭于东堂五日，使其镇军刘袭、太常梁胥等缮复之。松柏众木植已成林，至是悉枯。署其大司马刘雅为太宰，加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给千兵百骑，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剑六十人，前后鼓吹各二部。

曜亲征陈安，围安于陇城。安频出挑战，累击败之，斩获八千余级。右军刘干攻平襄，克之，陇上诸县悉降。曲赦陇右

殊死已下，惟陈安、赵募不在其例。安留杨伯支、姜冲兒等守陇城，帅骑数百突围而出，欲引上邽、平襄之众还解陇城之围。安既出，知上邽被围，平襄已败，乃南走陕中。曜使其将军平先、丘中伯率劲骑追安，频战败之，俘斩四百余级。安与壮士十余骑于陕中格战，安左手奋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近交则刀矛俱发，辄害五六；远则双带鞬服，左右驰射而走。平先亦壮健绝人，勇捷如飞，与安搏战，三交，夺其蛇矛而退。会日暮，雨甚，安弃马，与左右五六人步逾山岭，匿于溪涧。翌日寻之，遂不知所在。会连雨始霁，辅威呼延清寻其径迹，斩安于涧曲。曜大悦。

安善于抚接，吉凶夷险与众同之，及其死，陇上歌之曰：“陇上壮士有陈安，驱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 聂骠父马铁瑕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战始三交失蛇矛，弃我 聂骠窜严幽，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曜闻而嘉伤，命乐府歌之。

杨伯支斩姜冲兒，以陇城降。宋亭斩赵募，以上邽降。徙秦州大姓杨、姜诸族二千余户于长安。氐羌悉下，并送质任。

时刘岳与凉州刺史张茂相持于河上，曜自陇长驱至西河，戎卒二十八万五千，临河列营，百余里中，钟鼓之声沸河动地，自古军旅之盛未有斯比。茂临河诸戎皆望风奔退。扬声欲百道俱渡，直至姑臧，凉州大怖，人无固志。诸将咸欲速济，曜曰：“吾军旅虽盛，不逾魏武之东也。畏威而来者，三有二焉。中军宿卫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张氏以吾新平陈安，师徒殷盛，以形声言之，非彼五郡之众所能抗也，必怖而归命，受制称藩，吾复何求！卿等试之，不出中旬，张茂之表不至者，吾为负卿矣。”茂惧，果遣使称藩，献马一千五百匹，牛三千头，羊十

万口，黄金三百八十斤，银七百斤，女妓二十人，及诸珍宝珠玉、方域美货不可胜纪。曜大悦，使其大鸿胪田崧署茂使持节、假黄钺、侍中、都督凉南北秦梁益巴汉陇右西域杂夷匈奴诸军事、太师、领大司马、凉州牧、领西域大都护、护氏羌校尉、凉王。曜至自河西，遣胡元增其父及妻墓高九十尺。

杨难敌以陈安既平，内怀危惧，奔于汉中。镇西刘厚追击之，获其辎重千余两，士女六千余人，还之仇池。曜以大鸿胪田崧为镇南大将军、益州刺史，镇仇池，以刘岳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进封中山王。

初，靳准之乱，曜世子胤没于黑匿郁鞠部，至是，胤自言，郁鞠大惊，资给衣马，遣子送之。曜对胤悲恻，嘉郁鞠忠款，署使持节、散骑常侍、忠义大将军、左贤王。胤字义孙，美姿貌，善机对，年十岁，身長七尺五寸，眉鬢如画。聪奇之，谓曜曰：“此兒神气岂同义真乎！固当应为卿之冢嫡，卿可思文王废伯邑考立武王之意也。”曜曰：“臣之藩国，仅能守祭祀便足矣，不可以乱长幼之伦也。”聪曰：“卿勋格天地，国兼百城，当世祚太师，受专征之任，五侯九伯得专征之者，卿之子孙，柰何言同诸藩国也！义真既不能远追太伯高让之风，吾不过为卿封之以一国。”义真，曜子俭之字也。于是封俭为临海王，立胤为世子。胤虽少离屯难，流蹠殊荒，而风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发与身齐，多力善射，骁捷如风云，曜因以重之，其朝臣亦属意焉。曜于是顾谓群下曰：“义孙可谓岁寒而不凋，涅而不淄者矣。义光虽先已树立，然冲幼儒谨，恐难乎为今世之储贰也，惧非所以上固社稷，下爱义光。义孙年长明德，又先世子也，朕欲远追周文，近踪光武，使宗庙有太山之安，义光膺无疆之福，于诸卿意如何？”其太傅呼延晏等咸曰：“陛下远拟周汉，为国家无穷之计，岂惟臣等赖之，

实亦宗庙四海之庆。”左光禄卜泰、太子太保韩广等进曰：“陛下若以废立为是也，则不应降日月之明，垂访群下。若以为疑也，固思闻臣等异同之言，窃以诚废太子非也。何则？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择圣表而超树之可也。光武缘母色而废立，岂足为圣朝之模范！光武诚以东海篡统，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胤文武才略，神度弘远，信独绝一时，足以拟踪周发；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冲雅，亦足以堂负圣基，为承平之贤主。何况储宫者，六合人神所系望也，不可轻以废易。陛下诚实尔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诏。”曜默然。胤前泣曰：“慈父之于子也，当务存《尸鸠》之仁，何可替熙而立臣也！陛下谬恩乃尔者，臣请死于此，以明赤心。且陛下若爱忘其丑，以臣微堪指授，亦当能辅导义光，仰遵圣轨。”因歔欷流涕，悲感朝臣。曜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宠，哀之不忍废，乃止。追谥前妻卜氏为元悼皇后，胤之母也。卜泰，胤之舅，曜嘉之，拜上光禄大夫、仪同三司、领太子太傅。封胤为永安王，署侍中、卫大将军、都督二宫警卫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领太子太傅，号曰皇子。命熙于胤尽家人之礼。

时有凤皇将五子翔于故未央殿五日，悲鸣不食皆死。曜立后刘氏。

石勒将石他自雁门出上郡，袭安国将军、北羌王盆句除，俘三千余落，获牛马羊百余万而归。曜大怒，投袂而起。是日次于渭城，遣刘岳追之，曜次于富平，为岳声援。岳及石他战于河滨，败之，斩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级，赴河死者五千余人，悉收所虏，振旅而归。

杨难敌自汉中还袭仇池，克之，执田崧，立之于前。难敌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氏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贼拜乎！”难敌曰：“子岱，吾当与子终定大事。子谓刘氏可为

尽忠，吾独不可乎！”崧厉色大言曰：“若贼氏奴才，安敢欲希凯非分！吾宁为国家鬼，岂可为汝臣，何不速杀我！”顾排一人，取其剑，前刺难敌，不中，为难敌所杀。

曜遣刘岳攻石生于洛阳，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卫精卒一万，济自盟津。镇东呼延谟率荆司之众自崤澠而东。岳攻石勒盟津、石梁二戍，克之，斩获五千余级，进围石生于金墉。石季龙率步骑四万入自成皋关，岳陈兵以待之。战于洛西，岳师败绩，岳中流矢，退保石梁。季龙遂堑栅列围，逼绝内外。岳众饥甚，杀马食之。季龙又败呼延谟，斩之。曜亲率军援岳，季龙率骑三万来距。曜前军刘黑大败季龙将石聪于八特坂。曜次于金谷，夜无故大惊，军中溃散，乃退如澠池。夜中又惊，士卒奔溃，遂归长安。季龙执刘岳及其将王腾等八十余人，并氏羌三千余人，送于襄国，坑士卒一万六千。曜至自澠池，素服郊哭，七日乃入城。

武功豕生犬，上邽马生牛，及诸妖变不可胜记。曜命其公卿各举博识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刘均举参军台产，曜亲临东堂，遣中黄门策问之。产极言其故，曜览而嘉之，引见东堂，访以政事。产流涕歔歔，具陈灾变之祸，政化之阙，辞旨谅直，曜改容礼之，即拜博士祭酒、谏议大夫，领太史令。其后所言皆验，曜弥重之，岁中三迁，历位尚书、光禄大夫、太子少师，位特进。

曜署刘胤为大司马，进封南阳王，以汉阳诸郡十三为国；置单于台于渭城，拜大单于，置左右贤王已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桀为之。

曜自还长安，愤恚发病，至是疾瘳，曲赦长安殊死已下。署其汝南王刘咸为太尉、录尚书事，光禄大夫刘绥为大司徒，卜泰为大司空。

曜妻刘氏疾甚，曜亲省临之，问其所欲言。刘泣曰：“妾叔父昶无子，妾少养于叔，恩抚甚隆，无以报德，愿陛下贵之。妾叔皓女芳有德色，愿备后宫。”曜许之。言终而死，伪谥献烈皇后。以刘昶为使持节、侍中、大司徒、录尚书事，进封河南郡公，封昶妻张氏为慈乡君，立刘皓女芳为皇后，追念刘氏之言也。俄署骠骑刘述为大司徒，刘昶为太保。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干者为亲御郎，被甲乘铠马，动止自随，以充折冲之任。尚书郝述、都水使者支当等固谏，曜大怒，鸩而杀之。

咸和三年，夜梦三人金面丹脣，东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迹。旦召公卿已下议之，朝臣咸贺以为吉祥，惟太史令任义进曰：“三者，历运统之极也。东为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为兑位，物衰落也。脣丹不言，事之毕也。逡巡揖让，退舍之道也。为之拜者，屈伏于人也。履迹而行，慎不出疆也。东井，秦分也。五车，赵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丧师，留败赵地。远至三年，近七百日，其应不远。愿陛下下思而防之。”曜大惧，于是躬亲二郊，饰缙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复百姓租税之半。长安自春不雨，至于五月。

曜遣其武卫刘朗率骑三万袭杨难敌于仇池，弗克，掠三千余户而归。张骏闻曜军为石氏所败，乃去曜官号，复称晋大将军、凉州牧，遣金城太守张闾及枹罕护军辛晏、将军韩璞等率众数万人，自大夏攻掠秦州诸郡。曜遣刘胤率步骑四万击之，夹洮相持七十余日。冠军呼延那鸡率亲御郎二千骑，绝其运路。胤济师逼之，璞军大溃，奔还凉州。胤追之，及于令居，斩级二万。张闾、辛晏率众数万降于曜，皆拜将军，封列侯。

石勒遣石季龙率众四万，自轹关西入伐曜，河东应之者五十余县，进攻蒲坂。曜将东救蒲坂，惧张骏、杨难敌承虚袭长安，遣其河间王述发氏羌之众屯于秦州。曜尽中外精锐水陆赴

之，自卫关北济。季龙惧，引师而退。追之，及于高候，大战，败之，斩其将军石瞻，枕尸二百余里，收其资仗亿计。季龙奔于朝歌。曜遂济自大阳，攻石生于金墉，决千金竭以灌之。曜不抚士众，专与嬖臣饮博，左右或谏，曜怒，以为妖言，斩之。大风拔树，昏雾四塞。闻季龙进据石门，续知勒自率大众已济，始议增荥阳戍，杜黄马关。俄而洛水候者与勒前锋交战，擒羯，送之。曜问曰：“大胡自来邪？其众大小复如何？”羯曰：“大胡自来，军盛不可当也。”曜色变，使摄金墉之围，陈于洛西，南北十余里。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勒至，曜将战，饮酒数斗，常乘赤马无故局顿，乃乘小马。比出，复饮酒斗余。至于西阳门，捻阵就平，勒将石堪因而乘之，师遂大溃。曜昏醉奔退，马陷石渠，坠于冰上，被疮十余，通中者三，为堪所执，送于勒所。曜曰：“石王！忆重门之盟不？”勒使徐光谓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复云何邪！”幽曜于河南丞廨，使金疮医李永疗之，归于襄国。

曜疮甚，勒载以马舆，使李永与同载。北苑市三老孙机上礼求见曜，勒许之。机进酒于曜曰：“仆谷王，关右称帝皇。当持重，保土疆。轻用兵，败洛阳。祚运穷，天所亡。开大分，持一觞。”曜曰：“何以健邪！当为翁饮。”勒闻之，凄然改容曰：“亡国之人，足令老叟数之。”舍曜于襄国永丰小城，给其妓妾，严兵围守。遣刘岳、刘震等乘马，从男女，衣以见曜，曜曰：“久谓卿等为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杀石他，负盟之甚。今日之祸，自其分耳。”留宴终日而去。勒谕曜与其太子熙书，令速降之，曜但敕熙：“与诸大臣匡维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览而恶之，后为勒所杀。

熙及刘胤、刘咸等议西保秦州，尚书胡勋曰：“今虽丧主，国尚全完，将士情一，未有离叛，可共并力距险，走未晚也。”

“胤不从，怒其沮众，斩之，遂率百官奔于上邽，刘厚、刘策皆捐镇奔之。关中扰乱，将军蒋英、辛恕拥众数十万，据长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阳之众以赴之。胤及刘遵率众数万，自上邽将攻石生于长安，陇东、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风、始平诸郡戎夏皆起兵应胤。胤次于仲桥，石生固守长安。勒使石季龙率骑二万距胤，战于义渠，为季龙所败，死者五千余人。胤奔上邽，季龙乘胜追战，枕尸千里，上邽溃。季龙执其伪太子熙、南阳王刘胤并将相诸王等及其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余人，皆杀之。徙其台省文武、关东流人、秦雍大族九千余人于襄国，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余人于洛阳。曜在位十年而败。始，元海以怀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载，以成帝咸和四年灭。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面兽心，见利则弃君亲，临财则忘仁义者也。投之遐远，犹惧外侵，而处以封畿，窥我中衅。昔者幽后不纲，胡尘暗于戏水；襄王失御，戎马生于关洛。至于算强弱，妙兵权，体兴衰，知利害，于我中华未可量也。况元海人杰，必致青云之上；许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马鸿騫，乘机豹变，五部高啸，一旦推雄，皇枝相害，未有与之争衡者矣。伊秩启兴王之略，骨都论克定之秋，单于无北顾之怀，猗狁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兹为不仁矣！若乃习以华风，温乎雅度；兼其旧俗，则罕规模。虽复石勒称藩，王弥效款，终为夷狄之邦，未辩君臣之位。至于不远儒风，虚襟正直，则昔贤所谓并仁义而盗之者焉。

伪主斯亡，玄明篡嗣，树恩戎旅，既总威权，关河开曩日之疆，士马倍前人之气。然则信不由中，自乖弘远，貌之为美，处事难终。纵武穷兵，残忠害善，佞人方辔，并后载驰，阉竖类于回天，凝科逾于砲烙。遣豺狼之将，逐鹰犬之师，悬旌俯

渭，分麾陷洛，铁马陵山，胡笳遵渚，粉忠贞于戎手，聚搢绅于京观。先王井赋，乃眷维桑；旧都宫室，咸成茂草。坠露沾衣，行人洒泪。若乃上古敦庞，不亲其子，功成高让，归诸有德。爰及三伐，乃用干戈，将以拯厥版荡，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列辟，载旆乘时，兴兵誓野，投焚既陨，可以绝言。而轻吕旁挥，彤弧三发，岂若响清蹕于常道之门，驰金车于山阳之馆！故知黔首来苏，居今爰古；白旗陈肆，古不如今。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驱乘輿以执盖，庾珉之泪既尽，辛宾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贵，处死为难，弘在三之义，忘七尺之重，主忧之恨，毕命同归，自古篡夺，于斯为甚。是以灾气呈形，贼臣苞乱，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刘聪竟得寿终，非不幸也。

曜则天资虓勇，运偶时艰，用兵则王翦之伦，好杀亦董公之亚。而承基丑类，或有可称。子远纳忠，高旌暂偃；和苞献直，酆明罢观。而师之所处，荆棘生焉，自绝强藩，祸成劲敌。天之所厌，人事以之，骇战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岂石氏之兴欤，何不支之甚也！

赞曰：惟皇不范，迺甸居穹。丹旆罕嗣，冒顿争雄。胡旌扬月，朔马腾风。埃尘淮浦，虓呼河宫。未央朝寂，諠门旦空。郭钦之虑，幸有知戎。

载记第四

石勒上

石勒字世龙，初名 ，上党武乡羯人也。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祖耶奕于，父周曷殊，一名乞冀加，并为部落小率。勒生时赤光满室，白气自天属于中庭，见者咸异之。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驰遣收之，会勒已去。长而壮健有胆力，雄武好骑射。曷殊性凶粗，不为群胡所附，每使勒代己督摄，部胡爱信之。所居武乡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铁骑之象，家园中生人参，花叶甚茂，悉成人状。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状貌奇异，志度非常，其终不可量也。”劝邑人厚遇之。时多嗤笑，唯邬人郭敬、阳曲宁驱以为信然，并加资贍。勒亦感其恩，为之力耕。每闻鞞铎之音，归以告其母，母曰：“作劳耳鸣，非不祥也。”

太安中，并州饥乱，勒与诸小胡亡散，乃自雁门还依宁驱。北泽都尉刘监欲缚卖之，驱匿之，获免。勒于是潜诣纳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饥寒。敬对之流涕，以带货鬻食之，并给以衣服。勒谓敬曰：“今者大饿，不可守穷。诸胡饥甚，宜诱将冀州就谷，因执卖之，可以两济。”敬深然之。会建威将军阎粹说并州刺史、东嬴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腾使

将军郭阳、张隆虏群胡将诣冀州，两胡一枷。勒时年二十余，亦在其中，数为隆所驱辱。敬先以勒属郭阳及兄子时，阳，敬族兄也，是以阳、时每为解请，道路饥病，赖阳、时而济。既而卖与茌平人师欢为奴。有一老父谓勒曰：“君鱼龙发际上四道已成，当贵为人主。甲戌之岁，王彭祖可图。”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见。每耕作于野，常闻鼓角之声。勒以告诸奴，诸奴亦闻之，因曰：“吾幼来在家恆闻如是。”诸奴归以告欢，欢亦奇其状貌而免之。

欢家邻于马牧，与牧率魏郡汲桑往来，勒以能相马自托于桑。尝佣于武安临水，为游军所囚。会有群鹿旁过，军人竞逐之，勒乃获免。俄而又见一父老，谓勒曰：“向群鹿者我也，君应为中州主，故相救尔。”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等八骑为群盗。后郭敖、刘征、刘宝、张瞿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又赴之，号为十八骑。复东如赤龙、骥诸苑中，乘苑马远掠缯宝，以赂汲桑。

及成都王颖败乘舆于荡阴，逼帝如鄴宫，王浚以颖陵辱天子，使鲜卑击之，颖惧，挟惠帝南奔洛阳。帝复为张方所逼，迁于长安。关东所在兵起，皆以诛颖为名。河间王颙惧东师之盛，欲辑怀东复，乃奏议废颖。是岁，刘元海称汉王于黎亭，颖故将阳平人公师藩等自称将军，起兵赵魏，众至数万。勒与汲桑帅牧人乘苑马数百骑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为姓，勒为名焉。藩拜勒为前队督，从攻平昌公模于鄴。模使将军冯嵩逆战，败之。藩济自白马而南，濮阳太守苟晞讨藩斩之。勒与桑亡潜苑中，桑以勒为伏夜牙门，帅牧人劫掠郡县系囚，又招山泽亡命，多附勒，勒率以应之。桑乃自号大将军，称为成都王颖诛东海王越、东嬴公腾为名。桑以勒为前驱，屡有战功，署为扫

虜将军、忠明亭侯。桑进军攻鄴，以勒为前锋都督，大败腾将冯嵩，因长驱入鄴，遂害腾，杀万余人，掠妇女珍宝而去。济自延津，南击兖州，越大惧，使苟晞、王赞等讨之。

桑、勒攻幽州刺史石鲜于乐陵，鲜死之。乞活田裡帅众五万救鲜，勒逆战，败裡，与晞等相持于平原、阳平间数月，大小三十余战，互有胜负。越惧，次于官渡，为晞声援。桑、勒为晞所败，死者万余人，乃收余众，将奔刘元海。冀州刺史丁绍要之于赤桥，又大败之。桑奔马牧，勒奔乐平。王师斩桑于平原。

时胡部大张 督、冯莫突等拥众数千，壁于上党，勒往从之，深为所昵，因说 督曰：“刘单于举兵诛晋，部大距而不从，岂能独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马当有所属。今部落皆已被单于赏募，往往聚议欲叛部大而归单于矣，宜早为之计。” 督等素无智略，惧部众之贰己也，乃潜随勒单骑归元海。元海署 督亲汉王，莫突为都督部大，以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以统之。勒于是命 督为兄，赐姓石氏，名之曰会，言其遇己也。

乌丸张伏利度亦有众二千，壁于乐平，元海屡招而不能致。勒伪获罪于元海，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悦，结为兄弟，使勒率诸胡寇掠，所向无前，诸胡畏服。勒知众心之附己也，乃因会执伏利度，告诸胡曰：“今起大事，我与伏利度孰堪为主？”诸胡咸以推勒。勒于是释伏利度，率其部众归元海。元海加勒督山东征讨诸军事，以伏利度众配之。

元海使刘聪攻壶关，命勒率所统七千为前锋都督。刘琨遣护军黄秀等救壶关，勒败秀于白田，秀死之，勒遂陷壶关。元海命勒与刘零、阎黑等七将率众三万寇魏郡、顿丘诸垒壁，多陷之，假垒主将军、都尉，简强壮五万为军士，老弱安堵如故，

军无私掠，百姓怀之。

及元海僭号，遣使授勒持节、平东大将军，校尉、都督、王如故。勒并军寇鄴，鄴溃，和郁奔于卫国。执魏郡太守王粹于三台。进攻赵郡，害冀州西部都尉冯冲。攻乞活赦亭、田裡于中丘，皆杀之。元海授勒安东大将军、开府，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进军攻钜鹿、常山，害二郡守将。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余万，其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乃引张宾为谋主，始署军功曹，以刁膺、张敬为股肱，夔安、孔苌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阳、桃豹、逯明、吴豫等为将率。使其将张斯率骑诣并州山北诸郡县，说诸胡羯，晓以安危。诸胡惧勒威名，多有附者。进军常山，分遣诸将攻中山、博陵、高阳诸县，降之者数万人。

王浚使其将祁弘帅鲜卑段务尘等十余万骑讨勒，大败勒于飞龙山，死者万余。勒退屯黎阳，分命诸将攻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余壁，置守宰以抚之。进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于是车骑将军王堪、北中郎将裴宪自洛阳率众讨勒，勒烧营并粮，回军距之，次于黄牛垒。魏郡太守刘矩以郡附于勒，勒使矩统其垒众为中军左翼。勒至黎阳，裴宪弃其军奔于淮南，王堪退堡仓垣。元海授勒镇东大将军，封汲郡公，持节、都督、王如故。勒固让公不受。与阎黑攻者圈、苑市二垒，陷之，黑中流矢死，勒并统其众，潜自石桥济河，攻陷白马，坑男女三千余口。东袭鄆城，害兖州刺史袁孚。因攻仓垣，陷之，遂害堪。渡河攻广宗、清河、平原、阳平诸县，降勒者九万余口。复南济河，荥阳太守裴纯奔于建业。

时刘聪攻河内，勒率骑会之，攻冠军将军梁巨于武德，怀帝遣兵救之。勒留诸将守武德，与王桑逆巨于长陵。巨请降，勒弗许，巨逾城而遁，军人执之。勒驰如武德，坑降卒万余，

数梁巨罪而害之。王师退还，河北诸堡壁大震，皆请降送任于勒。

及元海死，刘聪授勒征东大将军、并州刺史、汲郡公，持节、开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固辞将军，乃止。

刘粲率众四万寇洛阳，勒留辎重于重门，率骑二万会粲于大阳，大败王师于浞池，遂至洛川。粲出轘辕，勒出成皋关，围陈留太守王赞于仓垣，为赞所败，退屯文石津。将北攻王浚，会浚将王甲始率辽西鲜卑万余骑败赵固于津北，勒乃烧船弃营，引军向柏门，迎重门辎重，至于石门，济河，攻襄城太守崔旷于繁昌，害之。

先是，雍州流人王如、侯脱、严嶷等起兵江淮间，闻勒之来也，惧，遣众一万屯襄城以距，勒击败之，尽俘其众。勒至南阳，屯于宛北山。如惧勒之攻襄也，使送珍宝车马犒师，结为兄弟，勒纳之。如与侯脱不平，说勒攻脱。勒夜令三军鸡鸣而驾，晨压宛门，攻之，旬有二日而克。严嶷率众救脱，至则无及，遂降于勒。勒斩脱，囚嶷送于平阳，尽并其众，军势弥盛。

勒南寇襄阳，攻陷江西垒壁三十余所，留刁膺守襄阳，躬帅精骑三万还攻王如。惮如之盛，遂趣襄城。如知之，遣弟璃率骑二万五千，诈言犒军，实欲袭勒。勒逆击，灭之，复屯江西，盖欲有雄据江汉之志也。张宾以为不可，劝勒北还，弗从，以宾为参军都尉，领记室，位次司马，专居中总事。

元帝虑勒南寇，使王导率众讨勒。勒军粮不接，死疫太半，纳张宾之策，乃焚辎重，裹粮卷甲，渡沔，寇江夏，太守杨岷弃郡而走。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确于南顿，朗陵公何袭、广陵公陈、上党太守羊综、广平太守邵肇等率众降于勒。勒进陷许昌，害平东将军王康。

先是，东海王越率洛阳之众二十余万讨勒，越薨于军，众推太尉王衍为主，率众东下，勒轻骑追及之。衍遣将军钱端与勒战，为勒所败，端死之，衍军大溃，勒分骑围而射之，相登如山，无一免者。于是执衍及襄阳王范、任城王济、西河王喜、梁王禧、齐王超、吏部尚书刘望、豫州刺史刘乔、太傅长史庾颢等，坐之于幕下，问以晋故。衍、济等惧死，多自陈说，惟范神色俨然，意气自若，顾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复纷纭！”勒甚奇之。勒于是引诸王公卿士于外害之，死者甚众。勒重衍清辨，奇范神气，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墙填杀之。左卫何伦、右卫李恽闻越薨，奉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毗出自洛阳。勒逆毗于洧仓，军复大溃，执毗及诸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甚众。因率精骑三万，入自成皋关。会刘曜、王弥寇洛阳，洛阳既陷，勒归功弥、曜，遂出轘辕，屯于许昌。刘聪署勒征东大将军，勒固辞不受。

先是，平阳人李洪有众数千，垒于舞阳，苟晞假洪雍州刺史。勒进寇谷阳，害冠军将军王兹。破王赞于阳夏，获赞，以为从事中郎。袭破大将军苟晞于蒙城，执晞，署为左司马。刘聪授勒征东大将军、幽州牧，固辞将军不受。

先是，王弥纳刘暉之说，将先诛勒，东王青州，使暉征其将曹窳于齐。勒游骑获暉，得弥所与窳书，勒杀之，密有图弥之计矣。会弥将徐邈辄引部兵去弥，弥渐削弱。及勒之获苟晞也，弥恶之，伪卑辞使谓勒曰：“公获苟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为公左，弥为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谓张宾曰：“王弥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宾曰：“观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乐，明公独无并州之思乎？王公迟回未发者，惧明公踵其后，已有规明公之志，但未获便尔。今不图之，恐曹窳复至，共为羽翼，后虽欲悔，何所及邪！徐邈

既去，军势稍弱，观其控御之怀犹盛，可诱而灭之。”勒以为然。勒时与陈午相攻于蓬关，王弥亦与刘瑞相持甚急。弥请救于勒，勒未之许。张宾进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陈午小竖，何能为寇？王弥人杰，将为我害。”

“勒因回军击瑞，斩之。弥大悦，谓勒深心推奉，无复疑也。勒引师攻陈午于肥泽，午司马上党李头说勒曰：“公天生神武，当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属明公，望济于涂炭。有与公争天下者，公不早图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乡党，终当奉戴，何遽见逼乎！”勒心然之，诘朝引退。诡请王弥宴于已吾，弥长史张嵩谏弥勿就，恐有专诸、孙峻之祸，弥不从。既入，酒酣，勒手斩弥而并其众，启聪称弥叛逆之状。聪署勒镇东大将军、督并幽二州军事、领并州刺史，持节、征讨都督、校尉、开府、幽州牧、公如故。

苟晞、王赞谋叛勒，勒害之。以将军左伏肃为前锋都尉，攻掠豫州诸郡，临江而还，屯于葛陂，降诸夷楚，署将军二千石以下，税其义谷，以供军士。

初，勒被鬻平原，与母王相失。至是，刘琨遣张儒送王于勒，遗勒书曰：“将军发迹河朔，席卷兖豫，饮马江淮，折冲汉沔，虽自古名将，未足为谕。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尔云合，忽复星散，将军岂知其然哉？存亡决在得主，成败要在所附；得主则为义兵，附逆则为贼众。义兵虽败，而功业必成；贼众虽克，而终归殄灭。昔赤眉、黄巾横逆宇宙，所以一旦败亡者，正以兵出无名，聚而为乱。将军以天挺之质，威振宇内，择有德而推崇，随时望而归之，勋义堂堂，长享遐贵。背聪则祸除，向主则福至。采纳往悔，翻然改图，天下不足定，蚁寇不足扫。今相授侍中、持节、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襄城郡公，总内外之任，兼华戎之号，显封

大郡，以表殊能，将军其受之，副远近之望也。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今之迟想，盖以天下大乱，当须雄才。遥闻将军攻城野战，合于机神，虽不视兵书，暗与孙吴同契，所谓生而知之者上，学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骑五千，以将军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实事，皆张儒所具。”勒报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闻。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遗琨名马珍宝，厚宾其使，谢归以绝之。

勒于葛陂缮室宇，课农造舟，将寇建鄴。会霖雨历三月不止，元帝使诸将率江南之众大集寿春，勒军中饥疫死者太半。檄书朝夕继至，勒会诸将计之。右长史刁膺谏勒先送款于帝，求扫平河朔，待军退之后徐更计之。勒愀然长啸。中坚夔安劝勒就高避水，勒曰：“将军何其怯乎！”孔苕、支雄等三十余将进曰：“及吴军未集，苕等请各将三百步卒，乘船三十余道，夜登其城，斩吴将头，得其城，食其仓米。今年要当破丹阳，定江南，尽生缚取司马家儿辈。”勒笑曰：“是勇将之计也。”各赐铠马一匹。顾问张宾曰：“于君计何如？”宾曰：“将军攻陷帝都，囚执天子，杀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将军之发不足以数将军之罪，奈何复还相臣奉乎！去年诛王弥之后，不宜于此营建。天降霖雨方数百里中，示将军不应留也。鄴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势，宜北徙据之。伐叛怀服，河朔既定，莫有处将军之右者。晋之保寿春，惧将军之往击尔，今卒闻回军，必欣于敌去，未遑奇兵掎击也。辎重径从北道，大军向寿春，辎重既过，大军徐回，何惧进退无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宾之计是也。”责刁膺曰：“君共相辅佐，当规成功业，如何便相劝降！此计应斩。然相明性怯，所以宥君。”于是退膺为将军，擢宾为右长史，加中垒将军，号曰“右侯”。

发自葛陂，遣石季龙率骑二千距寿春。会江南运船至，获米布数十艘，将士争之，不设备。晋伏兵大发，败季龙于巨灵口，赴水死者五百余人，奔退百里，及于勒军。军中震扰，谓王师大至，勒阵以待之。晋惧有伏兵，退还寿春。勒所过路次，皆坚壁清野，采掠无所获，军中大饥，士众相食。行达东燕，闻汲郡向冰有众数千，壁于枋头，勒将于棘津北渡，惧冰邀之，会诸将问计。张宾进曰：“如闻冰船尽在渚中，未上枋内，可简壮勇者千人，诡道潜渡，袭取其船，以济大军。大军既济，冰必可擒也。”勒从之，使支雄、孔苕等从文石津缚筏潜渡，勒引其众自酸枣向棘津。冰闻勒军至，始欲内其船。会雄等已渡，屯其垒门，下船三十余艘以济其军，令主簿鲜于丰挑战，设三伏以待之。冰怒，乃出军，将战，而三伏齐发，夹击攻之，又因其资，军遂丰振。长驱寇鄴，攻北中郎将刘演于三台。演部将临深、牟穆等率众数万降于勒。

时诸将佐议欲攻取三台以据之，张宾进曰：“刘演众犹数千，三台险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则能自溃。王彭祖、刘越石大敌也，宜及其未有备，密规进据罕城，广运粮储，西禀平阳，扫定并蓟，桓文之业可以济也。且今天下鼎沸，战争方始，游行羁旅，人无定志，难以保万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然后命将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则群凶可除，王业可图矣。”勒曰：“右侯之计是也。”于是进据襄国。宾又言于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深所忌也，恐及吾城池未固，资储未广，送死于我。闻广平诸县秋稼大成，可分遣诸将收掠野谷。遣使平阳，陈宜镇此之意。”勒又然之。于是上表于刘聪，分命诸将攻冀州郡县垒壁，率多降附，运粮以输勒。刘聪署勒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冀幽

并营四州杂夷、征讨诸军事、冀州牧，进封本国上党郡公，邑五万户，开府、幽州牧、东夷校尉如故。

广平游纶、张豺拥众数万，受王浚假署，保据苑乡。勒使夔安、支雄等七将攻之，破其外垒。浚遣督护王昌及鲜卑段就六眷、末杯、匹磾等部众五万余以讨勒。时城隍未修，乃于襄国筑隔城重栅，设鄣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阳，勒分遣诸将连出挑战，频为就六眷所败，又闻其大造攻具，勒顾谓其将佐曰：“今寇来转逼，彼众我寡，恐攻围不解，外救不至，内粮罄绝，纵孙吴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将简练将士，大阵于野以决之，何如？”诸将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师老自退，追而击之，蔑不克矣。”勒顾谓张宾、孔苕曰：“君以为何如？”宾、苕俱曰：“闻就六眷克来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众远来，战守连日，以我军势寡弱，谓不敢出战，意必懈怠。今段氏种众之悍，末杯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杯所，可勿复出战，示之以弱。速凿北垒为突门二十余道，候贼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冲末杯帐，敌必震惶，计不及设，所谓迅雷不及掩耳。末杯之众既奔，余自摧散。擒末杯之后，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纳之，即以苕为攻战都督，造突门于北城。鲜卑入屯北垒，勒候其阵未定，躬率将士鼓噪于城上。会孔苕督诸突门伏兵俱出击之，生擒末杯，就六眷等众遂奔散。苕乘胜追击，枕尸三十余里，获铠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遗众，屯于渚阳，遣使求和，送铠马金银，并以末杯三弟为质而请末杯。诸将并劝勒杀末杯以挫之，勒曰：“辽西鲜卑，健国也，与我素无怨讎，为王浚所使耳。今杀一人，结怨一国，非计也。放之必悦，不复为王浚用矣。”于是纳其质，遣石季龙盟就六眷于渚阳，结为兄弟，就六眷等引还。使参军阎综献捷于刘聪。于是游纶、张豺请降称藩，勒将袭幽州，务养将士，权宜许之，皆就署将军。

于是遣众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复以邵举行冀州刺史，保于信都。

建兴元年，石季龙攻鄴三台，鄴溃，刘演奔于稟丘，将军谢胥、田青、郎牧等率三台流人降于勒，勒以桃豹为魏郡太守以抚之。命段末杯为子，署为使持节、安北将军、北平公，遣还辽西。末杯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专心归附，自是王浚威势渐衰。

勒袭苑乡，执游纶以为主簿。攻乞活李恽于上白，斩之，将坑其降卒，见郭敬而识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头曰：“是也。”勒下马执其手，泣曰：“今日相遇，岂非天邪！”“赐衣服车马，署敬上将军，悉免降者以配之。其将孔苕寇定陵，害兖州刺史田征。乌丸薄盛执渤海太守刘既，率户五千降于勒。刘聪授勒侍中、征东大将军，余如故，拜其母王氏为上党国太夫人，妻刘氏上党国夫人，章绶首饰一同王妃。

段末杯任弟亡归辽西，勒大怒，所经令尉皆杀之。

乌丸审广、渐裳、郝袭背王浚，密遣使降于勒，勒厚加抚纳。司冀渐宁，人始租赋。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母王氏死，潜窆山谷，莫详其所。既而备九命之礼，虚葬于襄国城南。

勒谓张宾曰：“鄴，魏之旧都，吾将营建。既风俗殷杂，须贤望以绥之，谁可任也？”宾曰：“晋故东莱太守南阳赵彭忠亮笃敏，有佐时良干，将军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规。”勒于是征彭，署为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辞曰：“臣往策名晋室，食其禄矣。犬马恋主，切不敢忘。诚知晋之宗庙鞠为茂草，亦犹洪川东逝，往而不还。明公应符受命，可谓攀龙之会。但受人之荣，复事二姓，臣志所不为，恐亦明公之所不许。若赐臣余年、全臣一介之愿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张宾进

曰：“自将军神旗所经，衣冠之士靡不变节，未有能以大义进退者。至如此贤，以将军为高祖，自拟为四公，所谓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将军不世之高，何必更之。”勒大悦，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于是赐安车驷马，养以卿禄，辟其子明为参军。勒以石季龙为魏郡太守，镇鄴三台，季龙篡夺之萌兆于此矣。

时王浚署置百官，奢纵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观察之。议者僉曰：“宜如羊祜与陆抗书相闻。”时张宾有疾，勒就而谋之。宾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称制南面，虽曰晋藩，实怀僭逆之志，必思协英雄，图济事业。将军威声震于海内，去就为存亡，所在为轻重，浚之欲将军，犹楚之招韩信也。今权譎遣使，无诚款之形，脱生猜疑，图之兆露，后虽奇略，无所设也。夫立大事者必先为之卑，当称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陆之事，臣未见其可。”勒曰：“右侯之计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赍珍宝，奉表推崇浚为天子曰：“勒本小胡，出于戎裔，值晋纲弛御，海内饥乱，流离屯厄，窜命冀州，共相帅合，以救性命。今晋祚沦夷，远播吴会，中原无主，苍生无系。伏惟明公殿下，州乡贵望，四海所宗，为帝王者，非公复谁？勒所以捐躯命、兴义兵诛暴乱者，正为明公驱除尔。伏愿殿下应天顺时，践登皇阼。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当察勒微心，慈眄如子也。”亦遗枣嵩书而厚赂之。浚谓子春等曰：“石公一时英武，据赵旧都，成鼎峙之势，何为称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对曰：“石将军英才俊拔，士马雄盛，实如圣旨。仰惟明公州乡贵望，累叶重光，出镇藩岳，威声播于八表，固以胡越钦风，戎夷歌德，岂唯区区小府而敢不敛衽神阙者乎！昔陈婴岂其鄙王而不王，韩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争故也。石将军之拟明公，犹阴精之比太阳，江河之比洪海耳。项籍、子阳覆车不远，是石将军之明鉴，

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石将军非所以恶帝王而让明公也，顾取之不为天人之所许耳。愿公勿疑。”浚大悦，封子春等为列侯，遣使报勒，答以方物。浚司马游统时镇范阳，阴叛浚，驰使降于勒。勒斩其使，送于浚，以表诚实。浚虽不罪统，弥信勒之忠诚，无复疑矣。

子春等与王浚使至，勒命匿劲卒精甲，虚府羸师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书。浚遗勒麈尾，勒伪不敢执，悬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见王公，见王公所赐如见公也。”复遣董肇奉表于浚，期亲诣幽州奉上尊号，亦修笺于枣嵩，乞并州牧、广平公，以见必信之诚也。

勒将图浚，引子春问之。子春曰：“幽州自去岁大水，人不粒食，浚积粟百万，不能贍恤，刑政苛酷，赋役殷烦，贼宪贤良，诛斥谏士，下不堪命，流叛略尽。鲜卑、乌丸离贰于外，枣嵩、田峤贪暴于内，人情沮扰，甲士羸弊。而浚犹置立台阁，布列百官，自言汉高、魏武不足并也。又幽州谣怪特甚，闻者莫不为之寒心，浚意气自若，曾无惧容，此亡期之至也。”勒抚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达袭幽州，具陈勒形势寡弱，款诚无二。浚大悦，以勒为信然。

勒纂兵戒期，将袭浚，而惧刘琨及鲜卑、乌丸为其后患，沈吟未发。张宾进曰：“夫袭敌国，当出其不意。军严经日不行，岂顾有三方之虑乎？”勒曰：“然，为之奈何？”宾曰：“彭祖之据幽州，唯仗三部，今皆离叛，还为寇雠，此则外无声援以抗我也。幽州饥俭，人皆蔬食，众叛亲离，甲旅寡弱，此则内无强兵以御我也。若大军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将军便能悬军千里以征幽州也。轻军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动，势足旋趾。宜应机电发，勿后时也。且刘琨、王

浚虽同名晋藩，其实仇敌。若修笈于琨，送质请和，琨必欣于得我，喜于浚灭，终不救浚而袭我也。”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复何疑哉！”

于是轻骑袭幽州，以火宵行。至柏人，杀主簿游纶，以其兄统在范阳，惧声军计故也。遣张虑奉笈于刘琨，陈己过沉重，求讨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乃檄诸州郡，说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都，效善将来，今听所请，受任通和。军达易水，浚督护孙纬驰遣白浚，将引军距勒，游统禁之。浚将佐咸请出击勒，浚怒曰：“石公来，正欲奉戴我也，敢言击者斩！”乃命设飧以待之。勒晨至蓟，叱门者开门。疑有伏兵，先驱牛羊数千头，声言上礼，实欲填诸街巷，使兵不得发。浚乃惧，或坐或起。勒升其事，命甲士执浚，立之于前，使徐光让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据幽都骁悍之国，跨全燕突骑之乡，手握强兵，坐观京师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专任奸暴，杀害忠良，肆情恣欲，毒遍燕壤。自贻于此，非为天也。”使其将王洛生驿送浚襄国市斩之。于是分遣流人各还桑梓，擢荀绰、裴宪，资给车服。数硃硕、枣嵩、田峤等以贿乱政，责游统以不忠于浚，皆斩之。迁乌丸审广、渐裳、郝袭、靳市等于襄国。焚烧浚宫殿。以晋尚书刘翰为宁朔将军、行幽州刺史，戍蓟，置守宰而还。遣其东曹掾傅遘兼左长史，封王浚首，献捷于刘聪。勒既还襄国，刘翰叛勒，奔段匹磾。襄国大饥，谷二升直银二斤，肉一斤直银一两。刘聪以平幽州之勋，乃遣其使人柳纯持节署勒大都督河东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东单于，侍中、使持节、开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钲黄钺，前后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辞，受二郡而已。勒封左长史张敬等十一人为伯、子、侯，文武进位有差。

勒将支雄攻刘演于廩丘，为演所败。演遣其将韩弘、潘良

袭顿丘，斩勒所署太守邵攀。支雄追击弘等，害潘良于廩丘。刘琨遣乐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斩其太守邢泰。琨司马温峤西讨山胡，勒将逯明要之，败峤于潞城。

勒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货二匹，租二斛。

勒将陈午以浚仪叛于勒。逯明攻宁黑于茌平，降之，因破东燕酸枣而还，徙降人二万余户于襄国。勒使其将葛薄寇濮阳，陷之，害太守韩弘。

刘聪遣其使人范龁持节策命勒，赐以弓矢，加崇为河东伯，得专征伐，拜封刺史、将军、守宰、列侯，岁尽集上。署其长子兴为上党国世子，加翼军将军，为骠骑副贰。

刘琨遣王旦攻中山，逐勒所署太守秦固。勒将刘劭距旦，败之，执旦于望都关。勒袭邵续于乐陵。续尽众逆战，大败而还。

章武人王春起于科斗垒，扰乱勒河间、渤海诸郡。勒以扬武张夷为河间太守，参军临深为渤海太守，各率步骑三千以镇静之，使长乐太守程遐屯于昌亭为之声势。

徙平原乌丸展广、刘哆等部落三万余户于襄国。

使石季龙袭乞活王平于梁城，败绩而归。又攻刘演于廩丘。支雄、逯明击宁黑于东武阳，陷之，黑赴河而死，徙其众万余于襄国。邵续使文鸯救演，季龙退止卢关津避之，文鸯弗能进，屯于景亭。兖豫豪右张平等起兵救演。季龙夜弃营设伏于外，扬声将归河北。平等以为信然，入于空营。季龙回击败之，遂陷廩丘，演奔文鸯军，获演弟启，送于襄国。演即刘琨之兄子也。勒以琨抚存其母，德之，赐启田宅，令儒官授其经。

时大蝗，中山、常山尤甚。中山丁零翟鼠叛勒，攻中山、常山，勒率骑讨之，获其母妻而还。鼠保于胥关，遂奔代郡。

勒攻乐平太守韩据于坩城，刘琨遣将军姬澹率众十余万讨

勒，琨次广牧，为澹声援。勒将距之，或谏之曰：“澹兵马精盛，其锋不可发，宜深沟高垒以挫其锐，攻守势异，必获万全。”勒曰：“澹大众远来，体疲力竭，犬羊乌合，号令不齐，可一战而擒之，何强之有！寇已垂至，胡可舍去，大军一动，岂易中还！若澹乘我之退，顾乃无暇，焉得深沟高垒乎！此为不战而自灭亡之道。”立斩谏者。以孔苌为前锋都督，令三军后出者斩。设疑兵于山上，分为二伏。勒轻骑与澹战，伪收众而北。澹纵兵追之，勒前后伏发，夹击，澹军大败，获铠马万匹，澹奔代郡，据奔刘琨。琨长史李弘以并州降于勒，琨遂奔于段匹碑。勒迁阳曲、乐平户于襄国，置守宰而退。孔苌追姬澹于桑干。勒遣兼左长史张敷献捷于刘聪。

勒之征乐平也，其南和令赵领招合广川、平原、渤海数千户叛勒，奔于邵续。河间邢嘏累征不至，亦聚众数百以叛。勒巡下冀州诸县，以右司马程遐为宁朔将军、监冀州七郡诸军事。

勒姊夫广威张越与诸将蒲博，勒亲临观之。越戏言忤勒，勒大怒，叱力士折其胫而杀之。

孔苌攻代郡，澹死之。时司、冀、并、兖州流人数万户在于辽西，迭相招引，人不安业。孙苌等攻马严、冯者，久而不克。勒问计于张宾，宾对曰：“冯者等本非明公之深仇，辽西流人悉有恋本之思。今宜班师息甲，差选良守，任之以龚遂之事，不拘常制，奉宣仁泽，奋扬威武，幽冀之寇可翘足而静，辽西流人可指时而至。”勒曰：“右侯之计是也。”召苌等归，署武遂令李回为易北都护、振武将军、高阳太守。马严士众多李潜军人，回先为潜府长史，素服回威德，多叛严归之。严以部众离贰，惧，奔于幽州，溺水而死。冯者率众降于勒。回移居易京，流人降者岁常数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阳子，邑三百户。加宾封一千户，进宾位前将军，固辞不受。

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则化状若蚕，七八日而卧，四日蜕而飞，弥亘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并冀尤甚。

石季龙济自长寿津，寇梁国，害内史荀闾。刘琨与段匹磾、涉复辰、疾六眷，段末柸等会于固安，将谋讨勒，勒使参军王续赍金宝遗末柸以间之。末柸既思有以报勒恩，又忻于厚赂，乃说辰眷等引还，琨、匹磾亦退如蓟城。

邵续使兄子济攻勒渤海，虏三千余人而还。刘聪将赵固以洛阳归顺，恐勒袭之，遣参军高少奉书推崇勒，请师讨聪。勒以大义让之，固深恨恚，与郭默攻掠河内、汲郡。

段末柸杀鲜卑单于截附真，立忽跋邻为单于。段匹磾自幽州攻末柸，末柸逆击败之，匹磾奔还幽州，因害太尉刘琨，琨将佐相继降勒。末柸遣弟骑督击匹磾于幽州，匹磾率其部众数千，将奔邵续，勒将石越要之于盐山，大败之，匹磾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为之屏乐三月，赠平南将军。

初，曹窋据有青州，既叛刘聪，南禀王命，以建鄴悬远，势援不接，惧勒袭之，故遣通和。勒授窋东州大将军、青州牧，封琅邪公。

刘聪疾甚，驿召勒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受遗诏辅政，勒固辞乃止。聪又遣其使人持节署勒大将军、持节钺，都督、侍中、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增封十郡，勒不受。聪死，其子粲袭伪位，其大将军靳准杀粲于平阳，勒命张敬率骑五千为前锋以讨准，勒统精锐五万继之，据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万余落。准数挑战，勒坚壁以挫之。刘曜自长安屯于蒲阪，曜复僭号，署勒大司马、大将军，加九锡，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进爵赵公。勒攻准于平阳小城，平阳大尹周置等率杂户六千降于勒。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徙之司州诸县。准使卜泰送乘舆服御请和，勒与刘曜竞有招怀之计，乃送泰于曜，使知

城内无归曜之意，以挫其军势。曜潜与泰结盟，使还平阳宣慰诸屠各。勒疑泰与曜有谋，欲斩泰以速降之，诸将皆曰：“今斩卜泰，准必不复降，就令泰宣汉要盟于城中，使相率诛靳准，准必惧而速降矣。”勒久乃从诸将议遣之。泰入平阳，与准将乔泰、马忠等起兵攻准，杀之，推靳明为盟主，遣泰及卜玄奉传国六玺送于刘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阳，责明杀准之状。明怒，斩升。勒怒甚，进军攻明，明出战，勒击败之，枕尸二里。明筑城门坚守，不复出战。勒遣其左长史王修献捷于刘曜。晋彭城内史周坚害沛内史周默，以彭沛降于勒。石季龙率幽、冀州兵会勒攻平阳。刘曜遣征东刘暢救明。勒命舍师于蒲上。靳明率平阳之众奔于刘曜，曜西奔粟邑。勒焚平阳宫室，使裴宪、石会修复元海、聪二墓，收刘粲已下百余尸葬之，徙浑仪、乐器于襄国。

刘曜又遣其使人郭汜等持节署勒太宰，领大将军，进爵赵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如曹公辅汉故事，夫人为王后，世子为王太子。勒舍人曹平乐因使留仕于曜，言于曜曰：“大司马遣王修等来，外表至虔，内觐大驾强弱，谋待修之返，将轻袭乘舆。”时曜势实残弊，惧修言之。曜大怒，追汜等还，斩修于粟邑，停太宰之授。刘茂逃归，言王修死故，勒大怒，诛平乐三族，赠修太常。又知停殊礼之授，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刘家，人臣之道过矣，若微孤兄弟，岂能南面称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图。天不助恶，使假手靳准。孤惟事君之体当资舜求瞽瞍之义，故复推崇令主，齐好如初，何图长恶不悛，杀奉诚之使。帝王之起，复何常邪！赵王、赵帝，孤自取之，名号大小，岂其所节邪！”于是置太医、尚方、御府诸令，命参军晁赞成正阳门。俄而门崩，勒大怒，斩赞。既怒刑仓卒，寻亦悔之，赐

以棺服，赠大鸿胪。

平西将军祖逖攻陈川于蓬关，石季龙救川，逖退屯梁国，季龙使扬武左伏肃攻之。

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且备击柝之卫。置挈壶署，铸丰货钱。

河西鲜卑日六延叛于勒，石季龙讨之，败延于朔方，斩首二万级，俘三万余人，获牛马十余万。孔苌讨平幽州诸郡。时段匹磾部众饥散，弃其妻子，匹磾奔邵续。曹窳遣使来聘，献其方物，请以河为断。桃豹至蓬关，祖逖退如淮南。徙陈川部众五千余户于广宗。

石季龙与张敬、张宾及诸将佐百余人劝勒称尊号，勒下书曰：“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宠，夙夜战惶，如临深薄，岂可假尊窃号，取讥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犹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况国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议，勿复纷纭。自今敢言，刑兹无赦！”乃止。

勒又下书曰：“今大乱之后，律令滋烦，其采集律令之要，为施行条制。”于是命法曹令史贯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余岁，乃用律令。晋太山太守徐龕叛降于勒。

石季龙及张敬、张宾、左右司马张屈六、程遐文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曰：“臣等闻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陵迟，五伯迭兴，静难济时，绩侔睿后。伏惟殿下天纵圣哲，诞应符运，鞭撻宇宙，弼成皇业，普天率土，莫不来苏，嘉瑞征祥，日月相继，物望去刘氏、威怀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静，星辰不孛，夏海重译，天人系仰，诚应升御中坛，即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寸尺之润。请依刘备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内、魏、汲、顿丘、平原、

清河、钜鹿、常山、中山、长乐、乐平十一郡，并前赵国、广平、阳平、章武、渤海、河间、上党、定襄、范阳、渔阳、武邑、燕国、乐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户二十九万为赵国。封内依旧改为内史，准《禹贡》魏武复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达龙门，东至于河，北至于塞垣。以大单于镇抚百蛮。罢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监之。伏愿钦若昊天，垂副群望也。“勒西面而让者五，南面而让者四，百僚皆叩头固请，勒乃许之。

载记第五

石勒下

太兴二年，勒伪称赵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赐孝悌力田死义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谷人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国、汉初侯王每世称元，改称赵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暢、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中垒支雄、游击王阳并领门臣祭酒，专明胡人辞讼，以张离、张良、刘群、刘谟等为门生主书，司典胡人出入，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号胡为国人。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加张宾大执法，专总朝政，位冠僚首。署石季龙为单于元辅、都督禁卫诸军事，署前将军李寒领司兵勋，教国子击刺战射之法。命记室佐明楷、程机撰《上党国记》中大夫傅彪、贾蒲、江轨撰《大将军起居注》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大单于志》。自是朝会常以天子礼乐飨其群下，威仪冠冕从容可观矣。群臣议请论功，勒曰：“自孤起军，十六年于兹矣。文武将士从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备尝艰阻，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为赏之先也。若身见存，爵封轻重随功位为差，死事之孤，赏加一等，庶足以尉答存亡，申孤之心也。”又下书禁国人不听报嫂及在丧婚娶，其烧葬令如本俗。

孔苌攻邵续别营十一，皆下之。续寻为石季龙所获，送于襄国。刘曜将尹安、宋始据洛阳，降于勒。

晋徐州刺史蔡豹败徐龕于檀丘，龕遣使诣勒，陈讨豹之计。勒遣将王步都为龕前锋，使张敬率骑继之。敬达东平，龕疑敬之袭已也，斩步都等三百余人，复降于晋。勒大怒，命张敬据其襟要以守之。

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滹沱汎溢，冲陷山谷，巨松僵拔，浮于滹沱，东至渤海，原隰间皆如山积。

孔苌攻陷文鸯十余营，苌不设备，鸯夜击之，大败而归。

勒始制轩悬之乐，八佾之舞，为金根大辂，黄屋左纛，天子车旗，礼乐备矣。

使石季龙率步骑四万讨徐龕，龕遣长史刘霄诣勒乞降，送妻子为质，纳之。时蔡豹屯于谯城，季龙攻豹，豹夜遁，季龙引军城封丘而旋。

徙朝臣掾属已上士族者三百户于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领之。勒宫殿及诸门始就，制法令甚严，讳胡尤峻。有醉胡乘马突入止车门，勒大怒，谓宫门小执法冯翥曰：“夫人君为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宫阙之间乎！向驰马入门为是何人，而不弹白邪？”翥惶惧忘讳，对曰：“向有醉胡乘马驰入，甚呵御之，而不可与语。”勒笑曰：“胡人正自难与言。”恕而不罪。

使石季龙击托候部掘咄哪于岍北，大破之，俘获牛马二十余万。

勒清定五品，以张宾领选。复续定九品。署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今群僚及州郡岁各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署都部从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职准丞相司直。

勒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积，将皇天欲孤缮修宫宇也！其拟洛阳之太极起建德殿。”遣从事中郎任汪帅使工匠五千采木以供之。黎阳人陈武妻一产三男一女，武携其妻子诣襄国上书自陈。勒下书以为二仪谐暢，和气所致，赐其乳婢一口，谷一百石，杂彩四十匹。

石季龙攻段匹磾于厌次。孔苌讨匹磾部内诸城，陷之。匹磾势穷，乃率其臣下舆榦出降。季龙送之襄国，勒署匹磾为冠军将军，以其弟文鸯、亚将卫麟为左右中郎将，皆金章紫绶。散诸流人三万余户，复其本业，置守宰以抚之，于是冀、并、幽州、辽西巴西诸屯结皆陷于勒。

时晋征北将军祖逖据谯，将平中原。逖善于抚纳，自河以南多背勒归顺。勒惮之，不敢为寇，乃下书曰：“祖逖屡为边患。逖，北州士望也，倘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坟墓，为置守冢二家。冀逖如赵他感恩，辍其寇暴。”逖闻之甚悦，遣参军王愉使于勒，赠以方物，修结和好。勒厚宾其使，遣左常侍董树报聘，以马百匹、金五十斤答之。自是兖豫义安，人得休息矣。

从事中郎刘舆坐营建德殿井木斜缩，斩于殿中。勒悔之，赠太常。

建德校尉王和掘得员石，铭曰：“律权石，重四钧，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议者未详，或以为瑞。参军续咸曰：“王莽时物也。”其时兵乱之后，典度堙灭，遂命下礼官为准程定式。又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钱三十文，曰：“百当千，千当万。”鼎铭十三字，篆书不可晓，藏之于永丰仓。因此令公私行钱，而人情不乐，乃出公绢市钱，限中绢匹一千二百，下绢八百。然百姓私买中绢四千，下绢二千，巧利者贱买私钱，贵卖于官，坐死者十数人，而钱终不行。勒徙洛阳铜马、翁仲

二于襄国，列之永丰门。

祖逖牙门童建害新蔡内史周密，遣使降于勒。勒斩之，送首于祖逖，曰：“天下之恶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将军之恶，犹吾恶也。”逖遣使报谢。自是兖豫间垒壁叛者，逖皆不纳，二州之人率多两属矣。

勒令武乡耆旧赴襄国。既至，勒亲与乡老齿坐欢饮，语及平生。初，勒与李阳邻居，岁常争麻池，迭相驱击。至是，谓父老曰：“李阳，壮士也，何以不来？沔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宁讎匹夫乎！”乃使召阳。既至，勒与酣谑，引阳臂笑曰：“孤往日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因赐甲第一区，拜参军都尉。令曰：“武乡，吾之丰沛，万岁之后，魂灵当归之，其复之三世。”勒以百姓始复业，资储未丰，于是重制禁酿，郊祀宗庙皆以醴酒，行之数年，无复酿者。

寻署石季龙为车骑将军，率骑三万讨鲜卑郁粥于离石，俘获及牛马十余万，郁粥奔乌丸，悉降其众城。

先是，勒世子兴死，至是，立子弘为世子，领中领军。

遣季龙统中外精卒四万讨徐龕，龕坚守不战，于是筑室返耕，列长围以守之。晋镇北将军刘隗降于勒，拜镇南将军，封列侯。石季龙攻陷徐龕，送之襄国，勒囊盛于百尺楼自上暴杀之，令步都等妻子剖而食之，坑龕降卒三千。晋兖州刺史刘遐惧，自邹山退屯于下邳。琅邪内史孙默以琅邪叛降于勒。徐兖间垒壁多送任请降，皆就拜守宰。

清河张披为程遐长史，遐甚委昵之，张宾举为别驾，引参政事。遐疾披去己，又恶宾之权盛。勒世子弘，即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于朝，乃使弘之母谮之曰：“张披与张宾为游侠，门客日百余乘，物望皆归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国家。”勒然之。至是，披取急召不时至，因此遂杀之。

宾知遐之间已，遂弗敢请。无几，以遐为右长史，总执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惧，赴于程氏矣。

时祖逖卒，勒始侵寇边戍。勒征虜石他败王师于鄴西，执将军卫荣而归。征北将军祖约惧，退如寿春。勒境内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罢徽文殿作。遣其将王阳屯于豫州，有窥窬之志，于是兵难日寻，梁郑之间骚然矣。

又遣季龙统中外步骑四万讨曹嶷。先是，嶷议欲徙海中，保根余山，会疾疫甚，计未及就。季龙进兵围广固，东莱太守刘巴、长广太守吕披皆以郡降。以石他为征东将军，击羌胡于河西。左军石挺济师于广固，曹嶷降，送于襄国。勒害之，坑其众三万。季龙将尽杀嶷众，其青州刺史刘征曰：“今留征，使牧人也；无人焉牧，征将归矣。”季龙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征，镇广固。青州诸郡县垒壁尽陷。

勒司州刺史石生攻晋扬武将军郭诵于阳翟，不克，进寇襄城，俘获千余而还。

勒以参军樊垣清贫，擢授章武内史。既而入辞，勒见坦衣冠弊坏，大惊曰：“樊参军何贫之甚也！”坦性诚朴，率然而对曰：“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偿耳。”坦大惧，叩头泣谢。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关卿辈老书生也。”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以励贪俗。

勒将兵都尉石瞻寇下邳，败晋将军刘长，遂寇兰陵，又败彭城内史刘续。东莞太守竺珍、东海太守萧诞以郡叛降于勒。

勒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言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尝使人读《汉书》，闻酈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

谏，乃曰：“赖有此耳。”其天资英达如此。

勒征徐、扬州兵，会石瞻于下邳，刘遐惧，又自下邳奔于泗水。

石生攻刘曜河内太守尹平于新安，斩之，克垒壁十余，降掠五千余户而归。自是刘、石祸结，兵戈日交，河东、弘农间百姓无聊矣。

以右常侍霍皓为劝课大夫，与典农使者硃表、典劝都尉陆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五大夫。

使石生自延寿关出寇许颖，俘获万余，降者二万，生遂攻陷康城。晋将军郭诵追生，生大败，死者千余。生收散卒，屯于康城。勒汲郡内史石聪闻生败，驰救之，进攻郭默，俘获男女二千余人。石聪攻败晋将李矩、郭默等。

勒将狩于近郊，主簿程琅谏曰：“刘、马刺客，离布如林，变起仓卒，帝王亦一夫之敌耳。孙策之祸可不虑乎！且枯木朽株尽能为害，驰骋之弊，今古戒之。”勒勃然曰：“吾干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书事，不须白此辈也。”是日逐兽，马触木而死，勒亦几殆，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过也。”乃赐琅朝服锦绢，爵关内侯。于是朝臣谒见，忠言竞进矣。

晋都尉鲁潜叛，以许昌降于勒。石瞻攻陷晋兖州刺史檀斌于邹山，斌死之。勒西夷中郎将王胜袭杀并州刺史崔琨、上党内史王昝，以并州叛于勒。先是，石季龙攻刘曜将刘岳于石梁，至是，石梁溃，执岳送襄国。季龙又攻王胜于并州，杀之。李矩以刘岳之败也，惧，自荥阳遁归。矩长史崔宣率矩众二千降于勒。于是尽有司之地，徐豫滨淮诸郡县皆降之。

勒命徙洛阳晷影于襄国，列之单于庭。铭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石函，置于建德前殿。立桑梓苑于襄国。

勒尝夜微行，检察营卫，赍缿帛金银以赂门者求出。永昌

门候王假欲收捕之，从者至，乃止。旦召假以为振忠都尉，爵关内侯。勒如苑乡，召记室参军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凑，常不平之，因此发怒，退为牙门。勒自苑乡如鄴，徐光侍直，愠然攘袂振纷，仰视不顾。勒因而恶之，让光曰：“何负卿而敢怏怏邪！”于是幽光并其妻子于狱。

勒既将营鄴宫，又欲以其世子弘为镇，密与程遐谋之。石季龙自以勋效之重，仗鄴为基，雅无去意。及修构三台，迁其家室，季龙深恨遐，遣左右数十人夜入遐宅，奸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勒以弘镇鄴，配禁兵万人，车骑所统五十四营悉配之，以骁骑领门臣祭酒王阳专统六夷以辅之。

石聪攻寿春，不克，遂寇遂道、阜陵，杀掠五千余人，京师大震。

济岷太守刘闿、将军张闿等叛，害下邳内史夏侯嘉，以下邳降于石生。

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羨于邾，陷之。

龙骧将军王国叛，以南郡降于勒。晋彭城内史刘续复据兰陵、石城，石瞻攻陷之。

勒令州郡，有坟发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县为备棺衾之具。以牙门将王波为记室参军，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试经之制。

荏平令师欢获黑兔，献之于勒，程遐等以为勒“龙飞革命之祥，于晋以水承金，兔阴精之兽，玄为水色，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于是大赦，以咸和三年改年曰太和。

石堪攻晋豫州刺史祖约于寿春，屯师淮上。晋龙骧将军王国以南郡叛降于堪。南阳都尉董幼叛，率襄阳之众又降于堪。祖约诸将佐皆阴遣使附于勒。石聪与堪济淮，陷寿春，祖约奔历阳，寿春百姓陷于聪者二万余户。

刘曜败季龙于高候，遂围洛阳。勒荥阳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张进等皆降之，襄国大震。勒将亲救洛阳，左右长史、司马郭敖、程遐等固谏曰：“刘曜乘胜雄盛，难与争锋，金墉粮丰，攻之未可卒拔。曜悬军千里，势不支久。不可亲动，动无万全，大业去矣。”勒大怒，按剑叱遐等出。于是赦徐光，召而谓之曰：“刘曜乘高候之势，围守洛阳，庸人之情皆谓其锋不可当也。然曜带甲十万，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师老卒殆，以我初锐击之，可一战而擒。若洛阳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亲行，卿以为何如？”光对曰：“刘曜乘高候之势而不能进临襄国，更守金墉，此其无能为也。悬军三时，亡攻战之利，若鸾旗亲驾，必望旌奔败。定天下之计，在今一举。今此机会，所谓天授，授而弗应，祸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图澄亦谓勒曰：“大军若出，必擒刘曜。”勒尤悦，使内外戒严，有谏者斩。命石堪、石聪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统见众会荥阳，使石季龙进据石门，以左卫石邃都督中军事，勒统步骑四万赴金墉，济自大碣。先是，流澌风猛，军至，冰泮清和，济毕，流澌大至，勒以为神灵之助也，命曰灵昌津。勒顾谓徐光曰：“曜盛兵成皋关，上计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者成擒也。”诸军集于成皋，步卒六万，骑二万七千。勒见曜无守军，大悦，举手指天，又自指额曰：“天也！”乃卷甲衔枚而诡道兼路，出于巩、訾之间。知曜陈其军十余万于城西，弥悦，谓左右曰：“可以贺我矣！”勒统步骑四万人自宣阳门，升故太极前殿。季龙步卒三万，自城北而西，攻其中军，石堪、石聪等各以精骑八千，城西而北，击其前锋，大战于西阳门。勒躬贯甲冑，出自闾阖，夹击之。曜军大溃，石堪执曜，送之以徇于军，斩首五万余级，枕尸于金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获之，其敕

将士抑锋止锐，纵其归命之路。”乃旋师。使征东石邃等帅骑卫曜而北。

及是，祖约举兵败，降于勒，勒使王波让之曰：“卿逆极势穷，方来归命，吾朝岂逋逃之藪邪？而卿敢有靦面目也。”示之以前后檄书，乃赦之。

刘曜子熙等去长安，奔于上邽，遣季龙讨之。

勒巡行州诸郡，引见高年、孝悌、力田、文学之士，班赐谷帛有差。令远近牧守宣告属城，诸所欲言，靡有隐讳，使知区区之朝虚渴说言也。

季龙克上邽，遣主簿赵封送传国玉玺、金玺、太子玉玺各一于勒。季龙进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克之，俘获数万，秦、陇悉平。凉州牧张骏大惧，遣使称藩，贡方物于勒，徙氏羌十五万落于司、冀州。

勒群臣议以勒功业既隆，祥符并萃，宜时革徽号以答乾坤之望，于是石季龙等奉皇帝玺绶，上尊号于勒，勒弗许。群臣固请，勒乃以咸和五年僭号赵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邪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其妻刘氏为王后，世子弘为太子。署其子宏持节、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大单于，封秦王；左卫将军斌太原王；小子恢为辅国将军、南阳王；中山公季龙为太尉、守尚书令、中山王；石生河东王；石堪彭城王；以季龙子邃为冀州刺史，封齐王，加散骑常侍、武卫将军；宣左将军；挺侍中、梁王。署左长史郭敖为尚书左仆射，右长史程遐为右仆射、领吏部尚书，左司马夔安、右司马郭殷、从事中郎李凤、前郎中令裴宪为尚书，署参军事徐光为中书令、领秘书监。论功封爵，开国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县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人，其余文武各有差。侍中任播等参议，以赵承金为水德，旗帜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腊，勒从

之。勒下书曰：“自今有疑难大事，八坐及委丞郎赍诣东堂，论详平决。其有军国要务须启，有令仆尚书随局入陈，勿避寒暑昏夜也。”

勒以祖约不忠于本朝，诛之，及其诸子至亲属百余人。

群臣固请勒宜即尊号，勒乃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建平，自襄国都临漳。追尊其高祖曰顺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太后，文武封进各有差。立其妻刘氏为皇后，又定昭仪、夫人位视上公，贵嫔、贵人视列侯，员各一人；三英、九华视伯，淑媛、淑仪视子，容华、美人视男，务简贤淑，不限员数。

勒荆州监军郭敬、南蛮校尉董幼寇襄阳。勒驿敕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帜，寂若无人，彼若使人观察，则告之曰：“自爱坚守，后七八日大骑将至，相策不复得走矣。”敬使人浴马于津，周而复始，昼夜不绝。侦谍还告南中郎将周抚，抚以为勒军大至，惧而奔武昌。敬入襄阳，军无私掠，百姓安之。晋平北将军魏该弟遐等率该部众自石城降于敬。敬毁襄阳，迁其百姓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

秦州休屠王羌叛于勒，刺史临深遣司马管光帅州军讨之，为羌所败，陇右大扰，氏羌悉叛。勒遣石生进据陇城。王羌兄子擢与羌有仇，生乃赂擢，与掎击之。羌败，奔凉州。徙秦州夷豪五千余户于雍州。

勒下书曰：“自今诸有处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发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训罚，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罹谴，门下皆各列奏之，吾当思择而行也。”堂阳人陈猪妻一产三男，赐其衣帛廩食，乳婢一口，复三岁勿事。时高句丽、肃慎致其楛矢，宇文屋孤并献名马于勒。凉州牧张骏遣长史马洗奉图送高昌、于阗、鄯善、大宛使，献其方物。晋荆州牧陶侃遣兼长

史王敷聘于勒，致江南之珍宝奇兽。秦州送白兽、白鹿，荆州送白雉、白兔，济阴木连理，甘露降苑乡。勒以休瑞并臻，遐方慕义，赦三岁刑已下，均百姓去年逋调；特赦凉州殊死，凉州计吏皆拜郎中，赐绢十匹，绵十斤。勒南郊，有白气自坛属天，勒大悦，还宫，赦四岁刑。遣使封张骏武威郡公，食凉州诸郡。勒亲耕藉田，还宫，赦五岁刑，赐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勒以日蚀，避正殿三日，令群公卿士各上封事。禁州郡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兴云致雨，有益于百姓者，郡县更为立祠堂，殖嘉树，准岳渎已下为差等。

勒将营鄴宫，廷尉续咸上书切谏。勒大怒，曰：“不斩此老臣。朕宫不得成也！”敕御史收之。中书令徐光进曰：“陛下天资聪睿，超迈唐虞，而更不欲闻忠臣之言，岂夏癸、商辛之君邪？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当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斩列卿乎！”勒叹曰：“为人君不得自专如是！岂不识此言之忠乎？向戏之尔。人家有百匹资，尚欲市别宅，况有天下之富，万乘之尊乎！终当缮之耳。且敕停作，成吾直臣之气也。”因赐咸绢百匹，稻百斛。又下书令公卿百僚岁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议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举人得递相荐引，广招贤之路。起明堂、辟雍、灵台于襄国城西。时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余万根，集于堂阳。勒大悦，谓公卿曰：“诸卿知不？此非为灾也，天意欲吾营鄴都耳。”于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张渐等监营鄴宫，勒亲授规模。

蜀梓潼、建平、汉固三郡蛮巴降于勒。

勒以成周土中，汉晋旧京，复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阳为南都，置行台治书侍御史于洛阳。

勒因飧高句丽、宇文屋孤使，酒酣，谓徐光曰：“朕方自

古开基何等主也？”对曰：“陛下神武筹略迈于高皇，雄艺卓犖超绝魏祖，自三王已来无可比也，其轩辕之亚乎！”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兒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其群臣皆顿首称万岁。

晋将军赵胤攻克马头，石堪遣将军韩雍救之，至则无及，遂寇南沙、海虞，俘获五千余人。初，郭敬之退据樊城也，王师复戍襄阳。至是，敬又攻陷之，留戍而归。

暴风大雨，震电建德殿端门、襄国市西门，杀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鸡子，平地三尺，洿下丈余，行人禽兽死者万数，历太原、乐平、武乡、赵郡、广平、钜鹿千余里，树木摧折，禾稼荡然。勒正服于东堂，以问徐光曰：“历代已来有斯灾几也？”光对曰：“周、汉、魏、晋皆有之，虽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为变，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乡之神也，历代所尊，或者以为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为之亏，况群神怨憾而不怒动上帝乎！纵不能令天下同尔，介山左右，晋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书曰：“寒食既并州之旧风，朕生其俗，不能异也。前者外议以子推诸侯之臣，王者不应为忌，故从其议，倘或由之而致斯灾乎！子推虽朕乡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乱也，尚书其促检旧典定义以闻。”有司奏以子推历代攸尊，请普复寒食，更为植嘉树，立祠堂，给户奉祀。勒黄门郎韦謏驳曰：“案《春秋》藏冰失道，阴气发泄为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复何所致？此自阴阳乖错所为耳。且子推贤者，曷为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虽为冰室，惧所藏之冰不在固阴沍寒之地，多皆山川之侧，气泄为雹

也。以子推忠贤，令绵、介之间奉之为允，于天下则不通矣。

“勒从之。于是迁冰室于重阴凝寒之所，并州复寒食如初。

勒令其太子省可尚书奏事，使中常侍严震参综可否，征伐刑断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权之盛过于主相矣。季龙之门可设雀罗，季龙愈快快不悦。

郭敬南掠江西，晋南中郎将桓宣承其虚攻樊城，取城中之众而去。敬旋师救樊，追战于涅水。敬前军大败，宣亦死伤太半，尽取所掠而止。宣遂南取襄阳，留军戍之。

勒如鄴，临石季龙第，谓之曰：“功力不可并兴，待宫殿成后，当为王起第，勿以卑小悒悒也。”季龙免冠拜谢，勒曰：“与王共有天下，何所谢也！”有流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极西南流五十余丈，光明烛地，坠于河，声闻九百余里。黑龙见鄴井中，勒观龙有喜色。朝其群臣于鄴。

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时大旱，勒亲临廷尉录囚徒，五岁刑已下皆轻决遣之，重者赐酒食，听沐浴，一须秋论。还未及宫，澍雨大降。

勒如其泮水宫，因疾甚而还。召石季龙与其太子弘、中常侍严震等待疾禁中。季龙矫命绝弘、震及内外群臣亲戚，勒疾之增损莫有知者。诈召石宏、石堪还襄国。勒疾小瘳，见宏，惊曰：“秦王何故来邪？使王藩镇，正备今日。有呼者邪？自来也？有呼者诛之！”季龙大惧曰：“秦王思慕暂还耳，今谨遣之。”数日复问之，季龙曰：“奉诏即遣，今已半路矣。”更谕宏在外，遂不遣之。

广阿蝗。季龙密遣其子邃率骑三千游于蝗所。荧惑人昴。星陨于鄴东北六十里，初赤黑黄云如幕，长数十匹，交错，声如雷震，坠地气热如火，尘起连天。时有耕者往视之，土犹燃

沸，见有一石方尺余，青色而轻，击之间声如磬。

勒疾甚，遗令：“三日而葬，内外百僚既葬除服，无禁婚娶、祭祀、饮酒、食肉，征镇牧守不得辄离所司以奔丧，敛以时服，载以常车，无藏金宝，无内器玩。大雅冲幼，恐非能构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无违朕命。大雅与斌宜善相维持，司马氏汝等之殷鉴，其务于敦穆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为将来口实。”以咸和七年死，时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备文物虚葬，号高平陵。伪谥明皇帝，庙号高祖。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谦自守，受经于杜嘏，诵律于续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专以文业教也。”于是使刘征、任播授以兵书，王阳教之击刺。立为世子，领中领军，寻署卫将军，使领开府辟召，后镇鄴。

勒僭位，立为太子。虚襟爱士，好为文咏，其所亲昵，莫非儒素。勒谓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将家子。”光曰：“汉祖以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圣人之后，必世胜残，天之道也。”勒大悦。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温恭，中山王雄暴多诈，陛下一旦不讳，臣恐社稷必危，宜渐夺中山威权，使太子早参朝政。”勒纳之。程遐又言于勒曰：“中山王勇武权智，群臣莫有及者。观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视之蔑如。兼荷专征岁久，威振外内，性又不仁，残忍无赖。其诸子并长，皆预兵权。陛下在，自当无他，恐其快快不可辅少主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计。”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难未已，大雅冲幼，宜任强辅。中山佐命功臣，亲同鲁卫，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卿当恐辅幼主之日，不得独擅帝舅之权故耳。吾亦当参卿于顾命，勿为过惧也。”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赐距，岂明主开襟纳说，忠臣必尽之义乎！中山虽为皇

太后所养，非陛下天属，不可以亲义期也。杖陛下神规，微建鹰犬之效，陛下酬其父子以恩荣，亦以足矣。魏任司马懿父子，终于鼎祚沦移，以此而观，中山岂将来有益者乎！臣因缘多幸，托瓜葛于东宫，臣而不竭言于陛下，而谁言之！陛下若不除中山，臣已见社稷不复血食矣。”勒不听。遐退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此，太子必危，将若之何？”光曰：“中山常切齿于吾二人，恐非但国危，亦为家祸，当为安国宁家之计，不可坐而受祸也。”光复承间言于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内，而神色不悦者何也？”勒曰：“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绝于丹阳，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录，每一思之，不觉见于神色。”光曰：“臣以陛下为忧腹心之患，而何暇更忧四支手！何则？魏承汉运，为正朔帝王，刘备虽绍兴巴、蜀，亦不可谓汉不灭也。吴虽跨江东，岂有亏魏美？陛下既包括二都，为中国帝王，彼司马家儿复何异玄德，李氏亦犹孙权。符策不在陛下，竟欲安归？此四支之轻患耳。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略，天下皆言其英武亚于陛下，兼其残暴多奸，见利忘义，无伊、霍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势倾王室。观其耿耿，常有不满之心。近于东宫曲宴，有轻皇太子之色。陛下隐忍容之，臣恐陛下万年之后，宗庙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图之。”勒默然，而竟不从。

及勒死，季龙执弘使临轩，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邃率兵入宿卫，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惧，让位于季龙。季龙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乱之！”弘泣而固让，季龙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当有大议，何足预论！”遂以咸和七年逼立之，改年曰延熙，文武百僚进位一等。诛程遐、徐光。弘策拜季龙为丞相、魏王、大单于，加九锡，以魏郡等十三郡为邑，总摄百揆。季龙伪固让，久而受命，赦其境内殊死已下，

立季龙妻郑氏为魏王后，子邃为魏太子，加使持节、侍中、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录尚书事；宣为使持节、车骑大将军、冀州刺史，封河间王；韬为前锋将军、司隶校尉，封乐安王；遵齐王，鉴代王，苞乐平王；徙太原王斌为章武王。勒文武旧臣皆补左右丞相闲任，季龙府僚旧昵悉署台省禁要。命太子宫曰崇训宫，勒妻刘氏已下皆居之。简其美淑及勒车马、珍宝、服御之上者，皆入于己署。镇军夔安领左仆射，尚书郭殷为右仆射。

刘氏谓石堪曰：“皇祚之灭不复久矣，王将何以图之？”堪曰：“先帝旧臣皆已斥外，众旅不复由人，宫殿之内无所措筹，臣请出奔袞州，据廩丘，挟南阳王为盟主，宣太后诏于诸牧守征镇，令各率义兵同讨桀逆，蔑不济也。”刘氏曰：“事急矣，便可速发，恐事淹变生。”堪许诺，微服轻骑袞州，失期，不克，遂南奔谯城。季龙遣其将郭太等追击之，获堪于城父，送襄国，炙而杀之。征石恢还于襄国。刘氏谋泄，季龙杀之。尊弘母程氏为皇太后。

时石生镇关中，石朗镇洛阳，皆起兵于二镇。季龙留子邃守襄国，统步骑七万攻郎于金墉。金墉溃，获朗，刖而斩之。进师攻长安，以石挺为前锋大都督。生遣将军郭权率鲜卑涉璜部众二万为前锋距之，生统大军继发，次于蒲坂。前锋及挺大战潼关，败绩，挺及丞相左长史刘隗皆战死，季龙退奔浞池，枕尸三百余里。鲜卑密通于季龙，背生而击之。生时停蒲坂，不知挺之死也，惧，单马奔长安。郭权乃复收众三千，与越骑校尉石广相持于渭南。生遂去长安，潜于鸡头山。将军蒋英固守长安。季龙闻生之奔也，进师入关，进攻长安，旬余拔之，斩蒋英等。分遣诸将屯于汧。徙雍、秦州华戎十余万户于关东。生部下斩生于鸡头山。季龙还襄国，大赦，讽弘命己建魏台，

一如魏辅汉故事。

郭权以生败，据上邽以归顺，诏以权为镇西将军、秦州刺史，于是京兆、新平、扶风、冯翊、北地皆应之。弘镇西石广与权战，败绩。季龙遣郭敖及其子斌等率步骑四万讨之，次于华阴。上邽豪族害权以降。徙秦州三万余户于青、并二州诸郡。南氏、杨难敌等送任通和。长安陈良夫奔于黑羌，招诱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扰北地、冯翊，与石斌相持。石韬等率骑擒句大之后，与斌夹击，败之，句大奔于马兰山。郭敖等悬军追北，为羌所败，死者十七八。斌等收军还于三城。季龙闻而大怒，遣使杀郭敖。石宏有怒言，季龙幽之。

弘赍玺绶亲诣季龙，谕禅位意。季龙曰：“天下人自当有议，何为自论此也！”弘还宫，对其母流涕曰：“先帝真无复遗矣！”俄而季龙遣丞相郭殷持节入，废弘为海阳王。弘安步就车，容色自若，谓群臣曰：“不堪纂承大统，顾惭群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宫人恸哭。咸康元年，幽弘及程氏并宏、恢于崇训宫，寻杀之，在位二年，时年二十一。

张宾，字孟孙，赵郡中丘人也。父瑶，中山太守。宾少好学，博涉经史，不为章句，阔达有大节，常谓昆弟曰：“吾自言智算鉴识不后子房，但不遇高祖耳。”为中丘王帐下都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乱，石勒为刘元海辅汉将军，与诸将下山东，宾谓所亲曰：“吾历观诸将多矣，独胡将军可与共成大事。”乃提剑军门，大呼请见，勒亦未之奇也。后渐进规谏，乃异之，引为谋主。机不虚发，算无遗策，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及为右长史、大执法，封濮阳侯，任遇优显，宠冠当时，而谦虚敬慎，开襟下士，士无贤愚，造之者莫不得尽其情焉。肃清百僚，屏绝私昵，入则格言，出则归美。勒甚重

之，每朝，常为之正容貌，简辞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与为比也。

及卒，勒亲临哭之，哀恸左右，赠散骑常侍、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谥曰景。将葬，送于正阳门，望之流涕，顾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夺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为右长史，勒每与遐议，有所不合，辄叹曰：“右侯舍我去，令我与此辈共事，岂非酷乎！”因流涕弥日。

载记第六

石季龙上

石季龙，勒之从子也，名犯太祖庙讳，故称字焉。祖曰邪，父曰寇觅。勒父殊幼而子季龙，故或称勒弟焉。年六七岁，有善相者曰：“此儿貌奇有壮骨，贵不可言。”永兴中，与勒相失。后刘琨送勒母王及季龙于葛陂，时年十七矣。性残忍，好驰猎，游荡无度，尤善弹，数弹人，军中以为毒患。勒白王将杀之，王曰：“快牛为犊子时，多能破车，汝当小忍之。”年十八，稍折节。身長七尺五寸，趫捷便弓马，勇冠当时，将佐亲戚莫不敬惮，勒深嘉之，拜征虏将军。为娉将军郭荣妹为妻。季龙宠惑优僮郑樱桃而杀郭氏，更纳清河崔氏女，樱桃又譖而杀之。所为酷虐。军中有勇干策略与己俟者，辄方便害之，前后所杀甚众。至于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勒虽屡加责诱，而行意自若。然御众严而不烦，莫敢犯者，指授攻讨，所向无前，故勒宠之，信任弥隆，仗以专征之任。

勒之居襄国，署为魏郡太守，镇鄴三台，后封繁阳侯。勒即大单于、赵王位，署为单于元辅、都督禁卫诸军事，迁侍中、开府，进封中山公。及勒僭号，授太尉、守尚书令，进封为王，邑万户。季龙自以勋高一时，谓勒即位之后，大单于必在己，

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龙深恨之，私谓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国以来，端拱指授，而以吾躬当矢石。二十余年，南擒刘岳，北走索头，东平齐、鲁，西定秦、雍，克殄十有三州。成大赵之业者，我也。大单于之望实在于我，而授黄吻婢儿，每一忆此，令人不复能寝食。待主上晏驾之后，不足复留种也。”

咸康元年，季龙废勒子弘，群臣已下劝其称尊号。季龙下书曰：“王室多难，海阳自弃，四海业重，故免从推逼。朕闻道合乾坤者称皇，德协人神者称帝，皇帝之号非所敢闻，且可称居摄赵天王，以副天人之望。”于是赦其境内，改年曰建武。以夔安为侍中、太尉、守尚书令，郭殷为司空，韩晞为尚书左仆射，魏概、冯莫、张崇、曹显为尚书，申钟为侍中，郎闳为光禄大夫，王波为中书令，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其子邃为太子。季龙以讖文天子当从东北来，于是备法驾行自信都而还以应之。分癭陶之柳乡立停驾县。

季龙徐州从事硃纵杀刺史郭祥，以彭城归顺。季龙遣将王朗击之，纵奔淮南。

季龙荒游废政，多所营缮，使邃省可尚书奏事，选牧守，祀郊庙；惟征伐刑断乃亲览之。观雀台崩，杀典匠少府任汪。复使修之，倍于常度。

季龙自率众南寇历阳，临江而旋，京师大震。遣其征虏石遇寇中庐，遂围平北将军桓宣于襄阳。辅国将军毛宝、南中郎将王国、征西司马王愨期等率荆州之众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军中饥疫而还。

季龙以租入殷广，转输劳烦，令中仓岁入百万斛，余皆储之水次。

晋将军淳于安攻其琅邪费县，俘获而归。

石邃保母刘芝初以巫术进，既养邃，遂有深宠，通贿赂，

豫言论，权倾朝廷，亲贵多出其门，遂封芝为宜城君。

季龙下书令刑赎之家得以钱代财帛，无钱听以谷麦，皆随时价输水次仓。冀州八郡雨雹，大伤秋稼，下书深自咎责。遣御史所在发水次仓麦，以给秋种，尤甚之处差复一年。

季龙将迁于鄴，尚书请太常告庙，季龙曰：“古者将有大事，必告宗庙，而不列社稷。尚书可详议以闻。”公卿乃请使太尉告社稷，从之。及入鄴宫，澍雨周洽，季龙大悦，赦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飞作司南车成，季龙以其构思精微，赐爵关内侯，赏赐甚厚。始制散骑常侍已上得乘轺轩，王公郊祀乘副车，驾四马，龙旗八旒，塑望朝会即乘轺轩。

时羌薄句大犹保险未宾，遣其子章武王斌帅精骑二万，并秦、雍二州兵以讨之。

季龙如长乐、卫国，有田畴不辟、桑业不修者，贬其守宰而还。

咸康二年，使牙门将张弥徙洛阳钟虡、九龙、翁仲、铜驼、飞廉于鄴。钟一没于河，募浮没三百人入河，系以竹絙，牛百头，鹿柁引之乃出。造万斛舟以渡之，以四轮缠辘车，辙广四尺，深二尺，运至鄴。季龙大悦，赦二岁刑，赉百官谷帛，百姓爵一级。

下书曰：“三载考绩，黜陟幽明，斯则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虽未尽弘美，亦缙绅之清律，人伦之明镜。从尔以来，遵用无改。先帝创临天下，黄纸再定。至于选举，铨为首格。自不清定，三载于兹。主者其更铨论，务扬清激浊，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选举，可依晋氏九班选制，永为揆法。选毕，经中书、门下宣示三省，然后行之。其著此诏书于令。铨衡不奉行，御史弹坐以闻。”

索头郁鞠率众三万降于季龙，署鞠等一十三人亲通赵王，

皆封列侯，散其部众于冀、青等六州。

时众役烦兴，军旅不息，加以久旱谷贵，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无生赖矣。又纳解飞之说，于鄴正南投石于河，以起飞桥，功费数千亿万，桥竟不成，役夫饥甚，乃止。使令长率丁壮随山津采橡捕鱼以济老弱，而复为权豪所夺，人无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饥人以食之，公卿已下出谷以助振给，奸吏因之侵割无已，虽有贷贍之名而无其实。

改直荡为龙腾，冠以绛帟。

于襄国起太武殿，于鄴造东西宫，至是皆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碎之，下穿伏室，置卫士五百人于其中。东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铛、银楹、金柱、珠帘、玉壁，穷极技巧。又起灵风台九殿于显阳殿后，选士庶之女以充之。后庭服绮縠、玩珍奇者万余人，内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官人星占及马步射。置女太史于灵台，仰观灾祥，以考外太史之虚实。又置女鼓吹羽仪，杂伎工巧，皆与外侔。禁郡国不得私学星讖，敢有犯者诛。

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余丈，上盘置燎，下盘置人，絙缴上下。季龙试而悦之。其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劝季龙称尊号，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盘，死者七人。季龙恶之，大怒，斩成公段于闾阖门。

于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称大赵天王，即位于南郊，大赦殊死已下。追尊祖 邪为武皇帝，父寇觅为太宗孝皇帝。立其郑氏为天王皇后，以子邃为天王皇太子。亲王皆贬封郡公，藩王为县侯，百官封署各有差。

太原徙人五百余户叛入黑羌。

武乡长城徙人韩强获玄玉玺，方四寸七分，龟纽金文，诣鄴献之。拜强骑都尉，复其一门。夔安等又劝进曰：“臣等谨

案大赵水德，玄龟者，水之精也；玉者，石之宝也；分之数以象七政，寸之纪以准四极。昊天成命，不可久违。辄下史官择吉日，具礼仪，谨昧死上皇帝尊号。”季龙下书曰：“过相褒美，猥见推逼，览增恧然，非所望也，其亟止兹议。今东作告始，自非京城内外，皆不得表庆。”中书令王波上《玄玺颂》以美之。季龙以石弘时造此玺，强遇而献之。

邃自总百揆之后，荒酒淫色，骄恣无道，或盘游于田，悬管而入，或夜出于宫臣家，淫其妻妾。妆饰宫人美淑者，斩首洗血，置于盘上，传共视之。又内诸比丘尼有姿色者，与其交褻而杀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赐左右，欲以识其味也。河间公宣、乐安公韬有宠于季龙，邃疾之如仇。季龙荒耽内游，威刑失度，邃以事为可呈呈之，季龙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时有所不闻，复怒曰：“何以不呈？”诮责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恨，私谓常从无穷、长生、中庶子李颜等曰：“官家难称，吾欲行冒顿之事，卿从我乎？”颜等伏不敢对。邃称疾不省事，率宫臣文武五百余骑宴于李颜别舍，谓颜等曰：“我欲至冀州杀石宣，有不从者斩！”行数里，骑皆逃散，李颜叩头固谏，邃亦昏醉而归。邃母郑氏闻之，私遣中人责邃。邃怒，杀其使。季龙闻邃有疾，遣所亲任女尚书察之。邃呼前与语，抽剑击之。季龙大怒，收李颜等诘问，颜具言始末，诛颜等三十余人。幽邃于东宫，既而赦之，引见太武东堂。邃朝而不谢，俄而便出。季龙遣使谓邃曰：“太子应入朝中宫，何以便去？”邃迳出不顾。季龙大怒，废邃为庶人。其夜，杀邃及妻张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于一棺之中。诛其宫臣支党二百余人。废郑氏为东海太妃。立其子宣为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仪为天王皇后。

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仪，自称佛太子，从大秦国来，

当王小秦国。易姓名为李子杨，游于鄆县爰赤眉家，颇见其妖状，事微有验。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转相扇惑。京兆樊经、竺龙、严谡、谢乐子等聚众数千人于杜南山，子杨称大黄帝，建元曰龙兴。赤眉与经为左右丞相，龙、谡为左右大司马，乐子为大将军。镇西石广击斩之。子杨颈无血，十余日而面色无异于生。

季龙将伐辽西鲜卑段辽，募有勇力者三万人，皆拜龙腾中郎。辽遣从弟屈云袭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京。季龙以桃豹为横海将军，王华为渡辽将军，统舟师十万出漂渝津，支雄为龙骧大将军，姚弋仲为冠军将军，统步骑十万为前锋，以伐段辽。季龙众次金台，支雄长驱入蓟，辽渔阳太守马鲍、代相张牧、北平相阳裕、上谷相侯龁等四十余城并率众降于季龙。支雄攻安次，斩其部大夫那楼奇。辽惧，弃令支，奔于密云山。辽右左长史刘群、卢谡、司马崔悦等封其府库，遣使请降。季龙遣将军郭太、麻秋等轻骑二万追辽，及之，战于密云，获其母妻，斩级三千。辽单马窜险，遣子乞特真送表及名马，季龙纳之。乃迁其户二万余于雍、司、兖、豫四州之地，诸有才行者皆擢叙之。先是，北单于乙回为鲜卑敦那所逐，既平辽西，遣其将李穆击那破之，复立乙回而还。季龙入辽宫，论功封赏各有差。

初，慕容皝与段辽有隙，遣使称籓于季龙，陈辽宜伐，请尽众来会。及军至令支，皝师不出，季龙将伐之。天竺佛图澄进曰：“燕福德之国，未可加兵。”季龙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众战，谁能御之？区区小竖，何所逃也？”太史令赵揽固谏曰：“燕城岁星所守，行师无功，必受其祸。”季龙怒，鞭之，黜为肥如长。进师攻棘城，旬余不克。皝遣子恪帅胡骑二千，晨出挑战，诸门皆若有师出者，四面如云，季龙大惊，弃甲而遁。于是召赵揽复为太史令。季龙旋自令支，

过易京，恶其固而毁之。还谒石勒墓，朝其群臣于襄国建德前殿，复从征文武有差。至鄴，设饮至之礼，赐俘偏于丞郎。

季龙谋伐昌黎，遣渡辽曹伏将青州之众渡海，戍蹋顿城，无水而还，因戍于海岛，运谷三百万斛以给之。又以船三百艘运谷三十万斛诣高句丽，使典农中郎将王典率众万余屯田于海滨。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使石宣率步骑二万击朔方鲜卑斛摩头破之，斩首四万余级。

冀州八郡大蝗，司隶请坐守宰，季龙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守宰，岂禹、汤罪己之义邪！司隶不进说言，佐朕不逮，而归咎无辜，所以重吾之责，可白衣领司隶。

加其子司徒韬金钺黄钺，銜辂九旒。

先是，使襄城公涉归、上庸公日归率众戍长安，二归告镇西石广私树恩泽，潜谋不轨。季龙大怒，追广至鄴，杀之。

段辽于密云山遣使诈降，季龙信之，使征东麻秋百里郊迎，敕秋曰：“受降如待敌，将军慎之。”辽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贪而无谋，吾今请降求迎，彼终不疑也。若伏重军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于密云。麻秋统众三万迎辽，为恪所袭，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归。季龙闻之惊怒，方食吐脯，乃削秋官爵。

下书令诸郡国立五经博士。初，勒置大小学博士，至是复置国子博士、助教。季龙以吏部选举斥外耆德，而势门童幼多为美官，免郎中魏 为庶人。以其太子宣为大单于，建天子旌旗。

以夔安为征讨大都督，统五将步骑七万寇荆扬北鄙。石闵败王师于沔阴，将军蔡怀死之。宣将硃保又败王师于白石，将军郑豹、谈玄、郝庄、随相、蔡熊皆遇害。季龙将张贺度攻陷邾城，败晋将毛宝于邾西，死者万余人。夔安进据胡亭，晋将

军黄冲、历阳太守郑进皆降之。安于是掠七万户而还。

时豪戚侵恣，贿托公行，季龙患之，擢殿中御史李矩为御史中丞，特亲任之。自此百僚震惧，州郡肃然。季龙曰：“朕闻良臣如猛兽，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

镇远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已来，遂在戎役之例，既衣冠华胄，宜蒙优免，从之。自是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贯，一同旧族，随才铨叙，思欲分还桑梓者听之；其非此等，不得为例。

以其抚军李农为使持节、监辽西北平诸军事、征东将军、营州牧，镇令支。

于时大旱，白虹经天，季龙下书曰：“朕在位六载，不能上和乾象，下济黎元，以致星虹之变。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苇鱼盐除岁供之外，皆无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规占山泽，夺百姓之利。”又下书曰：“前以丰国、澠池二冶初建，徙刑徒配之，权救时务。而主者循为恆法，致起怨声。自今罪犯流徒，皆当申奏，不得辄配也。京狱见囚，非手杀人，一皆原遣。”其日澍雨。

季龙将讨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旧军满五十万，具船万艘，自河通海，运谷豆千一百万斛于安乐城，以备征军之调。徙辽西、北平、渔阳万户于兖、豫、雍、洛四州之地。

季龙僭位之后，有所调用，皆选司拟官，经令仆而后奏行。不得其人，案以为令仆之负，尚书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尚书刘真以为失铨考之体而言之，季龙责怒主者，加真光禄大夫，金章紫绶。

季龙如宛阳，大阅于曜武场。

慕容皝袭幽、冀，略三万余家而去。幽州刺史石光坐懦弱

征还。

赐征士辛谧几杖衣服，谷五百斛，敕平原为起甲第。

先是，李寿将李宏自晋奔于季龙，寿致书请之，题曰赵王石君。季龙不悦，付外议之，多有异同。中书监王波议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魂蜀汉，当鸠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则不烦一旅之师而坐定梁、益，就有进退，岂在逃命一夫。寿既号并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诏，或敢酬反，则取消戎裔。宜书答之，并赠以楛矢，使寿知我遐荒必臻也。”于是遣宏，备物以酬之。

以石韬为太尉，与太子宣送日省可尚书奏事。自幽州东至白狼，大兴屯田。

张骏惮季龙之盛，遣其别驾马洗朝之。季龙初大悦，及览其表，辞颇蹇傲，季龙大怒，将斩洗。侍中石璞进曰：“为陛下之患者，丹阳也。区区河右，焉能为有无！今斩马洗，必征张骏，则南讨之师势分为二，建鄴君臣延其数年之命矣。胜之不为武，弗克为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彼若改图谢罪，率其臣职者，则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讨之未后也。”季龙乃止。

李宏既至蜀汉，李寿欲夸其境内，下令云：“羯使来庭，献其楛矢。”季龙闻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守中书监。

季龙志在穷兵，以其国内少马，乃禁畜私马，匿者腰斩，收百姓马四万余匹以入于公。兼盛兴宫室于鄴，起台观四十余所，营长安、洛阳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又敕河南四州具南师之备，并、朔、秦、雍严四讨之资，青、冀、幽州三五发卒，诸州造甲者五十万人。兼公侯牧宰竞兴私利，百姓失业，十室而七。船夫十七万人为水所没、猛兽所害，三分而一。贝丘人李弘因众心之怨，自言姓名应讖，遂连结奸党，署置百僚。事发，诛之，连坐者数千家。

季龙畋猎无度，晨出夜归，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之所。侍中韦謏谏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万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虽天生神武，雄据四海，乾坤冥赞，万无所虑。然白龙鱼服，有豫且之祸；海若潜游，罹葛陂之酷，深愿陛下清宫蹀路，思二神为元鉴，不可忽天下之重，轻行斤斧之间。一旦有狂夫之变，龙腾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计岂及设哉！又自古圣王之营建宫室，未始不于三农之隙，所以不夺农时也。今或盛功于耘艺之辰，或烦役于收获之月，顿毙属途，怨声塞路，诚非圣君仁后所忍为也。昔汉明贤君也，钟离一言而德阳役止。臣诚识惭昔士，言无可采，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览。”季龙省而善之，赐以谷帛，而兴缮滋繁，游察自若。

右仆射张离领五兵尚书，专总兵要，而欲求媚于石宣，因说之曰：“今诸公侯吏兵过限，宜渐削弱，以盛储威。”宣素疾石韬之宠，甚说其言，乃使离奏夺诸公府吏，秦、燕、义阳、乐平四公听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帐下兵二百人，自此以下，三分置一，余兵五万，悉配东宫。于是诸公咸怨，为大衅之渐矣。

遣征北张举自雁门讨索头郁鞠，克之。

制：“征士五人车一乘，牛二头，米各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以斩论。”将以图江表。于是百姓穷窘，鬻子以充军制，犹不能赴，自经于道路死者相望，而求发无已。会青州言济南平陵城北石兽，一夜中忽移在城东南善石沟，上有狼狐千余迹随之，迹皆成路。季龙大悦曰：“兽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东南者，天意将使朕平荡江南之征也。天命不可违，其敕诸州兵明年悉集。朕当亲董六军，以副成路之祥。”群臣皆贺，上《皇德颂》者一百七人。时妖怪尤多，石然于泰山，八日而灭。东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间血流出，长十余步，广二尺余。太武殿画古贤悉变为胡，旬余，头悉缩入肩中。

季龙大恶之，佛图澄对之流涕。

宁远刘宁攻武都狄道，陷之。使石宣讨鲜卑斛谷提，大破之，斩首三万级。

中谒者令申扁有宠于季龙，而宣亦昵之。扁聪辩明断，专综机密之任。季龙既不省奏案，宣荒酒内游，石韬沈湎好猎，生杀除拜皆扁所决。于是权倾内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门，九卿已下望尘而拜，唯侍中郑系、王谟、常侍卢谔、崔约等十余人与之抗礼。

季龙又取州郡吏马一万四千余匹，以配曜武关将，马主皆复一年。

镇北宇文归执送段辽之子兰降于季龙，献骏马万匹。

季龙以平西张伏都为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事，帅步骑三万击凉州。既济河，与张骏将谢艾大战于河西，伏都败绩。

季龙虽昏虐无道，而颇慕经学，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校中经于秘书。国子祭酒聂熊注《谷梁春秋》，列于学官。

燕公石斌淫酒荒猎，常悬管而入。征北张贺度以边防宜警，每裁谏之。斌怒，辱贺度。季龙闻之大怒，杖斌一百，遣主书礼仪持节监之。斌行意自若，仪持法呵禁，斌怒杀之。欲杀贺度，贺度严卫驰白之，季龙遣尚书张离持节帅骑追斌，鞭之三百，免官归第，诛其亲任十余人。

建元初，季龙飨群臣于太武前殿，有白雁百余集于马道南。季龙命射之，无所获。既将讨三方，诸州兵至者百余万。太史令赵揽私于季龙曰：“白雁集殿庭，宫室将空，不宜行也。”季龙纳之，临宣武观大阅而解严。

以燕公斌为使持节、侍中、大司马、录尚书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将军，位在左右卫上。东宫置左右统将军，位在四率上。置上、中光禄大夫，在左右光禄上。置镇卫将军，在车骑

将军上。

时石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领军王朗言之于季龙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宫材，引于漳水，功役数万，士众吁嗟。陛下宜因游观而罢之也。”季龙如其言。既而宣知朗所为，怒欲杀之而无因。会荧惑守房，赵揽承宣旨言于季龙曰：“昴者，赵之分也，荧惑所在，其主恶之。房为天子，此殃不小。宜贵臣姓王者当之。”季龙曰：“谁可当者？”揽久而对曰：“无复贵于王领军也。”季龙既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揽曰：“其次唯中书监王波耳。”季龙乃下书追波前议遣李宏及答楷矢之愆，腰斩之，及其四子投于漳水，以厌荧惑之变。寻愍波之无罪，追赠司空，封其孙为侯。

平北尹农攻慕容皝凡城，不克而还。黜农为庶人。

时白虹出自太社，经凤阳门，东南连天，十余刻乃灭。季龙下书曰：“盖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为首，化以仁惠为本，故能允协人和，绢熙神物。朕以眇薄，君临万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书蠲除徭赋，休息黎元，庶俯怀百姓，仰禀三光。而中年已来变眚弥显，天文错乱，时气不应，斯由人怨于下，谴感皇天。虽朕之不明，亦群后不能翼奖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灾旋弭；郑卿厉道，氛祲自消，皆服肱之良，用康群变，而群公卿士各怀道迷邦，拱默成败，岂所望于台辅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极言无隐。”于是闭凤阳门，唯元日乃开。立二畴于灵昌津，祠天及五郊。

李寿以建宁、上庸、汉固、巴征、梓潼五郡降于季龙。

先是，季龙起河桥于灵昌津，采石为中济，石无大小，下辄随流，用功五百余万而不成。季龙遣使致祭，沈璧于河。俄而所沈璧流于渚上，地震，水波腾上，津所殿观莫不倾坏，压死者百余人。季龙恚甚，斩工匠而止作焉。

命石宣、石韬，生杀拜除皆迭日省决，不复启也。司徒申钟谏曰：“度赏刑威，后皇攸执，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奸杜渐，以示轨仪。太子国之储贰，朝夕视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遽往以闻政致败，殷鉴不远，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权，鲜不及祸。周有子颓之衅，郑有叔段之难，此皆由宠之不道，所以乱国害亲，惟陛下览之。”季龙不从。太子詹事孙珍问侍中崔约曰：“吾患目疾，何方疗之？”约素狎珍，戏之曰：“溺中则愈。”珍曰：“目何可溺？”约曰：“卿目眇々，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诸子中最胡状，目深，闻之大怒，诛约父子。珍有宠于宣，颇预朝政，自诛约之后，公卿已下惮之侧目。

季龙子义阳公鉴时镇关中，役烦赋重，失关右之和。其友李松劝鉴，文武有长发者，拔为冠缨，余以给宫人。长史取发白之，季龙大怒，以其右仆射张离为征西左长史、龙骧将军、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征鉴还鄴，收松下廷尉，以石苞代镇长安。发雍、洛、秦、并州十六万人城长安未央宫。

季龙性既好猎，其后体重，不能跨鞍，乃造猎车千乘，辕长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兽车四十乘，立三级行楼二层于其上，克期将校猎。自灵昌津南至荥阳，东极阳都，使御史监察，其中禽兽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马者，求之不得，便诬以犯兽论，死者百余家，海岱、河济间人无宁志矣。

又发诸州二十六万人修洛阳宫。发百姓牛二万余头配朔州牧官。

增置女官二十四等，东宫十有二等，诸公侯七十余国皆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发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万余人，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县要媚其旨，务于美淑，夺人妇者九

千余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势因而胁之，率多自杀。石宣及诸公又私令采发者，亦垂一万。总会鄴宫。季龙临轩简第诸女，大悦，封使者十二人皆为列侯。自初发至鄴，诸杀其夫及夺而遣之缢死者三千余人。荆、楚、扬、徐间流叛略尽，宰守坐不能绥怀，下狱诛者五十余人。金紫光禄大夫逯明因侍切谏，季龙大怒，遣龙腾拉而杀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为禄仕而已。季龙常以女骑一千为鹵簿，皆著紫纶巾、熟锦裤、金银镂带、五文织成靴，游于戏马观。观上安诏书五色纸，在木凤之口，鹿卢回转，状若飞翔焉。

遣凉州刺史麻秋等伐张重华。

尚书硃轨与中黄门严生不协，会大雨霖，道路陷滞不通，生因而譖轨不修道，又讪谤朝政，季龙遂杀之。于是立私论之条，偶语之律，听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滥，公卿已下，朝会以目，吉凶之问，自此而绝。轨之囚也，冠军苻洪谏曰：“臣闻圣主之驭天下也，土阶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驭海内也，倾宫琼榭，象箸玉杯，截胫剖心，脯贤剖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国、鄴宫足康帝宇，长安、洛阳何为者哉？盘于游田，耽于女德，三代之亡恆必由此。而忽为猎车千乘，养兽万里，夺人妻女，十万盈宫。尚书硃轨，纳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将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阴阳灾沴，暴降霖雨七旬，霁方二日，纵有鬼兵百万，尚未及修之，而况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笔何！其如四海何！特愿止作徒，休宫女，赦硃轨，允众望。”季龙省之不悦，惮其强，但寝而不纳，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

载记第七

石季龙下

永和三年，季龙亲耕藉田于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蚕于近郊，遂如襄国谒勒墓。

以中书监石宁为征西将军，率并、司州兵二余人为麻秋等后继。张重华将宋秦等率户二万来降。河湟间氐羌十余万落与张璩相首尾，麻秋惮之，不进。重华金城太守张冲又以郡降石宁。麻秋寻次曲柳，刘宁、王擢进攻晋兴武街。重华将杨康等与宁战于沙阜，宁败绩，乃引还金城。王擢克武街，执重华护军曹权、胡宣，徙七千余户于雍州。季龙又以孙伏都为征西将军，与麻秋率步骑三万长驱济河，且城长最。重华大惧，遣将谢艾逆击，败之，秋退归金城。

勒及季龙并贪而无礼，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邯郸城西石子冈上有赵简子墓，至是季龙令发之，初得炭深丈余，次得木板厚一尺，积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绞车以牛皮囊汲之，月余而水不尽，不可发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铜柱铸以为器。

时沙门吴进言于季龙曰：“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若役晋人以厌其气。”季龙于是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

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鄴北，广长数十里。赵揽、申钟、石璞等上疏陈天文错乱，苍生凋弊，及因引见，又面谏，辞旨甚切。季龙大怒曰：“墙朝成夕没，吾无恨矣。”乃促张群以烛夜作。起三观、四门，三门通漳水，皆为铁扉。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扬州送黄鹄雏五，颈长一丈，声闻十余里，泛之于玄武池。郡国前后送苍麟十六，白鹿七，季龙命司虞张曷柱调之，以驾芝盖，列于充庭之乘。凿北城，引水于华林园。城崩，压死者百余人。

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猎，乘大辂，羽葆、华盖，建天子旌旗，十有六军，戎卒十八万，出自金明门。季龙从其后宫升陵霄观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当复何愁，但抱子弄孙日为乐耳！”宣既驰逐无厌，所在陈列行宫，四面各以百里为度，驱围禽兽，皆幕集其所。文武跪立，围守重行，烽炬星罗，光烛如昼，命劲骑百余驰射其中。宣与嬖姬显德美人乘辇观之，嬉娱忘反，兽殫乃止。其有禽兽奔逸，当之者坐，有爵者夺马步驱一日，无爵者鞭之一百。峻制严刑，文武战栗，士卒饥冻而死者万有余人。宣弓马衣食皆号为御，有乱其间者，以冒禁罪罪之。所过三州十五郡，资储靡有子遗。季龙复命石韬亦如之，出自并州，游于秦、晋。宣素恶韬宠，是行也，嫉之弥甚。宦者赵生得幸于宣而无宠于韬，微劝宣除之，于是相图之计起矣。

麻秋又袭张重华将张瑁于河、陕，败之，斩首三千余级。枹罕护军李逵率众七千降于季龙。自河已南，氐、羌皆降。

石韬起堂于太尉府，号曰宣光殿，梁长九丈。宣视而大怒，斩匠，截梁而去。韬怒，增之十丈。宣闻之，恚甚，谓所幸杨桮、牟成曰：“韬凶竖勃逆，敢违我如是！汝能杀之者，吾入西宫，当尽以韬之国邑分封汝等。韬既死，主上必亲临丧，因

行大事，蔑不济矣。”杯等许诺。时东南有黄黑云，大如数亩，稍分为三，状若匹布，东西经天，色黑而青，酉时贯日，日没后分为七道，每相去数十丈，间有白云如鱼鳞，子时乃灭。韜素解天文，见而恶之，顾谓左右曰：“此变不小，当有刺客起于京师，不知谁定当之？”是夜，韜宴其僚属于东明观，乐奏，酒酣，愀然长叹曰：“人居世无常，别易会难。各付一杯，开意为吾饮，令必醉。知后会复何期而不饮乎！”因泫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歔，因宿于佛精舍。宣使杨杯、牟皮、牟成、赵生等缘獼猴梯而入，杀韜，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季龙哀惊气绝，久之方苏。将出临之，其司空李农谏曰：“害秦公者恐在萧墙之内，虑生非常，不可以出。”季龙乃止。严兵发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车，从千人，临韜丧，不哭，直言呵呵，使举衾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将军记室参军郑靖、尹武等，将委之以罪。

季龙疑宣之害韜也，谋召之，惧其不入，乃伪言其母哀过危憊。宣不虞己之见疑也，入朝中宫，因而止之。建兴人史科告称：“韜死夜，宿东宫长上杨丕家，杯夜与五人从外来，相与语曰：‘大事已定，但愿大家老寿，吾等何患不富贵’。语讫便入。科寝暗中，杯不见也。科寻出逃匿。俄而杯与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闻人向语，当杀之断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逾墙获免。”季龙驰使收之，获杨杯、牟皮、赵生等。杯、皮寻皆亡去，执赵生而诘之，生具首服。季龙悲怒弥甚，幽宣于席库，以铁环穿其颌而锁之，作数斗木槽，和羹饭，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箭舐其血，哀号震动宫殿。积柴鄴北，树标于其上，标末置鹿卢，穿之以绳，倚梯柴积，送宣于标所，使韜所亲宦者郝稚、刘霸拔其发，抽其舌，牵之登梯，上于柴积。郝稚双绳贯其颌，鹿卢绞上，刘霸断其手足，

斫眼溃腹，如韬之伤。四面纵火，烟炎际天。季龙从昭仪已下数千登中台以观之。火灭，取灰分置诸门交道中。杀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数岁，季龙甚爱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季龙欲赦之，其大臣不听，遂于抱中取而戮之，兒犹挽季龙衣而大叫，时人莫不为之流涕，季龙因此发病。又诛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车裂节解，弃之漳水。湾其东宫，养猪牛。东宫卫士十余万人皆谪戍凉州。先是，散骑常侍赵揽言于季龙曰：“中宫将有变，宜防之。”及宣之杀韬也，季龙疑其知而不告，亦诛之。废宣母杜氏为庶人。贵嫔柳氏，尚书耆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宠于宣，亦杀之。季龙追其姿色，复纳耆少女于华林园。

季龙议立太子，其太尉张举进曰：“燕公斌、彭城公遵并有武艺文德。陛下神齿已衰，四海未一，请择二公而树之。”初，戎昭张豺之破上邽也，获刘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龙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齐公。至是，豺以季龙年长多疾，规立世为嗣，刘当为太后，已得辅政，说季龙曰：“陛下再立储宫，皆出自倡贱，是以祸乱相寻。今宜择母贵子孝者立之。”季龙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处矣。”又议于东堂，季龙曰：“吾欲以纯灰三斛洗吾腹，腹秽恶，故生凶子，兒年二十余便欲杀公。今世方十岁，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于是与张举、李农定议，敕公卿上书请立世。大司农曹莫不署名，季龙使张豺问其故。莫顿首曰：“天下业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龙曰：“莫，忠臣也，然未达朕意。张举、李农知吾心矣，其令谕之。”遂立世为皇太子，刘氏为皇后。季龙召太常条攸、光禄勋杜嘏谓之曰：“烦卿傅太子，实希改辙，吾之相托，卿宜明之。”署攸太傅，嘏为少傅。

季龙时疾瘳，以永和五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内，

建元曰太宁。百官增位一等，诸子进爵郡王。以尚书张良为右仆射。

故东宫谪卒高力等万余人当戍凉州，行达雍城，既不在赦例，又敕雍州刺史张茂送之。茂皆夺其马，令步推鹿车，致粮戍所。高力督定阳梁犊等害众心之怨，谋起兵东还，阴令胡人颡独鹿微告戍者，戍者皆踊抃大呼。梁犊乃自称晋征东大将军，率众攻陷下辩，逼张茂为大都督、大司马，载以轺车。安西刘宁自安定击之，大败而还。秦、雍间城戍无不摧陷，斩二千石长史，长驱而东。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当十余人，虽无兵甲，所在掠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战若神，所向崩溃，戍卒皆随之，比至长安，众已十万。其乐平王石苞时镇长安，尽锐距之，一战而败。犊遂东出潼关，进如洛川。季龙以李农为大都督，行大将军事，统卫军张贺度、征西张良、征虏石闵等，率步骑十万讨之。战于新安，农师不利。又战于洛阳，农师又败，乃退壁成皋。犊东掠荥阳、陈留诸郡，季龙大惧，以燕王石斌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率精骑一万，统姚弋仲、苻洪等击犊于荥阳东，大败之，斩犊首而还，讨其余党，尽灭之。

俄而晋将军王龁拔其沛郡。始平人马勛起兵于洛氏葛谷，自称将军。石苞攻灭之，诛三千余家。

时荧惑犯积尸，又犯昴、月，及荧惑北犯河鼓。未几，季龙疾甚，以石遵为大将军，镇关右，石斌为丞相、录尚书事，张豺为镇卫大将军、领军将军、吏部尚书，并受遗辅政。刘氏惧斌之辅政也害世，与张豺谋诛之。斌时在襄国，乃遣使诈斌曰：“主上患已渐损，王须猎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猎，遂游畋纵饮。刘氏矫命称斌无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归第，使张豺弟雄率龙腾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鄴，敕朝堂受拜，配禁兵三万遣之，遵恸泣而去。是日季龙疾小瘳，问曰：“遵

至未？”左右答言久已去矣。季龙曰：“恨不见之。”季龙临于西阁，龙腾将军、中郎二百余人列拜于前。季龙曰：“何所求也？”皆言圣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卫，典兵马，或言乞为皇太子。季龙不知斌之废也，责曰：“燕王不在内邪？呼来！”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季龙曰：“促持辇迎之，当付其玺绶。”亦竟无行者。寻昏眩而入。张豺使弟雄等矫季龙命杀斌，刘氏又矫命以豺为太保、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加千兵百骑，一依霍光辅汉故事。侍中徐统叹曰：“祸将作矣，吾无为豫之。”乃仰药而死。俄而季龙亦死。季龙始以咸康元年僭立，至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五岁。

于是世即伪位，尊刘氏为皇太后，临朝，进张豺为丞相。豺请石遵、石鉴为左右丞相，以尉其心，刘氏从之。豺与张举谋诛李农，而举与农素善，以豺谋告之。农惧，率骑百余奔广宗，率乞活数万家保于上白。刘氏使张举等统宿卫精卒围之。豺以张离为镇军大将军、监中外诸军事、司隶校尉，为己之副。鄴中群盗大起，迭相劫掠。

石遵闻季龙之死，屯于河内。姚弋仲、苻洪、石闵、刘宁及武卫王鸾、宁西王午、石荣、王铁、立义将军段勤等既平秦、洛，班师而归，遇遵于李城，说遵曰：“殿下长而且贤，先帝亦有意于殿下矣。但以末年惑惑，为张豺所误。今上白相持未下，京师宿卫空虚，若声张豺之罪，鼓行而讨之，孰不倒戈开门而迎殿下者邪！”遵从之。洛州刺史刘国等亦率洛阳之众至于李城。遵檄至鄴，张豺大惧，驰召上白之军。遵次于荡阴，戎卒九万，石闵为前锋。豺将出距之，耆旧羯士皆曰：“天子儿来奔丧，吾当出迎之，不能为张豺城戍也。”逾城而出，豺斩之不能止。张离率龙腾二千斩关迎遵。刘氏惧，引张豺入，对之悲哭曰：“先帝梓宫未殡，而祸难繁兴。今皇嗣冲幼，托

之于将军，将军何以匡济邪？加尊重官，可以弭不？”豺惶怖失守，无复筹计，但言唯唯。刘氏令以遵为丞相、领大司马、大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加黄钺、九锡，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遵至安阳亭，张豺惧而出迎，遵命执之。于是贯甲曜兵，入自凤阳门，升于太武前殿，擗踊尽哀，退如东阁。斩张豺于平乐市，夷其三族。假刘氏令曰：“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皇业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伪让至于再三，群臣敦劝，乃受之，僭即尊位于太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罢上白围。封世为谯王，邑万户待以不臣之礼，废刘氏为太妃，寻皆杀之。世凡立三十三日。

于是李农归请罪，遵复其位，待之如初。尊其母郑氏为皇太后，其妻张氏为皇后，以石斌子衍为皇太子，石鉴为侍中，石冲为太保，石苞为大司马，石琨为大将军，石闵为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录尚书事，辅政。暴风拔树，震雷，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晖华殿灾，诸门观阁荡然，其乘舆服御烧者太半，光焰照天，金石皆尽，火月余乃灭。雨血周遍鄴城。

石冲时镇于蓟，闻遵杀世而自立，乃谓其僚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辄废杀，罪逆莫大，其敕内外戎严，孤将亲讨之。”于是留宁北沫坚戍幽州，帅众五万，自蓟讨遵，传檄燕、赵，所在云集，比及常山，众十余万。次于苑乡，遇遵赦书，谓左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复追，何为复相残乎！吾将归矣。”其将陈暹进曰：“彭城篡弑自尊，为罪大矣。王虽北旆，臣将南辕，平京师，擒彭城，然后奉迎大驾。”冲从之。遵驰遣王擢以书喻冲，冲弗听。遵假石闵黄钺、金钲，与李农等率精卒十万讨之。战于平棘，冲师大败，获冲于元氏，赐死，坑其士卒三万余人。

始葬季龙，号其墓为显原陵，伪谥武皇帝，庙号太祖。

遵扬州刺史王浹以淮南归顺。晋西中郎将陈逵进据寿春。征北将军褚裒率师伐遵，次于下邳，遵以李农为南讨大都督，率骑二万来距。裒不能进，退屯广陵。陈逵闻之，惧，遂焚寿春积聚，毁城而还。

石苞时镇长安，谋帅关中之众攻鄴，左长史石光、司马曹曜等固谏。苞怒，诛光等百余人。苞性贪而无谋，雍州豪石知其无成，并遣使告晋梁州刺史司马勋。勋于是率众赴之，壁于悬钩，去长安二百余里，使治中刘焕攻京兆太守刘秀离，斩之。三辅豪右多杀其令长，拥三十余壁，有众五万以应勋。苞辍攻鄴之谋，使麻秋、姚国等率骑距勋。遵遣车骑王朗率精骑二万，以外讨勋为名，因劫苞，送之于鄴。勋又为朗所距，释悬钩，拔宛城，杀遵南阳太守袁景而还。

初，遵之发李城也，谓石闵曰：“努力！事成，以尔为储贰。”既而立衍，闵甚失望，自以勋高一时，规专朝政，遵忌而不能任。闵既为都督，总内外兵权，乃怀抚殿中将士及故东宫高力万余人，皆奏为殿中员外将军，爵关外侯，赐以宫女，树己之恩。遵弗之猜也，而更题名善恶以挫抑之，众咸怨矣。而又纳中书令孟准、左卫将军王鸾之计，颇疑惮于闵，稍夺兵权。闵益有恨色，准等咸劝诛之。遵召石鉴等入，议于其太后郑氏之前，皆请诛之。郑氏曰：“李城回师，无棘奴岂有今日！小骄纵之，不可便杀也。”鉴出，遣宦者杨环驰以告闵，闵遂劫李农及右卫王基，密谋废遵。使将军苏亥、周成率甲士三十执遵于如意观。遵时方与妇人弹棋，问成等曰：“反者谁也？”成曰：“义阳王鉴当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鉴，复能几时！”乃杀之于琨华殿，诛郑氏及其太子衍、上光禄张斐、中书令孟准、左卫王鸾等。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

鉴乃僭位，大赦殊死已下。以石闵为大将军，封武德王，

李农为大司马，并录尚书事；郎闳为司空，秦州刺史刘群为尚书左仆射，侍中卢谌为中书监。

鉴使石苞及中书令李松、殿中将军张才等夜诛闳、农于琨华殿，不克，禁中扰乱。鉴恐闳为变，伪若不知者，夜斩松、才于西中华门，并诛石苞。

时石祗在襄国，与姚弋仲、苻洪等通和，连兵檄诛闳、农。鉴遣石琨为大都督，与张举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骑七万分讨祗等。中领军石成、侍中石启、前河东太守石暉谋诛闳、农，闳、农杀之。

龙骧孙伏都、刘铕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诛闳等。时鉴在中台，伏都率三十余人将升台挟鉴以攻之。临见伏都毁阁道，鉴问其故。伏都曰：“李农等反，已在东掖门，臣严率卫士，谨先启知。”鉴曰：“卿是功臣，好为官陈力。朕从台观卿，勿虑无报也。”于是伏都及铕率众攻闳、农，不克，屯于凤阳门。闳、农率众数千毁金明门而入。鉴惧闳之诛己也，驰招闳、农，开门内之，谓曰：“孙伏都反，卿宜速讨之。”闳、农攻斩伏都等，自凤阳至琨华，横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之。胡人或斩关，或逾城而出者，不可胜数。使尚书王简、少府王郁帅众数千，守鉴于御龙观，悬食给之。令城内曰：“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门不复相禁。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闳知胡之不为己用也，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闳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闳书诛之，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

太宰赵鹿、太尉张举、中军张春、光禄石岳、抚军石宁、

武卫张季及诸公侯、卿、校、龙腾等万余人出奔襄国。石琨奔据冀州，抚军张沈屯滏口，张贺度据石洩，建义段勤据黎阳，宁南杨群屯桑壁，刘国据阳城，段龕据陈留，姚弋仲据混桥，苻洪据枋头，众各数万。王朗、麻秋自长安奔于洛阳。秋承闵书，诛朗部胡千余。朗奔于襄国。麻秋率众奔于苻洪。

石琨及张举、王朗率众七万伐鄴，石闵率骑千余，距之城北。闵执两刃矛，驰骑击之，皆应锋摧溃，斩级三千。琨等大败，遂归于冀州。

闵与李农率骑三万讨张贺度于石洩，鉴密遣宦者赍书召张沈等，使承虚袭鄴。宦者以告闵、农，闵、农驰还，废鉴杀之，诛季龙孙三十八人，尽殪石氏。鉴在位一百三日。

季龙小男混，永和八年将妻妾数人奔京师，敕收付廷尉，俄而斩之于建康市。季龙十三子，五人为冉闵所杀，八人自相残害，混至此又死。初，讖言灭石者陵，寻而石闵徙兰陵公，季龙恶之，改兰陵为武兴郡，至是终为闵所灭。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灭。

闵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龙之养孙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内黄人也。其先汉黎阳骑都督，累世牙门。勒破陈午，获瞻，时年十二，命季龙子之。骁猛多力，攻战无前。历位左积射将军、西华侯。闵幼而果锐，季龙抚之如孙。及长，身長八尺，善谋策，勇力绝人。拜建节将军，徙封修成侯，历位北中郎将、游击将军。季龙之败于昌黎，闵军独全，由此功名大显。及败梁犊之后，威声弥振，胡夏宿将莫不惮之。

永和六年，杀石鉴，其司徒申钟、司空郎闳等四十八人上尊号于闵，闵固让李农，农以死固请，于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曰永兴，国号大魏，复姓冉氏。追尊其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为皇太后，立妻董氏为皇后，子智

为皇太子。以李农为太宰、领太尉、录尚书事，封齐王，农诸子皆封为县公。封其子胤、明、裕皆为王。文武进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持节赦诸屯结，皆不从。

石祗闻鉴死，僭称尊号于襄国，诸六夷据州郡拥兵者皆应之。闵遣使临江告晋曰：“胡逆乱中原，今已诛之。若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朝廷不答。闵诛李农及其三子，并尚书令王谟、侍中王衍、中常侍严震、赵升等。晋卢江太守袁真攻其合肥，执南蛮校尉桑坦，迁其百姓而还。

石祗遣其相国石琨率众十万伐鄴，进据邯郸。祗镇南刘国自繁阳会琨。闵大败琨于邯郸，死者万余。刘国还屯繁阳。苻健自枋头入关。张贺度、段勤与刘国、靳豚会于昌城，将攻鄴。闵遣尚书左仆射刘群为行台都督，使其将王泰、崔通、周成等帅步骑十二万次于黄城，闵躬统精卒八万继之，战于苍亭。贺度等大败，死者二万八千，追斩勒豚于阴安乡，尽俘其众，振旅而归。戎卒三十余万，旌旗钟鼓绵亘百余里，虽石氏之盛无以过之。闵至自苍亭，行饮至之礼，清定九流，准才授任，儒学后门多蒙显进，于时翕然，方之为魏晋之初。

闵率步骑十万攻石祗于襄国，署其子太原王胤为大单于、骠骑大将军。以降胡一千配为麾下。光禄大夫韦謏启谏甚切，闵览之大怒，诛謏及其子孙。闵攻襄国百余日，为土山地道，筑室反耕。祗大惧，去皇帝之号，称赵王，遣使诣慕容俊、姚弋仲以乞师。会石琨自冀州援祗，弋仲复遣其子襄率骑三万八千至自涪头，俊遣将军悦绾率甲卒三万自龙城，三方劲卒合十余万。闵遣车骑胡睦距襄下场长芦，将军孙威候琨于黄丘，皆为敌所败，士卒略尽，睦、威单骑而还。琨等军且至，闵将出击之，卫将军王泰谏曰：“穷寇固迷，希望外援。今强救云集，欲吾出战，腹背击我。宜固垒勿出，观势而动，以挫其谋。今

陛下亲戎，如失万全，大事去矣。请慎无出，臣请率诸将为陛下灭之。”闵将从之，道士法饶进曰：“太白经昴，当杀胡王，一战百克，不可失也。”闵攘袂大言曰：“吾战决矣，敢谏者斩！”于是尽众出战。姚襄、悦绾、石琨等三面攻之，祇冲其后，闵师大败。闵潜于襄国行宫，与十余骑奔鄴。降胡栗特康等执冉胤及左仆射刘琦等送于祇，尽杀之。司空石璞、尚书令徐机、车骑胡睦、侍中李琳、中书监卢谔、少府王郁、尚书刘钦、刘休等诸将士死者十余万人，于是人物歼矣。贼盗蜂起，司、冀大饥，人相食。自季龙末年而闵尽散仓库以树私恩。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氏、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三二。诸夏纷乱，无复农者。闵悔之，诛法饶父子，支解之，赠韦謏大司徒。

石祇使刘显帅众七万攻鄴。时闵潜还，莫有知者，内外凶凶，皆谓闵已没矣。射声校尉张艾劝闵亲郊，以安众心，闵从之，讹言乃止。刘显次于明光宫，去鄴二十三里，闵惧，召卫将军王泰议之。泰恚其谋之不从，辞以疮甚。闵亲临问之，固称疾笃。闵怒，还宫，顾谓左右曰：“巴奴，乃公岂假汝为命邪！要将先灭群胡，却斩王泰。”于是尽众而战，大败显军，追奔及于阳平，斩首三万余级。显惧，密使请降，求杀祇为效，闵振旅而归。会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将奔关中，闵怒，诛泰，夷其三族。刘显果杀祇及其太宰赵鹿等十余人，传首于鄴，送质请命。骠骑石宁奔于柏人。闵命焚祇首于通衢。

闵徐州刺史刘启以鄆城归顺。刘显复率众伐鄆，闵击败之。还，称号于襄国。闵徐州刺史周成、兖州刺史魏统、豫州牧冉遇、荆州刺史乐弘皆以城归顺。平南高崇、征虏吕护执洛州刺史郑系，以三河归顺。慕容彪攻陷中山，杀闵宁北白同、幽州

刺史刘准，降于慕容俊。时有云黄赤色，起东北，长百余丈，一白鸟从云间西南去，占者恶之。

刘显率众伐常山，太守苏亥告难于闵。闵留其大将军蒋干等辅其太子智守鄴，亲率骑八千救之。显所署大司马、清河王宁以枣强降于闵，收其余众，击显，败之，追奔及于襄国。显大将曹伏驹开门为应，遂入襄国，诛显及其公卿已下百余人，焚襄国宫室，迁其百姓于鄴。显领军范路率众千余，斩关奔于枋头。

时慕容俊已克幽、蓟，略地至于冀州。闵帅骑距之，与慕容恪相遇于魏昌城。闵大将军董闰、车骑张温言于闵曰：“鲜卑乘胜气劲，不可当也，请避之以溢其气，然后济师以击之，可以捷也。”闵怒曰：“吾成师以出，将平幽州，斩慕容隼。今遇恪而避之，人将侮我矣。”乃与恪遇，十战皆败之。恪乃以铁锁连马，简善射鲜卑勇而无刚者五千，方阵而前。闵所乘赤马曰殊龙，日行千里，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顺风击之，斩鲜卑三百余级。俄而燕骑大至，围之数周。闵众寡不敌，跃马溃围东走，行二十余里，马无故而死，为恪所擒，及董闰、张温等送之于蓟。俊立闵而问之曰：“汝奴仆下才，何自妄称天子？”闵曰：“天下大乱，尔曹夷狄，人面兽心，尚欲篡逆。我一时英雄，何为不可作帝王邪！”俊怒，鞭之三百，送于龙城，告廆、毳庙。

遣慕容评率众围鄴。刘宁及弟崇帅胡骑三千奔于晋阳，苏亥弃常山奔于新兴。鄴中饥，人相食，季龙时宫人被食略尽。冉智尚幼，蒋干遣侍中缪嵩、詹事刘猗奉表归顺，且乞师于晋。濮阳太守戴施自仓垣次于棘津，止猗，不听进，责其传国玺。猗使嵩还鄴复命，干沈吟未决，施乃率壮士百余人入鄴，助守三台，谯之曰：“且出玺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不通，未敢

送也。须得玺，当驰白天子耳。天子闻玺已在吾处，信卿至诚，必遣军粮厚相救饷。”干以为然，乃出玺付之。施宣言使督护何融迎粮，阴令怀玺送于京师。长水校尉马愿、龙骧田香开门降评。施、融、蒋干悬缢而下，奔于仓垣。评送闵妻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钟、司空条攸、中书监聂熊，司隶校尉籍黯、中书令李垣及诸王公卿士于蓟。尚书令王简、左仆射张乾、右仆射郎肃自杀。

俊送闵既至龙城，斩于遏陁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俊遣使者祀之，谥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岁永和八年也。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师也；穷凶骋暴，戎狄之举也。蠢兹杂种，自古为虞，限以塞垣，犹惧侵軼，况乃入居中壤，窥我王政，乘弛紊之机，睹危亡之隙，而莫不啸群鸣镝，汨乱天常者乎！

石勒出自羌渠，见奇丑类。闻鞞上党，季子鉴其非凡；倚啸洛城，夷甫识其为乱。及惠皇失统，宇内崩离，遂乃招聚蚁徒，乘间煽祸，虔刘我都邑，翦害我黎元。朝市沦胥，若沈航于鲸浪；王公颠仆，譬游魂于龙漠。岂天厌晋德而假兹妖孽者欤！观其对敌临危，运筹贾勇，奇谋间发，猛气横飞。远嗤魏武，则风情慷慨；近答刘琨，则音词倜傥。焚元超于苦县，陈其乱政之愆；戮彭祖于襄国，数以无君之罪。于是跨躡燕、赵，并吞韩、魏，杖奇材而窃徽号，拥旧都而抗王室，褫毯裘，袭冠带，释介冑，开庠序，邻敌惧威而献款，绝域承风而纳贡，则古之为国，曷以加诸！虽曰凶残，亦一时杰也。而托授非所，貽厥无谋，身隕嗣灭，业归携养，斯乃知人之暗焉。

季龙心昧德义，幼而轻险，假豹姿于羊质，骋枭心于狼性，始怀怨怼，终行篡夺。于是穷骄极侈，劳役繁兴，畚鍤相寻，

干戈不息，刑政严酷，动见诛夷，慄慄遗黎，求哀无地，戎狄残犷，斯为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仇隙，自相屠脍，取笑天下。坟土未燥，祸乱荐臻，衅起于张豺，族倾于冉闵，积恶致灭，有天道哉！夫从逆则凶，事符影响；为咎必应，理若循环。世龙之殪晋人，既穷其酷；永曾之诛羯士，亦歼其类。无德不报，斯之谓乎！

赞曰：中朝不竞，蛮狄争衡。尘飞五岳，雾晦三精。狡焉石氏，怙乱穷兵。流灾肆慝，剽邑屠城。始自群盗，终假鸿名。勿谓凶丑，亦曰时英。季龙篡夺，淫虐播声。身丧国泯，其由祸盈。

载记第八

慕容廆

慕容廆，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其后与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余万，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或云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遂以慕容为氏。祖木延，左贤王。父涉归，以全柳城之功，进拜鲜卑单于，迁邑于辽东北，于是渐慕诸夏之风矣。

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杰有大度。安北将军张华雅有知人之鉴，廆童冠时往谒之，华甚叹异，谓曰：“君至长必为命世之器，匡难济时者也。”因以所服簪帻遗廆，结殷勤而别。涉归死，其弟耐篡位，将谋杀廆，廆亡潜以避祸。后国人杀耐，迎廆立之。

初，涉归有憾于宇文鲜卑，廆将修先君之怨，表请讨之。武帝弗许。廆怒，入寇辽西，杀略甚众。帝遣幽州诸军讨廆，战于肥如，廆众大败。自后复掠昌黎，每岁不绝。又率众东伐扶余，扶余王依虑自杀，廆夷其国城，驱万余人而归。东夷校

尉何龕遣督护贾沈将迎立依虑之子为王，廆遣其将孙丁率骑邀之。沈力战斩丁，遂复扶余之国。廆谋于其众曰：“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何为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来降。帝嘉之，拜为鲜卑都督。廆致敬于东夷府，巾衣诣门，抗士大夫之礼。何龕严兵引见，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问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礼，宾复何为哉！”龕闻而惭之，弥加敬惮。时东胡宇文鲜卑段部以廆威德日广，惧有吞并之计，因为寇掠，往来不绝。廆卑辞厚币以抚之。

太康十年，廆又迁于徒河之青山。廆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永宁中，燕垂大水，廆开仓振给，幽方获济。天子闻而嘉之，褒赐命服。

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云寇边城，云别帅大素延攻掠诸部，廆亲击败之。素延怒，率众十万围棘城，众咸惧，人无距志。廆曰：“素延虽犬羊蚁聚，然军无法制，已在吾计中矣。诸君但为力战，无所忧也。”乃躬贯甲冑，驰出击之，素延大败，追奔百里，俘斩万余人。

永嘉初，廆自称鲜卑大单于。辽东太守庞本以私憾杀东夷校尉李臻，附塞鲜卑素连、木津等托为臻报仇，实欲因而为乱，遂攻陷诸县，杀掠土庶。太守袁谦频战失利，校尉封释惧而请和。连岁寇掠，百姓失业，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廆子翰言于廆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为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业者也。今连、津跋扈，王师覆败，苍生屠脍，岂甚此乎！竖子外以庞本为名，内实幸而为寇。封使君以诛本请和，而毒害滋深。辽东倾没，垂已二周，中原兵乱，州师屡败，勤王杖义，今其时也。单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悬之命，数连、津之罪，合义兵以诛之。上则兴复辽邦，下则并吞二部，忠义彰于本朝，私

利归于我国，此则吾鸿渐之始也，终可以得志于诸侯。” 庾从之。是日，率骑讨连、津，大败斩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辽东郡而归。

怀帝蒙尘于平阳，王浚承制以庾为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前锋大都督、大单于，庾不受。建兴中，愍帝遣使拜庾镇军将军、昌黎、辽东二国公。建武初，元帝承制拜庾假节、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庾让而不受。征虏将军鲁昌说庾曰：“今两京倾没，天子蒙尘，琅邪承制江东，实人命所系。明公雄据海朔，跨总一方，而诸部犹怙众称兵，未遵道化者，盖以官非王命，又自以为强。今宜通使琅邪，劝承大统，然后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谁敢不从！” 庾善之，乃遣其长史王济浮海劝进。及帝即尊位，遣谒者陶辽重申前命，授庾将军、单于，庾固辞公封。

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庾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庾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于是推举贤才，委以庶政，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羨、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爽、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奕、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硃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国胄束修受业焉。庾览政之暇，亲临听之，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

时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自以为南州士望，意存怀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毖意庾拘留，乃阴结高句丽及宇文、段国等，谋灭庾以分其地。太兴初，三国伐庾，庾曰：“彼信崔毖虚说，邀一时之利，乌合而来耳。既无统一，莫相归伏，吾今

破之必矣。然彼军初合，其锋甚锐，幸我速战。若逆击之，落其计矣。靖以待之，必怀疑贰，迭相猜防。一则疑吾与毖譟而覆之，二则自疑三国之中与吾有韩魏之谋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后取之必矣。”于是三国攻棘城，麴闭门不战，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于众曰：“崔毖昨有使至。”于是二国果疑宇文同于麴也，引兵而归。宇文悉独官曰：“二国虽归，吾当独兼其国，何用人为！”尽众逼城，连营三十里。麴简锐士配毖，推锋于前；翰领精骑为奇兵，从旁出，直冲其营；麴方阵而进。悉独官自恃其众，不设备，见麴军之至，方率兵距之。前锋始交，翰已入其营，纵火焚之，其众皆震扰，不知所为，遂大败，悉独官仅以身免，尽俘其众。于是营候获皇帝玉玺三纽，遣长史裴疑送于建鄴。崔毖惧麴之仇己也，使兄子焘伪贺麴。会三国使亦至请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教我耳。”麴将焘示以攻围之处，临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国灭我，何以诈来贺我乎？”麴惧，首服。麴乃遣焘归说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随之。毖与数十骑弃家室奔于高句丽，麴悉降其众，徙焘及高瞻等于棘城，待以宾礼。明年，高句丽寇辽东，麴遣众击败之。

裴疑至自建鄴，帝遣使者拜麴监平州诸军事、安北将军、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户。寻加使持节、都督幽州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进封辽东郡公，邑一万户，常侍、单于并如故；丹书铁券，承制海东，命备官司，置平州守宰。

段末波初统其国，而不修备，麴遣毖袭之，入令支，收其名马宝物而还。

石勒遣使通和，麴距之。送其使于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龟击麴，麴遣毖距之。以裴疑为右部都督，率索头为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柏林为左翼，攻乞得龟，克之，悉虏其众。

乘胜拔其国城，收其资用亿计，徙其人数万户以归。

成帝即位，加庾侍中，位特进。咸和五年，又加开府仪同三司，固辞不受。

庾尝从容言曰：“狱者，人命之所悬也，不可以不慎。贤人君子，国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乱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数千言以申其旨。

遣使与太尉陶侃笺曰：

明公使君轂下：振德曜威，抚宁方夏，劳心文武，士马无恙，钦高仰止，注情弥久。王途险远，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

天降艰难，祸害屡臻，旧都不守，奄为虏庭，使皇舆迁幸，假势吴、楚。大晋启基、祚流万节，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义烈之士深怀愤踊。猥以功薄，受国殊宠，上不能扫除群羯，下不能身赴国难，仍纵贼臣，屡逼京辇。王敦唱祸于前，苏峻肆毒于后，凶暴过于董卓，恶逆甚于傜、汜，普天率土，谁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过荷朝荣，不能灭中原之寇，刷天下之耻。

君侯植根江阳，发曜荆、衡，杖叶公之权，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员殆得极其暴，窃为丘明耻之。区区楚国子重之徒，犹耻君弱、群臣不及先大夫，厉己戒众，以服陈、郑；越之种蠡尚能弼佐句践，取威黄池；况今吴土英贤比肩，而不辅翼圣主，陵江北伐。以义声之直，讨逆暴之羯，檄命旧邦之士，招怀存本之人，岂不若因风振落，顿坂走轮哉！且孙氏之初，以长沙之众摧破董卓，志匡汉室。虽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心诚，乃忽身命。及权据扬、越，外杖周、张，内冯顾、陆，距魏亦壁，克取襄阳。自兹以降，世主相袭，咸能侵逼徐、豫，

令魏朝旰食。不知今之江表为贤俊匿智，藏其勇略邪？将吕蒙、凌统高踪旷世哉？况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势促，其颠沛之危，甚于累卵。假号之强，众心所去，敌有衅矣，易可震荡。王郎、袁术虽自诈伪，皆基浅根微，祸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闻见者矣。

王司徒清虚寡欲，善于全己，昔曹参亦综此道，著画一之称也。庾公居元舅之尊，处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权。庾于寇难之际，受大晋累世之恩，自恨绝域，无益圣朝，徒系心万里，望风怀愤。今海内之望，足为楚、汉轻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尽心，悉五州之众，据兖、豫之郊，使向义之士倒戈释甲，则羯寇必灭，国耻必除。庾在一方，敢不竭命。孤军轻进，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则怀旧之士欲为内应，无由自发故也。故远陈写，言不宣尽。

庾使者遭风没海。其后庾更写前笺，并赍其东夷校尉封抽、行辽东相韩矫等三十余人疏上侃府曰：

自古有国有家，鲜不极盛而衰。自大晋龙兴，克平昏、会，神武之略，迈踪前史。惠皇之末，后党构难，祸结京畿，衅成公族，遂使羯寇乘虚，倾覆诸夏，旧都沦灭，山陵毁掘，人神悲悼，幽明发愤。昔猗狁之强，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躐华裔，盗称尊号者也。

天祚有晋，挺授英杰。车骑将军慕容廆自弱冠莅国，忠于王室，明允恭肃，志在立勋。属海内分崩，皇舆迁幸，元皇中兴，初唱大业，肃祖继统，荡平江外。廆虽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翘首引领，系心京师，常假寤寐，欲忧国忘身。贡篚相寻，连舟载路，戎不税驾，动成义举。今羯寇滔天，怙其丑类，树基赵、魏，跨略燕、齐。廆虽率义众，诛讨大逆，然管仲相齐，犹曰宠不足以御下，况廆辅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轻，

九命未加，非所以宠异藩翰，敦奖殊勋者也。

方今诏命隔绝，王路险远，贡使往来，动弥年载。今燕之旧壤，北周沙漠，东尽乐浪，西暨代山，南极冀方，而悉为虏庭，非复国家之域。将佐等以为宜远遵周室，近准汉初，进封虜为燕王，行大将军事，上以总统诸部，下以割损贼境。使冀州之人望风向化。虜得祇承诏命，率合诸国，奉辞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专之可也。而虜固执谦光，守节弥高，每诏所加，让动积年，非将佐等所能敦逼。今区区所陈，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实为国计。

侃报抽等书，其略曰：“车骑将军忧国忘身，贡筐载路，羯贼求和，执使送之，西讨段国，北伐塞外，远绥索头，荒服以献。惟北部未宾，屡遣征伐。又知东方官号，高下齐班，进无统摄之权，退无等差之降，欲进车骑为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进爵，古之成制也。车骑虽未能为官摧勒，然忠义竭诚。今腾笺上听，可不迟速，当任天台也。”朝议未定。八年，虜卒，乃止。时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赠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襄。及俊僭号，伪谥武宣皇帝。

裴嶷，字文冀，河东闻喜人也。父昶，司隶校尉。嶷清方有干略，累迁至中书侍郎，转给事黄门郎、荥阳太守。属天下乱，嶷兄武先为玄菟太守，嶷遂求为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嶷被征，乃将武子开送丧俱南。既达辽西，道路梗塞，乃与开投虜。时诸流寓之士见虜草创，并怀去就。嶷首定名分，为群士启行。虜甚悦，以嶷为长史，委以军国之谋。

及悉独官寇逼城下，外内骚动，虜问策于嶷，嶷曰：“悉独官虽拥大众，军无号令，众无部阵，若简精兵，乘其无备，则成擒耳。”虜从之，遂陷寇营。虜威德于此甚振，将遣使献捷于建鄴，妙简行人，令嶷将命。

初，朝廷以庾倅在荒远，犹以边裔之豪处之。疑既使至，盛言庾威略，又知四海英贤并为其用，举朝改观焉。疑将还，帝试留疑以观之，疑辞曰：“臣世荷朝恩，濯纓华省，因事远寄，投迹荒遐。今遭开泰，得睹朝廷，复赐恩诏，即留京辇，于臣之私，诚为厚幸。顾以皇居播迁，山陵幽辱，慕容龙骧将军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诚，义感天地，方扫平中壤，奉迎皇舆，故遣使臣，万里表诚。今若留臣，必谓国家遗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怀义懈怠。是以微臣区区忘身为国，贪还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疑还。庾后谓群僚曰：“裴长史名重中朝，而降屈于此，岂非天以授孤也。”出为辽东相，转乐浪太守。

高瞻，字子前，渤海蓼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光熙中，调补尚书郎。属永嘉之乱，还乡里，乃与父老议曰：“今皇纲不振，兵革云扰，此郡沃壤，凭固河海，若兵荒岁俭，必为寇庭，非谓图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蓟，据燕代之资，兵强国富，可以托也。诸君以为何如？”众咸善之。乃与叔父隐率数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王浚政令无恆，乃依崔毖，随毖如辽东。

毖之与三国谋伐庾也，瞻固谏以为不可，毖不从。及毖奔败，瞻随众降于庾。庾署为将军，瞻称疾不起。庾敬其姿器，数临候之，抚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余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苍生纷扰，莫知所系，孤思与诸君匡复帝室，翦鲸豕于二京，迎天子于吴、会，廓清八表，俾勋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愿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余，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柰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辞疾笃，庾深不平之。瞻又与宋该有隙，该阴劝庾除之。瞻闻其言，弥

晋书

·1928·

不自安，遂以忧死。

载记第九

慕容皝

慕容皝，字元真，廆第三子也。龙颜版齿，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权略，尚经学，善天文。廆为辽东公，立为世子。建武初，拜为冠军将军、左贤王，封望平侯，率众征讨，累有功。太宁末，拜平北将军，进封朝鲜公。廆卒，嗣位，以平北将军行平州刺史，督摄部内。寻而宇文乞得龟为其别部逸豆归所逐，奔死于外，皝率骑讨之，逸豆归惧而请和，遂筑榆阴、安晋二城而还。

初，皝庶兄建威翰骁武有雄才，素为皝所忌，母弟征虏仁、广武昭并有宠于廆，皝亦不平之。及廆卒，并惧不自容。至此，翰出奔段辽，仁劝昭举兵废皝。皝杀昭，遣使按检仁之虚实，遇仁于险渎。仁知事发，杀皝使，东归平郭。皝遣其弟建武幼司马佟寿等讨之。仁尽众距战，幼等大败，皆没于仁。襄平令王冰、将军孙机以辽东叛于皝，东夷校尉封抽、护军乙逸、辽东相韩矫、玄菟太守高诩等弃城奔还。仁于是尽有辽左之地，自称车骑将军、平州刺史、辽东公。宇文归、段辽及鲜卑诸部并为之援。

咸和九年，皝遣其司马封弈攻鲜卑木堤于白狼，扬威淑虞攻乌丸悉罗侯于平冈，皆斩之。材官刘佩攻乙连，不克。段辽

遂寇徒河，黠将张萌逆击，败之。辽弟兰与翰寇柳城，都尉石琮击败之。旬余，兰、翰复围柳城，黠遣宁远慕容汗及封弈等救之。黠戒汗曰：“贼众气锐，难与争锋，宜顾万全，慎勿轻进，必须兵集阵整，然后击之。”汗性骁锐，遣千余骑为前锋而进，封弈止之，汗不从，为兰所败，死者大半。兰复攻柳城，为飞梯、地道，围守二旬，石琮躬勒将士出击，败之，斩首千五百级，兰乃遁归。

是岁，成帝遣谒者徐孟、闾丘幸等持节拜黠镇军大将军、平州刺史、大单于、辽东公，持节、都督、承制封拜，一如庞故事。

黠自征辽东，克襄平。仁所署居就令刘程以城降，新昌人张衡执县宰以降。于是斩仁所置守宰，分徙辽东大姓于棘城，置和阳、武次、西乐三县而归。

咸康初，遣封弈袭宇文别部涉奕于，大获而还。涉奕于率骑追战于浑水，又败之。黠将乘海讨仁，群下咸谏，以海道危阴，宜从陆路。黠曰：“旧海水无凌，自仁反已来，冻合者三矣。昔汉光武因滹沱之冰以济大业，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无之乎！吾计决矣，有沮谋者斩！”乃率三军从昌黎践凌而进。仁不虞黠之至也，军去平郭七里，候骑乃告，仁狼狈出战，为黠所擒，杀仁而还。

立藉田于朝阳门东，置官司以主之。

段辽遣将李咏夜袭武兴，遇雨，引还，都尉张萌追击，擒咏。段兰拥众数万屯于曲水亭，将攻柳城，宇文归入寇安晋，为兰声援。黠以步骑五万击之，师次柳城，兰、归皆遁。遣封弈率轻骑追击，败之，收其军实，馆谷二旬而还。谓诸将曰：“二虏耻无功而归，必复重至，宜于柳城左右设伏以待之。”遣封弈率骑潜于马兒山诸道。俄而辽骑果至，弈夹击，大败之，

斩其将荣保。遣兼长史刘斌、郎中令阳景送徐孟等归于京师。使其世子俊伐段辽诸城，封弈攻宇文别部，皆大捷而归。

立纳谏之木，以开说言之路。

后徙昌黎郡，筑好城于乙连东，使将军兰勃戍之，以逼乙连。又城曲水，以为勃援。乙连饥甚，段辽输之粟，兰勃要击获之。辽遣将屈云攻兴国，与皝将慕容遵大战于五官水上，云败，斩之，尽俘其众。

封弈等以皝任重位轻，宜称燕王，皝于是以咸康三年僭即王位，赦其境内。以封弈为国相，韩寿为司马，裴开、阳骛、王寓、李洪、杜群、宋该、刘瞻、石琮、皇甫真、阳协、宋晃、平熙、张泓等并为列卿将帅。起文昌殿，乘金根车，驾六马，出入称警蹕。以其妻段氏为王后，世子俊为太子，皆如魏武、晋文辅政故事。

皝以段辽屡为边患，遣将军宋回称藩于石季龙，请师讨辽。季龙于是总众而至。皝率诸军攻辽令支以北诸城，辽遣其将段兰来距，大战，败之，斩级数千，掠五千余户而归。季龙至徐无，辽奔密云山。季龙进入令支，怒皝之不会师也，进军击之，至于棘城，戎卒数十万，四面进攻，郡县诸部叛应季龙者三十六城。相持旬余，左右劝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等率骑二千，晨出击之。季龙诸军惊扰，弃甲而遁。恪乘胜追之，斩获三万余级，筑戍凡城而还。段辽遣使诈降于季龙，请兵应接。季龙遣其将麻秋率众迎辽，恪伏精骑七千于密云山，大败之，获其司马阳裕、将军鲜于亮，拥段辽及其部众以归。

帝又遣使进皝为征北大将军、幽州牧，领平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增邑万户，持节、都督、单于、公如故。

皝前军帅慕容评败季龙将石成等于辽西，斩其将呼延晃、

张支，掠千余户以归。段辽谋叛，毘诛之。

季龙又使石成入攻凡城，不克，进陷广城。毘虽称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长史刘祥献捷京师，兼言权假之意，并请大举讨平中原。又闻庾亮薨，弟冰、翼继为将相，乃表曰：

臣究观前代昏明之主，若能亲贤并建，则功致升平；若亲党后族，必有倾辱之祸。是以周之申伯号称贤舅，以其身藩于外，不握朝权。降及秦昭，足为令主，委信二舅，几至乱国。逮于汉武，推重田蚡，万机之要，无不决之。及蚡死后，切齿追恨。成帝暗弱，不能自立，内惑艳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览斯事，孰不痛惋！设使舅氏贤若穰侯、王凤，则但闻有二臣，不闻有二主。若其不才，则有窦宪、梁冀之祸。凡此成败，亦既然矣。苟能易轨，可无覆坠。

陛下命世天挺，当隆晋道，而遭国多难，殷忧备婴，追述往事，至今楚灼。迹其所由，实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势业之重，执政裁下，轻侮边将，故令苏峻、祖约不胜其忿，遂致败国。至今太后发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灵，人神无助，豺狼之心当可极邪！前事不忘，后事之表，而中书监、左将军冰等内执枢机，外拥上将，昆弟并列，人臣莫畴。陛下深敦渭阳，冰等自宜引领。臣常谓世主若欲崇显舅氏，何不封以藩国，丰其禄赐，限其势利，使上无偏优，下无私论。如此，荣辱何从而生！噂沓何辞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变，况今居之者素无闻焉！且人情易惑，难以户告，纵今陛下无私于彼，天下之人谁谓不私乎！

臣与冰等名位殊班，出处悬邈，又国之戚昵，理应降悦，以适事会。臣独矫抗此言者，上为陛下，退为冰计，疾苟容之臣，坐鉴得失。颠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陈霍氏之戒，宣帝不从，至令忠臣更为逆族，良由察之不审，防之无渐。臣今

所陈，可谓防渐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计，事过之日，更处焦烂之后耳。昔王章、刘向每上封事，未尝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张禹依违不对，故容身苟免，取讥于世。臣被发殊俗，位为上将，夙夜惟忧，罔知所报，惟当外殄寇仇，内尽忠规，陈力输诚，以答国恩。臣若不言，谁当言者！

又与冰书曰：

君以椒房之亲，舅氏之昵，总据枢机，出内王命，兼拥列将州司之位，昆弟网罗，显布畿甸。自秦、汉以来，隆赫之极，岂有若此者乎！以吾观之，若功就事举，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将不免梁冀之迹矣。

每睹史传，未尝不宠恣母族，使执权乱朝，先有殊世之荣，寻有负乘之累，所谓爱之适足以为害。吾常忿历代之主，不尽防萌终宠之术，何不业以一土之封，令藩国相承，如周之齐、陈？如此则永保南面之尊，复何黜辱之忧乎！窦武、何进好善虚己。贤士归心，虽为阉竖所危，天下嗟痛，犹有能履以不骄，图国亡身故也。

方今四海有倒悬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复仇之憾，宁得安枕逍遥，雅谈卒岁邪！吾虽寡德，过蒙先帝列将之授，以数郡之人，尚欲并吞强虏，是以自顷迄今，交锋接刃，一时务农，三时用武，而犹师徒不顿，仓有余粟，敌人日畏，我境日广，况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势，岂可同年而语哉！

冰见表及书甚惧，以其绝远，非所能制，遂与何充等奏听黜称燕王。

其年黜伐高句丽，王钊乞盟而还。明年，钊遣其世子朝于黜。

初，段辽之败也，建威翰奔于宇文归，自以威名夙振，终不保全，乃阳狂恣酒，被发歌呼。归信而不禁，故得周游自任，至于山川形便，攻战要路，莫不练之。皝遣商人王车阴使察翰，翰见车无言，抚膺而已。车还以白，皝曰：“翰欲来也。”乃遣车遗翰弓矢，翰乃窃归骏马，携其二子而还。

皝将图石氏，从容谓诸将曰：“石季龙自以安乐诸城守防严重，城之南北必不设备，今若诡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尽可破也。”于是率骑二万出蠕蠕塞，长驱至于蓟城，进渡武遂津，入于高阳，所过焚烧积聚，掠徙幽、冀三万余户。

使阳裕、唐柱等筑龙城，构宫庙，改柳城为龙城县。于是成帝使兼大鸿胪郭希持节拜皝侍中、大都督河北诸军事、大将军、燕王，其余官皆如故。封诸功臣百余人。

咸康七年，皝迁都龙城。率劲卒四万，入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丽，又使翰及子垂为前锋，遣长史王寓等勒众万五千，从北置而进。高句丽王钊谓皝军之从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统精锐五万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陝。翰与钊战于木底，大败之，乘胜遂入丸都，钊单马而遁。皝掘钊父利墓，载其尸并其母妻珍宝，掠男女五万余口，焚其宫室，毁丸都而归。明年，钊遣使称臣于皝，贡其方物，乃归其父尸。

宇文归遣其国相莫浅浑伐皝，诸将请战，皝不许。浑以皝为憚之，荒酒纵猎，不复设备。皝曰：“浑奢忌已甚，今则可一战矣。”遣翰率骑击之，浑大败，仅以身免，尽俘其众。

皝躬巡郡县，劝课农桑，起龙城宫阙。

寻又率骑二万亲伐宇文归，以翰及垂为前锋。归使其骑将涉奕于尽众距翰，皝驰遣谓翰曰：“奕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虏势骄，然后取也。”翰曰：“归之精锐，尽在于此，今若克之，则归可不劳兵而灭。奕于徒有虚名，其实易与耳，不宜纵

敌挫吾兵气。”于是前战，斩突于，尽俘其众，归远遁漠北。甃开地千余里，徙其部人五万余落于昌黎，改涉突于城为威德城。行饮至之礼，论功行赏各有差。

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甃记室参军封裕谏曰：

臣闻圣王之宰国也，薄赋而藏于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税之；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使家给人足。虽水旱而不为灾者，何也？高选农官，务尽劝课，人治周田百亩，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显之赏，惰农者有不齿之罚。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称须，人不虚位，度岁入多少，裁而禄之。供百僚之外，藏之太仓，三年之耕，余一年之粟。以斯而积，公用于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虽务农之令屡发，二千石令长莫有志勤在公、锐尽地利者。故汉祖知其如此，以垦田不实，征杀二千石以十数，是以明、章之际，号次升平。

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先王以神武圣略，保全一方，威以殄奸，德以怀远，故九州之人，塞表殊类，襁负万里，若赤子之归慈父，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人殷地狭，故无田者十有四焉。殿下以英圣之资，克广先业，南摧强赵，东灭句丽，开境三千，户增十万，继武阐广之功，有高西伯。宜省罢诸苑，以业流人。人至而无资产者，赐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岂失乎！善藏者藏于百姓，若斯而已矣。迺者深副乐土之望，中国之人皆将壶餐奉迎，石季龙谁与居乎！且魏、晋虽道消之世，犹削百姓不至于七八，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悦乐。臣犹曰非明王之道，而况增乎！且水旱之厄，尧、汤所不免，王者宜浚治沟洫，循郑白、西门、

史起溉灌之法，旱则决沟为雨，水则入于沟渎，上无《云汉》之忧，下无昏垫之患。

句丽、百济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势所徙，非如中国慕义而至，咸有思归之心。今户垂十万，狭凑都城，恐方为国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属，徙于西境诸城，抚之以恩，检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国之虚实。

今中原未平，资畜宜广，官司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岁受其饥。必取于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数万，损亦如之，安可以家给人足，治致升平！殿下降览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于斯。其有经略出世，才称时求者，自可随须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蚕而衣，亦天之道也。

殿下圣性宽明，思言若渴，故人尽刍菘，有犯无隐。前者参军王宪、大夫刘明并竭忠献款，以贡至言，虽颇有逆鳞，意在无责。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至之于法，殿下慈弘苞纳，恕其大辟，犹削黜禁锢，不齿于朝。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纳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谏臣而求直言，亦犹北行诣越，岂有得邪！右长史宋该等阿媚苟容，轻劾谏士，己无骨鲠，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

四业者国之所资，教学者有国盛事。习战务农，尤其本也。百工商贾，犹其末耳。宜量军国所须，置其员数，已外归之于农，教之战法，学者三年无成，亦宜还之于农，不可徒充大员，以塞聪俊之路。

臣之所言当也，愿时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从善如流，罚恶不淹。王宪、刘明，忠臣也，愿宥忤鳞之愆，收其药石之效。

甄乃令曰：“览封记室之谏，孤实惧焉。君以黎元为国，黎元以谷为命。然则农者，国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长不遵孟春

之令，惰农弗劝，宜以尤不修辟者措之刑法，肃厉属城。主者明详推检，具状以闻。苑囿悉可罢之，以给百姓无田业者。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若私有余力，乐取官牛垦官田者，其依魏、晋旧法。沟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务尽水陆之势。中州未平，兵难不息，勋诚既多，官僚不可以减也。待克平凶丑，徐更议之。百工商贾数，四佐与列将速定大员，余者还农。学生不任训教者，亦除员录。夫人臣关言于人主，至难也，妖妄不经之事皆应荡然不问，择其善者而从之。王宪、刘明虽其罪应禁黜，亦犹孤之无大量也。可悉复本官，仍居谏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体。《诗》不云乎：‘无言不酬。’其赐钱五万，明宣内外，有欲陈孤过者，不拘贵贱，勿有所讳。”

时有黑龙、白龙各一，见于龙山，皝亲率群僚观之，去龙二百余步，祭以太宰。二龙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悦，还宫，赦其境内，号新宫曰和龙，立龙翔佛寺于山上。

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

慕容恪攻高句丽南苏，克之，置戍而还。三年，遣其世子俊与恪率骑万七千东袭夫余，克之，虏其王及部众五万余口以还。

皝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以久旱，丐百姓田租。罢成周、冀阳、营丘等郡。以勃海人为兴集县，河间人为宁集县，广平、魏郡人为兴平县，东莱、北海人为育黎县，吴人为吴县，悉隶燕国。

皝尝畋于西鄙，将济河，见一父老，服殊衣，乘白马，举

手麾毳曰：“此非猎所，王其还也。”秘之不言，遂济河，连日大获。后见白兔，驰射之，马倒被伤，乃说所见。辇而还宫，引俊属以后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时年五十二。俊僭号，追谥文明皇帝。

慕容翰，字元邕，廆之庶长子也。性雄豪，多权略，猿臂工射，膂力过人。廆甚奇之，委以折冲之任。行师征伐，所在有功，威声大振，为远近所惮。作镇辽东，高句丽不敢为寇。善抚接，爱儒学，自士大夫至于卒伍，莫不乐而从之。

及奔段辽，深为辽所敬爱。柳城之败，段兰欲乘胜深入，翰虑成本国之害，诡说于兰，兰遂不进。后石季龙征辽，毳亲将三军略令支以北，辽议欲追之，翰知毳躬自总戎，战必克胜，乃谓辽曰：“今石氏向至，方对大敌，不宜复以小小为事。燕王自来，士马精锐。兵者凶器，战有危虑，若其失利，何以南御乎！”兰怒曰：“吾前听卿诳说，致成今患，不复入卿计中矣。”乃率众追毳，兰果大败。翰虽处仇国，因事立忠，皆此类也。

及辽奔走，翰又北投宇文归。既而逃，归乃遣劲骑百余追之。翰遥谓追者曰：“吾既思恋而归，理无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无为相逼，自取死也。吾处汝国久，恨不杀汝。汝可百步竖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来前也。”归骑解刀竖之，翰一发便中刀镮，追骑乃散。

既至，毳甚加恩礼。建元二年，从毳讨宇文归，临阵为流矢所中，卧病积时。后疾渐愈，于其家中骑马自试，或有人告翰私习骑，疑为非常。毳素忌之，遂赐死焉。翰临死谓使者曰：“翰怀疑外奔，罪不容诛，不能以骸骨委贼庭，故归罪有司。天慈曲愍，不肆之市朝，今日之死，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据神州，中原未靖，翰常克心自誓，志吞丑虏，上成先王遗旨，下

谢山海之责。不图此心不遂，没有余恨，命也奈何！”仰药而死。

阳裕，字士伦，右北平无终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单茆独立，虽宗族无能识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儿非惟吾门之标秀，乃佐时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为主簿。王浚领州，转治中从事，忌而不能任。

石勒既克蓟城，问枣嵩曰：“幽州人士，谁最可者？”嵩曰：“燕国刘翰，德素长者。北平阳裕，干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为明公擒也。”勒方任之，裕乃微服潜遁。

时鲜卑单于段眷为晋骠骑大将军、辽西公，雅好人物，虚心延裕。裕谓友人成泮曰：“仲尼喜佛肸之召，以匏瓜自喻，伊尹亦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圣贤尚如此，况吾曹乎！眷今召我，岂徒然哉！”泮曰：“今华夏分崩，九州幅裂，轨迹所及，易水而已。欲偃蹇考槃，以待大通者，俟河之清也。人寿几何？古人以为白驹之叹。少游有云，郡掾足以廕后，况国相乎！卿追踪伊、孔，抑亦知机其神也。”裕乃应之。拜郎中令、中军将军，处上卿位。历事段氏五主，甚见尊重。

段辽与皝相攻，裕谏曰：“臣闻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慕容与国世为婚姻，且皝令德之主，不宜连兵构怨，凋残百姓。臣恐祸害之兴，将由于此。愿两追前失，通款如初，使国家有太山之安，苍生蒙息肩之惠。”辽不从。出为燕郡太守。石季龙克令支，裕以郡降，拜北平太守，征为尚书左丞。

段辽之请迎于季龙也，裕以左丞领征东麻秋司马。秋败，裕为军人所执，将诣皝。皝素闻裕名，即命释其囚，拜郎中令，迁大将军左司马。东破高句丽，北灭宇文归，皆豫其谋，皝甚器重之。及迁都和龙，裕雅有巧思，皝所制城池宫闾，皆裕之

规模。裕虽仕黜日近，宠秩在旧人之右，性谦恭清俭，刚简慈笃，虽历居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羁绝者，莫不经营收葬，存恤孤遗，士无贤不肖皆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

初，范阳卢谌每称之曰：“吾及晋之清平，历观朝士多矣，忠清简毅，笃信义烈，如阳士伦者，实亦未几。”及死，黜甚悼之，时年六十二。

载记第十

慕容俊

慕容俊，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初，庾常言：“吾积福累仁，子孙当有中原。”既而生俊，庾曰：“此儿骨相不恆，吾家得之矣。”及长，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伟，博观图书，有文武干略。皝为燕王，拜俊假节、安北将军、东夷校尉、左贤王、燕王世子。皝死，永和五年，僭即燕王位，依春秋列国故事称元年，赦于境内。是时石季龙死，赵、魏大乱，俊将图兼并之计，以慕容恪为辅国将军，慕容评为辅弼将军，阳骛为辅义将军，慕容垂为前锋都督、建锋将军，简精卒二十余万以待期。是岁，穆帝使谒者陈沈拜俊为使持节、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诸军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将军、大单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庾、皝故事。

明年，俊率三军南伐，出自卢龙，次于无终。石季龙幽州刺史王午弃城走，留其将王他守蓟。俊攻陷其城，斩他，因而都之。徙广宁、上谷人于徐无，代郡人于凡城而还。

及冉闵杀石祗，僭称大号，遣其使人常炜聘于俊。俊引之观下，使其记室封裕诘之曰：“冉闵养息常才，负恩篡逆，有何祥应而僭称大号？”炜曰：“天之所兴，其致不同，狼乌纪于三王，麟龙表于汉、魏。寡君应天馭历，能无祥乎！且用兵

杀伐，哲王盛典，汤、武亲行诛放，而仲尼美之。魏武养于宦官，莫知所出，众不盈旅，遂能终成大功。暴胡酷乱，苍生屠脍，寡君奋剑而诛除之，黎元获济，可谓功格皇天，勋侔高祖。恭承乾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救，云玺在襄国，其言信不？又闻闵铸金为己象，坏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炜曰：“诛胡之日，在鄴者略无所遗，玺何从而向襄国，此求救之辞耳。天之神玺，实在寡君。且妖孽之徒，欲假奇眩众，或改作万端，以神其事。寡君今已握乾府，类上帝，四海悬诸掌，大业集于身，何所求虑而取信此乎！铸形之事，所未闻也。”俊既锐信举言，又欣于闵铸形之不成也，必欲审之，乃积薪置火于其侧，命裕等以意喻之。炜神色自若，抗言曰：“结发已来，尚不欺庸人，况千乘乎！巧诈虚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为也。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左右劝俊杀之，俊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间，此亦人臣常事。”遂赦之。

遣慕容恪略地中山，慕容评攻王午于鲁口。恪次唐城，冉闵将白同、中山太守侯龁固守不下。恪留其将慕容彪攻之，进讨常山。评次南安，王午遣其将郑生距评。评逆击，斩之，侯龁逾城出降。恪进克中山，斩白同。俊军令严明，诸将无所犯。闵章武太守贾坚率郡兵邀评战于高城，擒坚于阵，斩首三千余级。

是岁丁零翟鼠及冉闵将刘准等率其所部降于俊，封鼠归义王，拜准左司马。

时鲜卑段勤初附于俊，其后复叛。俊遣慕容恪及相国封弈讨冉闵于安喜，慕容垂讨段勤于绎幕，俊如中山，为二军声势。闵惧，奔于常山，恪追及于泝水。闵威名素振，众咸惮之。恪谓诸将曰：“闵师老卒疲，实为难用；加其勇而无谋，一夫之

敌耳。虽有甲兵，不足击也。吾今分军为三部，犄角以待之。闵性轻锐，又知吾军势非其敌，必出万死冲吾中军。吾今贯甲厚阵以俟其至，诸君但厉卒，从旁须其战合，夹而击之，蔑不克也。”及战，败之，斩首七千余级，擒闵，送之，斩于龙城。恪屯军呼沓。闵将苏亥遣其将金光率骑数千袭恪，恪逆击，斩之，亥大惧，奔于并州。恪进据常山，段勤惧而请降，遂进攻鄴。闵将蒋干闭城距守。俊又遣慕容评等率骑一万会攻鄴。是时燕巢于俊正阳殿之西椒，生三雏，项上有竖毛；凡城献异鸟，五色成章。俊谓群僚曰：“是何祥也？”咸称：“燕者，燕鸟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龙兴，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阳西椒者，言至尊临轩朝万国之征也。三子者，数应三统之验也。神鸟五色，言圣朝将继五行之策以御四海者也。”俊览之大悦。既而蒋干率锐卒五千出城挑战，慕容评等击败之，斩首四千余级，干单骑还鄴。于是群臣劝俊称尊号，俊答曰：“吾本幽漠射猎之乡，被发左衽之俗，历数之策宁有分邪！卿等苟相褒举，以觐非望，实匪寡德所宜闻也。”慕容恪、封弈讨王午于鲁口，降之。寻而慕容评攻克鄴城，送冉闵妻子僚属及其文物于中山。

先是，蒋干以传国玺送于建鄴，俊欲神其事业，言历运在己，乃诈云闵妻得之以献，赐号曰“奉玺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建元曰元玺，署置百官。以封弈为太尉，慕容恪为侍中，阳骛为尚书令，皇甫真为尚书左仆射，张希为尚书右仆射，宋活为中书监，韩恆为中书令，其余封授各有差。追尊廆为高祖武宣皇帝，皝为太祖文明皇帝。时朝廷遣使诣俊，俊谓使者曰：“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之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初，石季龙使人探策于华山，得玉版，文曰：“岁在申酉，不绝如线。岁在壬子，真人乃见。”及此，

燕人咸以为俊之应也。改司州为中州，置司隶校尉官。群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纪黑精之君，运历传属，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时，服周之冕，旗帜尚黑，牲牡尚玄。”俊从之。其从行文武、诸藩使人及登号之日者，悉增位三级。泝河之师，守鄴之军，下及战士，赐各有差。临阵战亡者，将士加赠二等，士卒复其子孙。殿中旧人皆随才擢叙。立其妻可足浑氏为皇后，世子晔为皇太子。

晋宁朔将军荣胡以彭城、鲁郡叛降于俊。

常山人李犊聚众数千，反于普壁垒，俊遣慕容恪率众讨降之。

初，冉闵既败，王午自号安国王。午既死，吕护复袭其号，保于鲁口。恪进讨走之，遣前军悦綰追及于野王，悉降其众。

姚襄以梁国降于俊。以慕容评为都督秦、雍、益、梁、江、扬、荆、徐、衮、豫十州河南诸军事，权镇于洛水；慕容彊为前锋都督、都督荆、徐二州缘淮诸军事，进据河南。

俊自和龙至蓟城，幽冀之人为东迁，互相惊扰，所在屯结。其下请讨之，俊曰：“群小以朕东巡，故相惑耳。今朕既至，寻当自定。然不虞之备亦不可不为。”于是令内外戒严。

苻生河内太守王会、黎阳太守韩高以郡归俊。晋兰陵太守孙黑、济北太守高柱、建兴太守高瓚各以郡叛归于俊。初，俊车骑大将军、范阳公刘宁屯据蓟城，降于苻氏，至此，率户二千诣蓟归罪，拜后将军。高句丽王钊遣使谢恩，贡其方物。俊以钊为营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封乐浪公，王如故。

俊给事黄门侍郎申胤上言曰：

夫名尊礼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汉以萧、曹之功，有殊群辟，故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世无其功，则礼

宜阙也。至于东宫，体此为仪，魏、晋因循，制不纳舄。今皇储过谦，准同百僚，礼卑逼下，有违朝式。太子有统天之重，而与诸王齐冠远游，非所以辨章贵贱也。祭飨朝庆，宜正服衮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长至，太阴数终，黄钟产气，绵微于下，此月闭关息旅，后不省方。《礼记》曰：“是月也，事欲静，君子齐戒去声色。”唯《周官》有天子之南郊从八能之说。或以有事至灵，非朝飨之节，故有乐作之理。王者慎微，礼从其重。前来二至阙鼓，不宜有设，今之铿锵，盖以常仪。二至之礼、事殊余节，猥动金声，惊越神气，施之宣养，实为未尽。又朝服虽是古礼，绛襦始于秦、汉，迄于今代，遂相仍准。朔望正旦，乃具衮舄。礼，诸侯旅见天子，不得终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定仪。礼贵适时，不在过恭。近以地湿不得纳舄，而以衮襪改履。案言称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体之间，上下二制，或废或存，实乖礼意。大燕受命，侔踪虞、夏，诸所施行，宜损益定之，以为皇代永制。

俊曰：“其剑舄不趋，事下太常参议。太子服衮冕，冠九旒，超级逼上，未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废，皆可详定。”

初，段兰之子龕因冉闵之乱，拥众东屯广固，自号齐王，称藩于建鄴，遣书抗中表之仪，非俊正位。俊遣慕容恪、慕容尘讨之。恪既济河。龕弟黑骁勇有智计，言于龕曰：“慕容恪善用兵，加其众旅既盛，恐不可抗也。若顿兵城下，虽复请降，惧终不听。王但固守，黑请率精锐距之。若其战捷，王可驰来追击，使虜匹马无反。如其败也，遽出请降，不失千户侯也。”

“龕弗从。黑固请行，龕怒斩之，率众三万来距恪。恪遇龕于济水之南，与战，大败之，遂斩其弟钦，尽俘其众。恪进围广固，诸将劝恪宜急攻之，恪曰：“军势有宜缓以克敌，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势均，且有强援，虑腹背之患者，须急攻之，

以速大利。如其我强彼弱，外无寇援，力足制之者，当羸靡守之，以待其毙。兵法十围五攻，此之谓也。龛恩结贼党，众未离心，济南之战，非不锐也，但其用之无术，以致败耳。今凭固天险，上下同心，攻守势倍，军之常法。若其促攻，不过数旬，克之必矣，但恐伤吾士众。自有事已来，卒不获宁，吾每思之，不觉忘寝，亦何宜轻残人命乎！当持久以取耳。”诸将皆曰：“非所及也。”乃筑室反耕，严固围垒。龛所署徐州刺史王腾、索头单于薛云降于恪。段龛之被围也，遣使诣建鄴请救。穆帝遣北中郎将荀羨赴之，惮虏强迁延不敢进。攻破阳都，斩王腾以归。恪遂克广固，以龛为伏顺将军，徙鲜卑胡羯三千余户于蓟，留慕容尘镇广固，恪振旅而归。

俊太子晔死，伪谥献怀。升平元年，复立次子 为皇太子，赦其境内，改元曰光寿。

遣其抚军慕容垂、中军慕容虔与护军平熙等率步骑八万讨丁零敕勒于塞北，大破之，俘斩十余万级，获马十三万匹，牛羊亿余万。

初，廐有骏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龙之伐棘城也，皝将出避难，欲乘之，马悲鸣蹄啮，人莫能近。皝曰：“此马见异先朝，孤常仗之济难，今不欲者，盖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龙寻退，皝益奇之。至是，四十九岁矣，而骏逸不亏，俊比之于鲍氏骢，命铸铜以图其象，亲为铭赞，镌勒其旁，置之蓟城东掖门。是岁，象成而马死。

匈奴单于贺赖头率部落三万五千降于俊，拜宁西将军、云中郡公，处之于代郡平舒城。

晋太山太守诸葛攸伐其东郡。俊遣慕容恪距战，王师败绩。北中郎将谢万先据梁、宋，惧而遁归。恪进兵入寇河南，汝、颍、譙、沛皆陷，置守宰而还。

俊自蓟城迁于鄴，赦其境内，缮修宫殿，复铜雀台。

廷尉监常炜上言：“大燕虽革命创制，至于朝廷铨谟，亦多因循魏、晋，唯祖父不殓葬者，独不听官身清朝，斯诚王教之首，不刊之式。然礼贵适时，世或损益，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而秦人安之。自顷中州丧乱，连兵积年，或遇倾城之败，覆军之祸，坑师沈卒，往往而然，孤孙莹子，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异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一时，或依嬴博之制，孝子糜身无补，顺孙心丧靡及，虽招魂虚葬以叙罔极之情，又礼无招葬之文，令不此载。若斯之流，抱琳琅而无申，怀英才而不齿，诚可痛也。恐非明扬侧陋，务尽时珍之道。吴起、二陈之畴，终将无所展其才干。汉祖何由免于平城之围？郅支之首何以悬于汉关？谨案《戊辰诏书》，荡清瑕秽，与天下更始，以明惟新之庆。五六年间，寻相连伐，于则天之体，臣窃未安。”俊曰：“炜宿德硕儒，练明刑法，览其所陈，良足采也。今六合未宁，丧乱未已，又正当搜奇拔异之秋，未可才行兼举，且除此条，听大同更议。”

使昌黎、辽东二郡营起庑庙，范阳、燕郡构黜庙，以其护军平熙领将作大匠，监造二庙焉。

苻坚平州刺史刘特率户五千降于俊。

河间李黑聚众千余，攻略州郡，杀枣强令卫颜，俊长乐太守傅颜讨斩之。

常山大树自拔，根下得璧七十、圭七十三，光色精奇，有异常玉。俊以为岳神之命，遣其尚书郎段勤以太宰祀之。

初，冉闵之僭号也，石季龙将李历、张平、高昌等并率其所部称藩于俊，遣子入侍。既而投款建鄴，结援苻坚，并受爵位，羁縻自固，虽贡使不绝，而诚节未尽。吕护之走野王也，遣弟奉表谢罪于俊，拜宁南将军、河内太守。又上党冯鸯自称

太守，附于张平，平屡言之，俊以平故，赦其罪，以为京兆太守。护、鸯亦阴通京师。张平跨有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之地，垒壁三百余，胡晋十余万户，遂拜置征、镇，为鼎峙之势。俊其司徒慕容评讨平，领军慕舆根讨鸯，司空阳骛讨昌，抚军慕容臧攻历。并州垒壁降者百余所，以尚书右仆射悦绾为安西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并州刺史以抚之。平所署征西诸葛骧、镇北苏象、宁东乔庶、镇南石贤等率垒壁百三十八降于俊，俊大悦，皆复其官爵。既而平率众三千奔于平阳，鸯奔于野王，历走荥阳，昌奔邵陵，悉降其众。

俊于是复图入寇，兼欲经略关西，乃令州郡校阅见丁，精覆隐漏，率户留一丁，余悉发之，欲使步卒满一百五十万，期明年大集，将进临洛阳，为三方节度。武邑刘贵上书极谏，陈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祸，并陈时政不便于时者十有三事。俊览而悦之，付公卿博议，事多纳用，乃改为三五占兵，宽戎备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鄴都。

是岁，晋将荀羨攻山茌，拔之。斩俊太山太守贾坚。俊青州刺史慕容尘遣司马悦明救之，羨师败绩，复陷山茌。

俊立小学于显贤里以教胄子。封其子泓为济北王，冲为中山王。宴群臣于蒲池，酒酣，赋诗，因谈经史，语及周太子晋，潸然流涕，顾谓群臣曰：“昔魏武追痛仓舒，孙权悼登无已，孤常谓二主缘爱称奇，无大雅之体。自晔亡以来，孤须发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晔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无贻怪将来乎？”其司徒左长史李绩对曰：“献怀之在东宫，臣为中庶子，既忝近侍，圣质志业，臣实不敢不知。臣闻道备无愆，其唯圣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见阙也。”俊曰：“卿言亦以过矣，然试言之。”绩言：“至孝自天，性与道合，此其一也。聪敏慧悟，机思若流，此其二也。沈毅好断，理诣无幽，

此其三也。疾谏亮物，雅悦直言，此其四也。好学爱贤，不耻下问，此其五也。英姿迈古，艺业超时，此其六也。虚襟恭让，尊师重道，此其七也。轻财好施，勤恤民隐，此其八也。”俊泣曰：“卿虽褒誉，然此兒若在，吾死无忧也。吾既不能追踪唐、虞，官天下以禅有德，近模三王，以世传授。景茂幼冲，器艺未举，卿以为何如？”绩曰：“皇太子天资岐嶷，圣敬日跻，而八闕然，二阙未补，雅好游田，娱心丝竹，所以为损耳。”俊顾谓曰：“伯阳之言，药石之惠，汝宜哉之。”因问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赐谷帛有差。

俊夜梦石季龙啮其臂，寤而恶之，命发其墓，剖棺出尸，蹋而骂之曰：“死胡安敢梦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阳约数其残酷之罪，鞭之，弃于漳水。

诸葛攸又率水陆三万讨俊，入自石门，屯于河渚。攸部将匡超进据嶠敖，萧馆屯于新栅，又遣督护徐罔率水军三千泛舟上下，为东西声势。俊遣慕容评、傅颜等统步骑五万，战于东阿，王师败绩。

塞北七国贺兰、涉勒等皆降。

俄而俊寝疾，谓慕容恪曰：“吾所疾憊然，当恐不济。修短命也，复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虑其未堪多难。吾欲远追宋宣，以社稷属汝。”恪曰：“太子虽幼，天纵聪圣，必能胜残刑措，不可以乱正统也。”俊怒曰：“兄弟之间岂虚饰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宁不能辅少主乎！”俊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复何忧！李绩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

是时兵集鄴城，盗贼互起，每夜攻劫，晨昏断行。于是宽常赋，设奇禁，贼盗有相告者赐奉车都尉，捕诛贼首木谷和等百余人，乃止。

升平四年，俊死，时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伪谥景昭皇帝，庙号烈祖，墓号龙陵。

俊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讲论不倦，览政之暇，唯与侍臣错综义理，凡所著述四十余篇。性严重，慎威仪，未曾以慢服临朝，虽闲居宴处亦无懈怠之色云。

韩恆，字景山，灌津人也。父默，以学行显名。恆少能属文，师事同郡张载，载奇之，曰：“王佐才也。”身长八尺一寸，博览经籍，无所不通。永嘉之乱，避地辽东。虜既逐崔毖，复徙昌黎，召见，嘉之，拜参军事。咸和中，宋该等建议以虜立功一隅，勤诚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镇华夷，宜表请大将军、燕王之号。虜纳之，命群僚博议，咸以为宜如该议。恆驳曰：“自群胡乘间，人婴荼毒，诸夏萧条，无复纲纪。明公忠武笃诚，忧勤社稷，抗节孤危之中，建功万里之外，终古勤王之义，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义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宁复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礼命以令诸侯。宜缮甲兵，候机会，除群凶，靖四海，功成之后，九锡自至。且要君以求宠爵者，非为臣之义也。”虜不平之，出为新昌令。黜为镇军，复参军事。迁营丘太守，政化大行。俊为大将军，征拜咨议参军，加扬烈将军。

俊僭位，将定五行次，众论纷纭。恆时疾在龙城，俊召恆以决之。恆未至而群臣议以燕宜承晋为水德。既而恆至，言于俊曰：“赵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实与之，而人夺之，臣窃谓不可。且大燕王迹始于震，于《易》，震为青龙。受命之初，有龙见于都邑城，龙为木德，幽契之符也。”俊初虽难改，后终从恆议。俊秘书监清河聂熊闻恆言，乃叹曰：“不有君子，国何以兴，其韩令君之谓乎！”后与李产俱傅东宫，从太子晔入朝，俊顾谓左右曰：“此二傅一代伟人，未易继也。”

“其见重如此。

李产，字子乔，范阳人也。少刚厉，有志格。永嘉之乱，同郡祖逖拥众部于南土，力能自固，产遂往依之。逖素好从横，弟约有大志，产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数人间行还乡里，仕于石氏，为本郡太守。及慕容俊南征，前锋达郡界，乡人皆劝产降，产曰：“夫受人之禄，当同其安危，今若舍此节以图存，义士将谓我何！”众溃，始诣军请降。俊嘲之曰：“卿受石氏宠任，衣锦本乡，何故不能立功于时，而反委质乎！烈士处身于世，固当如是邪？”产泣曰：“诚知天命有归，非微臣所抗。然犬马为主，岂忘自效，但以孤穷势蹙，致力无术，僂俛归死，实非诚款。”俊嘉其慷慨，顾谓左右曰：“此真长者也。”乃擢用之，历位尚书。性刚正，好直言，每至进见，未曾不论朝政之得失，同辈咸惮焉，俊亦敬其儒雅。前后固辞年老，不堪理剧。转拜太子太保。谓子绩曰：“以吾之才而致于此，始者之愿亦已过矣，不可复以西夕之年取笑于来今也。”固辞而归，死于家。子绩。

绩字伯阳，少以风节知名，清辩有辞理。弱冠为郡功曹。时石季龙亲征段辽，师次范阳，百姓饥俭，军供有阙。季龙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绩进曰：“郡带北裔，与寇接壤，疆场之间，人怀危虑。闻舆驾亲戎，将除残贼，虽婴儿白首，咸思效命，非唯为国，亦自求宁，虽身膏草野，犹甘为之，敢有私吝而阙军实！但此年灾俭，家有菜色，困弊力屈，无所取济，逋废之罪，情在可矜。”季龙见绩年少有壮节，嘉而恕之，于是太守获免。刺史王午辟为主簿。俊之南征也，随午奔鲁口。邓恆谓午曰：“绩乡里在北，父已降燕，今虽在此，终不为用，方为人患。”午曰：“绩于丧乱之中捐家立义，情节之重，有侔古烈，若怀嫌害之，必骇众望。”恆乃止。午恐绩终为恆所

害，乃资遣之。及到，俊责其背亲后至，绩答曰：“臣闻豫让报智伯仇，称于前史。既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实未谓归顺之晚也。”俊曰：“此亦事主之一节耳。”累迁太子中庶子。及 立，慕容恪欲以绩为尚书右仆射，憾绩往言，不许。恪屡请，乃谓恪曰：“万机之事委之叔父，伯阳一人，请独裁。”绩遂忧死。